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 XUNZHAO CHENGJISHIHAN —

# 寻找成吉思汗

## 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

【英】提姆·谢韦仑 著 刘丽真 译



重庆出版社





# 寻找成吉思汗

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

在天上，  
只有一个上帝；  
在地上，  
只有一个君主——成吉思汗！

—— 路易九世

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即铁木真，蒙古开国君主。他坚毅勇敢，骁勇善战，长于谋略，统一蒙古各部，率子孙们南征北战，东征西伐，征服了当时所知世界的三分之二的领土，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功业震古烁今，特别是三次西征，蒙古铁骑几乎踏遍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所到之处，各国军队难以匹敌，闻之色变，欧洲史称“黄祸”。这三次西征，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既深且远，是早期中西文化形式激烈的碰撞和交流。

本书描述作者及其探险考察团

骑马追踪成吉思汗西征的足迹

探究人类历史的野蛮与文明

重塑蒙古人民心中永远的英雄

——建议此书归为文艺类——

ISBN 7-5366-7301-9



9 787536 673014 >

ISBN 7-5366-7301-9/K · 401

定价：26.00 元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HAN—

# 寻找成吉思汗

## 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

提姆·谢韦伦 著 刘丽真 译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 / (英) 谢韦仑著；刘丽真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8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

书名原文：In Search of Genghis Khan

ISBN 7-5366-7301-9

I. 寻... II. ①谢... ②刘... III. 蒙古族—民族文化—考察—中国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4518 号

---

IN SEARCH OF GENGHIS KHAN: AN EXHILARATING JOURNEY ON  
HORSEBACK ACROSS THE STEPPES MONGOLIA by TIM SEVERIN

Copyright: ©1991 by TIM SEVER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 HEARTH & COMPANY,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05) 第 59 号

---

**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

In Search of Genghis Khan

[英] 提姆·谢韦仑 著

刘丽真 译

---

**责任编辑** 周英斌

**封面设计** 鱼羽图文设计

**技术设计** 鱼羽图文设计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发行电话: 023-68814956)

金坛市教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 × 1240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1 千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

ISBN 7-5366-7301-9/K · 401

定价: 26.00 元



## 【序言】

### 行万里天涯路 念天地之悠悠

#### ——《旅游和探险经典文库》序

葛剑雄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原始时代的人类生产能力极其有限，生存能力低下，只能经常性地、无目的地迁徙。在此过程中，应该有大量自觉与不自觉的探险经历。可惜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或拥有辉煌古代文明的民族，也没有留下早期的探险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的踪迹东至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北至今内蒙古，南至湘江流域。如果将此记载看成一个以黄帝或其部落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活动的話，其中应该有不少探险事迹，只是当事人未必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虽有而未留下记载。

不过从《山海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古人并非没有探险，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录。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年代的看法分歧很



大，但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其中包含的原始资料则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基本不超过今国界，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阔，自然包括了不少境外的奇闻趣事，其中总该有得于记录者直接的经历。从这一意义上说，《山海经》是中国早期探险记录的汇编。如果认为《山海经》的内容过于荒渺，那么在内地，甚至沿海发现的和田玉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将产于昆仑山的玉石运到数千公里之外，其中肯定有不少探险故事。

《穆天子传》尽管未必是周穆王的经历或当时的记载，但至少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的向往。而其中记录的内容，也或多或少显示了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和丰富想像。昆仑山、西王母被神化，固然与人们的愿望有关，但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说明当时的人还习惯于向外界寻求精神和物质财富。生活在战国后期的屈原，尽管游踪有限，但从他的作品中却不难看出他的探险精神。

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一统大业的秦始皇，虽然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皇帝体制，却是皇帝中为数不多的旅游和探险爱好者，对自己统治范围以外的地方也有浓厚的兴趣。在灭六国后，他几乎没有停止过全国性的巡游，最终死在途中。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批方士扬帆远航，虽然他们始终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不死药和神仙，却由徐福完成了一次至少有数千人的大规模移民。

汉武帝时代的开疆拓土一度激活华夏诸族的外向意识，被誉为中国第一探险家的张骞，正是奉武帝的政治使命，尝试联络已迁至中亚的月氏夹击匈奴，才意外取得“凿空”——通西域的伟大成果，将中原人的足迹远推到大宛、乌孙、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身毒等地（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所了解的地理知识范围更大。而武帝本人也步秦始皇后尘，在国内广泛巡游，并且特别钟情于边境和海滨，显示了他对外界的强烈向往。

但秦始皇、汉武帝式的帝王从此成为千古绝响，随着中央帝



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扩展，由皇帝到臣民，对境外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因素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汉朝至清朝中期，中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疆域最辽阔的国家。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朝鲜、越南等政权都是中国的藩属，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时还无法望中国的项背。太平洋、青藏高原、横断山脉、欧亚大草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直到16世纪西方的远洋船接近中国之前，还没有外来势力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北方的牧业民族虽然曾不止一次成为军事上的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但最终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在12世纪突破1亿，17世纪突破2亿，19世纪突破4亿，但完全可由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养。除少数奢侈品外，中国的物产中心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对外贸没有依赖。所以当英国向乾隆皇帝提出在北京设立常驻贸易代表时，理所当然地被断然拒绝，除了体制上从无先例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儒家的“夷夏之辨”和“五服”学说，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天下再也没有比中国更文明富裕的地方，除了华夏诸族和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和要荒之地。

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国人自然失去了向外寻求财富和文明的动力，更不会想到要到境外去旅游或探险。就是在汉唐盛世，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也只是敞开大门让境外的人进来，而不是同时允许甚至鼓励自己的臣民走出去。在外贸发达的唐宋时代，外贸商人也主要来自外国。当西方商人已经敲响中国的大门时，明朝的反应是“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以至福建沿海的商人只能采取武装走私的手段而成为“海盗”，甚至雇佣日本武士形成“倭寇”。尽管600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达西亚、东非，却连完整的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更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导致新大陆的“发现”。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众多的人口、发达的文化极



不相称的一个现象，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现存的有关境外的记录都是非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副产品。例如，张骞、《中天竺国行记》作者王玄策、《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西域行程记》作者陈诚、《异域录》作者图理琛是外交官，《佛国记》（《法显传》）作者法显、宋云、《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是往西域取经的虔诚佛教徒，《经行记》的作者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李志常是奉召谒见成吉思汗的道士丘处机的随员。他们的记载往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或惟一的，如《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今阿富汗境内巴米扬大佛的描述，不仅证实了大佛建造于公元7世纪，而且还给今人提供了附近另有一尊卧佛的重要信息。要是没有《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的记载，这座古城也许会继续掩埋在热带丛林中。这些记载的产生和保存也有偶然性，如玄奘返国后就要翻译佛经，要不是唐太宗专门下令，就不会撰写《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或许是例外，他是因“好游”才多次出国的，不过他有幸搭乘外国商船，否则就只能梦游或卧游了。

真正的异数是徐霞客，他是惟一称得上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人物，并且留下了具有非常高地理学成就的著作《徐霞客游记》。但他的成就得益于一系列特殊因素：科场失意使他不得不绝意功名，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有充足的旅费，能干的母亲使他无家累之忧，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使他能在旅途享受不少公费或私人接待，友人中的名流使他的著作能在身后流传，现代地学家丁文江的发现和表彰使他的地理学成就得到肯定和发扬。只要缺少一点，或许就没有今天大家了解的徐霞客了。不过徐霞客的足迹没有超出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范围，连西藏也没有到，更不可能出国探险，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具备实施探险的能力。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想查清黄河的源头，在那里建一座供吐蕃商人与内地贸易的城市，并设立转动站，下令都实与阔阔出两人率



走向世界，在地球的两极、全球所有的高峰、五大洲、七大洋都已留下了当代中国人的足迹，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探险家指日可待。但历史无法重复，了解人类以往的探险经历和经验不可或缺。而且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以往探险家记录的现象有的已永久消失，只能从他们的书中领略了。

重庆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旅游与探险经典文丛”，其着眼点显然正在于此。该文丛融探险、考古、文学、文化人类学于一体，既勾勒探险家们多姿多彩的极限生涯，也凸现积极向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更重绘人类文明不为人所知的曲折发展图景。该文丛预计推出三辑，首辑推出的十本新书中，有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探险经典海尔达尔的《孤筏重洋》、《太阳号草船远征记》、《复活节岛的秘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冷战时期的涉险名作《俄罗斯纪行》，有勘探成吉思汗古老帝国秘密的冒险旅行《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有复原名著《白鲸记》惊险氛围的《寻找白鲸记》，有追溯著名探险家维迪亚生平足迹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等等。稍后即将推出的二、三辑，预计会在继续关注名家名著的基础上，更注重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探险方式的独特性，在提炼个人探险经验的前提下，将世界各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多样，更真切全面的描绘出来。

至于这些探险记涉及范围之广泛，记载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生动惊险，描述之细致传神，只有读过的人才会有体会。无论是为了科学研究，积累知识，还是为了陶冶性情，欣赏休闲，都会开卷有益。与一般读者相比，我的游踪或许较广，但我自知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地方，大多是这辈子都到不了的。2001年从南极返回途经智利时曾想去复活节岛，因多种原因未去成，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好在第一辑中就有《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多少能够弥补我的遗憾。

2005年6月5日



## 【致谢词】

多亏了以下朋友的帮忙，这趟蒙古之行才能顺利开展。首先，我要感谢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欧尔沙福易(H.Olzvoi, 现任蒙古驻北京大使)的协助。他当时兼任丝路计划委员会主席，我们有任何需求，只要找上他，他一定全力支持，使我们这趟旅行得以顺畅成行。蒙古驻英国大使欧祺尔巴尔(Ishetsogian Ochirbal)与馆内人员寄给我们正确的路线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巴黎总部的戴安尼(Doudou Diene)、哈特罗(Eiji Hattori)以及丝路整合办公室(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的支持，称得上热情积极，让我们感激不已。

非洲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的阿肯纳(Sirin Akiner)提供我们中亚地区的联络人名单。密德兰银行国际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Midland Bank)顾问伍尔佛(Nicolas Wolfers)，替我跟苏赫迪尼(Dugersurengiin Sukherdene)接上头，再联系上蒙古国家银行(Mongolian State Bank)，让我顺利在乌兰巴托进行初期安排。他的妹妹额儿仑(HO'elun)充当我的翻译，也提供不少便利。水牛城(Buffalo)的汉密尔顿(Hamish Hamilton)提供我御寒的服装与睡袋，适合在蒙古5月时使用，我脚下的靴子与外套，则是由Timberland公司热心赞助。



蒙古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笑容满面的文化参事波尔浑都易（Buandelgereen Borhondoi），不过少了芭琪曼诺娃（Tanya Rachmanova）的翻译，我终究还是会一事无成。

其他在蒙古提供我们各种协助的人还包括毕拉（Bira）院士、友谊协会（Friendship Societies）的奇密多尔扎（Chimidorj）先生、刚巴（Ganbat）先生以及外交部的刚苏赫（Gansukh）先生、刚巴巴托（Bumbyn Ganbaatar）、杨丹多尔扎（Damdinsuren Yundendorj）、音效师泽伦德扎夫（Tserendjav），以及协助我们拍摄纪录片的蒙古电视电影厂的伊斯坎德（Ishkand）。还有带我们漫游的十多位牧民向导，他们是我们的原野导师，我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让我们分享他们的“黄金遗产”（golden heritage）。

我还要特别提到“大夫”博希吉特（Boshigit）一家人的友善好客，让我和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在乌兰巴托如沐春风。洋基通运（DHL）的艾伦（David Allen）也是我们格外感激的人士，他的想像力与慷慨的捐赠是我们这趟行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DHL遍布全球的服务点，更是空前的成就，足以媲美蒙古中古时代的驿站。

两位蒙古帝国史权威——杰克森（Peter Jackson）博士与摩根（David Morgan）博士花费心思与时间审阅我的初稿，提醒我书中几个明显与史实有出入之处。当然，书中的所有错误还是应该由作者负责。

**提姆·谢韦伦**

**爱尔兰柯克郡(County Cork)**



## 行万里天涯路 念天地之悠悠

——《旅游与探险经典文库》序（葛剑雄）

### 致谢词

第一章	马年·····	001
第二章	核心·····	019
第三章	秘史·····	035
第四章	牧民·····	055
第五章	不儿罕山·····	071
第六章	三项竞技·····	089
第七章	启程·····	105
第八章	备马百匹·····	125
第九章	横越杭爱·····	141
第十章	养牛区·····	161
第十一章	曼陀罗寺·····	181
第十二章	真人西游·····	201
第十三章	猎鹰·····	213
第十四章	厉疫·····	229
第十五章	萨满·····	247
第十六章	永恒象征·····	267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一章 马 年





## 黄道吉日出发

自白马年马月的黑马日银马时这一刻，我和保罗及六个蒙古人一起出发了。照西方人的说法，我们的出发时间是1990年7月16日，蒙古中央时间下午2点到3点之间。出发的时间不是该科学、精确点吗？照道理说，我们在定好计划和出发之间，不应该保留宽裕的时间，选择与训练马匹，让我们跟这批牲口相互适应一下吗？我们有一些陌生的设备、新帐篷、特殊的古式马鞍，不应该实地测试一下吗？我们不应该早点上路，才能在严冬来临前结束旅程吗？

但是，我的蒙古朋友却不这么想。“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六个月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Ulaan Baatar)，我这么问我的朋友阿乌博德。他是一个记者，阿乌博德这个名字在蒙古文里是“真钢”的意思。“真钢”打开他的日记，我发现他的日记里并列有罗马日历和中国的阴历纪年。他飞快地翻着书页，伸出一根指头，好像很随意地点到一个日期。“就这天吧。”他宣布，“这是好日子——7月16日。”





我实在不敢质疑他的择日方法，更希望他不要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任何一丝的疑虑。理论上，我们的行程是由阿乌博德负责安排的。日期定了，总算能让我安心点。“这就搞定了。”透过翻译，我小心翼翼地，避免造成任何误解。“既然出发的时间订在7月16日，那么，我会在出发前回到蒙古来，确认最后的准备工作是否就绪。”翻译把我的话译完之后，我发现我好像说错了什么，因为阿乌博德的屁股在椅子上不安地挪了挪。“这个嘛……”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么说好了，我们可能会在7月16号出发。”他注意到我逐渐阴沉的表情。“你知道吗？我们蒙古人相信，骑马出远门，说准日期不大吉利。真的，订得一清二楚，会倒霉的。”我这才明白，这次远征跟我以前的旅行经历，一定迥然不同。

我曾经骑摩托车追寻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足迹；乘着复制的中古皮舟横越北大西洋，以便弄清楚爱尔兰修士圣布伦丹（St. Brendan）<sup>①</sup>之流，是怎么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一千年前横越北大西洋的。我也曾经仿造了一艘8世纪的阿拉伯商船，从马斯喀特（Muscat）<sup>②</sup>航行到中国，目的是确认传说中的“辛巴达奇航记”到底有几分真实性。此外，还带头建造一艘青铜器时代的二十桨平底帆船（galley），沿着爱琴海驶到黑海，追寻杰森和阿尔戈船英雄（Jason and the Argonauts）<sup>③</sup>与尤利西斯（Ulysses）<sup>④</sup>的漂泊航线。我最近一次的骑马旅行经历与计

---

① 爱尔兰隐修院的创建人，曾经漫游各地，所著史诗《布伦丹航海记》，在西欧大受欢迎。

② 阿曼首都，是一个海港城市。

③ 这是指杰森王子率领阿尔戈船英雄，历经千辛万苦，出海航行，终于取得金羊毛的传奇故事。

④ 尤利西斯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角，在木马屠城后，漂泊海上，长达九年。



划中的蒙古探险有些关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两年前，我根据第一次十字军的前进路线，踩着中古时代军人、平民、妇孺的足迹，从比利时的城堡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Holy Sepulcher），旅程全都在马背上度过，路程长达两千五百英里。然而我事前一手策划这整趟十字军旅程，缜密设想过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精准地控制手上的一分一毫。我算好每天前进的距离，搜集相关的气象信息；哪里可以休息、哪里可以补给，我一清二楚；还尽可能地试跑一下前段的道路、勘查起伏崎岖的地形。我不曾翻过中国的农历，不知道哪一天是黄道吉日。出发时间得靠这个？我想也没有想过。

但是，我没跟阿乌博德抱怨半句。如果蒙古人出远门真有这规矩，就照着规矩做吧。我只是怀疑阿乌博德与他的蒙古朋友：他们真的知道长途旅行的复杂性吗？过去两个月，他们屡屡接受蒙古报纸和电视媒体的访问，意气风发地宣布，要以他们的壮举，为祖先的成就生色。蒙古人的祖先曾经建立当时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陆地交通系统，在铁路发明之前，无可比拟。单单这点成就，就足以大肆纪念了。中古世纪，蒙古骑兵骑着结实强韧的蒙古马，传递十万火急的文书、护送络绎不绝的外国使臣，奔驰在跨越已知世界三分之二的路径上。全身皮革护具的蒙古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越过漫长的距离，蹄迹所至之处，从多瑙河畔，一直延伸到黄海海滨。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批马上高手竟然征服了沿途所有土地，缔造了横跨欧亚、空前广阔的陆上帝国。阿乌博德和他们的朋友在蒙古公开宣称，他们要效法祖先，从蒙古直奔法国，这是让人拭目以待的壮伟计划，困难的程度与从香港骑马到伦敦差不多，而他们竟然请我协助。

这是无法拒绝的邀请，我渴望已久的梦想，终于实现。二十五年前，我在牛津大学撰写毕业论文，题目就是研究十三四世纪蒙古帝国统治期间，欧洲人第一次深入中亚心脏的历程。他们是坚忍卓绝的勇



士——多半是随处化缘的修道士——凭借着马可波罗与哥伦布般的勇气，深入不毛之地，面对未知的危险与艰难，只是他们的探险故事已湮没不彰了。在蒙古铁骑的护送下，这批被视为使臣、传教士，甚至间谍的无畏先驱，进到了蒙古帝王在大草原上的黄金顶帐。其中一个人写道：“如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 闭锁的世界

他们描述所目击的社会太古怪了，令欧洲人难以置信：比如，一位烂醉如泥的王公竟在可容两千朝臣的硕大帐篷中，召集野蛮人饮酒狂欢；剽悍的游牧民族茹毛饮血，而基督教教士则为捍卫宗教正统，挺身与巫医激烈争辩。蒙古马队装备之精、训练之严，就连西方最严苛的军事将领也难以想像。让人望之生畏的骑兵，身着浇过油的皮衣，使用无人能辨的古怪语言，来去如风，所向披靡。造访过蒙古帝国的欧洲人，一旦返乡，总是迫不及待地警告自己的同胞：这是一股威胁文明的恐怖力量，欧洲应该停止内斗、争执，早日统合，否则难免遭到蒙古铁骑的蹂躏。

我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论文的时候，绝无可能亲自造访蒙古这片土地，但我始终在想：现代的蒙古，究竟还保有几分欧洲古人笔下的生活面貌？当时的蒙古是一片禁地。世上第二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夹在苏联与中国之间，形只影单。近半个世纪里，尽管蒙古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与源远流长的历史成就，但她始终拒探访者于门外。蒙古的统治者刻意保持闭关自守的态势，不许外人进入。就只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旅行者或取得签证的官方代表，才有机会一窥堂奥；如果寄望正常的申请渠道，那就只好迎向严格、繁琐的审查关口，过关斩将了。好不容易熬过层层考验的西方旅客抵达蒙古后，行程还是严重受限，就只能在这个国



家惟一的都市乌兰巴托附近看看。乌兰巴托在1924年11月6日成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市内充斥着各种不协调的现代化建筑，杂乱斑驳。它被称为“红色英雄城”。

在这国家旅行，只能以“寸步难行”来形容。就连蒙古本国人在离开居住地之前，都需要申请路票，进出城的路口要冲，都有警察驻守盘查。还有一件伤脑筋的事：这个国家只有两条柏油路。当时，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支线还没开通，得再等十二年，1949年，铁路才通到“红色英雄城”。除了铁路之外，另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选择是飞机。先从莫斯科飞七个小时到西伯利亚的中继站——接近贝加尔湖（Lake Baikal）的伊尔库茨克（Irkutsk），再转机，降落在乌兰巴托简陋的机场跑道上。走陆路比较简便的路线是，从北京穿越内蒙古的戈壁沙漠，抵达与河内差不多经度的乌兰巴托，但是这条陆路通道经常关闭。尽管蒙古在联合国中有席次<sup>①</sup>，但在战略上，被苏联视为与中国间的缓冲。两国关系一旦变坏，边界就会封锁。事实上，两国的边界大部分时间都是虽设而常关。

中苏两强的关系渐趋和缓。1952年，师法斯大林的乔巴山（Choybalsan）在掌权十三年后逝世，接位的泽登巴尔（Tsedenbal）尽管维持威权统治，蒙古却逐渐开放，允许西方访客进入这个神秘的国度。然而，根深蒂固的习惯却不是轻易能铲除的。三十年后，官方的控制依旧严密守旧。旅客一定要参加旅行团，不准单独行动，由特定的导游带队，走固定的路线。极少数的例外是外国的阔绰猎人，他们预先付出一大笔的强势外币，就可以被引领入山，在动物资源富饶的蒙古猎杀珍奇的动物——鹿、麋、亚洲熊，还有世上最大的野生羊——马可波罗羊（marco polo sheep，它的特征是一对螺旋长角）。至于私人

---

① 1961年10月与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联袂加入联合国——原注。



的自由漫游，则不在鼓励之列。

## 禁忌的名字

1987年，机会之窗终于开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一个大型的跨国研究计划，对象是联结东西方世界的丝路古道，实际的步骤是赞助一支横越欧亚大陆的探险队。丝路的北端将会穿越蒙古。所以，我草拟了一个计划，追随中国古代道士长春真人的足迹——1221年他接受邀请，从北京附近的老家，横越大漠，晋见声名如雷贯耳的成吉思汗。长春真人步行、骑马、乘车，穿越蒙古，直抵撒马尔罕（Samarkand）<sup>①</sup>与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sup>②</sup>。我把我的计划送到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公室，得到他们批准之后，再把计划寄到乌兰巴托与北京，分别向两国政府申请相关协助……当然，这批资料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几个月后，出现了意外的转折，一个预定从伦敦出发，访问西伯利亚、蒙古、华北的小型文化参观团，邀请我做客座讲师。原先聘请的讲师因病不做参加，在最后一分钟，他们看中了我在这所大学的历史学背景，同意让我替补。最棒的是：我不需要单独向蒙古申请签证，因为团体签证中，就有我的名字。于是，我赶快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报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即将抵达乌兰巴托，想亲自跟主管官员讨论我的旅行计划。当然，我寄去的信，依旧是石沉大海。1989年11月11日，旅行团抵达乌兰巴托机场，接待我们的是蒙古国家旅行社，我向指派给我们的年轻翻译小姐自我介绍，心里没抱半点指望，姑且一试，问她有没有给我的口信。“有的。”她

---

① 中古时代的中亚名城，在今乌兹别克共和国。

② 喜马拉雅山脉的支脉，是进入印度的通道。





向导在远征帐篷中熏制肉类。



渡过浅溪。夏天也是蒙古短暂的雨季。蒙古的原野没有道路桥梁，交通只能靠四轮传动吉普车以及马匹。

说，“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帮你安排了一辆巴士，送你到中央广场，有人在那里等你。”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要去见谁，去那里干什么，蒙古方面究竟有没有收到我的长春真人旅行计划。不过，我注意到巴士的仪表上，贴了一张色彩俗艳的成吉思汗明信片。他骑在马背上，背后是那支攻无不克的百战劲旅。我一直以为，三十年以来，蒙古人为了怕冒犯苏联，连成吉思汗的名字都不敢提。谁会笨到去跟苏联老大哥强调成吉思汗？难道是故意提醒他们，这位天纵英主与他的后裔，曾经纵横俄国土地，粉碎基辅（Kiev）联军，统治东欧广大区域长达三百年？我知道苏联的小朋友一再被灌输“蒙古铁轭”（Mongol Yoke）<sup>①</sup>的暴虐无道，残害百姓；有些苏联经济学家甚至说，蒙古几个世纪的统治，导致苏联日后经济的欲振乏力。有人说，国立蒙古博物馆中只有一间小室，收藏他们最傲人的历史——成吉思汗的崛起过程，而且蒙古本地人还不允许进入参观，只有外国人才能一探究竟。

尽管谣言纷纷，我却发现事实未必如此，主要是看谁跟你说这些故事：到底他是坚不吐实，没半个字可信；还是欲迎还拒，透露的也有几分可信的信息。几位学识俱精的蒙古学者对我说，就算是在苏联箝制的巅峰时期，还是有人偷偷在研读成吉思汗的历史，撰写论文，驳斥不实的传言。他们解释，除非过分招摇，否则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简单来说，谨言慎行就没事。但是，如果你举止嚣张，刻意宣扬成吉思汗的功绩，当局的整肃也是毫不留情的。

1962年，就出了这么一件让人闻之色变的整肃。一群人草率地发起行动，试图重新评价成吉思汗的功过。他们在传说是八百年前成吉

---

① 通常用的名词是“鞑靼铁轭”（Tartar Yoke），一般人还是用鞑靼称呼蒙古。请参阅第五章——原注。



思汗的诞生地，竖立了一块硕大无朋的纪念碑；在高达三十六英尺的白色石板上，写意雕出这位威震天下的蒙古帝王。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托木尔-欧契尔(Tomor-ochir)，应邀参加揭幕仪式。没过多久，苏联《真理报》(Pravda)就尖锐批评他思想错误，蒙古政府如斯响应，把他踢出政治局，开除他蒙古共产党的党籍，遣离首都，下放到偏远地区做一个小官，故意羞辱他。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年的纪念邮票也是刚刚发行，就立刻回收（只有少数几枚逃出监察网，流落到西方收藏家的手里）。二十八年后，托木尔-欧契尔获得平反，经过重新评价后，恢复他共产党员的身份。惟一的遗憾是，这公开的认错来得太晚，他早在80年代初期，遭破门而入的杀手谋杀，成为蒙古最神秘的悬案之一。

### 创意遭到剽窃

这是一个阴沉、凄凉的9月早晨，10点整，旅行社的巴士把我放在乌兰巴托的中央广场，扬长而去。旅行团的成员同意让他们的客座讲师放一天假。站在人行道上等我的，是一个穿着时髦、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约四十五岁，长相看起来很顺眼，有一头倔强不屈的铁灰色乱发，他的举止安详、修饰刻意，典型中央政府官员的模样。他就是阿乌博德。自我介绍时，一口迟疑的破英文，跟我的俄文有得拼。阿乌博德的头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秘书。我们并肩走到空荡荡的广场东侧，广场中央是蒙古英雄苏赫巴托尔(Sukhebaatar)的雕像，这位“铁斧英雄”骑在一匹雄赳赳、气昂昂的马上。苏赫巴托尔是蒙古新的英雄形象，也是苏联用来强行镇压成吉思汗印象的样板。20世纪20年代，他只是个贫穷的牧民，因为把一份向苏联求救的机密文件藏在马鞭的把手里送到苏联而声名大噪。他的遗体经过改葬，现在部分残骸竟然能在广场尽头的乔巴山纪念堂中



占有一席之地。乔巴山纪念堂是俄罗斯红场列宁墓的缩小版，依样葫芦，了无新意。

阿乌博德带我在乔巴山纪念堂的周边兜了一圈，好好端详它的仿古典回廊，再参观国家歌剧院，之后才领我走进办公塔，这是乌兰巴托市中心最高的建筑，有许多国际艺文团体都在这里栖身。我们上到八楼——国际蒙古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Mongolian Studies)。他的桌上有一份薄薄的档案夹，他说，这就是蒙古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调查丝路的计划。我瞥了那份文件一眼，这绝对是剽窃，整段整段的句子都似曾相识，这是长春真人旅行计划的窜改版，是我五个月前寄到乌兰巴托的。名称当然换过了，原订的行程是追寻中国长春真人的行迹，从北京直抵兴都库什，但是在这份计划中，却是建议由一个蒙古小组，从蒙古中央地带出发，沿着中古时代的商旅旧道，前往法国。

这样赤裸裸的剽窃，在我心里倒不觉得有冒犯之处。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修正：骑马横越蒙古高原，这可能更具地方色彩一点。我不知道阿乌博德打算跟谁合作，不确定哪些人有本领横越六千英里欧亚大陆，这趟旅程比我原先规划的长春真人之行，要长上百分之四十。不过，问题不大。这是我在蒙古自由行的绝妙良机，我不用再跟着旅行团了，我现在有蒙古朋友做伴，可以跟他们一起追溯湮没的历史。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开放。

阿乌博德向我解释，他和他的朋友想组织一支探险队，丝路委员会也给了他们一小笔钱；但是，他们缺乏国际联系，使得计划出不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我能跟他们一块去，沿路可以帮他们摆平一些疑难杂症——比如说，替他们打交道，要求别国政府让他们通行；弄些强势货币，沿途花用；还有帮他们从西方弄一批蒙古找不到的旅游装备。此外，有一件事情，他不好说出口，但我也料想得到：他希望



我能谅解他们剽窃我的创意，把我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案，改成一份以蒙古为核心的新计划。我很快地判断一下现在的处境，想到我可以跟蒙古人并辔驰骋，过传统的游牧生活，用最原始的方法长途旅行，二话不说，马上就决定把长春真人之旅的案子束之高阁。如果，阿乌博德在蒙古境内，能证明他们有长程旅行的实力，往来穿梭的外交手腕，也有足以撑到法国的坚忍毅力，那么，我的建议就能协助他们完成梦想。而且，我很喜欢他们要我扮演的角色——我不必亲自组织或是领导远征队，只需从旁观察、记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补给，像是睡袋、底片，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尽量随意安排细节，展开蒙古式的长征。

## 草原部落

八个月后，也就是5月，我又回到蒙古，准备进行第一阶段的长征准备。我们要为明年展开的欧亚横跨之旅热身，在蒙古境内先进行两个星期的旅行。阿乌博德跟他的战友向单位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向公社的生产兵团雇用了六匹半野生的蒙古小马，还请了几位牧民充向导，引领他们到乌兰巴托东北方的荒漠探险。这是少年成吉思汗亡命天涯的旧游之地，他在这里号召部落英豪，也把这里作为征服世界的根据地。我很喜欢跟这批沉默的蒙古牧民并辔漫游，想来，当年成吉思汗那支纵横四野的铁骑，也是这般模样吧。短小精悍的丹比多尔扎是那种典型的蒙古人，高高的颧骨，留个平头。他的头型圆得几乎没有瑕疵，我私下给他取了个外号“子弹尖儿”。他坚忍强毅，对外界的风雨折磨浑然不觉，总是坐在疾步快跑的小马马鞍上，颤颤巍巍，几个小时下来，动也不动，好像身上装了维持平衡的悬吊系统似的。他的父母在他还不怎么会走的时候，就教他骑马了，他的一双腿像弹簧。对他来说，在马背上好像比站在地上更自在。真的，他只要一下马，动



作就显得僵硬迟缓。他穿著一双鞋底又厚又高、脚尖朝天的毡毛长靴，一双O型腿，让他的步伐看起来格外沉重，再加上他一身宽松邋遢的蒙古袍，用根橘红色的腰带束腰，头上顶着一个造型优雅、有点清真寺屋顶味道的帽子，跟娃娃的头饰差不多，反正你怎么看他，总是觉得他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丹比多尔扎和他的族人答应，依照传说带我们走遍成吉思汗号召族人奋起的历史景点。

成吉思汗隶属的部落究竟源自何处，至今没有定论。他们使用的语言，跟满州语及土耳其语归成一类，但是，这种分类法本身至今仍存在争议。有学者说，蒙古是凶猛好战、被中国人称为匈奴人的后裔；有的专家补充说，这个种族跟5世纪蹂躏欧洲的阿提拉（Attila）族人，系出同源。无论他们的祖先来自何处，这批草原大汉慢慢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大约公元前四百年，中国史书就提到这个在草原上放牧的部落，说他们在中国的西北边境逐水草而居，饲养牲口，藏身毡帐，没有文字。我们从残缺的文献中勉强可以确定，蒙古的游牧生活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已经定型了。

但是，部落间合纵连横，飘忽不定，始终没法凝聚出稳定的组织，没有陶冶出属于蒙古民族的文化遗产。中亚诸国旋起旋灭，部落的名字在西方人嘴里念起来，总是有些怪里怪气的：蠕蠕（Juan-Juan）<sup>①</sup>、拓跋（Toba）、维吾尔（Uighurs）、女真（Jurchens）、契丹（Khitans）。随后，喀拉汗（Kara khitai），又称为黑汗（Black Khitai）的王朝，崛起于契丹故地。也就是这些文化中介者，把中国的古名——契丹（Cathay）<sup>②</sup>传到欧洲。这些人有的说蒙古方言，有的使用土耳其古语。

---

① 又称柔然，是中亚历史上的重要民族，一度占有中国北方的辽阔土地。

② 契丹占领中国北方以及东北长达两百年，成吉思汗时代，把华北称为契丹，随后欧洲人也用契丹称呼中国。



其实纯粹的游牧民族并不多，他们大多在温润凉爽的河谷或是绵延不绝的山脉脚下建都。

这时的蒙古还只是文明边缘的种族，偶尔在历史的角落里惊鸿一瞥。严格来说，12世纪末期，蒙古还是不同部落的统称，中国人虽然相当提防这个位于北方的民族，却无意深究，只含糊称之为蒙兀或是鞑靼。蒙古经常侵犯中国边境，劫掠童孺金帛，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蒙古人抢汉人的小孩是用来喂食蒙古后裔。另外一个常见的错误印象是：蒙古人都是游牧民族，畜养牲口，逐水草而居。其实，有一部分蒙古人住在南西伯利亚，以游猎采集为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乌梁海人（Orianghai），血缘一半源自蒙古、一半源自土耳其。据说他们脚掌上缚着打磨过的兽骨，在结冰的地面上滑行，迅若奔雷，甚至可以抓住飞鸟。

结束纷扰，一统各族的人，就是成吉思汗。他在大权独握之后，泯除了部落之间的界线，昭告各氏族：自此之后，要自认是蒙古人。成吉思汗崛起之初，曾经简单界定他统治的范围。他说，他是“毡帐居民”的领袖。

## 英雄与坐骑

我们胯下的马匹，一定与成吉思汗纵横欧亚、后方源源不绝供应的蒙古马，血脉一贯相传。这种马比小母马（cow pony）<sup>①</sup>大不了多少，脖子粗粗的，有张呆滞笨拙的大脸，外带一副强韧粗壮的骨架。西方马贩对这种马绝对不会多瞧一眼。但是，蒙古马生命力之强，却

---

① 从西方人的观点看来，蒙古马多半只能归类为小马。但是，若谁胆敢说蒙古马是小母马，蒙古人会气得要命——原注。



是举世罕见。据说，在世界上任何一种马都活不下去的环境里，蒙古马一样活蹦乱跳；即使别种马饿死，它们还是会自己找到吃的。在次北极圈温度中，其它马经常冻毙，蒙古马却毫无损伤。蒙古人常说，他们的马跟草原上的蒙古野马有亲戚关系。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苏俄探险家尼古拉斯·普热杰瓦斯基（Nicholas Prjevalski），上校在蒙古草原漫游，1881年，他发现了这个特殊的亚种，蒙古野马因此也以普热杰瓦斯基的名字命名。至今，除了动物园外，已经无法确定究竟有没有野生的普热杰瓦斯基马。据说，有人曾经在接近中国边界的蒙古西南方看到过普热杰瓦斯基野马在草原上奔驰。丹比多尔扎很笃定地对我说，在背脊上有一条像是黑鳗的鬃毛或是在脚上有斑马条纹的马，就一定带有野马的血种。可以确定的是：13世纪初，成吉思汗那支行动迅捷飘忽、征服欧亚大陆、把世界掀得天翻地覆的部队，骑乘的正是这种其貌不扬的蒙古马。身经百战的蒙古铁骑经常倏地出现，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如有神助，而胯下的蒙古马，强韧有力，走在一般人认为是天险的高山沙漠，照样如履平地。它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驰过漫长的道路，让敌人猝不及防。

亲自踏上蒙古土地的我，这才发现，成吉思汗在蒙古已经不是禁忌，而是一个全国为之疯狂的英雄象征。他的名字、形象，在蒙古，年复一年，被迫隐身暗处，但是，在世界各地，却无处不在——广告招牌、邮票、日历、海报，还有一种以此命名的俄国伏特加。有几个让我搭“便马”的牧民，头上扁帽的后侧贴了一张小小的成吉思汗肖像。蒙古的报纸曾经举办一个活动，请全国人民为乌兰巴托新建的亮丽旅馆取个名字，结果，回响如潮水般涌来，全部说它该叫成吉思汗旅馆（Chinggis Khan Hotel，这是按照蒙古人的拼法，跟一



般的拼法略有不同)●。

成吉思汗是不世出的奇才。他是一个粗野无文的孤儿，在部落社会中处境堪怜，幼年生活凄苦至极，但是长大之后，他征服的领土却远远超越亚历山大大帝。他不识字、脾气火爆，经常失控，喝起酒来没有节制。但他奠定下蒙古帝国的基业，直系后裔的王朝历时百年以上，旁支延续得更久。1783年，被俄国人推翻的克里米亚（Crimea）大汗，就曾经搬出成吉思汗这块祖宗牌位自保；1920年，被俄国人逼下台的基发（Khiva）●领袖，也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子孙。成吉思汗留下的影响力，至今仍然可见。15世纪兴建，屡经修整、重建的中国万里长城，这条蜿蜒在华北的长龙，当初就是为了防范蒙古入侵而修建的。蒙古成为中国的边患，动辄入寇，同样起源自成吉思汗。中亚一度被视为传说中的梦幻城市——不花刺（Bukhara）●，市容残破，也是蒙古兵巧计夺城、肆意蹂躏的结果，至今元气未复。如今，外人很习惯把成吉思汗当成毁灭、战争、残暴的代名词；但是，在蒙古，成吉思汗却是一肩挑起民族精神的英雄，他是蒙古人民心目中的神。

我想，我这次到蒙古很可能正处在蒙古现代史的关键时期。半个世纪以来的禁忌之地，突然展现在外国人的眼前；蒙古人再度拥有消失已久的自由。苏联的驻军撤离蒙古领土，蒙古的执政党蒙古人民革

---

① 无分古今，不论传统、现代，蒙古名字的拼法都很古怪。就连蒙古，Mongolia，这个字都一样。这条浑沌不清的浊流，经过蒙古之后，还朝外界流去。在蒙古共和国之外，大蒙古（Great Mongol）这个词，各地有各地的拼法。成吉思汗也是。主要是看他们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对方是怎么发音的。一般通行的是英语拼法，也是我在各地使用的拼法，其实源自法国，而法国又是从研究蒙古帝国的先驱——波斯人那里，直接借用过来的。总有一天，国际间通用的成吉思汗的拼法，Genghis Khan，会回到更接近蒙古发音的 Chinggis Khan——原注。

② 在花刺子模附近。

③ 此城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多半译为布卡拉。



命党决定仿效苏联的改革开放，中央政府不再强力主导，放松了原先的铁腕手段。蒙古人于是开始追寻他们的国家认同，寻根和找回传统顿时成为蒙古难以抑止的怀旧浪潮，我想，去追寻中古欧洲旅行者笔下的游牧世界，这时机再好不过了。

在追寻蒙古中古传统的道路上，我绝对不会是踽踽独行的先行者。成吉思汗与他的时代是蒙古人自尊的源头，当然不是没有缘由的，从蒙古的角度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成吉思汗绝对是不能抹灭的篇章。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国，人口不过两百万，军队大概只有十三万，但是，住在世上最孤立、最艰辛的环境中的蒙古族人，却能精诚团结，在成吉思汗的卓越领导下，奋然崛起，让当时一半以上的文明世界，闻之色变。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成吉思汗天纵神武，还是蒙古族人的能力、性格，联手打造了这不可能的奇迹？与成吉思汗的后裔并辔共骑中，我希望能找到答案。丹比多尔扎和他的族人骑着马，围绕在我身边，他们试图重振祖先的光彩荣耀，重新成为指引他们朝未来奋进的精神象征。我们所有人，都在追寻成吉思汗。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HAN—

## 第二章 核 心





就面积而言，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亚洲第五大国；在陆路地形上，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接壤，五千公里长的国界处处敏感。这个国家总面积六十万四千平方英里，约为土耳其的两倍，日本的四倍。但是，国际上一般人并不了解蒙古，不是以为她是苏联的附庸共和国，就是把她当成中国的一部分。19世纪时，蒙古曾是中国境内被冷落的属国。欧洲人沿用传统的说法而将蒙古视为边远地区，称今天的蒙古共和国为“外”蒙古。虽说如此，当时的中国帝王仍把蒙古当做是人烟荒凉的蛮貊之地罢了。

## 苦寒的大地

地理学家更是尖酸刻薄，他们明知蒙古是亚洲的核心，却称之为“亚洲的沉寂心脏”。地理学的分类上，蒙古是寒带沙漠；深处大陆内部，海洋对气候的调节影响，已是强弩之末，所有的生物都完全为大陆气候所支配。生长季节不过四个月，全国一半的地方，岩床终年冻结。冬天的温度甚至会降到



零下三十五度，即使是暮春三月，温度依旧在零度以下。这种气候使得啮齿类和有蹄动物的怀孕期，比其他地方要长上一个月；满身绒毛的土拨鼠（稍后，我们会常常听到它们的名字），直到七月才脱毛，冬装甫卸，又赶紧长出一身的长毛。十二月间，小河冻得坚实，从河面到河底，都是坚冰。浓厚笨重的冷空气，停留在低矮的谷地间，曾经创下零下五十五度的历史新低，高山山脊反而比较温暖。位于蒙古正中央、土拉河（Tula）畔的乌兰巴托，历年的平均温度是零下三度。

夏天像是一大威胁，每天气候变化极大。1968年率先以英文出版蒙古现代史的历史学者查尔斯·波顿（Charles Bawden）<sup>①</sup>，在书中曾经引用1942年6月俄国地理学家在蒙古首都十五小时的旅行经历。平静、温暖、日光清朗的傍晚，会骤然被时速六十英里的强风打断，随即涌进大量的沙尘、烟雾，天空瞬时被乌云遮住。风暴持续大约一小时后，天空再度恢复明朗，强风骤止，星辰涌现。凌晨一两点间，则是倾盆大雨。第二天早晨，天空再次浓云不开。早上九点，浓雾，天降大雪，气温仅为一摄氏度。

七百年前，第一位前往蒙古旅行的先驱者，是方济会（Franciscan）的修道士普蓝诺·卡庇尼的约翰（John of Plano Carpini）。他的蒙古向导一路催赶他风餐露宿、兼程赶路，好及时通过大草原，参加成吉思汗孙子贵由大汗的即位典礼，这名修道士也记下了他经历的蒙古夏天。卡庇尼根本没有长程旅行的准备，他年已六十，又是个超重的大胖子，才刚上路就生病了。在矮小的蒙古马背上晃荡，苦闷疲倦可想而知：沿途，他一个劲儿抱怨，蒙古人分给他的都是最烂的马。卡庇尼在1245年的复活节奉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之命启

---

① 他在《蒙古现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中写道：“文明世界的历史中，19世纪的蒙古史，堪称是最空白的一页。”——原注。



程，表面是向蒙古大汗致意，其实是暗中搜集蒙古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两年后，他平安归来，随后转往北欧证道，一路上警告欧洲人，蒙古极有可能入侵。他的观察尖锐犀利，在一篇名为《蒙古人素描：我们称之为鞑靼的那一群》（Description of the Mongols Whom We Call Tartars）的报告中，如此描述蒙古气候：

仲夏季节，其他地方阳光炽热，但是，蒙古的天空却变幻莫测，雷鸣电闪，经常造成多人死亡，降雪量大得惊人。间或刮起的龙卷风，寒冷刺骨，有时，让骑在马背上的人都坐不稳。<sup>①</sup>

他们终于抵达蒙古大汗的金顶王帐，他和同伴竟然得在地上匍匐前进，“强风吹得我们站不起身来，漫天风沙，眼前一片朦胧，不辨前物”。在推举大汗与即位仪式之间，冰雹骤降。夹杂泥沙的冰雹坠地后，形成大水，淹死了一百六十个人，屋舍财产的损失，更是惨重。“这个国家，简单地说，”他告诉他的读者，“幅员广大——就我们五个半月的漫游期间，亲眼所见——但是，其惨况却非我笔墨所能形容。”

蒙古深处大陆中央，距离海洋十分遥远，几乎得不到水气的滋润。冬季苦寒，雪量也少，通常不到三英尺。即使像是卡庇尼这样早期的访客，也注意到土产蒙古马的生命力强忍惊人，竟然可以用前蹄刨出坑洞，找草来吃。它们能找到的东西其实少得可怜——无非是一些已经冻毙或是结冰的植物——但是，单单这么几口吃的，就足以让蒙古马熬过寒冬。物竞天择，只有最优秀的动物才能生存。蒙古人从来没想到，把马匹赶到遮风避雪之处，让它们在冬天也能喘口气。他们最

---

① 原文见《蒙古任务：十三、十四世纪方济修道士中国、蒙古传教书信与口述选》（*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Christopher Dawson 编辑，Sheed and Ward, 1955——原注。



担心的是在春寒料峭的时候来一阵大雪，这时的马匹，几个月来半饥半饱，刚刚熬过冬天，正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无力用前蹄刨雪。灾害一来，成千上万的马匹会一夜死去。

虽然空气中没有湿气来制造云层，幸好有异常丰富的阳光，否则，酷寒的气候将更难度过。与其他纬度相若的国家，如瑞士或是美国的高原州相比，蒙古每年要多拥有五百个小时的阳光。充分的日晒跟晴朗的天空，深深影响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他们把笼罩四野的穹苍，称之为“腾格里”(Tengri)，是部落巫医崇祀的至高之神。“腾格里”是无数小神的集合体，他的精神藏身在土壤、流水、风和群山之间，因此，天蓝色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蒙古人的幸运色。成吉思汗离开蒙古，征服世界，是腾格里赐予他的命运。

一望无际的草原与天空，无与伦比的幅员，也影响了蒙古国的行事风格。成吉思汗的原意是“海一般的领袖”，蒙古人放眼天地相接之处，自然而然用“海”这样的形象来赞誉他们的族长。当我试着向这些蒙古牧人解释骑马长征欧洲时所将遇到的阻碍，才发现蒙古人意气风发，部分人甚至认为他们的草原应该无止境地延伸，根本不把远征欧洲的障碍放在眼里。对于像伏尔加河(Volga)<sup>①</sup>般的大河、历史名城、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所造成的问题，他们根本毫无概念。对蒙古人来说，只要把马匹照料好，马蹄就可以踩在任何地方，任他们为所欲为。回程时，一个牧民向我保证：即使蒙古人骑着蒙古马直到欧洲边缘，掉头，松开马的缰绳，任凭它独自来去，不用管它，这匹马照样可以找到路回蒙古。蒙古马会像信鸽一样，回到家乡的大草原，蒙古马只有在蒙古才能自在驰骋。他们问我，如果远征欧洲的计划近期内不能成行，可不可以送一批蒙古马到越南去？他们说，蒙古马还是会挣脱新

---

① 欧洲最长的河流，注入里海。



主人的控制，想法子回家。

蒙古人天真的自信很容易了解。蒙古的面积，比英伦三岛、法国、德国及意大利加起来还要大<sup>①</sup>；蒙古不只面积辽阔，在重重屏障中，她的身影也是孤零零的。北边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罕有人迹的针叶林带 (taiga)；西南边是耸立的阿尔泰山 (Altai)；东南边，弯成一条弧线的是飞鸟难渡的戈壁沙漠。戈壁，不是一般想像中的沙漠，而是一连串贫瘠的盆地，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石砾和沙尘，这是风力连年累月刮蚀的结果。春天的沙暴经常持续一到两个星期，最著名的一次，竟然长达五十七天没有停息。偶尔，在雨停之后，戈壁沙漠的部分地区会冒出一片浅浅的盐生湿地 (alkaline marshes)，眩人眼目；但是，它的生命力多半被尘封在一片烟沙中，看起来像失落世界 (lost world) 里的墓地。研究者在沙漠表面发现好几具恐龙化石，而那就是当年它们死亡的地方，其中还有两具是纠结在一起的——一具是肉食性的，另一具则是草食性的——甚至保留了它们生前搏杀与挣扎的姿势。在这里找到的、看来最骇人的恐龙化石，是“恐手龙” (Deinonychus)，爪子长达二十四英寸；最古怪的大概就属“古似鸟龙” (aviraptor)<sup>②</sup>了，这是始祖鸟的原型，会飞，有鸚鵡般的长喙、食火鸡 (cassowary) 一般的头冠。在中生代 (Mesozoic) 时期，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生物种类在今日被称为戈壁滩的地方成长与死亡，只有它们的巢穴与残骸留了

---

① 与美国相比，蒙古的面积比阿拉斯加 (Alaska) 略大百分之三，但是，人口密度只与内华达 (Nevada) 一样——原注。

② 在古生物学中，很少见到 aviraptor 这个字。从这个字的字根来看，指的应该是一种会飞的掠食性生物；但是，从仅见的文献来看，这种恐龙究竟会不会飞还有待考证。而这个字在中文里也没有适当的翻译，在内蒙古戈壁沙漠中，古生物学家曾挖掘出大量的古似鸟龙，从地缘关系和特征看来，应该就是作者看到的恐龙化石。



下来，成为化石。有的化石蛋里面还蕴藏了胚胎，实在很难想像如此小的卵，竟能孵化出让人不敢逼视的庞然大物。有的恐龙待在孵育的巢穴中缩成一团，护卫着它们的后裔，十只、八只，就这么留下永恒僵硬的姿势。

## 戈壁中的生命

等待远征期间，我决定到戈壁沙漠走一遭。很快地，我就发现蒙古人只善于养马的历史印象，未免太不精确了。在这世界上最苦寒、对人类生存最具敌意的戈壁滩里，我看到一个蒙古的游牧家庭竟然饲养了四百多头骆驼，拖着这批不断呻吟、尖叫的动物大军，缓步移动。戈壁，生命在这里只能勉力挣扎。在连年的风吹日晒下，这家人的父亲皮肤黝黑粗砺，他身材魁梧、秉性沉默。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有些老态，佝偻着腰，好像直不起身来，其实他可能才四十来岁。风沙在他圆圆的面孔上镂刻出深深的痕迹，身子缩在一席褪了色的鼓胀卡其外套里，右肩上蹭了好几条鲜绿色的骆驼大便。 he 有三个儿子，年纪在六岁到十四岁之间，他们总在骆驼间尖声嘶吼，招呼这批牲口，把光棍公骆驼跟哺育中的母骆驼分开。孤弱无援的小骆驼见到自己的母亲被赶走了，情急之下，会发生尖锐刺耳的号叫声，这大概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令人难以忍受的高音之一。

孩子手上拿着悬着一根细绳的长竿子权充牧鞭。有时，孩子会如飞鸟般扑到一头小马背上，把迷路的骆驼赶回群落里。照料家事的妇人也是一脸愁苦，看起来了无生趣——罩在妇人身上的蓝色丝衫，已经完全看不出先前的形状，头发则用一条头巾包裹着，遮蔽沙尘。形容枯槁的祖母，不时在帐棚中出现，行动比乌龟快不了多少，脸上满是数十年来的风尘之色，让人觉得她只是一副在皮囊中行动的骨骼。放眼望去，所有的事物沉静无声，好像都饱受了风吹日蚀的折磨。石



质的平原上，遍布细石，尖锐粗砺，间或点缀着馒头状的沙丘、成块的青草以及被沙尘染得半黄半绿的灌木丛，绵延到天边。骆驼开始褪毛，卸下一身沉重的冬装，露出来的皮肤与大象或是水牛的肤色与肌理颇为相似。

这位骆驼牧民跟我说，赶骆驼的最佳时机在秋末冬初。整个夏天的鲜美水草，可把驼峰滋养得胀而挺，三十天内不吃，九天内不喝，照样可以扛着五百五十磅的东西，每天走三十二英里。简单来说，它们的行动速度不输马匹，但是负重能力犹有过之。在蒙古人眼里，外界视为天险的戈壁不过是小事一桩。当年，中国人硬是把长城外的戈壁，当做是捍卫中华文明的另一屏障，希望能遏阻草原上的野蛮人入侵；在蒙古疆界的另一端，沙漠中的绿洲——中亚名城不花刺和撒马尔罕，也认为它们躲在沙漠之后，大可高枕无忧。事实都不然。没有任何沙漠可以挡得住这批强悍、精力旺盛的草原民族。普热杰瓦斯基上校（Colonel Prjevalski）曾经跟他们一道漫游戈壁，亲眼见识过蒙古人绝处求生的能力，清楚知道他们怎么熬过漫漫长日，踏过世上最干涸贫瘠的土地，往返于中国与中亚的名城间进行贸易。

隆冬，一整个月的时间，他们随着贩茶的商队前进。日复一日，温度都在华氏零下二十度徘徊，强劲的西北风迎面扑来，尖锐如刀，冷彻心肺、筋骨，几乎无法忍耐。但是，他们却可以在骆驼背上一口气骑个十五个小时，完全不睬齿缝间窜进的寒气。铁打的人才禁得住这一切，但是，蒙古人却能在寒冬中往返四次，行程长达三千英里<sup>①</sup>。

就是靠这支凛然无惧的商队，成吉思汗才能有效地组织中古时代

---

① *Mongolia, the Tangut Country, and the solitudes of Northern Tibet*, E. M. Morgan  
译——原注。



最可怕的战争机器。

挥别骆驼帐篷之后，眼前视野一宽，接连四英里的旷野平原后，山壁陡然拔起宛如长城，几乎没有什么山脚，只见得一道深受侵蚀的斜坡，岩石裸露，垂直接向嶙峋的石壁，形成高原。高原就这么直直地扎在沙漠里，朝任何一个方向看去，都不见尽头。高原北面的阿尔泰山，眼前不过是一小段，全长可达一千英里。另外一端，则是中国。站在变化莫测的沙漠中，耳际充斥的是喧嚣的骆驼呼喊，抬头一看，山的棱线上一片白头，全是终年不化的积雪，仿佛在山边与天际画出一条鲜明的界线，八个新月形的沙丘在高原下连成一线，景色壮丽无俦。夕阳映衬下，天空一片奶黄色，隐隐闪出光芒。弧形的云海成堆翻滚漫向东南，在两百五十英里的高空挤压簇拥，蔚为奇观。强风扫来，山脚一阵呼啸，细沙卷上天际，细听起来，恰似呻吟，隐含大自然的音樂旋律。马可波罗相信，这是恶魔的呼唤，会把商队引向死亡。

高山、沙漠、积雪，这样的魔幻组合还不足以眩人耳目，沙丘的另一端，竟是波光粼粼的湖泊。但这只是我的幻觉。那是太阳的余光洒在大片咸泥地上所造成的景致。三十五年前，这里原是湖泊，鱼产丰富，雁鸥成群，湖畔芦苇茫茫，从山脚往外延伸十英里之多。但是强烈地震却改变了这里的地形，湖水全部泄光，鱼群死于沙漠。由于干涸已久，湖底硬得跟水泥地差不多，细碎的裂纹像一面张开的渔网。我突然想起20世纪20年代第一支美国探险队进入戈壁沙漠勘探的故事。他们在一个跟这里差不多的浅湖畔扎营过夜。夜风强劲，惊涛拍岸后又朝另一端激荡而去，由于力道猛烈，波浪卷动湖水，迅雷不及掩耳，竟然把上百只湖底的银鱼甩到湿漉漉的岸边泥地上。在月光下，科学家就看着这批银鱼，拍打挣扎直到死亡；银鱼发出的微弱噪音，仿佛是有有人在周遭轻轻的鼓掌。



## 扭曲的形象

过去一百年来，西方人眼里的蒙古形象非常扭曲。一知半解的传闻，让蒙古身影朦胧。在成吉思汗铁骑还没踏遍欧洲大陆，以及卡庇尼冒险深入大漠以前，蒙古在西方人心里，更是一片空白。那时的欧洲人根本没有见过蒙古人，也不知道在东方有这么个游牧民族，直到成吉思汗的骑兵急风骤雨般地闯进欧洲。这支无坚不摧的部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欧洲人莫衷一是。有一种传说恰好跟消失的湖泊相反，当时的欧洲人认为地球裂了一条缝，蒙古人是从冥府冲出来的。其实，这支部队是蒙古大军的一支偏师。成吉思汗命令速不台率领一批族人远征欧洲，用意是在试探。军事史学家哈特（Liddell Hart）的盖棺而论是：这个种族虽然敝陋，但是将领的战略眼光却足与拿破仑争辉<sup>①</sup>。速不台没有任何外援，在欧亚大陆来去纵横，时间长达两年，他沿着里海长征五千英里，沿路二十几个国家望风披靡，连俄罗斯大公联军也不堪一击。退兵的时候，纪律严明，不惊不扰，经常像鬼魅一般的消失，只留下蒙古铁骑来无影、去无踪的恐怖传说。欧洲人被杀得胆战心惊，幸存的人都说，蒙古人生吃人肉，茹毛饮血，鞍下骏马，高不可攀。

八个世纪后，恐怖的传说依旧在欧洲人的记忆深处飘荡。黄祸（Yellow Peril）、蒙古蛮子，依旧是西方人提到蒙古时，最表面、最直接的反应。一般人甚至认为蒙古症（mongolism）<sup>②</sup>跟蒙古人是一回事。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一看到这种病征，便联想到蒙古人狰狞的面容，于是取了这个名字，是可以理解的。

---

① *Great Captains Unveiled*, 1927 ——原注。

② 一种因为异常染色体受孕，导致先天智力不足、患者容貌鼻子扁平的症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胆敢深入大漠的旅行家，偶尔流传出来的零星纪录，好像也无力澄清误解。纪录的共同点就是：蒙古人又脏又懒。在他们的笔下，蒙古人堕落得厉害、懒得可怕、穷得可怜。沿门托钵的行脚喇嘛一路散布梅毒，害得全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身染恶疾。这些来自西方的访客说，蒙古人根本不耐操劳。探险英雄普热杰瓦斯基曾经义正辞严地谴责：“蒙古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懒散。”

他们一天到晚都好像在过节，是那种游牧生活的闲散调调。他们只在意牲口，即使如此，他们也懒得花心思，随骆驼、马匹在草原上游荡，顶多在夏天，领着牲口到邻近水井去饮一次水。妇女、小孩的工作是胡乱赶赶牲口，不让它们走失了。有钱一点的蒙古人，雇得起牧羊人，便让那些穷到无立锥之地的人混口饭吃。挤牛奶、搅拌奶油、准备肉食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大小活计，当然都由妇女一肩挑起。男人无所事事，纵马狂奔，从这个蒙古包串到那个蒙古包，进去喝喝茶，来两杯马奶酒，跟邻居闲磕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个坚忍无畏的英国女人，布斯卓女士（Beatrix Bulstrode）对蒙古人的印象也差不多。她在《蒙古之旅》（*A Tour in Mongolia*）里写道：“没看过蒙古人干过正经事，他们大概一辈子也不曾工作。”她曾经两度从中国到蒙古，足迹遍布蒙古草原<sup>①</sup>。她第一趟旅行是靠牛车和小马，在内蒙古漫游。第二趟胆子就更大了，竟深入西伯利亚，直抵蒙古的首都乌尔夏（Urga）<sup>②</sup>。当时目无法纪的盗匪盘踞蒙古，内战冲突不断，所以，她在第二趟旅程开始前，准备

---

①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位女士勇往直前的强悍劲儿。第一趟旅行，这位女士是独自上路的，第二次，她找了个伴——任职中国海关的戈尔（Edward Gull）。戈尔说她是个“小辣椒”。后来，她嫁给戈尔——原注。

② 乌兰巴托的旧名。



了四把枪才上路：一把拆卸了的猎枪，塞进蓬蓬装的内衣周围；一把毛瑟枪（Mauser）；一把大型的柯尔特手枪（Colt）<sup>①</sup>放在她的大衣里。“口袋里还藏了把小家伙”。这个浑身都是武器的小辣椒，说服了《时代》周刊驻北京的特派员福雷瑟（David Fraser），资助她写她的新书，福雷瑟对她的支持毫无保留，完全受她的蒙古观点左右。他说布斯卓“对蒙古人性格的分析，别具慧眼。蒙古人纯朴、天真、乐观，就是懒得厉害，不怎么实际。蒙古人的这种天性在过去、在未来，替他们惹了不少麻烦。简单来说，他们没有跟外界竞争的能力”。

《时代》周刊驻北京的那位特派员、布斯卓及其他批评者，都没有抓到蒙古的真精神，他们从自身的文化出发，怎么看都觉得蒙古人是个懒洋洋、不思上进的民族。根据他们的看法，这个民族惟一适合的工作，就是在草原放牧羊、牛、骆驼，依循时节变化，逐水草而居，自由自在；要他们安分下来耕地，会要了他们的老命。在蒙古人眼里，庄稼就是束缚，荷着锄头、翻田除草，就是奴隶。20世纪20年代初期，较为先进的耕种技术引进蒙古，但是蒙古的农民种植作物，也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种子撒好了，就不知道晃到哪里去了，再也没有回来照顾农田。

## 蒙古国的地位

从空中往下望，对现代蒙古的第一印象，还是一片空荡。在这个横跨三个时区的国家，只有一个地方堪称都市；有五百人以上的聚落，全国数一数，不超过五百个。机翼下是一片光秃的山脊，苍凉阴郁，渺无人迹，成群的小斑点是嶙峋石坡间觅食的羊群。每隔三四十英里，才见到一个圆圆的蒙古包，像是草原上迸发出的草菇，那是牧羊人的家。

---

① 就是在西部片里常见的六发左轮手枪。





丹比多尔扎在整治一匹倔强的驮马。



阿乌博德把葛瑞尔制作的纪念雕刻放在不儿罕山绝顶的“成吉思汗宝座”。



蒙古包是一种圆顶的毡帐，打从成吉思汗扬名立万前，它就是蒙古人的住处。西方人管它叫毡包(yurt)<sup>①</sup>，也是普热杰瓦斯基惯用的名词。乌兰巴托的住房短缺，是个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上百个蒙古包于是堂而皇之地进驻城中街道与郊外的社区，大多通上了电，但是没有排水沟跟自来水，到了晚上，每个蒙古包里泛出隐隐的萤光，全都在看电视。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出现蒙古包，仿佛时空错置；但蒙古点缀旋在苏联式的成排公寓之间，其实并不突兀。这里的公寓外表简陋，腐蚀的铸铁阳台下残留着一道道的锈斑，使它看起来更加狼狈。杂乱的天线电线纠结成堆，扭曲的涂鸦，脏乱的共通大门，让人望之生畏。不过这种水泥公寓里至少有中央空调跟自来水，冬天还算过得去。而住在蒙古包里的人，就只好在屋顶和“墙壁”上多蒙上几层毡毯，勉强过冬。

蒙古趁中国无暇外顾之际，宣布独立，结束了几世纪以来与中国的宗主关系。没过多久，1921年，共产党开始统治这个发展停滞的封建国家。当时，蒙古的独立意识弱不禁风，无力抵御从中亚席卷而来的俄国共产革命怒涛。就在同时，沙皇驻西伯利亚的部队崩解，沦为盗匪，从北边侵入蒙古国境。

在这些入侵者中，就数浑号“疯男爵”(Mad Baron)的恩琴(Baron von Unger-Sternberg)行径最为嚣张，所到之处，几无完土。而他除了这块角落之外，也无其他容身之处。他率领了一支由波罗的海地区白军(White Army)少壮军官组成的叛军，结合了支持沙皇的非正规部队，组成亚洲骑兵师(The Asian Cavalry Division)，夺取蒙古的政权。从他留下的照片看来，他有一张如鬼似魅的脸孔，大约四十岁，额头很高，发线后退，苍白的眼神闪烁出疯狂的光芒。他穿着传统的蒙

---

① 这是一个从俄文演变过来的字，原意是居住、家。



古长袍，高领用常见的丝穗系住，胸口挂着圣乔治十字星勋章 (Star of the Saint George's Cross)。中西合璧的怪异装扮，反映了他融合东方与西方世界的企图。他计划组成一支蒙古部队，重返西伯利亚，赶走红军，建立一个直抵亚洲海滨的国家，继续效忠沙皇。他在乌尔嘎建立的政权虽然短暂，却杀人无数，将首都附近被劫掠一空，纵火烧尽。他手下的恶棍只要逮到疑似布尔什维克党员，不由分说，当场枪毙。恶名昭彰的疯男爵部队引起了蒙古人民的极度反感，所以，红军向蒙古首都挺进的时候，疯男爵的手下只得带了一些支持沙皇的新兵，仓皇撤退。1921年8月21日，恩琴被红军逮捕，送往新西伯利亚 (Novosibirsk) 拘禁，几个月后，遭到处决。据说，在审判时，法官要他唱国际歌的第一段，唱得出来，性命可保。但他唱的却是俄罗斯国歌。就在这几个月里，红军利用西伯利亚通晓蒙古语的间谍，重新取得了乌尔嘎的控制权，并改名为乌兰巴托。在红军的羽翼之下，幼弱的蒙古共产党宣布执政，使得蒙古成为世上历史第二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

自此之后，蒙古的历史就难挣脱苏联的阴影。蒙古人民革命党忠实的仿效莫斯科的一举一动，从斯大林主义，到布里兹涅夫 (Brezhnev)，到最近的改革开放。理论上，蒙古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苏维埃化的国家，拥有新生的活力，把封建的过去抛在脑后，迎接社会主义的朝阳。但是，到了1990年的春天，西方的新闻媒体却报道乌兰巴托发生了第一起民主示威。人潮中，有人高举着一张海报：“蒙古男女，上马吧！”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HIHAN—

# 第三章 秘史





在乌兰巴托，我跟阿乌博德第一次见面，正当我们两个吞吞吐吐，互相猜测对方的话意时，他的哥儿们葛瑞尔，就这么冲进我们的房间。葛瑞尔是典型的蒙古骑兵后裔，身高大约六英尺，跟一般蒙古人相比，他算是高的，全身紧绷，桀傲不驯，凶恶的脸庞上是一头狂放的深黑头发，长长的、油腻腻的，又留了个傅满州 (Fu Manchu) 式的胡子，怎么看，都觉得他有几分邪气。他讲话的口气跟吵架一个味儿，满腔怒气好像无法遏抑，随时会爆发出来似的。

葛瑞尔是职业雕刻家，纤细的手指，秀气的手掌，跟他粗野的相貌完全不搭调。他是个粗豪的汉子，绝不扭捏作态。他很迷打猎，雕刻的尽是一些鹿、熊或是大角羊之类的动物，惯用的材料是骨头或是鹿角，完工的作品随意放置在石头、毛皮与羽毛之间。他射杀过十几只熊，其中一只的皮就铺在他小小的公寓地板上，猎枪则斜倚在沙发的背后，有人来，葛瑞尔就拿出他最得意的相簿炫耀，里面是看来有些粗糙的黑白照片，一张张记录着他的野营营



地、猎友，少不了他踩在动物身上的骄傲时刻。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两人都是浪漫派。阿乌博德的梦想受困在办公室内，葛瑞尔则是一个职业向导，能用营火烧一桌好菜、在马背上打盹、轻易地缚好马鞍。他走起路来，总带着股神气劲儿，看得出来，他是个活力充沛、不知该怎么发泄的人。他的表情看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他很乐观，喜欢帮助别人，一心一意想走完这趟艰苦卓绝的旅程。只是启程前，他一直是愁眉苦脸的模样，话很少，神色严峻，眉毛始终纠在一起。

阿乌博德和我都觉得该把我们最新的计划方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一声；趁着这空当，他就去找些健壮的马匹及几个可以一道上路的伙伴，组成远征队。

## 试 骑 之 旅

在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之后，又在1989年10月与翌年4月，两度重返故地。每一趟，我都敦促他们定下清楚的行程计划，可每次所有的时间却都花在捉摸阿乌博德的心思上，试着为他伟大但空洞的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或许通盘的计划，还需要从长计议，但我总希望，计划的组成要素能一点一滴地就位。由于行程展开在即，我建议他们利用一整个夏天，把马赶到蒙苏边界，把马匹留在那里休息给养。这个行程的目的是让我预估一下，骑马跨洲长征的可行度到底高不高；按照蒙古的老法子骑马到法国，又会碰上什么问题。但是，阿乌博德却不想进行试骑，打算先拖一年，再一鼓作气从乌兰巴托杀到法国，中间根本不作任何停留。他并没跟我解释为什么要拖上一年，我也始终没搞清楚，所以我花了好大的耐心说服他接受一步步来计划。

我每去一趟乌兰巴托，就会发现我的蒙古朋友信心更坚定了：他们一定要用蒙古的传统方法进行蒙古式的冒险。此时，我的心念一转，



觉得当个观察者也很好，只要从旁提供咨询就行了，该我说的，我就说，其他时间袖手旁观，其实是一种奢侈。即使他们不理睬我的建议，可能也是因为，在蒙古的土地上，应该依照蒙古作风行事。这对我来说，是个观察现代的蒙古人如何安排长程旅行的绝佳机会。我对自己说，这支由阿乌博德和葛瑞尔率领的远征队，前途一片大好：阿乌博德是做官的，懂得行政协调；葛瑞尔是野外专家，有能力替行程打理具体事项。我的印象是这两个人有很长的合作历史——事后证明，我错了，他们只一起打过几次猎而已。

阿乌博德总算拿定主意了：计划的第一步，是7月出发，在夏天横越蒙古。葛瑞尔从旁建议，5月时我们可以有一次试骑，地点是肯特省（Hentei，一拼成Hentiy）的荒野，据说这是成吉思汗早年活动频繁的龙兴之地。这想法正合我意，我可以在野外实地测试装备，尤其是那部迷你摄影机，还可以观察有意加入远征的志愿者，掂掂他们的斤两。

还是一样，没有人清楚我们要去肯特省的哪里，距离大概有多远，更不用说地图了。或许是安全的原因，这里的地图不易取得，更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公开印行过。我只知道我们会花上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到乌兰巴托东北角的肯特省爬一座高山。葛瑞尔花了不少心思制作了两块椭圆形的青铜雕刻，每一块大概有十二英寸宽，这是他要放在那里的纪念品。第一块青铜刻的是少年成吉思汗，二十岁左右，英姿勃发，那时他正转战各个部落之间，威震大漠；第二块是成吉思汗晚年最著名的一幅画像，现存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中国建立了正统的王朝——元朝，一个世代之后，宫廷画师根据文献完成了这幅作品。在成吉思汗晚年，蒙古铁骑正席卷华北，进占中都<sup>①</sup>，南宋王朝岌岌可危。画像中的成吉思汗已是晚年，被画师诠释成传统

---

① 即今天的北京，当时为金国首都，称为中都。



的中国帝王相貌，慈眉善目，脸部线条柔和，留着一圈山羊胡，竟然还有几分儒者风范，完全不像是从草原奋战崛起的一世枭雄。

暮春5月，出发在即，距离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已经整整七个月。葛瑞尔蹲在两块铜雕前面，把它们放在一张有些斑点、满是破洞的防水胶套上面，小心翼翼地黏到大理石板上。这两块有点像墓碑的大理石板，稍后要在他们选定的地点竖立起来。大理石板上刻着垂直书写的蒙古文，行云流水，还用红漆仔细描过。这种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的直接遗产之一，也是现代蒙古文化变迁的见证。也许是因为处于文化的十字路口，蒙古人一向对文字有一种狂热，勇于尝试各种新的文字，于是源自西藏、近东及苏联的文字都成为他们取材的对象。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蒙古是没有文字的，当时的蒙古人想来也用不着。后来，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下属根据维吾尔人的文字制订蒙古文，从此以后，便以蒙古文作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正式书写文字。成吉思汗逝世之后，继续流传了七百多年，直到共产党上台。当权的共产党采纳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废除传统蒙文，代以“现代的”斯拉夫拼音文字。

每个蒙古人都得学习这种斯拉夫拼音法，学校里再也不教传统的蒙文。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移植新文字的计划暂且搁置，但是，到了1945年，还是雷厉风行地推动起来，结果，这个草率的改革计划严重摧残了丰富的蒙语遗产。蒙语中许多发音跟细微的变化，无法在斯拉夫拼音中找到精确的字母，于是蒙语被迫简化或是改造，勉强套上这层语言上的紧身衣。深谋远虑的蒙古人，开始担心正统的蒙古文化后继无人，只好把孩子送到中国境内的内蒙古去受教育，说来讽刺，当地的蒙古土著倒还有机会学习正统的蒙古文。

一晃眼，五十四年过去了，这个政策终于得到了改正的机会。乌兰巴托当局宣布，决定将恢复传统蒙文作为蒙古改革措施中的一个环节。他们计划让传统蒙文再度成为蒙古的官方文字，只是没人了解具



体的步骤。有人估计，单单更替政府单位里的打字机，就要花费两年的政府总预算。官方的事情，让做官的去伤脑筋，在葛瑞尔的青铜雕像上，如果出现来自外国的斯拉夫文，再怎么说明，也不伦不类。

## 秘史之谜

葛瑞尔刻在青铜板上的文字，取材自一本研究成吉思汗生平的“圣经”——《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这本书的作者至今不明，也不知道他编撰秘史的动机何在，但是，在中亚文学史上，却是顶尖的重要文献，与游牧民族其他文学和历史作品并肩齐步。

声名显赫的帕拉丢斯 (Archimandrite Palladius)<sup>①</sup>是一位饱学多闻的修士，长于汉文，清朝末年，曾随俄国宗教使团去过北京。1866年，他宣称取得蒙古史家记录的成吉思汗秘密档案，这个发现顿时在平静的东方学界掀起万丈波澜。大家都知道，研究游牧民族的局限在于多半没有文字纪录，再加上他们居无定所，就连考古学家都很难找到关键性的判断依据。也因此，帕拉丢斯刊行的蒙古秘史，堪称是划时代的历史巨著。这部史诗在成吉思汗过世后不久写成，描述了蒙古族的起源，翔实地记录了蒙古史上最伟大的大汗，是如何诞生、崛起，一生又是如何立下震撼世界的汗马功劳的。

帕拉丢斯的学术成就还只是蒙古研究的起点而已。接下来的十年中，不同版本的《蒙古秘史》与精彩纷呈的旁枝故事，在私人图书馆与官方典藏的角落出现，研究蒙古史蔚为风潮。大家这才明白：几世

---

① archimandrite指的是东正教大修道院的院长，而Palladius则是小亚细亚著名的基督教修士与历史学家，这个人的原名是克法洛夫 (Kafarov)，帕拉丢斯是他自己取的名字，所以作者形容他的名字响亮。



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就知道有这本秘史的存在，只是自认天朝大国，对这些野史不屑一顾。原始的《蒙古秘史》来历甚奇，念起来是蒙文，却是用汉字音译的。当初编撰这个“汉译蒙音”的学者别具用心，内容不但有许多抽象的蒙文，还有相对应的词汇表，或许这本书原本是用来训练中国的蒙语通译也说不定。汉字的中介为这本秘史蒙上了一层难解的面纱，原始的蒙文本至今未曾得见，而且至少其中一本在中国内战中毁于兵燹。一个世纪以来，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一直企图重建原蒙古版本，但其中仍有许多含糊不明之处。

学者一般相信，《蒙古秘史》的撰述缘起，是让成吉思汗的后裔有个认识祖先言行的依据，让他们知道赫赫有名的大汗出身何处——这也就是“秘”这个字的来源，意思是只有胄贵裔才有资格阅读。不过，也有人认为，“秘”这个字指的是这本史书流传不广。无论如何，《蒙古秘史》应该是吟游诗人在营火边，为蒙古族人讲述蒙古之父——成吉思汗崛起的传奇，殆无疑义。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安排的会师地点，是一个小湖——蓝湖（Blue Lake）的湖滨，在乌兰巴托东北一百九十英里处，《蒙古秘史》中曾有记载。虽然已经是5月底了，但是漫长的蒙古冬天一点也没有退缩的意思。湖边的芦苇被霜压得抬不起头来，但还在窸窣作响，乌鸦在光秃的树上大声叫唤；湖面大约有半英里宽，四分之三的湖面盖着一层将融的薄冰。幽暗的山谷里，犹有未化的积雪。小湖的另一端连着陡坡，坡下的草地也是一片枯黄。陡坡上有一个煞尽风景的标语刻在石板上，盛赞苏俄十月革命的辉煌成就。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我们在湖滨放下葛瑞尔制作的第一块石碑，庆祝苏联的失败；而八百多年前，一小撮蒙古族人也在这里，矢志效忠一个二十八岁、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铁木真。宣示效忠的仪式一如蒙古族人的质朴率真，大家用想得到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忠诚。第一个人说，他要做铁



木真的雄鸡；第二人要做他的弓箭手；第三人想当他的牧羊人，为他看顾羊群；第四个想替他放牛；第五个则希望当他的马车。这几个人都志愿随他南征北讨，以性命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sup>①</sup>吟唱出一首歌，收录在《蒙古秘史》中：

我愿变成老鼠，  
替你把东西收藏起来；  
我愿变成乌鸦，  
替你聚集所有；  
我愿做披盖的毛毡，  
大家一同披盖；  
我愿做挡风的毛毡，  
共同遮护家乡。<sup>②</sup>

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一小批在蒙古社会边陲流浪的亡命之徒，竟然使亚洲绝大部分的人民，闻之丧胆。蒙古尊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矢志效忠的“老鼠”，成为无坚不摧的骑兵统帅——速不台。这位将领曾获得军事史家哈特高度肯定，墓志铭上说他“征服三十二国，赢得六十五场会战”，绝非浪得虚名。

## 集体作决定

1990年5月，十来个蒙古人围着葛瑞尔精心雕铸的青铜雕像，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没花多少时间，就确定这个试骑队中，多半是艺术家，只有两个志愿者是真的为了跨洲远行而来的。那两个人很好

---

① 根据《蒙古秘史》记载，这个人就是威震欧洲的大将速不台。

② *The History and the Life of Chinggis Khan*, Uraunge Onon译, E. J. Brill, 1990  
——原注。



认，因为他们穿着全套远行服饰：深棕色的蒙古袍、侧边有精美刺绣的厚重毡靴，一身簇新。他们希望能被选中，骑马长征法国，这两个人的专长也的确派得上用场——这又是阿乌博德抄袭我的计划——其中一个医生，一个是兽医。

医生是个相当害羞的年轻人，却在脑后留了一条时髦的马尾辫，他的装束在蒙古社会肯定非常刺眼。中年兽医是他的朋友，模样看起来有点像是美国橘柚（Samson），胸膛圆鼓鼓的，脸孔坑坑疤疤。腰间系了一条举重选手用的那种宽皮带，头上戴着蒙古传统的尖帽，挺不协调的是，一下雨，他就在帽上蒙上一层塑料购物袋。一路下来，这位先生的样子不免有些狼狈。他很爱美，但是放纵饮食的结果，却造成了他的水桶腰。接下来几天，他老是在营火边晃荡，等待第二轮、第三轮的取食机会，至于他的动物医疗专业，最后证明，一般的牧民单靠基本常识都比他强。他没有入选。

那位年轻的医生看来也有问题。他为人沉默，待人和气，只要帮得上忙，他一定全力以赴。但是，他却有个致命的缺点，他是极少数、极少数在马鞍上坐不稳当的蒙古人，说得再直接一点，我从来没有见过骑马骑得这么难看的蒙古人。他一翻身上马，顿时不知所措，浑身不自在地随马颠两下；马一受惊，稍微闪躲，他就会掉下马来。大家都替他难过、着急，就连旁观的艺术家都有些看不下去。这批艺术家中，有油画家、水彩画家，也有雕刻家，好几个人身手都相当矫健。

他们都是蒙古艺术家协会（Mongolian Artists' Union）的会员，我猜，他们是葛瑞尔邀来的，有他们在，就可以打出“协会计划”的招牌，让这次活动沾点半官方色彩，同样重要的理由是：这些人可以分担一些开支，租用马匹、聘请向导领我们进山的花费，就不会高得无法负担。很明显的，以前并没有人尝试这种远征，我们必须依循蒙古

的心态来思考。

我很快就发现，在蒙古，作决定是一种集体活动。每天的行程安排、雇多少匹马、路线怎么走、马鞍合不合，甚至再琐碎一点的事，不论他们本身有没有经验，蒙古人都可以翻来覆去地争辩。最先提议的人把他的想法婉转地说出来，然后就转身去干自己的事，留下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现代蒙古人挺喜欢补破网的。

我们沿着微微起伏的低矮山丘地形，从乌兰巴托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子，终于抵达了预定会合的地点。载送我们的是一个联合车队，里面的吉普车和越野车都是向各个国家组织、集体单位好说歹说借过来的。说来有些好笑，这些车辆都是经过“蒙古化”之后，才勉强能在地面上奔驰的。所谓的“蒙古化”，指的是废物利用，或是翻修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的零件，勉强凑合成的。所以呢，吉普车上破碎的挡风玻璃，可能来自一部车祸中全毁的同型车；后车轴更惨，不知道又是哪一部事故车的残骸，还不是同一车型；变速箱显然是从小车上拔下来的，有些别扭。车灯、后照镜之类的小东西（如果有的话），都是用绳子或铁丝一圈圈绑起来的。这样的车当然是走走停停，没走两步路就要修理，轮胎的气好像永远充不满。

这种修修补补而成的车队，切实说明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组织一支前所未见的远征队有多困难了，因为在蒙古，根本找不到适合的装备。蒙古位于前苏联的边缘，漫长的补给线到这里已是尽头，也难怪运到蒙古的苏联货，都是一些捡剩不要的次级品。再加上蒙古国内铺设好的马路根本没有几公里，汽车的寿命就更短了。要开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只能依循地上的车辙痕迹，这是前人横越大草原留下来的路标，有时走上隘口，有时越过小溪，说不得准。在蒙古，是没有桥的。有时车辙太深，驾驶员就胡乱转向，再轧一条新的路线。坐在车上的人往往被颠得七荤八素，车子也被震出内伤，更把壮丽的自





然环境破坏得体无完肤。一条条的车辙就像一道道疤痕，伸向四面八方，蒙古大地被碾得支离破碎。

## 核 心 成 员

阿乌博德物色到一位翻译——博希吉特医生。一路上我碰上不少蒙古人，可是他跟他们完全不同。他是心脏专家，却不愿意在这个极度缺乏医师的国家行医；他是思想家，不畏惧威权统治，一心一意想成为卓越的政治家。但是，蒙古第一次举行自由选举的时候，他却洒脱地拿着鱼竿去钓鱼。他像其他受过教育的蒙古人一样，俄文极为流利——俄文是学校必修科目，但想要深造，得下苦功去研读才行——英文说得也很溜，还自修法文、德文。他曾经在布达佩斯接受过医学训练，因此说得一口好匈牙利语；在斯德哥尔摩也当过驻院医师，还能来上两句瑞典话。他喜欢马，却很讨厌骑马，现在更得了严重的花粉热。望不到尽头的蒙古大草原，夏天是世上花粉指数最高的区域之一。倔强的“大夫”绝不放弃。他的名字在蒙文里的意思是“基础”，在后来的行程中，他一路陪着我们，是我们少不了的好帮手。他心地仁慈、坚毅果决、喜欢动物、博学多闻。走到哪里，都看到他拿着他那根折叠钓竿片刻不离身。他的厨艺惊人，有限的食物，到了他的手上，总觉得可以有些变化、好吃得多。

另外两个人是我们这次试骑队的核心成员。保罗·哈里斯是我找来的，负责摄影。他是英国人，三十来岁，在伦敦做职业摄影师，曾在我老家爱尔兰拍照，因而结识。我写信问他，有没有朋友愿意到蒙古参加远征队，这个专拍户外写真、性喜浪迹天涯的小伙子，马上自愿请缨。我相信他是个好相处的人，事后证明我的感觉没错。他爬过南美洲与尼泊尔的高山，主动积极，适应力强。他是个摄影狂，常常一大早起来爬到高处，寻找最佳位置，捕捉最适合拍

照的光线。

第二摄影师巴雅尔负责的工作是拍摄胶卷影片，以便制作此行的纪录片。他是蒙古电视电影厂（Mongolian TV Film Studio）的员工。这单位的名称气魄不小，其实只是乌兰巴托无线电视塔阴影下的一栋破建筑而已。历经沧桑的蒙古电视电影厂曾经风光过，专门制作东欧集团喜欢的新闻片或纪录片。不过，席卷世界的电视设备也没饶过这里，搞电影的不再吃香，电影厂没落了，就只剩下几个老摄影师和收音师，拿着破旧的设备苦苦支撑，所有的预算与光彩都被新兴的电视抢光了。即使前途一片黯淡，巴雅尔依旧苦恋电影这个行业。他是牧民的儿子，年轻时被送到莫斯科电影学校（Moscow Film School）上过短期的电影拍摄课程，从此一脚踏进这行，一干就是二十年。他的个头很小，干干净净，生气勃勃，天性幽默，甚至还有点调皮。保罗和我知道他已经做祖父时，都大吃一惊。真没想到有孙子的人，还可以这么为老不尊。

在会合地点等我们的巴雅尔背着一部满是伤痕的巨大摄影机，看来起码有三十年历史，一转动就会发出叽叽喳喳的响声。搭配老古董的是一具看来很牢固的木制脚架，这两副设备就像是难兄难弟，阅历过沧桑人世。看观景窗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把他的运动皮帽往后一转。他穿的马裤外加长筒皮靴，看起来像极了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拍摄人员。他的摄影设备让人看了有些心惊胆跳——装胶卷的袋子里面满是沙尘毛发，拍好的胶卷胡乱拿张破旧的黑纸包起来，不像专业的摄影师是放在锡罐里——不过，他那活泼的个性，倒是让我们得了不少好处：他在乡野间长大，被他调教的马匹，匹匹服服贴贴；他又是个扎营好手，跟其他试骑人员相比，绝不逊色。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把那具笨重的摄影机挂在身上，疙疙瘩瘩，有棱有角，金属边还挺刺人的，背后外加了个帆布袋，却未见他皱过眉头。照理来说，





傍晚扎营时的马匹（肯特省）。照片前端的马匹，三只脚上绑着缚脚带。



丹比多尔扎料理烤焦的羊头当早餐。



摄影机不该这么安置，可是，在蒙古找不到附有垫子的摄影机专用箱。他胯下的马每往前一步，胸前的累赘就会狠狠地撞他胸口一下，连旁人看了都替他痛，但你每次触及他的眼神，巴雅尔总会刻意对你眨眨眼，嘴巴咧出一条向上的微笑。巴雅尔在蒙文中是“快乐”的意思，对他来说，真是个再适合不过的名字。

葛瑞尔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向当地的农民公社、农场，租借了马匹，雇好了向导。蒙古乡村区被分成相当于省的“爱马克”(aymags)，以及相当于县的“苏木”(somon)。之所以有必要切割成为较小的县，主要是迁就蒙古人民生活，“苏木”通常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农民公社或集体单位，它有一个行政机制，大家管它叫“苏木中心”，此外，一般还有十来栋房舍和一条灰尘扑面的飞机跑道。“苏木委员会”至今还是信守古典中央集权理论，无所不管，甚至包括指导牧民的起居、家庭生活，分配公社名下的牲口以及补给养料给牧民放牧，收取畜牧的成果，再把利润上缴到中央政府。改革开放以后，牧民可以饲养部分私人牲口，至于多少，就要看政策的松紧与当地的地形，多的地方，私人的牛与马匹可以占到百分之十五。

## 全羊大餐

5月17号，也就是第二天早晨，五六个牧民骑马进入营地，每个人身后还拉着三四匹备马，这里面有个人的也有向集体租的马匹。骑士一个人一个样，马匹看来也是东拼西凑的，到底是骑士还是牲口比较驳杂，左瞧右瞧，很难判断。

这批马瘦骨嶙峋，个头很小，毛发杂乱，也没钉马蹄铁；跟瘦小的身躯相比，头实在是太大了，毛色斑斓，肌肉筋骨的线条看起来异常古怪。这批马都失势了，蒙古人饮用马奶，更要母马传宗接代，通常只保留几匹种马。种马的毛都留得长长的，拖到地上，好像一跑就



会踩到似的。这几匹清晨出现的骗马是标准的蒙古马，其貌不扬，步伐沉重，身上的味道很臭，却强韧得很。在一般人眼里，这种马算不上身出名门，可也只有这种马能熬过蒙古的酷寒，在西伯利亚的暴风雪中，还能站得住脚。在慑人的低温中，就连植物都为之枯萎，但是，蒙古马照样生气勃勃。斯科特上尉（Robert Falcon Scott）<sup>①</sup>带进极圈，把雪橇拖到南极点的也是这种马（虽然他的冒险不幸失败）。成吉思汗强行行军时，一日推进八十英里，靠的也是这种其貌不扬的动物。现在，我跟保罗终于有机会亲身体会一下了。

牧民的长相也是一脸的坚毅不屈，着日常装束，黑色的长筒毡靴、脏兮兮的蒙古工作袍，有的戴着尖顶毛帽，有的戴男用呢帽遮风避雨，看起来格外像是南美洲的加乌乔人（gauchos）<sup>②</sup>。他们静静地骑到营地边缘，把马系在角落的树上，免得它们看到陌生人会感到不安，然后才踱过来，接受敬烟、敬茶。他们有点提防地看着我和保罗，然后很客气地把注意力转到他们的蒙古同胞，聊起这次试骑的计划。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理由之一是，我们无法从蒙古人的脸上，观察到他们的心意。跟蒙古人比起来，表情也不怎么明显的中国人，还算是比较会眉目传情的。理由之二是，蒙古语与其他语言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一般说来，阿尔泰（Altaic）语系与土耳其语有些关联，但古土耳其语和现代土耳其语的差异甚大，就算我因为十字军之旅在土耳其待了几个月，还是无法从急速、粗豪的蒙古语交谈中窥知半点线索。只听得论战双方越吵越凶，声音越拔越高，越来越像两只猫在吵架，谁都不服输，一直叫到其中一个吐了才肯住口。

“大夫”站起身来，走到远处，计划松散显然让他有些心烦。透过

---

① 20世纪初，曾经两度进入南极探险，1912年，在南极冻毙。

② 南美洲的游牧族人，多半是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种。

他的翻译，我们终于明白：牧民带来的牲口不足，我们还得再等一天，让他们再带几匹马过来，同时“邻近”的村落——说是邻近，其实骑马得好几个小时——会赶几头羊过来犒赏我们，大家晚上来一顿全羊餐。夜幕降临，我们却见不到羊的踪影。气温已经降到冰点。湖边有几栋小木屋，想来是为渔夫或是假日野营的人准备的，我和保罗躲到其中一间避寒，把鸟粪、老鼠屎之类的垃圾扫到一边，摊开睡袋，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只被吓坏了的、瘦巴巴的羊，从卡车的后面被拖了出来，就着卡车头灯的照明被一刀杀了。料理花了两小时，凌晨3点，我被“大夫”叫醒，他把一碗热腾腾的肉汤搁在我的鼻子下面。“我特别端这个给你，喝下去，身子就暖了。”他的声音很温柔。我无法拒绝他的好意，真把那碗浓浓稠稠的汤喝了下去。这碗汤腻得很，油很重，好像还有几片滑溜溜的羊心、羊肺，顺着喉咙溜了下去。

## 受到尊崇的款待

第二天中午，地方党部书记带着十来个干部出现，众人一身洁净、干练的黑色套装，好像根本不属于这个地方似的。书记是个年轻人，顶多三十出头，跟所有蒙古人一样，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介绍这个地方跟成吉思汗的关联。他甚至还别了一个成吉思汗肖像的徽章，三年前，没有哪个共产党员敢有这么大的胆子。这半天的活动是传统共产党的仪式：书记颁赠纪念章，每人一枚，全部有份，虽然我们根本没有做什么值得领奖章的事。葛瑞尔早就铸好一枚大徽章，其中一面描绘剽悍的蒙古骑士，马首向西昂扬。另外一面是路牌（paiza），是蒙古大汗赐给使臣与大臣的标记，模样像一块板子，质料从木头到铜、金都有，主要是看领受人的等级和信差的重要性，领了路牌以后，在大汗治下的领域都享有特权——随从护卫、免费向导住宿，一路上





通行无阻。●

葛瑞尔雕铸的勋章吊在一条象征幸运的天蓝色丝带上，礼尚往来，也是人手一枚。率先致词的是阿乌博德，他着实称赞了两个牧民一番，他说，这两个热心人士听到我们长征法国的计划激赏至极，希望赠送些牲口，以壮行色，也省得我们租来还去。于是，大家围成一个圆圈，阿乌博德庄严地踱了进来，穿著深紫色的蒙古袍和沉重的毡靴，摊开的双臂上挂着一条蓝色的丝巾，两手端着一个镶银的木碗，里面装着几乎要溢出的马奶。丝巾，也就是中国人熟知的“哈达”，是传统蒙古习俗中最尊贵的礼仪，施者与受者都有莫大的尊宠。阿乌博德把丝巾送给第一个牧民，那牧民显得有些退缩害羞，然后两人走到他送给我们的马匹旁边。照传统的蒙古仪式，赠马的马镫上要洒几滴马奶，才能连好运一块带走，一路平安。半野生的蒙古马，见到陌生人手边飘着一条波浪般的蓝丝巾，手里端着一个银晃晃的碗，自然觉得害怕，个个都抬起前脚想逃。这些牧民虽然是养马高手，但我怀疑他们捐赠的并非良驹，那两匹要陪我们踏上征途的马，看来马齿已长，不怎么牢靠。但我只默默地看着，我终于明白了蒙古古谚说的教训：千万不要在别人送给你的马头前面，打量它的嘴巴。

第二天过去了，我们还是待在营地，保罗和我已经习惯了蒙古人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做事态度，每个人都很有礼貌、很和气，牧民特别殷勤，想尽办法让我们在遥远的肯特省过得舒服。他们知道，城里来的蒙古朋友只要置身在成吉思汗的遗产中，就已经够陶醉了；而我们两个外国人大老远跑到肯特这样的穷乡僻壤来，还肯用蒙古传统的方

---

① 两个威尼斯商人尼可罗（Nicolo）和马非罗波罗（Maffeo Polo），几经辗转，从陆路走到成吉思汗孙子忽必烈大汗的金帐，就蒙恩获赠了路牌，助他们返乡。第二次他们又去晋见忽必烈大汗，依旧用路牌协助旅行，这一次他们带了日后得享大名的孙子马可（Marco）随行——原注。

式跟他们一道旅行，对他们来说，真是莫大的光彩。

他们把羊身上最好吃的部分，先敬给我和保罗，还一直教我们怎么帮马上脚绊。套上脚绊的马会很安分，只能慢慢地走，秘诀是：在马匹旁边伏低身体，当它的前蹄举得够高、两个蹄子贴近、身子几乎都站直的时候，飞快地把皮绳一端抛出去，在两只前蹄上绕两圈，先绊住它，留个四英寸的空隙，再打个一抽就开的活结。这批牧民像水手一样，打得一手漂亮的活结，而且各有独门绝招整治马匹。几个人轮流过来教我们，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打的结最好，结果，我们学得越多，就越糊涂，手越来越笨，那几个牧民笑得合不拢嘴。大家告诉我们，在大草原上，就算我们驯服了马，也找不到适当的灌木或是大树，把缰绳系在上面，马要跑要跳，也没有藩篱挡得住。根据这样的理论，我想：一匹飙起来的蒙古马，可能可以跑上伦敦到罗马的距离，中间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物。

保罗长大之后，就没有再骑过马了，因此虽然我先前警告过他，但是当他见到蒙古的马鞍，还是吃了一惊。西方人实在很难适应这种蒙古马鞍：头尾向上翘起，窄而高，而且还是木头做的，跟在中国皇帝陵寝中发现的马鞍，几乎一模一样。牧民提起他们手制的马鞍就得意洋洋，觉得那是艺术的结晶。马鞍上面有精心的彩绘，还用红丝绒盖着——他们最喜欢的颜色是鲜亮的橘红色——而且用大量的白银镶边、铸成各式各样的小装饰。装饰多半只有两英寸宽、一英寸高，摆放的位置恰好是大腿贴到马鞍上的地方，任谁骑上这种马鞍，都会被磨得哇哇叫，大概只有蒙古牧民受得了，他们一辈子都在马背上讨生活，早就百毒不侵了。那几个菜鸟或城市艺术家还没资格骑这种马鞍，他们用的是政府配发的标准马鞍，木板上有两圈铁，铺着一层薄薄的毛皮，比起传统马鞍来，也舒服不到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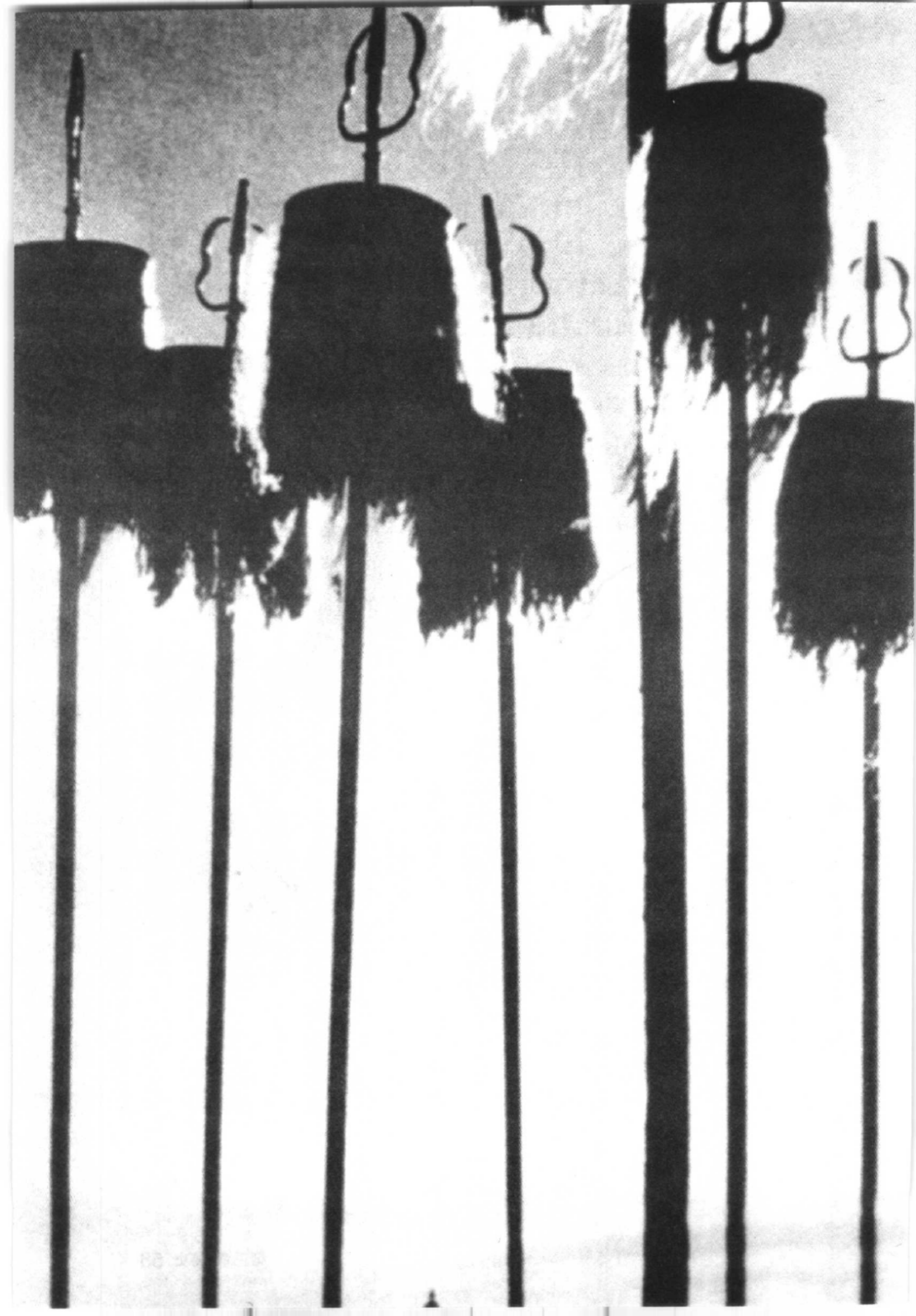
我就精明多了，我带来的马鞍是跟随我仿真十字军东征路线时的



老朋友。一拿出来，引发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还配了一个双头的三角架，让马鞍可以立在地上。蒙古人从没见过这种马鞍，只要我一没注意，他们就会拿我的马鞍放到比较温驯的马上试试看。欧式马鞍的肚带、腹带及马镫皮，都与蒙古的传统马鞍不一样，所以他们绑马鞍都是随兴所至，爱怎么绑就怎么绑。头五分钟，他们把镫索当成腹带，第二条镫索又被他们当成副腹带，很吃力地用蒙古的方法勉强绑在马的胃上。等我示范正确的绑法之后，大伙儿喜滋滋地跑到营地的另外一边，轮流试绑，笑得很开心。

最后，趁着天还有些微光，所有人——牧民、党工、远征队申请者、艺术家——站成一排，让保罗帮大家拍合照，像一支想留下此刻的足球队。只是立在大伙儿中间的不是足球，而是葛瑞尔雕铸的第一面铜板。未来，这块铜板会竖立在成吉思汗的龙兴之地。这个粗野无文的孩子，就是在那里，朝着“海洋大汗”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四章 牧民



第二天早晨第一项工作就是整顿马匹，组成马队，把我们的帐篷、备份摄影器材、拆成三部分的折叠炉架与铁制烟囱，还有那具被砍掉头的、血淋淋的羊尸体放在马背上。牧民又调来五六匹马，现在有足够的数目可以挑选了，所以大家找了一匹体能最好的马，运载我们的装备。

但我们的运气不怎么好，这匹马脾气坏得很，固执得要命，因为它以前根本没当过驮马。牧民使尽力气，好不容易才把粗铁做成的马箝安在马齿间，把辔绳套在它的头上，但接下来这牲口抵死不从，怎么都不肯让马鞍放在它背上，不是跳立，就是低头。就在这不上不下的当口，经验老到的丹比多尔扎，不慌不忙地用生皮做成的细缰绳套住马的上颚，狠狠地勒紧。这匹马被整得龇牙咧嘴，上颚越掀越高，最后看起来像是獠。西方铁匠也有类似的设计，一种叫做鼻箝（nose-twitch）的玩意儿，就是专门用来修理顽劣的马匹的，道理完全一样。但是强忍倔强的半野生蒙古马，死也不服输，劲长得很，一路走，一路摇头晃脑，总想甩掉头上的拘束。





光靠那玩意儿，好像没法制服它，于是牧民再加了一圈脚绊。两道生皮制成的圆圈把马匹的前脚套住缩紧，再在马匹的后腿上，绕个圈。马绊让马匹觉得更不舒服，两脚前踢后踢的，竟有些动怒了。两个蒙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马的两侧，用抓苍蝇的闪电速度，揪住了马匹的耳朵。他们一动手，就毫不留情，死命地把马的耳朵往下扯，还转了几圈，这匹可怜的马更是昏头转向，不知所措。它的头脚全被逮住了，动也动不了，只得乖乖地让马鞍放在它的背上，接下来蒙古人又用快得看不清楚的动作，把马鞍缚好，绳子绑紧。

终于一切就绪。扯耳朵的人放下手来，马箝卸下，倒霉的马儿以为它可以轻快地跑起来了。它一肚子气，前腿一掀，撒开脚丫子正想跑，完全不记得它脚上还有扎扎实实的脚绊，当场跌了个狗吃屎，摔得很惨，连在一旁的我，都皱紧了眉头：一来我担心它背上的东西不经摔，二来看它这个样子，也觉得它有些可怜。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匹马头一扬，马上又站了起来，虽是满身重物，又套着脚绊，还是小跑步往前冲，这次它是屁股着地，挣扎了半天才站起来，然后服贴多了，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一个牧民小心翼翼地伏低身子，解下后脚绊，牵它往前走几步，这马发现它可以蛙跳，又开始不安分了，想要把身上背着的东西抖下来，这次它是猛躺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打滚。一个牧民恶狠狠地戳了它后腿几下，这惫懒的牲口才头昏脑胀的站起来。丹比多尔扎拉着马缰，带着这只被整得七荤八素的劣马往前磨蹭了十来码，再把它的前脚绊卸了下来，费了老半天劲，尽管它的脾气不怎么好，我们总算有匹驮马了。

### 骑马成了苦差事

我们这支队伍有十五个邋遢的成员，约略两倍于成员的马匹，沿途应该还有备马伺候。气温约略在冰点以上。如果真的要靠马匹横越

欧亚大陆，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上路，一定要给马匹拉筋暖身的时间，行进也要有节奏：走、小跑、快跑，让马匹变换不同的步伐。但是，蒙古人根本不理这一套。在草原上骑马，简单明了，先小跑个十来步，然后就纵马急驰，劈哩啪啦地冲了出去，完全不考虑马的体力；两个小时后，他们才休息个五分钟。骑士下马，抽根烟，聊会儿天，然后领导翻身上马，一声吆喝，大伙儿又跟着劈哩啪啦地跑了起来。如果情况十分紧急，他们可以用这种速度跑上一整天。其实，在蒙古大草原上策马狂奔是有道理的，而且效率极佳。蒙古马的腿很短，踱步的速度太慢，小跑步对这种马来说也太吃力，急驰是惟一的选择。这种跑法虽不怎么优雅，却适合这种狂放不羁的蒙古马，只是苦了坐在上面的人。

不过十分钟，我就觉得布斯卓说得一点也没错：“我很快就发现，骑马，真是件苦差事。”我身后传来阵阵呻吟，我想保罗也好不到哪去。骑在这种小马上面，挺难过的。贴着马鞍坐，五脏六腑会被颠得翻转过来；若是用欧式骑法，优雅地随着马匹的运动起伏，这种马的步伐又太零碎，骑士只能变得笨拙而疲累，而且，马儿也会被骑士的动作搞得糊里糊涂，变得紧张兮兮。惟一的方法就是学蒙古人骑马的方式，可是这又需要从小学起。牧民的重心放在马镫上，有的时候，干脆站在上面，一天就这么骑二三十甚至五十英里，显然纯粹是靠强韧的肌肉随着马匹的身子上上下下。累了，就坐在木制马鞍上，放松一下，身子随着马匹的行动乱抖，像是鼓上跳动的青豆。一整列的蒙古骑士像这样晃着脑袋打盹，像是一尊尊古怪的木偶，实为奇观。

我们走进一片面积不大的松树林，里面的松树还没长成。天空晴朗无云，但是，却有一股淡淡的焦味钻进鼻孔，同时一缕淡蓝色的轻烟往天空窜去。看来应该是森林大火，起火点应该是湖边后面的山丘，烟却朝我们这个方向卷过来。这里的森林大概经常着火，因为常常见



到大片焦黑的森林；大火应该跟人没有关系，因为这里根本无人烟。我们从森林里钻了出来，进到第一个连续的宽广峡谷，一片空阔的无人空间，强烈冲击我们的视觉。峡谷一直迤迤到看不见尽头的远方，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迹象，没有篱笆，没有电线杆，没有足迹，没有任何动物。这里真的是荒凉，一里又一里的赭色草原缓缓地升上斜坡。斜坡高处稀稀落落地立着些树，每棵树都相隔遥远。薄薄的土地上，偶尔有些落石，除此之外，一片贫瘠；放眼望去，只有在遥远的天际，依稀看到天上盘旋着大型的飞禽，大概是老鹰、雕、隼之类，在天上寻找猎物。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蒙古人根本不大理睬距离或时间，为什么跟西方人的判断标准有这么大的差距。这国家的幅员如此广大，交通工具如此有限，串个门子都要骑上二十来英里，才能到邻家的毡帐。也难怪他们觉得一天骑上个五六个小时的马横越荒野，根本没什么大不了。

## 野性未驯

一个小时之后，那匹驮马终于想出报复的方法——逃走。它选走的时机很好：牧民牵它过河时，刚刚踏上另一边的河岸，它猛然掉头，牧民一个不留神，缰绳脱手，那匹马便朝来路狂奔而去，终于自由了。我们这支零零落落的队伍停了下来，看着那匹驮马越跑越远，消失在地平线附近。几个年轻人纵马或前或后地追赶上去，看来，他们早就想要自由自在地让马跑一下。现在是休息的好时机，我、保罗与并骑的巴雅尔抓住空当，赶紧下马。前面几个人也停下来了，看看我们身后抓马的年轻人，什么时候可以得手。身边有一棵老树干，我们三个就把马系好，坐在地上，伸伸酸痛的两条腿。

过了一会儿，我才想到当下正是写笔记的好时机，我一拐一拐地走到马旁，从鞍囊中取出笔记本。我们的三匹马挨在一块，我想也没



想就顺手推开其它两匹马。这几匹马都是蒙古牧民精心挑选的好马，个性温和，从蒙古人的标准来看，是相当规矩的，但是，我马上就发现它们毕竟野性未驯。浪荡惯的蒙古马，有时是很偏执的。如果陌生人是很有自信、很缓慢地挨近蒙古马的身边，它还会安安静静的，就算是它觉得这个人穿著打扮、气味都有点古怪，还不至于发作。但是，千万不要在它屁股后面干什么，只要碰它一下，蒙古马都会发飙。

我在接近我的马时，不小心拂了巴雅尔的马屁股一下，这牲口的两只前脚立刻就立了起来，一脚踢到缰绳，细细的生皮缰绳应声而断，这匹马也跑走了。还好它只跑了几百码，跟前面的那群马汇在一起。一个艺术家顺手拉住了它。巴雅尔走过去想把它牵回来，但绑马尾的医生正好在马上，已经掉头把马牵了回来，半路上，医生的坐骑不小心踩空了，医生顿时从马鞍下滚了下来，马和巴雅尔都吓呆了，一回过神，发现两匹马都没命地往邻近小丘跑去。看到这般热闹的场景，保罗拿起身边的照相机，想要捕捉这混乱的一刻，但是，骚乱也吓到了他的坐骑，它也“啪”的一声，拉断了缰绳跑掉了。一时之间，我们有三匹脱缰野马在旷野上乱跑，每一匹马又吓到另外两匹，情况混乱，已到失控边缘，我们的向导翻身上马，在树丛和落石之间觅路前进，追赶我们逃走的马匹，没一会儿，他们也消失了。

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又出现了，牵着马，表情看起来有些严肃。他们跟巴雅尔说了几句话，巴雅尔的脸马上就垮了下来。他们告诉他，他最珍视的脚架原本挂在马背上晃荡，但现在怎么找也找不到。他的马老在树丛边跑来跑去，脚架可能被什么东西刮了下来，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巴雅尔的心情坏透了，那支古董脚架可是蒙古电视电影厂的宝贝，在这种国家，就连零件都没得换，更何况是整支脚架都不见了！等到那头捣蛋的驮马被牵回来，大家再度上马前进的时候，闷闷不乐的巴雅尔再也笑不出来了。两个小时之后，大伙儿停下来抽烟，休息

完了之后，巴雅尔一上马，却发现脚架还在老地方晃荡。牧民的嘴都快笑裂了，他们把他的脚架藏起来，存心开他一个玩笑。蒙古人看起来一脸老实木讷，原来也挺有幽默感的。

在普热杰瓦斯基的笔下，一般的蒙古牧民被形容成：“宽阔平坦的大盘脸，颧骨很高，鼻孔贲张，眼睛细长，一对招风耳，黑色的头发看起来有些粗糙，有的留着疏疏落落的小胡子，有的蓄着络腮胡，皮肤晒得黝黑，体格粗壮魁梧，肩膀的宽度好像还长过身高。”他们毫不矫饰，待人和气，非常容易相处。蒙古牧民规矩负责，很尊重能干和有经验的人。在我们这个团队中，态势很明白，大家都惟视丹比多尔扎为领袖。他是个留平头的驯马高手，对于肯特省的荒野地形了若指掌，每天前进多少英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该停下来休息，全听他的，休息得差不多了，丹比波尔扎叽哩咕噜地说几个字，大家就会上马继续前进。

每次停下来休息的情况都差不多。丹比多尔扎闷不吭声地把他的马引到一边，勒住马缰，下马。他身后的牧民跟着下马，朝丹比多尔扎走去，这时，他应该已经坐下来了。他的坐姿很怪，一只腿伸得长长的，另外一只屈膝，屁股往脚跟上一搁，全身乱摸找烟。牧民会挨到他的身边，有的用同样的坐姿坐下来，围成一个紧密、体己的圈圈。香烟敬来敬去，一盒火柴传来传去，鼻烟壶也经常在这个场景中出现。

牧民身上零零碎碎的东西全部塞在腰带里，演进下来，腰带的前端变成了一个随身囊，从里面拿东西，与从别人手上接东西都有一定的规矩。比如说，把鼻烟壶递给别人的时候，要右手伸直，左手呈杯状，托在下面，才有礼貌；受者也要用同样的姿势，恭谨地接过来，把鼻烟壶放在手掌上，端详一下，称赞它的雕工精巧。然后，用一把细长的抹刀，挑开鼻烟壶盖，取出一点鼻烟，再用夸张的表情，深吸一口。最后盖上壶盖，右手托着鼻烟壶，用刚刚的姿势交还给鼻烟壶的

主人。主人再次客气地把鼻烟壶递给下一个人，鼻烟壶一定要转一个圈圈才行，在这套繁文缛节中，他们的坐骑都在一旁乖乖地看，马蹄连扬都不敢扬，牧民手里牵着缰绳，好像身后跟了一头大狗。

我没想到单单是谨守传统、欣赏工艺，也能带给这批牧民这么大的乐趣。他们喜欢在马鞍两侧镶上银饰，只要看到了精巧的工艺品，他们都衷心艳羡。我们有个导游是爱打扮的小伙子。他穿了一件鲜绿色的丝质短马甲，亮得让人睁不开眼，高高的领子偏偏又是张扬的怒红色，还镶了一圈金边。他的刀可不是常见的现代产品，而是一把镶饰考究的古董刀，细细长长的，装在一个银鞘中，平常就看到他把这把宝贝刀插在身后的皮带里。银鞘上还特别剜出了两道凹槽，安放镶了银边的象牙筷子，鞘上系了一根银练，画出一个半圆的弧形，拴着打火的燧石荷包。这荷包也是用银子镶过的。他的朋友相当欣赏他身上的小玩意儿，不是称赞两句，就是过来摸一摸，打量一番。有一两件细致的小玩意儿，大伙儿就已经够羡慕的了，如果还拿得出有点历史的古董，就更不得了。这种态度倒是跟蒙古官方相反，他们对历史没有好感，一讲到过去，就让他们联想到蒙古落后的封建制度。

## 治马之道

牧民对他们的马匹不特别体贴，也不特别坏，只把它们当成草原游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但也因此就必须细心照顾它们，否则很难在草原上生活下去。他们没有其他交通工具，草原茫茫，都得靠马匹来帮他们运输、工作。就算只有二十步的距离，能骑马，他们绝不走路，马鞍始终放在马背上，马匹随时待命奔驰。所以，蒙古人一般就是在马背上上下下，有许多备用坐骑，一般来说，牧民懒得给马取名字，不过却一眼就认得出自己的马。蒙古牧民多半在腰带前面插一支破破烂烂的单筒或双眼望远镜，远远看到一群马在吃草，他们会策





马跑上个五六英里，根据颜色、体态和走动的样子，找出属于自己的马匹。这些牲口都是他们自己养的，有什么特征一清二楚。新诞生的小马，也只能在妈妈身边待上一个星期，适应环境之后，就会由牧民接手管教。马儿生病了，也没见过他们用现代的医疗方式或器具，全靠老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方法医治。马蹄长脓，他们就端来一盆营火余烬，把马蹄往里面一按；背疼，就用盐水擦洗，简单极了。

放血，在蒙古几乎被视为万能疗方。第一天旅程刚刚结束，丹比多尔扎就认定这批马的情况不好，经过长期寒冬的煎熬，它们必须放血。他和三个牧民悄悄走近马的身边。这些马刚刚被放开，缓跑几步，舒活筋骨，在草原上吃草，浑然不知危险已近。放血之前的准备动作，看得旁人心惊胆战：只见几个人猛然揪住马匹的鼻箝，再在它的下颚加了一道生皮缰绳，死命地往下扯，让它的嘴巴张得开开的，丹比多尔扎用布把刀裹得紧紧的，只露出大约一公分的刀尖，看准了马匹的上颚，然后在马齿的后端猛然一刺，一串血滴就这么滴了下来，马好像一点也不疼，反而一个劲儿地舔血。然后，牧民给这匹马套上特殊的头套，要不就是塞个粗木头到它嘴里，让它合不拢嘴，直到伤口自然凝结，才会让它自由。

五个小时的奔驰之后，我们在溪边觅得了一处营地。一道小溪藏身在一块冰雪下面，汨汨流出，让马匹跟骑士都有水可喝。除了拿支好像在赌场收赌注的抹布，轻轻地替马匹刮掉干了的汗渍之外，蒙古人不怎么照顾坐骑，他们就只是放开马匹，任它们散散步，吃点草。特别顽皮的马就不能自由了，如果它不安分，蒙古牧民会把它和另外一匹马绑在一起，头贴着头，让它不能乱跑。可是蒙古小马好动成性，不是那几道枷锁拘束得住的。就算是跟另外一头马绑在一起，它还是伏在地上撒野，打个滚，全身乱扭，想甩掉拘绊，直到快把同伴勒死才肯罢手。然后，这两头倒霉的马只好像兔子一样地跳，找点草吃，活

像是两人三脚的竞赛者。我从没见过蒙古人多喂什么秣料、谷物、干草给他的爱马，就算是牧草藏在冰雪之下，已经完全冻毙，牧民照样袖手旁观，让马匹在一天的清晨与奔驰过后的傍晚，自己找吃的，自己休息。这样的马匹第二天还能跑上八小时。

### 简陋的饮食习惯

巴雅尔在营地旁边，把炉子支好了。炉子是四方形的，不用的时候，可以拆成几块，平放在驮马的背上；这种炉子还附有三截锡制的烟囱，设计得相当有效率。木材塞到炉子里面点燃，就可以准备吃的了。一大壶的水往炉子上一放，只消十分钟，就煮滚了，咕噜咕噜的直冒泡。巴雅尔开始煮茶，这还是我们这一天第一顿饭，他从一个好像是装烟草的布袋中，拿出一块茶砖，茶品质之差，前所未见。

蒙古牧民可不在意。他们对简陋的生活习以为常，早期到过蒙古的旅行家就感叹过这一点。“他们没有蔬菜、药草，什么东西都没有，有的就是肉，能吃的很少，别族的人靠这么点食物，大概早饿死了。”这是卡庇尼的感想，别忘了，他是修道士，早就习惯俭朴的生活，隔三差五还要斋戒，但是，连他也受不了蒙古的食物，而且还嫌蒙古的卫生环境很差：

他们不用餐巾，没有桌布……两只手脏得要命，都是动物的油脂，胡乱往绑腿上擦，或是抓把青草一抹……他们从不洗盘子，顶多就是用肉汁冲一下，里面的残肉还会流回锅里。偶尔他们也会想到要洗洗锅子、调羹或是其他厨具，但仍是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普热杰瓦斯基对蒙古人煮茶的方法也很反感，提起来就犯恶心。“煮茶的过程可怕极了，”他是这么写的：



煮茶的壶从来没有洗过，顶多就是用干马粪、牛粪擦一擦。煮茶通常用盐水，找不到盐水，他们就在水里加点盐。先用刀从茶砖上砍一块下来，放进白中捣一捣，接着把茶叶倒到滚水中，加几碗牛奶。茶砖硬得像石头一样，为了让它能软一点，蒙古人会把茶砖放在新鲜的马粪或牛粪中，吸点湿气，但是，粪便的味道也就沾染在茶砖上了。这还是第一阶段，如果看开点，本质上和我们煮咖啡或巧克力的方法一样，没有多少差别。但是，蒙古人还会把切成块状的肉及炒过的粟米放在碗中，以便增添风味，最后，他们还要放进一团牛油，或把油腻腻的羊尾巴油脂放进茶中。读者现在可以想像这一碗脏兮兮的东西，对外国人来说，有多难接受了，但是，蒙古人一喝就喝一大缸！

普热杰瓦斯基说，一般蒙古人喝个二三十碗，不算稀奇。蒙古有钱人用的碗，精雕细琢，镶金包银，喇嘛用的是人头饮器，头颅切成一半，再镶上银座。

保罗和我一人分到一个小铜碗，传统造型，却是现代产品。我们也高兴地发现，蒙古的卫生状况比起普热杰瓦斯基时代改善多了。我们饿得要命，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什么东西放在面前，大概都会风卷残云，一扫而空。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打从普热杰瓦斯基那时开始，有一件事情倒是一点也没有变：蒙古人煮菜的方法还是那一套，煮开一锅水，把食物往里面一扔就完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发现蒙古人根本懒得去炙烤，就算有油，他们也不会炒一炒。我听到的理由是：蒙古牧民讲求效率，没有时间做顿好吃的，但是，就算他们回到蒙古包，还是用这种方法填饱肚子。我的亲身经验却不是如此，尤其在这漫长无聊的傍晚，我的感受特别强烈，我觉得蒙古人就是喜欢吃煮的东西，其他做法都勾不起他们的食欲。我们那位爱钓鱼的“大夫”，有一次一口气钓到十来条看起来很像鳊鱼的鱼，但是，他们的做法依旧没变：





牧民家庭端出一盘太阳晒干的奶酪，中古旅行家卢布鲁克形容这种奶酪“硬得像铁屑一样”。



葛瑞尔和阿乌博德在额尔登尼召外墙。

先把内脏掏出来，该砍的砍，该剁的剁，然后往滚水里一扔，煮熟的鱼一点鲜味都没有了。

队里有几个人对“大夫”钓上来的鱼有点猜疑，他们比较喜欢——事实上，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吃——羊肉，对别的肉类没半点兴趣。虽然根据卡庇尼的记载，那个时候的蒙古人还喜欢吃狗、狼、狐狸、马，甚至于体虱。“虱子吃我孩子的肉，喝我孩子的血，我为什么不能吃它？”卡庇尼冷酷地记载道，“我看过他们吃老鼠。”

## 羊肉与茶

我们的蒙古朋友说，他们也喜欢吃牛肉和骆驼肉，实在没东西吃了，他们也会吃马肉。但是，羊肉始终是他们的最爱，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向客人展示“正确”的宰杀和烹煮羊的方法，观者的胃一定要很强韧，才不会吐出来。宰羊之前，要先把羊翻过来，用膝盖抵住这只可怜的动物，像是摔跤手制服对手一般，然后用利刃飞快地在羊腹上剖一刀，在羊还没死透之前，伸手进去，一直伸到心脏的大动脉附近，用力一揪，把心脏揪下来。死掉的羊还会颤抖好一阵子，整个过程没看到多少血溅出来。羊皮很快就被剥掉了，胃里还没消化完的草料，被扔到一旁，其他部分——内脏、头颅、肉、骨头——全都可以吃，迟早也都扔到大锅子里。在如此严酷贫瘠的游牧世界中，只要能放进口中——也许羊耳朵例外——都不能浪费。卡庇尼说得好：“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没有好好利用，就是罪过，连骨髓都要吸出来，才能赏给狗吃。”卡庇尼的观察相当透彻。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一群人坐在帐篷里，分食煮得半熟的羊内脏，羊尸体就放在帐篷中间的地上。大伙儿吃饱了之后，有人把剩下的内脏往帐篷外扔，给两只一直在帐篷外打转的狗吃，但我发现，狗不怎么想吃羊的内脏。

好吧，就算有人觉得吃两顿羊内脏没什么，他大概也没有办法忍

受千篇一律的菜单。一般来说，暮春时节牧民只吃两样东西：羊肉和茶。你可以先来一块煮羊肉，再来一碗油腻腻的奶茶；也可以先来一碗奶茶，再吃一块羊肉。有一次早餐，我有意外的惊喜，丹比多尔扎竟把一个羊头往火堆里一擗，我想，这次可有烤羊头当早餐了。别高兴得太早，他只是想把羊毛烧掉而已。稍后，他用树枝把这颗焦黑的羊头从火堆里夹了出来，用刀剔出羊头上的碎肉和脑髓，往微温的茶里一扔。

肉的调料只有盐，没有胡椒，顶多在锅里放一把没半点味道的中国挂面。保罗可惨了，因为他吃素，可是这里一点蔬菜也没有。几百年前，卡庇尼就已经警告过了，但是，蒙古官方印行的手册却不肯说实话，还一直吹嘘“我国蔬菜生产丰沛充足”，这当然只是官样文章，乡间的蒙古牧民根本没有吃青菜的机会。温暖的气候太短，绿色植物来不及成长，蒙古人居无定所，没法在周边开垦菜圃。更何况，放牧惯了的豪爽男儿也不屑下田耕种。

理论上，营养这么不均衡，又缺乏维他命，蒙古人不生病才怪，但是，蒙古人却活得好好的，健康情形好得不得了，经常看到九十多岁的老人家还健步如飞，一点也不显老态。巴雅尔是个好例子，他究竟有多少岁，谁也说不准。一般来说，蒙古人要比外貌看起来，老上个十到十五岁。后来我才知道，盛夏季节，他们经常饮酒作乐，吃大量含胆固醇的食物。这些会致命的成分，在他们身体里一点影响也没有，真有点不可思议。惟一的解释大概是游牧生活的运动量极大，跟他们饲养的马匹一样，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生活环境的严苛，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想像。上路的第一天，保罗戴着安地斯山（Andean）产的羊毛帽，我戴的是以前在军队用的毛帽，还尽量把它拉得很低。刺骨的寒风吹来，还是吹绽了我生冻疮的耳朵，鲜血一滴一滴地滴了下来。我们的蒙古朋友却说，这是暮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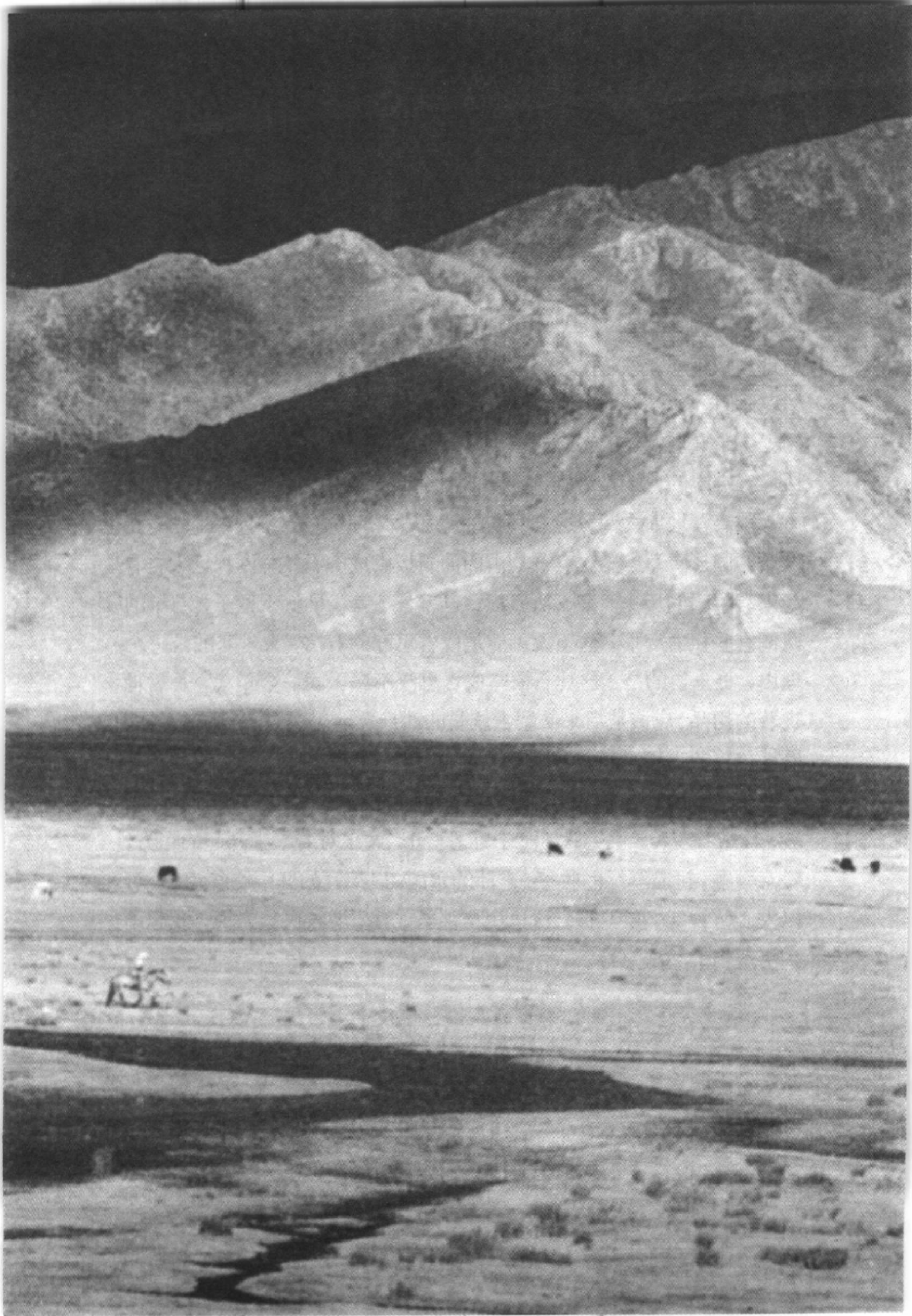




最舒服的时候。牧民身上的蒙古袍有着超长的袖子，距离他们的指尖起码有六英寸，放下来就成了手套，不过，他们已经把袖子卷了起来。头上也很简单，不是羊毛帽，顶多就是传统的尖帽，耳后根也没半点遮掩。傍晚，我和保罗都要架起高山帐篷，还拿出双层睡袋，才能勉强过夜。葛瑞尔、阿乌博德和其他的艺术家、志愿者挤一顶破破烂烂的帆布帐篷。但是，牧民们就胡乱找株低矮没几片树叶的柳树，在树后把马鞍排成一行，权充避风处，摊开马鞍上面的褥子，就这么睡下了。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或许也能维持点体温吧。入夜之后，气温降到零下十二度，加上吹来的寒风，身处旷野，酷寒可知，但是，牧民照样好端端的，也没看到谁因为体温过低而被冻死。

距离营地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是所谓的“成吉思汗陵”。在一处低矮的圆形青草冢上，有一具由四面石板砌成的石棺，体积巨大，看起来有相当的历史。第五块石板，也就是棺盖，早就不见了，石棺的两侧有些扭曲变形。这不大可能是成吉思汗的石棺，太过寒酸是一个理由，更重要的是：这具石棺与成吉思汗不属于同一个年代，是后世丧葬的用品，应该是后来某蒙古族长的葬身之地。从石棺材质来看，他的地位可能也不太高。替他选择墓地的人，倒颇有些眼光，说不定还是他一生最明智的决定。石棺放在开阔谷地一端，缓缓向南倾斜的斜坡，异常壮观，放眼远眺，视野为之一开，又正对着太阳升起的东方，暖意融融，衬着鲜绿的牧草，丰沛的水源，以绵亘的开阔峡谷为邻，可以安心俯视他们的马群。这里庄严神圣，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我想不到更适当的长眠之地。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五章 不儿罕山





葛瑞尔的计划是登上不儿罕山，也就是萨满精灵之山（Mountain of the Shaman Spirit）的绝顶。这座山位于肯特省境内。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不儿罕山是蒙古族的发祥地，从蒙古族的列祖列宗，一直到成吉思汗都住在这座山脚下。我们现在还不大清楚，成吉思汗的祖先跟北美印第安人的传说一样，是真正的动物，还是他们只是用动物作为名字。只知道《秘史》上说，成吉思汗的祖先是苍狼与美丽的白鹿，它们渡海而来，在不儿罕附近的斡难河源头定居下来，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巴塔·赤罕。他们的后裔在森林茂密的不儿罕山脚、绿草如茵的平原上放牧游猎，二十一个世代之后，一个男孩诞生了。他的名字叫铁木真，出生的时候右手握了一个像是髀石般的血块。这是异象，孩子长大之后就是威震四海的成吉思汗。

早期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像煞了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人，甚至有人觉得英姿勃勃的苏族（Sioux）和波尼族（Pawnee），征服了从阿拉斯加到合恩角



(Cape Horn)<sup>①</sup>之间的大片土地，使玛雅人(Mayans)与印加人(Incas)臣服，跟成吉思汗的盖世武功也差可比拟。苏族也是住在帐篷里，居无定所，喜欢劫掠别族的妇人；相信梦的指示；不同的民族间也是冲突不断，再加上巫师的忘情狂舞，窃马、游猎、世仇，还真的与蒙古的历史传承有些神似。

## 不儿罕山下的传奇

成吉思汗的父亲是一族之长，外号“勇士的也速该”。他最著名的事迹——北美印第安人一定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是抢得了成吉思汗的母亲，蔑儿乞惕族的绝色美女，当时才刚刚嫁人的诃额仑夫人。也速该在斡难河边放鹰行猎，恰巧看到了坐在马车上的诃额仑，被她的美色吸引，他立刻回家，带着两个兄弟赶上来，联手抢了诃额仑夫人，也改变了这个娇贵妇人的命运。诃额仑被抢之后，放声痛哭，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斡难河被震起了波浪，山谷森林被震出了回音。”但是，也速该的兄弟却不为所动，反而在一旁叫她不要再哭，忘记舍她而去的先生，还率直地唱了一首歌：

你所接抱的人啊，  
已经越过好些山岭；  
你所痛哭的人啊，  
已经渡过好些河川；  
大声痛哭啊，  
千山万岭也无法看见你；  
追寻踪迹啊，

---

① 智利南部，已是南美洲的最南端。

足迹已灭也无法跟得上；  
别哭了吧。

虽然一开始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诃额仑很快爱上了也速该，适应了朴素的生活，每隔两年，她就帮也速该生个孩子，总共生了五个——四男一女。怀第一胎的时候，也速该出门劫掠，逮住了邻族的族长，为了纪念武功，也速该决定用这个族长的名字，替他的孩子命名——铁木真，意思是“铁匠”<sup>①</sup>。铁木真九岁那年，也速该带着他回母舅的部落，想替他定一门亲事。在路上，他碰到了翁吉剌惕族的德·薛禅，这个部落以盛产美女享誉草原。德·薛禅看到也速该牵的那孩子，一副冰雪聪明的模样，很是喜爱，便向也速该提到他最近的异梦。他说，他梦到白海青<sup>②</sup>爪里抓着太阳和月亮，这是一个吉兆，德·薛禅因此认定这就是也速该带着孩子来定亲的暗示。德·薛禅有个十岁的女儿，名叫孛儿帖，于是，他不嫌冒昧，请也速该到他家里去看看。也速该一见到这个女孩，觉得她的容貌态度正合理想，就替铁木真求婚，双方一拍即合。

也速该把铁木真留在岳丈家，让小两口熟悉一下，骑马独自回家。也速该在路上又饥又渴，竟然接受了世仇塔塔儿人的款待。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塔塔儿人一眼就看出他是敌人也速该，在食物里混了毒药。也速该挣扎了三天，勉强回到自己的帐篷里，自知大限不远。临死前，他把塔塔儿人毒死他的事情说了出来，塔塔儿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轻举妄动的后果，竟为他们招来了灭族之祸。等到铁木真长大，实力渐强之后，举兵消灭了他深恶痛绝的塔塔儿人。或许是命运捉弄

① 绝大部分研究蒙古史的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过，“铁木真”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② 一种体型硕大的隼鸟。





吧，塔塔儿人这个名词却与成吉思汗纠结在一起，累世无法分离。托钵僧卡庇尼以及其他的欧洲访客，把塔塔儿（Tatars）与发音接近的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Tartarus）弄混了；再加上，蒙古铁骑总是如鬼似魅倏地出现，让西方人很容易联想到地狱之神，于是塔塔儿人成为蒙古人的代名词；就连中国人也在一旁凑热闹，把蒙古人称为鞑靼（Ta-ta），这个词其实也是源自塔塔儿人。

也速该一死，家道迅速中落。铁木真毕竟年幼，无力继承父亲族长之职，部落里的其他妇女也排斥诃额仑夫人。春天到了，部落中的泰亦赤兀惕氏准备移居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刻意遗弃诃额仑一家。部落里一个长者出面劝阻，竟然还被一个想取代也速该的年轻人，在腋下刺了一枪，几乎毙命。从此之后，诃额仑夫人拖着一家老小，步入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她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几乎已经是成吉思汗传奇中的一部分了。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孤儿寡母在斡难河畔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她采集野果、挖草根，养她的孩子；孩子们也很勤奋，用火烘弯了针去钓鱼，结成了拦河网去捞小鱼。日子再苦，也磨灭不了他们对泰亦赤兀惕氏的痛恨。

诃额仑的孩子在荒野中艰难长大了，野蛮剽悍，一如他们的仇敌。铁木真和他的弟弟合撒儿，以及二妈生的弟弟住在一起，生活艰辛，为了填饱肚子，两家之间的齟齬逐渐堆积成无法化解的仇恨，终于导致成吉思汗谋杀弟弟的悲剧。别克帖儿、别勒古台一天到晚都在抢铁木真与合撒儿钓到的鱼、射到的雀鸟，两人气愤之下，决定除掉别克帖儿。当别克帖儿坐在小山上，正看着家族里仅剩的九匹马出神，铁木真和合撒儿一前一后潜身挨近。别克帖儿发现铁木真和撒合儿抽出箭要杀他，只冷静地说，现在不是自相残杀的时候，要他们饶了别勒古台，铁木真跟撒合儿没理他，两箭把他射死了。

尽管铁木真年纪还小，粗鲁无文，但是，遗弃他们而去的泰亦赤

兀惕氏却注意到这头成长茁壮的小老虎。他们很怕铁木真长大后 would 继承他父亲的地位，于是前来捉拿铁木真，想斩草除根。别勒古台折断树木，扎成藩篱，抵御敌人的进攻，铁木真则是钻进了不儿罕山的密林中，泰亦赤兀惕人一时之间无可奈何，但是，他们挺有耐心的，就在周边看守，守了九天九夜，终于等到耐不住饥渴的铁木真自投罗网。泰亦赤兀惕人大喜过望，把他抓了起来，带回营地。

他们用枷铐住铁木真。枷是一种木制的束缚，可以扣住头部，旁边还有两个洞，锁住两只手，顶着枷的人，不要说是躺下来，就连坐着都很勉强。泰亦赤兀惕人强迫铁木真在每个营子里住一宿，让大伙看看他的狼狈模样。有一天，部落里面举行宴会，监视稍有疏漏，铁木真趁机用枷打倒了看管他的少年，跳进斡难河中，利用木枷的浮力，仰卧在河水中，顺流直下。泰亦赤兀惕人发现之后，组织族人缜密搜索。幸好有个同情铁木真的老人经过，要他伏在水里不要动。泰亦赤兀惕人来回搜索过三次，老人都适时提醒铁木真。夜幕低垂，搜索行动暂告中止，逃过一劫的铁木真爬进老人的帐棚求援，老人替他除掉身上的枷，还给了他一匹马、一点食物，叫他赶快逃命去。

铁木真在不儿罕山的山麓，找到了他的家人，一家子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迫不得已，只好在原野设陷阱，捕捉土拨鼠、田鼠之类的动物来吃。他跟孛儿帖的家人联系上了，德·薛禅倒是没有食言，照样让他的女儿嫁过来。月复一月，年少力强的族长铁木真凝聚了他的亲人，吸引了一批跟随者，慢慢组织起他的势力。然而，泰亦赤兀惕人依旧敌视这个小伙子，联合无法忘却诃额仑夫人被夺之耻的蔑儿乞惕族，奇袭铁木真的营地。幸亏他母亲的老仆人赶来通报，铁木真及时逃逸，慌乱之中，孛儿帖被敌人掳走，铁木真与部落里的其他人躲在森林里，倒是安然无恙。孛儿帖后来又被抢回来了，但是她在泰亦赤兀惕部落的这段时间却怀孕了，看来这个孩子并不是铁木真的亲生

骨肉，他的名字叫术赤，意思是“客人”。泰亦赤兀惕人一时之间，拿铁木真无可奈何，倒是蔑儿乞惕人不肯善罢干休。三个善寻足迹的蔑儿乞惕战士在附近的草原寻觅成吉思汗的下落，连绕不儿罕山三圈，最后只好放弃。有了以前的教训，铁木真这次可不敢轻易出山，上一次，就是因为轻忽草率才被敌人掳去，这一次他派出斥候往敌人的去路，连续跑了三天，都没有看到敌踪，才领着家人下了不儿罕山，回到他的根据地。铁木真认为这座山救了他一次，所以发誓，未来的每天清晨，他都要向不儿罕山献上祭礼、晨昏祭祀，后世也要信守不渝。他除掉头上的帽子，托在手上，盘起身上的腰带，挂在脖子上，捶着胸，面对太阳，洒奠默祷，跪拜九次。

### 荒凉的极北之境

踏上征途的第四天，不儿罕山平缓光秃的山顶映入眼帘。我们的行进速度忽快忽慢。第一天，我们随兴而至，走到哪算到哪，并不怎么认真，但由于后援的马匹没有及时赶至，所以行程大幅落后。第二天，我们只好手忙脚乱地努力赶上进度。我们策马狂奔了七个小时，一路上，竟然没有碰上任何生物，最后一个小时的旅程，总算放慢了脚步，这一来，可分出马背上的老鸟、菜鸟了。好不容易熬到了休息时间，蒙古牧民轻松下马，仿佛只骑了一时半刻；其他人——蒙古艺术家、远征测试者、阿乌博德、保罗和我——顿时像一滩烂泥似的趴在地上。感谢上天，这段跋涉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进到肯特省之后，我们才第一次见到永久性建筑。这一座苏联式的、让牲口避冬的休息站，建筑形式是在西伯利亚发展出来的，搬到这里，却有些美国西部电影的味道。一道篱笆围着几间木屋。站在屋顶上四处眺望，可以看到宽阔的溪谷，远处一排纤弱的杨柳枝，告诉你河就在那里，再过去是微微起伏的山脉。一个挂着锁的的木门紧闭



着，后面拴了只狗，见了陌生人就吠。一条小径引向几栋聚在一起的建筑物。有一间木屋是会议室，两间是仓库，现在都是空荡荡的，另外一间是工寮，第五间是牲口休息站的工作室，也是惟一有人住的一间。这里的管理员是一个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头，见到我们高兴得要命。原先在这里待产的牲口，产下小仔之后，就被赶到草原上放牧去了，他好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人。漫漫长日，百无聊赖，只靠一部破收音机，送点人的声音陪他，吃的是没发酵的微甜硬饼，喝的是淡而无味的茶。每隔一天，他都得费尽千辛万苦，把千疮百孔的搅乳器搬到手推车上，拉上半英里荒路，到河边去汲水。他的生活苍凉、孤独、寂寞。

我们要在这里过夜，马鞍放在会议室的展示板下面。展示板上写着激励人心的标语，要当地的生产队加把劲多养些牲口；上面画出五个字段，贴上蒙古草原经济最重要的五种动物图案——骆驼、马、牛、山羊和羊——每种动物图案下面还有一个数字，显示成年牲口的现有数量及预计生产的目标数量，再下来就是还没长成的小牲口数量。我们已经到了蒙古的极北之地，因此在这个生产队中，只有十头骆驼。

在这次小型远征中，完全见不到支持成吉思汗南征北讨的缜密后勤和攻略计划。中古时代的蒙古军队，在出征之前就已经找齐了挑夫，军事行动期间，源源不绝地供应各式补给与装备。展开攻击的几个月前，骑马的斥候则会完成前进路线的调查。奸细化装成行脚商人，混入敌营，再花钱收买探子，搜集情报、散播谣言、挑拨离间，极尽分化之能事。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可怜多了——躲在栅栏里面，口粮已经快吃完了，各种应用物品消耗殆尽，难不成我们还要打那个老头的主意？

我们的向导说，前一天拼命赶路，马匹太累了，非得好好休息一天不可，原先预计的狂奔计划，又被搁置一旁。于是，第三天，我们就在休息站里闲晃，坐骑则在栅栏后面踱步吃草。有时，我们会眺望



远方，渴望听到补给卡车的引擎声。蒙古人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的人到河边玩耍去了，有的人关在屋里打盹。只有两个医生还做了点正经事。“大夫”拎着根钓竿，到河边去，没一会儿，带回来五条鱼，每条都大概有三磅重，侧鳍泛出彩虹般的光芒，鱼身则隐约呈现红色。至于那个绑马尾的医生，则是花了一个下午，替老头针灸，老头身上一堆针，躺在幽暗的卧铺上，一待就是一个下午，就只看到扎在他脸上、耳旁和手上的银针闪闪发光。

翌日清晨，我们苦候多时的补给卡车终于出现。很明显，我们要前往不儿罕山，祭祀成吉思汗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一路前行，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越拉越长。有人甚至骑了四五个小时的马，为的是牵几匹马过来，供我们替换。有时经过蒙古包，里面的人知道我们要上哪去，就扔下手边的杂事，跟我们一道走。到了中午，一个雄赳赳的汉子，带了两个小朋友，也加入了行列。他穿了一身猩红的蒙古袍，戴着有点像是西式呢帽（ombrero）的宽边黑帽，背上还背了一把擦得精光闪亮的来复枪。他的孩子大概七到九岁，一个穿紫，一个穿绿，三个人跟马队一起走，为我们这支队伍带来了鲜艳的色彩。我们有点刻意地在河谷里缓慢行进，马蹄所到之处，一片尘土飞扬。

一身鲜亮的牧民知道哪里是扎营的好地方，在河边的悬崖下，我们找到了许多枯干的杨柳树，刚好可以当成柴火。我们到达时，发现前面有一辆手推车，两个帐篷已经扎好了，仿佛队伍里有三十个壮丁。这几顶帐篷磨损得相当厉害，面积也不大，所以，我和保罗决定用我们两个的高山帐篷过夜。蒙古人一直笑我们，说他们的帐篷比较好。他们把马鞍上的褥子与毛毯铺在地上，大约两三英寸厚，然后，一个挨着一个贴得紧紧的，保住体温。

我们必须很早起床，因为今天预定要登上七千六百八十英尺的不儿罕山顶。天刚破晓，河谷中光秃的灌木丛边缘结了一圈一圈的霜。河

蒙古外交部副部长欧尔沙福易，在远征队出发前，颁发纪念章给提姆·谢韦仑。地点是额尔登尼召窝阔台庙前，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继承大位的儿子。



安置蒙古包的重要步骤：张开撑起毡帐的伞骨。



谷里浓雾弥漫，早上起来打水、刷马的人看起来鬼影幢幢。我们连忙咽下看了就有些饱的早餐——淡而无味的奶茶、黏乎乎的羊肉，随后便走上羊肠小径。这时，太阳已经赶走了谷底的雾气。这条小路引导我们渡过一条又一条的小河，又带我们走过一片沼泽，接下来便是无穷无尽的荒野。前面有一辆重型越野车行过的痕迹，深深的车辙深陷泥地；两旁的灌木丛惨遭火焚，景色苍凉，好像是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老照片，树干不是倾倒，就是千疮百孔，衬得山坡死气沉沉。最后，我们穿过一个山脊，不儿罕山已在眼前。陡坡下的山脚，还有些灌木丛，河流的浅处有积雪和薄冰。倒是河岸另一侧的两英里外，景色却显得动人心魄。

## 大汗陵寝之谜

在原野中间竟然出现了一个帐篷小城，其中有几顶卡其色的大型军用帐篷，帐篷的柱子很高，帐顶上还有冒着烟的烟囱。这个小城杂乱无章，里面有一大堆黄白相间的超现代帐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个圆冢，帐篷后面是十二辆崭新的越野车，整整齐齐地排成一线，宛如车辆陈列室。每辆车都被擦洗得焕然一新，精光耀眼。在肯特的荒凉之地，竟然看到如此现代的装备，让人误以为外星人刚刚在这里降落。我们经过的这个小城，是日本和蒙古合组的三河探险队(Three Rivers Expedition)营地，他们在挖掘一个人类社会的亘古之谜——成吉思汗陵。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成吉思汗其实死得相当平和。他因为年老力衰，打猎时从马背上坠落，病重而死。虽然他心里明白距离大去之日不远，却执意要在华西开辟新战场。他逝于公元1227年8月25日，死前仍在指挥作战。传说，成吉思汗死了之后，蒙古军队如临大敌，密不发丧，政事推行如常。使臣与外国商人依旧到他的金顶王帐外听候

传唤，传令来来去去，假装这位世界帝王仍在发号施令。等到访客散尽，他的贴身卫队才启程返回蒙古，沿路不动声色。有人说，蒙古大军行进之地，见人就杀，不留半个活口，生怕大汗逝世的消息被泄露出去。

《蒙古秘史》上并没有成吉思汗过世与埋葬的记载，倒是波斯的史书上提到，成吉思汗生前曾经说过，无论如何，他死后一定要把尸体送回他的故乡、他的守护圣山——不儿罕山的山麓，葬在他幼年时最喜欢的地方。他的陵寝究竟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这位最有权势、史上最富有的大汗下葬的经过，也没有留下任何纪录。卡庇尼说，蒙古人是刻意把大汗的陵墓藏起来的。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每块草皮、每个树根铲起来，等到成吉思汗陵寝挖掘完毕、大汗尸首安置妥当（也许还有几个大汗生前贴心的奴隶陪葬）之后，墓穴填满踏实，再把草皮、树根按照原来的位置放回去，如此一来，任谁也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埋身之处了。有人说，在大汗陵寝之处，曾经种了几棵树，作为识别；但是，马队在蒙古大草原上来来去去，就算有这么点记号，也早被踏得一团模糊了。卡庇尼说，成吉思汗有许多金银财宝陪葬。波斯史书说，大汗的继承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下令，在大汗的陵寝里，要有三天的食物，四十名身着华丽服饰、贵重珠宝的姬妾一起殉葬；除此之外，还要有精选的好马，陪着蒙古这位性格最强忍的精神象征人物。但这些都只是传说，成吉思汗的陵寝，至今没有被发现。

后人对成吉思汗的陵寝，有各式各样的揣测及联想，对于殉葬的宝物更是传得沸沸扬扬，不知勾起多少颗觊觎之心。荒诞离奇的故事，史不绝书，什么说法都有。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相信，成吉思汗的遗体并不是埋在肯特省，而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普热杰瓦斯基就听说，鄂尔多斯高原上有座神庙，成吉思汗的遗体“分别供奉在一具银棺材和一具木棺材里，棺材就放在神庙中央的黄丝帐中”。这座神



庙还有一段肮脏晦暗的政治史。“遗体”多次被取出，又因作为蒙古精神象征而归还。日本侵入满洲的时候，曾尝试劫走这批“遗体”。当时的日本帝国根据考古所得，还设计了一个规模宏伟的陵寝来安放。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反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1955年倒真的在内蒙古兴建了一个成吉思汗陵。当时的人赫然发现，共产党跟日本人设计的陵寝，几乎一模一样。而当蒙古禁止人们庆祝成吉思汗八百岁冥诞时，中国共产党不但兴建陵寝，还允许蒙古人前往朝圣，北京政权因而赢得了蒙古人心。当时，为了纪念先祖，前往鄂尔多斯谒灵的蒙古人多达三万。

现今的一般学者相信，鄂尔多斯成陵，最多只是成吉思汗的兵器冢而已。没有人搞得清楚陵寝里面到底有什么，再加上因为政治因素，“遗体”被移来移去，就算是以前真有遗体，经过屡次劫难，到底还会剩下多少真迹，也不无疑问。此外，有关陵寝所在地的误会，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很久以前，据说，成吉思汗埋在不儿罕山脚的时候，有一个蒙古部族衔命看守陵寝，但是，相传几代，陵寝上面长成森林，部族开始迁徙，一段时间后，搬到了鄂尔多斯高原，故老相传，他们还是认为自己在看守陵寝，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现居地与成吉思汗陵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了查明真相，日蒙合组了三河探险队，接受日本某大报的资助，动用了惊人的费用和最新的科技产品，在肯特省的角落展开地毯式搜索，试图找出答案。他们动用卫星摄影技术，照遍了不儿罕山的每个角落，空照图密得有如马赛克。现在他们进行的是最累人的工作，使用经纬仪（theodolites）与距离测定仪（range finders）进行田野调查，把希望寄托在遥感技术（remote-sensing program）上，目的是彻底检查此地的植物、土壤、岩石以及磁场。他们动用了一大堆仪器，有些像是地雷探测器，有些是挂在脖子上不知名的黑盒子。他们聚精会神



地盯着仪表上的指数看，要不就倾听耳机里传来的声音，拨弄几个按钮或是开关。他们深信，只要成吉思汗的陵寝在这里，一定可以从异常的地表数据上找到蛛丝马迹。有很多笃信传统寻墓方法的人不大赞成他们的做法，几个世纪过去了，河流可能改道，直接流过陵寝的位置，此外，河水也有可能在陵寝的上方汇聚成湖。不过，日本的专家是唬不倒的，他们利用各种先进技术，精确地绘制了此地的湖泊与河流地图，寻找不正常的排水孔道。蒙古政府给他们三年的调查时间，我们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完成第一季的工作。

日本的研究者一时之间，还搞不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当我们一大伙粗壮汉子，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山脊上，然后一个劲地往营地冲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马贼来了，正打算扛起来复枪，上马厮杀，幸好只是虚惊一场。我们的蒙古朋友倒是挺喜欢他们制造的刺激。他们勒住惊慌的马匹，大声地向探险队中的蒙古人打招呼，把场面弄得更加混乱，也扰乱了考古学家单调的生活和研究工作。好不容易才静了下来，我们喝了几杯茶，接着上路。穿过黄白色的帐棚，看到一大堆目瞪口呆的日本人，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嫉妒，羡慕我们这批过客无忧无虑的行旅生涯。

### 敬拜者的心意

虽说不儿罕山就在眼前，我们还是骑了一个多小时才真正抵达。前方松树林中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好像印第安人帐棚小屋（tepee）的东西。

这是一个由树枝搭成的三角体，顶头尖尖，有点像是火山堆。顶端的树枝上，绑了十来根旗帜、棉布条，在风雨的侵袭下，有些褪色了。在这堆东西的前面，有一排半圆形的小松树，上面也有些丝带和碎布在飞舞，在成排的松树前，距离树枝搭成的三角锥约五步处，还



有块矮矮的大石头权充祭坛，上面放着火柴盒、方糖、铜制弹壳、硬币，甚至还有几张纸币。我们看见的这个东西叫做敖包，在蒙文里是祭坛的意思，设置在这里，当然是因为不儿罕山是蒙古人心目中的圣山。我们一行人以顺时针的方向，绕了敖包一圈，以示尊敬；然后下马，在祭坛上放下我们的祭品。大家很自然，没有半点扭捏。艺术家、牧民、医生，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根布条，系在敖包上面，然后在自己的兜里寻找合适的东西，放在石坛上。这是蒙古人的古老传统，阿乌博德从坐骑的尾巴上，拔下一根白毛，绑在树枝上。兽医跪在石坛前，点燃了一堆香。也有人放了点钱或是面饼。大伙儿正在祭祀的时候，丹比多尔扎用烟草盖做了个碟子，把香灰放了进去，慢慢踱到拴住的马匹旁边。他在每匹马的鼻孔前面，拿起一搓香灰，让它们嗅一嗅，他解释：“这会给它们带来好运道，保佑它们平安健康。”然后，也没有人下号令，大家又自然而然地聚在敖包前面，或站或坐地排成两列，请保罗帮他们拍张照，就好像刚刚下车的观光客，在外国教堂前照相留念。

爬上不儿罕山山顶，几乎要了我们的老命。以往高耸入云的参天巨树，外加能庇护成吉思汗免于被追兵捉拿的繁密矮树丛，已经被松树林取代，规模小得多不说，现在又被野火烧得只剩下扭曲的骨干。树干倾倒在地，又被烧成灰白色，一不小心，就会被绊个跟斗，要不就是踩在尖锐的树枝上受伤。山势相当陡峭，增添了行进的困难，这里的土质相当松软，猛力一踩，经常造成落石，要不就是脚底的泥土一滑，一个踉跄。地形虽然如此恶劣，却没半个蒙古人下马，照样催促他们的坐骑，奋力爬上这道诡异的险坡。马匹喘气、嘶吼，它们的马蹄都没有蹄铁，照样越爬越高；马蹄所到之处，脆弱的页岩应声断裂。这种惊人的体力与韧性让我大开眼界，也终于明白中古时代蒙古铁骑越过千山万水的事迹，真不是浪得虚名。

走完枯木区，在树线上面，我们来到了棱线。我们在那里打量山的走势：一个山脊接着一个山脊，都是赭黄的岩石，往南跟往西延伸。每个山顶都是平平的，是古代冰河侵蚀的遗迹，没有植被，所以看起来一般高，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地平线远得无法判辨。而眼前的山坡面，坡石滑落，阻断河水，衍生成一个湖泊。湖面结冰，映衬此地以黄褐为主的单调颜色，一片银白，亮得晃眼。

我们已经走上最后一段路，这里只有石块和苔藓。我可以感觉到，胯下那匹强悍的蒙古马，它那没钉蹄铁的马蹄，踩在这里的石地上，有些迟疑。由于结霜、溶解，周而复始，在这段路上，石头裂成了六角形，整片大地好像变成了一个大蜂巢。寒风扑面，蒙古人却觉得凉爽宜人。爬上最后的一百英尺的页岩山坡后，我们终于走到不儿罕山光秃秃的平坦山顶。我们在山顶上发现了一个新月形的弧度，有点古怪，仔细一看，才发现到处都有人捡拾石块，叠起来，堆成小敖包。十几个、十几个，在山头上连成一片，这都是朝圣者奉献的心意，简陋而神圣。我们走到山边，这里的敖包大得多了，几根树枝插在石头的裂缝中，像是伸向天际的枯槁手指。散在大敖包基座的祭品，跟我们在山下看到的差不多——火柴、钱、不能再穿的衣服，还有几块中国茶砖。当地人称这里的石堆是“成吉思汗宝座”，老掉牙的传说提到成吉思汗曾经坐在这里，俯视他在不儿罕山周围的第一块领土。

我们要在这里安置葛瑞尔铸的第二块铜雕。比起其他奉献，这块雕工精细的艺术品当然细致贵重许多。在成吉思汗崛起的龙兴之地，放下他壮年时代的雕像，更显庄严神圣，别具意义。阿乌博德把铜雕放在敖包的顶端，然而每个人都面向敖包，僵硬地伸直双手。没有喇嘛带领祈祷，但是，顿了一下之后，一股说不出的自信突然扬起，我的蒙古朋友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万岁！万岁！”在荒野寂静的山顶上，突然听到这样发自肺腑的亚洲之声，任谁也不免动容。几个星期





之后，我在蒙古国立体育馆中，又听到了这样至情至性的高喊，那是蒙古国民对他们的国家表示尊崇效忠的心声。在不儿罕山绝顶，从强风中，我听到了蒙古族对成吉思汗记忆的无限眷恋，突然之间，我觉得这趟旅程，对我跟保罗的意义，可能比我们蒙古朋友还要重大——这是一趟朝圣之旅。

在我们离开山顶之前，穿猩红色外袍的汉子，突然从兜里拿出一个海螺来。这个海螺上有短短的饰带，还有两根亮红色羽毛，应该是喇嘛庙里的东西；他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当然是一个谜，因为在五十年前，首都之外的各地喇嘛庙，就被破坏殆尽。如果官方宣传可以相信的话，在蒙古境内，应该已经没有宗教信仰，也不能持有法器。那汉子把海螺交给他穿紫服的小儿子。那孩子走到敖包的四个角落，面朝外，站定之后，就吹起法螺来，声震群山。在萨满精灵之山，强风过处，我们目睹了遥祭成吉思汗的传统又回到了蒙古。然后，我们骑马下山。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HIHAN—

## 第六章 三项竞技





已经是午后了，马队声势浩大地朝山下奔去，希望在傍晚赶到河边悬崖的营地。我们在山棱上的一块宽阔地形上，策马急驰；保罗的马，踩到一个坑洞，一阵踉跄，保罗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姿势，跌了个狗吃屎。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依旧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冲下陡坡那片被烧得焦黑的树林，所有的马几乎以倒立的姿势下坡。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膝盖好像紧挨在马耳朵旁边，没一会儿，我的马鞍就滑过马脖子、马头跟耳朵，接下来，我就一屁股坐在灌木丛里了。

我们好不容易在山脚会齐，蒙古牧民忍俊不住，见到我们就格格直笑，比较稳重的人，也是嘴角上扬。他们都看到了刚刚我们那副狼狈样，还有人学我们惨跌在地上的模样，大伙儿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我跟自己说，下次再骑蒙古马上山下山，一定要在马鞍下面多加一条腹带，把马鞍绑牢。蒙古马鞍只在头尾各有一条腹带，而所谓的腹带，是马尾毛编成的细丝带而已。蒙古人把腹带系得很紧，丝带几乎陷进马匹的肚子里看不见了。西



方的纯粹主义者一定会批评，这样的绑法就算没把马儿弄伤，也一定把它们整得难受极了。可是，短小精悍的蒙古马好像一点也不在乎，骑士心里也都明白，走崎岖的山路，腹带如果不绑紧一点，下场就会跟我们一样。

回到不儿罕山脚，保罗、巴雅尔和我在三河探险队的营地过夜，葛瑞尔和其他人还是回到河边悬崖下的营地。我们想拍一些日蒙联合探险队工作情形的照片，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进展。他们说，搜集到车载斗量的大批资料，必须送回日本，进行精确的比对，否则一点意义也没有，比对的工作预计在明年冬天展开。田野调查人员孜孜不倦，尽管有各种高科技产品助阵，他们还是颇有考古学家的热诚与风范，就跟在埃及开挖法老王金字塔的前辈一样敬业。田野调查队里有四十名蒙古人、三十名日本人，外加翻译、脚夫、司机与厨师，没有多余的帐棚可以供我们住。我们只好跟他们挤一挤，保罗和我分到蒙古助理的那一顶帐棚。这是我们到肯特省以来，最舒适的一个晚上。我们挤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帐棚里，跟蒙古人共享体温，感觉很是温暖。

## 到蒙古包串门子

第二天清晨，我们又是一阵狂飙赶路，终于赶到了大队人马的营地。他们刚刚拔营，正在把装备、器材放到卡车上。蒙古艺术家的骑马瘾已经过足了，他们想坐卡车回乌兰巴托，劝我们跟他们一道。保罗和我婉谢了他们的好意，决定跟牧民在草原上慢慢晃荡。牧民要把他们租给我们的马，牵回生产公社。他们对我们不错，把最好的马交给我们骑。

下山时摔落马背的惨状似乎是我们成长的仪式，自此之后，牧民就不管我们怎么骑他们的马了。少了大队人马的羁绊，牧民们的野性

顿时进发，撒开马蹄，往前狂奔。每个人都带着三四匹，甚至五匹备马；原先扣在马儿脸上的缰绳，现在松垮垮地绑在它们的脖子下面。骑士右手牵着缰绳，备马在他的身边排成一线，全速在原野上冲刺，有时轻巧地绕过障碍，有时飞扑过沟渠，不管哪匹马脚下碰到麻烦，稍微停顿之后，依旧是锐气风发，多赶两步路，照样跑得很起劲。我们就这么一英里又一英里，没命似地跑，跑得大伙儿面红耳赤，顶多休息个五分钟，抽根烟，接着再来。直到中午，我们赶到那个穿猩红袍汉子的蒙古包，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才告别上路。

蒙古马最受称誉的就是秉性坚忍，没人能把它们累倒，直到现在，只要经过一个夏天休养生息的精选马匹都没问题。成吉思汗仰仗这样的蒙古良驹，一天强行军下来，可以推进七八十英里。但到了春天，经过一个冬天的折磨，马匹疲累不堪，就算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一天最多也不过跑个三十英里。第一个被迫停下来换马的是丹比多尔扎，接下来，我的马也慢了下来，步履异常沉重，好像有人拔掉了它身上的电池似的。我们把马拉到一边，卸下它身上的马鞍，找来一匹新马缚好，再用长木片轻轻刷拭累坏了的马，让它用可以胜任的步伐前进。这匹马没精打采地跟在我们身后小跑步，跟一只尾随主人回家的狗没两样。

那天，我们骑了五个小时的马，大概只跑了三十五到四十英里，就到了预定的营地。最后几英里的路程，我们进到一个开阔的谷地，一群马从一串蒙古包旁，轻快地跑过来，好奇地打量我们这群陌生人。蒙古包排得整整齐齐的，背后的群山在落日的余晖映衬下，微闪金光，一时之间，让人以为看到了整排的白色蚕茧。由于地面有些起伏，几匹白马领头倏地出现在地平线边缘时，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它们背光前进，好像来自别的世界，马蹄翻腾，似乎只微微接触地面，飞扬的鬃毛闪着光彩，在马头旁随风起伏，像煞了日光映照下的波浪。驱赶它



们的是一个蒙古女孩，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草原上看到女牧民。从外表看来，她顶多十岁，一条粉红色的丝巾，紧紧束住她的辫子，小小年纪，骑术极精，在马背上安如泰山，轻轻松松地把马匹赶回蒙古包，交给她的父母。

等我们把营扎妥当，太阳也差不多下山了。保罗跟我骑马到蒙古包去串门子。这一排总共有六顶毡帐，第七顶拆散放在一旁等待修整。灰色的厚毡顶随便往小车上一放，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一堆羊毛。其实，毡顶是蒙古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少了圆顶，蒙古包也就不成蒙古包了。

蒙古包的主人大概五十来岁，颇有风尘之色，正忙着打理蒙古包侧墙的格子框架。框架是由细木条编成的，交接处由生皮带缚好，可以像百叶窗一样折叠起来。蒙古包的大小要看是由几组框架连结成的。框架接框架，围成圆形，组成蒙古包的外墙，等到漆得美轮美奂的大门也安好之后，蒙古包的主人会在帐棚中心支起两根细细的柱子，调好位置，确认它们能均衡地承起屋顶重量，这时，亲人或是邻居就要上场帮忙了。大伙儿把这两根细细的柱子，插进雨伞般的辐射顶架；顶架的边缘跟外墙相接，用细皮带紧紧绑好。接下来，就要覆盖毡毯了。蒙古包的顶上，先铺一层较薄的帆布；在圆形的侧墙旁，则要挂上厚毡毯，这样一来，寒风就钻不进来了。剪好的毡毯，一层层地绑在蒙古包顶端的帐顶上，要盖几层，要用多厚的毡毯，视季节与保暖的需求而定，最后再在蒙古包顶上加盖一层防雨帆布，就算大功告成了。蒙古包的顶上留一块三角形的缺口，用细绳控制，可以透风，让烟散出去，或是照明——这当然也要看当时的天气和风向，才决定要不要开启。

蒙古人现在都向专门制造蒙古包的国营单位购买现成的蒙古包，用不着自己大费周章。不论大小都可以向他们订购，除了防雨布需要

从苏俄进口之外，其他东西都可就地取材。传统的蒙古包是由牧民自己动手做的，毡毯用羊毛捶打而成，边墙框架用细木枝编成；另外，帆布要仰仗进口，主要来源是中国。

全家通力合作，一个蒙古包大概两个小时就组好了。普热杰瓦斯基的观察如下：

这种住处在牧野生活，不可或缺，拆迁容易；抵抗酷寒和恶劣天气的能力更是无与伦比。户外的气温再低，蒙古包里照样暖意融融。入夜之后，炉火熄灭，烟囱用毡毯盖住，虽然没有先前那么暖和，但是，还是比一般的帐棚舒服多了。到了夏天，蒙古包又能隔绝高温，下再大的雨也不怕。

## 新时代的野蛮人

我跟保罗试着自己搭蒙古包，搭到一半的时候要安门，也依循蒙古传统，让门朝南，这是一个幸运的方向。如果，希望运气再好些，就得在边墙的框架上绑点东西才成——我们这次的吉祥物是新鲜的熊掌。蒙古人是天生的猎人。根据官方的统计，蒙古全国人口不过两百万人，但靠游猎过活的人就超过五万；每年猎得的动物超过三百万头，这只是官方的统计，数字恐怕偏低。蒙古人打猎的目的，除了补充食物之外，最重要的是食补。他们相信吃动物的哪一部分，就可以补人体的哪一个部分。吃熊肉，或是保留熊掌做纪念品，可以获得熊的勇气、力量及运道。这里的赤脚医生甚至认为吃鹿鞭可以壮阳，我们正牌的“大夫”说破了嘴皮子劝他们也没用。肝肿大、牙疼、胃痛，就去吃土拨鼠的胆囊。慢性消化不良呢，就吃狼的内脏，道理很简单：狼吃腐肉为生，从没有看到它的肠胃出什么毛病。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治疗痔疮，竟然是将狼的直肠焙成粉洒在食物上吃，蒙古人大概从没有见过

狼长痔疮吧。

可别以为只有乡下人才相信这种民俗疗法。葛瑞尔一直想维系他剽悍的男人本色于不坠，所以，他很希望在这趟肯特省之行中打到一头熊。他才不管猎熊季节已经结束，现在正是熊从冬眠中苏醒，要养育小宝宝的时候。葛瑞尔跟一般蒙古人没两样，相信熊的脾脏和肝脏可以治疗包括胃癌在内的疑难杂症。他们背上不儿罕山的来复枪不是带着好玩的，两天之后，葛瑞尔骑着牧民送我们的马，回到乌兰巴托，他跟巴雅尔打了两头熊回来治病。不管怎么说，现在都不该是猎熊的时候，这两头熊已经成年，可以养育更多的熊宝宝。

我们的蒙古朋友天性乐观和气，有时却又是一副新野蛮人（neo-barbarism）的模样，但是，这种不协调的感觉，跟他们在崭新科技下笃守传统的态度相比，又算不了什么。第二天，突然有人告诉我们，当天要举行一个赠马仪式，我们上次雇用的两个牧民向导，也想要捐两匹马给我们。当地的党政要员照例出席观礼。公社的党委书记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轻便的西式皮鞋；副书记呢，却是一身传统而华丽的蒙古袍，配上绚烂的丝质绶带，传统长靴，看起来神情轻松自在。两个人都配戴了大型的珐琅徽章，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他们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的显赫地位，但是这种勋章好像别在西装的翻领上比较合适，挂在蒙古长袍上，怎么看都不大对劲。

参加的人多半是骑马来的，只有一个六口之家——爸爸、妈妈和四个孩子——是骑一部被漆成鲜黄色的重型捷克制摩托车，一路颠簸晃过来的。在草原上，乍见这般颜色的摩托车，任凭谁也觉得刺眼，但不得不承认，在这样开阔的空间里，摩托车是相当合理的选择。这家人站在摩托车旁边，洋洋得意，跟一般牧民站在自己的良驹边没两样。

更让人觉得时光错置的是：在赠马仪式结束后，葛瑞尔用传统的蓝色哈达，托着一枚色彩斑斓的勋章，四处展示；大家正称赞这枚勋



章雕工细致时，葛瑞尔又顺手拿出一部拍立得相机，替大伙儿拍照留念，全场欢声雷动，兴奋到了极点，顿时，把庄严的勋章抛在脑后。拍了照片，大伙儿簇拥在葛瑞尔的身边，等待照片显影的神奇刹那，然后，拿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炫耀。

我很感激葛瑞尔叫我从海外买一大堆拍立得相机底片来。这部相机是他莫斯科的朋友替他买的。一般来说，我对这种异国旅游的常见花招很不耐烦——用拍立得相片讨好当地百姓，我，不屑一顾——但是，蒙古人拍蒙古人，却能捕捉到他们真情流露的一刻，被拍到的牧民真的很高兴，因为在他们的蒙古包里，会多一个很炫的纪念品。

## 热烈的庆祝大典

第二天，保罗、“大夫”和我，赶着搭吉普车回到乌兰巴托。这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他们说，这个周末有一个庆祝成吉思汗诞辰的庆典。在蒙古的首都举行这样的活动，还是“解放”以来的头一遭。更特别的是，主办单位是民间团体，叫做“成吉思汗学会”（The Genghis Khan Society），他们没有向政府申请，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学会的创办人，是颇有名气的蒙古老牌记者——多助多尔扎， he 现在是电视旅游与访问节目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节目通常很保守，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在几个星期前，他邀请了一位退休的共产党阁员，犀利坦率地批评执政党，全国为之骚动。如今，学会又突破禁忌，要在乌兰巴托中央广场举办成吉思汗诞辰纪念活动，呼吁全国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参加。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的生日是哪一天，就连他是哪一年生的，也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成吉思汗生于猪年，推算起来，不是1155年就是1167年；但是，学者考据的结果，却认为最可能的是1162年。虽然学者的说法比较可信，但学会可不管这一套。他们在广场的一头搭了一个临时的木制舞台，





那达慕赛马，分组参赛者各要跑上八到十六公里的距离。



将马奶浇到远征马匹的身上，祝福它一路平安。

装了有点过时的扩音系统，再在灯柱上悬起蒙古之父的旗帜。为了增添戏剧效果，他们还请来蒙古艺术家联盟的成员，穿着中古时代的蒙古武士服登场。至于多助多尔扎，则是长丝披风，外加毛边毡帽，这副行头是从刚刚拍竣的《成吉思汗》电影道具间里调出来的。

没人登广告，也没有看到什么正式宣布，但是，成吉思汗诞辰庆典要在乌兰巴托举行的消息，口耳相传，迅速传遍蒙古各地。纪念活动预计在5月27日星期天下午举行，刚好接在全国运动会后面。乌兰巴托的周末一向很无聊，两个活动接在一起，人潮可期。亲眼见到广场上挤了这么多人，我还是大吃一惊。黑压压的观众占据了一半的广场，粗略地算一算，四万人少不了。这种盛况只有执政党在碰到重大节日，全力动员，才会看到。参与群众展现出空前激昂的态度，一般的官式集会中，参与者比较压抑严肃，但是来到这里的人，个个兴高采烈，没有丝毫的政治顾忌，而有一种过节的欣喜与期待。他们是自愿来的，部分原因是好奇，此外，他们也想展现主动性。诞辰庆典由一篇颂赞成吉思汗的演说揭开序幕，观众静静地倾听，态度客气和缓。接下来是蒙古著名诗人朗诵诗篇，追忆蒙古伟大的开国英雄，大伙儿报以如雷的掌声。然后是蒙古的传统歌舞，现场的气氛渐渐活跃了。

那天下午，乌兰巴托经历了前所未见的狂热庆典。尽管破旧的扩音系统让精彩的演出失色不少，但是，观众浑然不觉。蒙古最著名的流行歌手上台之后，带动了全场第一波的高潮。他的披肩长发，身上那件看起来脏兮兮的晨袍随风飞舞，高跟的皮靴上面是白色绣花，胸前挂了一个盘子大小的勋章。勋章上面的图案当然是成吉思汗。观众爱死他了，虽然他只是跟着音乐对嘴，偏偏播放系统又有点短路，录音带的转速过慢，拉长的鼓声不忍卒听，但是观众惊喜莫名，完全不在意这点小小的缺憾，只要能够有那种自由的感受就好。接近傍晚，



群众的热情依旧不减，主办这次活动的记者看到他们的反应，不禁热泪盈眶。

## 那达慕大会

也许是成吉思汗诞辰庆典办得极为成功，大获好评，面对预计在六个星期后登场的蒙古国庆日——那达慕（Naadam），主办单位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修改了原先的设计，像是大规模的儿童体操、阅兵、冗长八股的党政要员讲话等传统开场活动，全都束之高阁，红旗被收得一千二净，几乎找不到。在共产党当家的時候，举行那达慕的场地——国家体育场的正中央，就是一面飘荡的红色大旗。在巴雅尔的打点下，我以蒙古电视电影厂的贵宾身份出席这次活动。我发现原先该放红旗的地方，竖起一面由九只白牦牛尾巴图案组成的大纛，这是成吉思汗的军旗。只有“金顶王帐”的成员才有资格竖起九尾大纛，看到了这个标志，就知道是成吉思汗亲临，或是他的后裔在此。在这样隆重的庆典里，军队还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但是，这次他们不是身着卡其制服踢正步，而是换上成吉思汗时代的军装，骑马出场。他们的坐骑踩在破旧的操场跑道上，颠簸得有些不自然，几个身穿古装的士兵，看得出来浑身别扭，但满场如雷的掌声，却表达了观众由衷的赞许。说实话，在这喧嚣欢乐的当口，根本不必动用扩音系统，播放我们在不儿罕山顶听到的欢呼声：“万岁！万岁！”然而旧官僚的传统，就是很难连根拔除。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按照蒙古渊远流长的传统举办这个聚会。盛夏时节，蒙古人经常骑马长途跋涉个几百英里，到预定地点聚会赶集，跟许久不见的朋友聊聊天，使出浑身解数，参加“男儿竞技”：射箭、摔跤、骑马。蒙古幅员辽阔，人烟稀少，一年一度的那达慕是蒙古族的大事。另一个重要的集会“库毕尔台”，一种从部落聚会演进过来的

族长会议。卡庇尼之流的中古旅者都亲眼目睹过这种盛会。各族族长在“库毕尔台”中，排难解纷、议定法律、选举大汗。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纵横欧亚，不可一世的时候，“库毕尔台”称得上是世界领袖会议。有一次“库毕尔台”甚至还让西欧免于劫。1241年12月，势如破竹的蒙古铁骑正打算攻占欧洲，斥候已经到了维也纳外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五千六百英里外的蒙古举行“库毕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大汗崩逝，亟需推举新大汗，继续高举金顶王帐的九尾大纛。在前方征战的蒙古将领，只好放弃进攻西欧的计划，撤兵东返，争夺王位，政治阴谋和内讧随后上演，使得蒙古一时无暇西顾。

现代的那达慕，还有一点部落聚会的余韵，依旧壮观。这种那达慕大会在全国各地都会举行，但是乌兰巴托郊区的中央那达慕，却夺尽了各地那达慕的光彩。许多人不惜骑几个星期的马来参加。也有人搭着破旧的卡车，一路晃到乌兰巴托。更有少数人干脆让骆驼拖辆小车，装上全部的家当、食物，在首都近郊玩上一个礼拜。旅客从各地涌至，于是蒙古包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每一天，都能见到新的蒙古包。每个蒙古包前面都有两根柱子，中间悬了根绳子，看起来好像是晾衣绳，其实是让访客系马用的，系上十来匹马没有问题。袅袅的炊烟从帐棚屋顶的烟囱窜出来。马蹄翻腾，尘土飞扬。很快地，微呈褐色的夜幕，就遮住了荒芜的平原，骑马的、走路的人，在蒙古包中穿梭，呼朋引伴，运动暖身，夸耀坐骑，要不，就是随意闲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朋友又来了，打听打听新鲜事。

尽管名称叫做“男儿竞技”，但女人也可以参加其中的两项：女子射箭与赛马。只有摔跤是男人的专利，不过历史上，有个很出名的例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一个豪勇无敌的蒙古奇女子。她是一个大汗的女儿，靠着精湛的摔跤技术，名扬大漠，赚进大笔财富。许多不服气来挑战的大男人，没有不败在她手下的，只能眼睁睁看着



她洋洋得意。被打败的人，还得交出一部分牲口，作为彩金，这个大汗女儿单靠摔跤，就赢了一万多匹骏马。但是，这个公主却也因此独守空闺。有一天，一个很匹配的年轻人上门求亲，大汗要他的女儿把性子收一收，别再把对方摔得鼻青脸肿，公主断然拒绝，照样把他压在地上，年轻人“羞愧无地，黯然离开”，留给公主一千匹马。大汗死心了，带着他的女儿一同征战。“大小战役，公主莫不身先士卒，”马可波罗写道，“竟然找不到比公主更强悍的对手。两军对垒，公主经常倏地冲入敌阵，生擒敌将，敌人无可奈何。”

现代那达慕大会的压轴好戏——男子摔跤，是蒙古职业竞技者梦寐以求的舞台，也是他们毕生追求的荣耀。在别的文化中，男孩在周末午后练习足球或网球；也大约是这般年纪，蒙古男孩开始了摔跤的训练。步伐、动作、扑击，各有传承，出场的架势，更是别具一格，行家一眼就瞧得出是哪个门派。站着，要如雄狮一般的扎实，双臂则是仿效神鸟平举外扬，这还有个名堂，叫做“大鹏展翅”。摔跤的规矩是要把对手压在地上，若对方的膝盖或是任一手肘着地，就算获胜，得胜的摔跤手要高举双臂示威。在这种场合里也有星探，专门探访天赋异秉的男孩，施以特训，待培育成半职业的新秀，再送进训练营，进一步深造。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他们送进那达慕大会的摔跤场，击败对手，扬名立万。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达慕摔跤大会一开场，就是五百一十二位穿著厚重蒙古皮靴、紧身裤、皮背心的彪形大汉，一字排开，龙行虎步，顾盼自雄，但是，在这群豪杰中，最后只有一个冠军。摔跤在外行人眼里，有点无聊冗长，只是看到两个选手揪来揪去，步履缓慢沉重，但是，蒙古观众却很能体会个中奥妙，大呼过瘾。他们咬牙切齿、欢呼咆哮，替倒霉的选手抱屈，赞赏精彩灵巧的驱避。选手暗地里搞的小动作，也会引发他们的不满。获胜的选手（不管他体型有多庞大）会被一群人高举过头，环场接受欢呼。如果他是屡战



屡胜的老手，就可以得到“巨人”的封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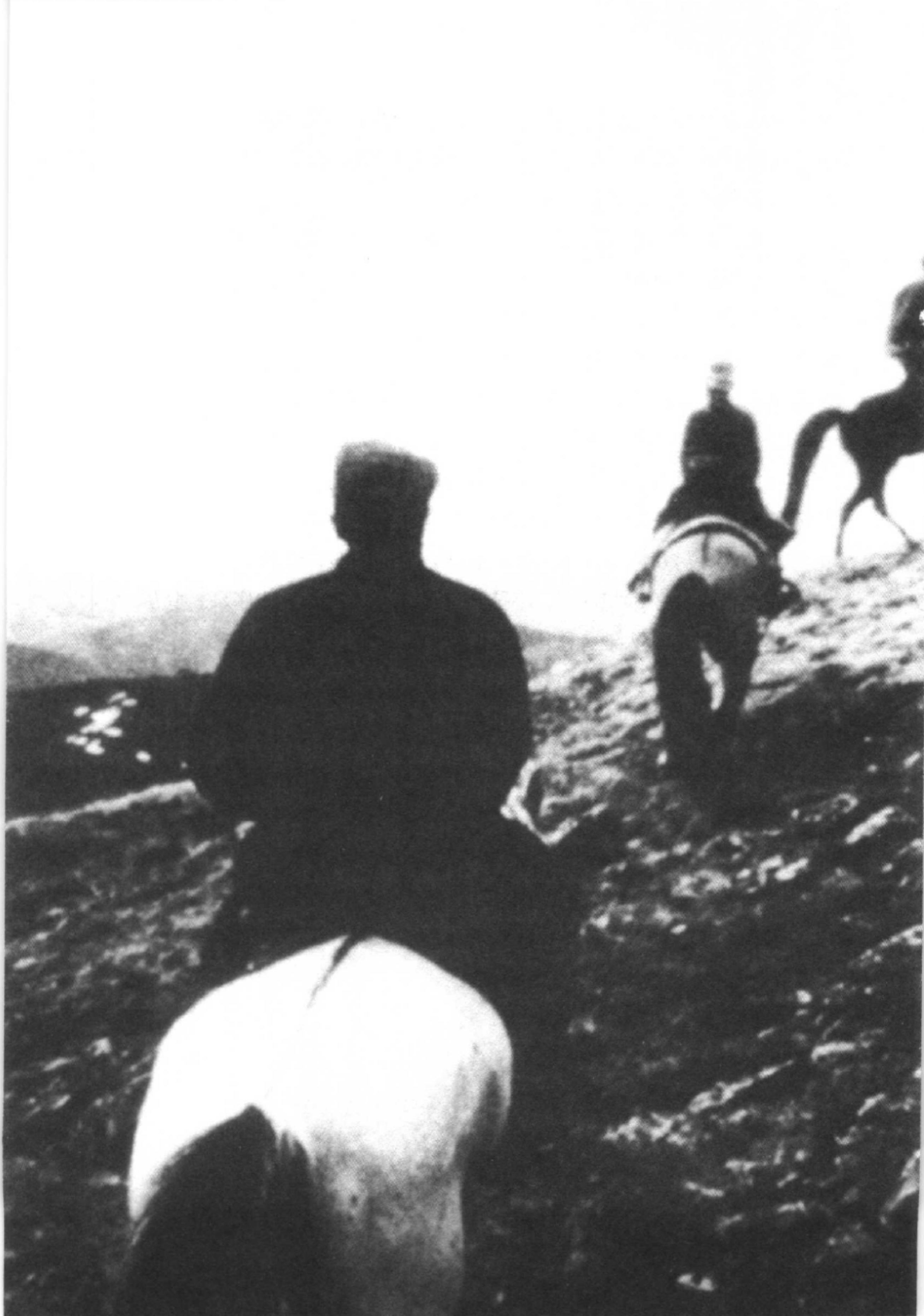
射箭比赛就斯文静态许多。男女分别竞技，但都使用相同的装备，较量同样的技巧——他们用的是草原战士习用的双弧战弓，使用蒙古扳指来拉弦。现在的蒙古扳指是皮制的，以前则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它可以协助射者控好弓弦，拉弓射箭之际，要比赤手利落得多。那达慕射箭的目标，远在射箭场的另一端。参赛者要设法把箭射在圆形木垛红心上。想要射得好，不但双臂要有力气，拉弓的技巧更是不能轻忽。由于距离过远，射者自己看不到成绩，要靠裁判目视判定，再高声宣布结果。现代的射箭距离是一百八十步到三百步，难度等于要求射者远远看到土拨鼠从地表钻出头，就要一箭把它射死。据说，在成吉思汗时代，有个勇士曾经射到三百六十步的距离，成吉思汗知道这个惊人的纪录之后，命人立碑纪念。

中古时代蒙古骑射兵纵横欧亚的剽悍战技，仍依稀可以在今天的那达慕射箭比赛中领略。蒙古骑射兵为中古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一如英国的长弓箭手，终结了西欧重装武士独霸的局面。英国的长弓箭手射程可达两百五十码，但是，使用牛筋、韧木制成的蒙古双弧战弓，却射得更远。开战之际，蒙古的骑兵弓箭手，从不可思议的远方开弓，箭直接射到敌人面前，吓得他们魂不附体，无力反击。军事史学家哈特认为，蒙古骑兵发明了“火攻”，配合当时的新锐武器，是他们战无不胜的关键。蒙古人扎稳阵脚之后，就以强弓硬弩猛射一轮，来个下马威，接着，弩弹、火器大炮，纷纷出笼，对手根本难以招架。根据西方历史学家的记载，炮石纷纷坠地，“如秋风扫落叶”，西方士兵无心恋战，只能仓惶逃命。每个蒙古骑兵都带了两张弓，一张远射，一张近射。一场仗打下来，至少射出六十支箭，其中还包括了让欧洲人闻之色变的穿甲火箭。火箭一射出，顿时烟雾弥漫，而尖锐的响箭配合着黑旗与白旗的指挥，进退驱避，从容应战。蒙古人越是胸有成竹，



敌人就越胆战心惊。蒙古骑射兵周而复始地冲击，再发挥高度默契，不惊不扰地撤退；敌人还没发觉前，手持长枪的蒙古骑兵又默默抵达战场，准备重击敌人，杀得对手片甲不留。

但是，追根究底，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士兵取得的丰硕战果，还要归因于他们精湛的骑术。讲到对马匹的倚赖之深，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蒙古，而蒙古人马术之精，更是独步全球。蒙古小孩子才刚刚学会走路，牧民就开始教他们骑马。以往的那达慕还可以看到牧民驯服劣马的惊险镜头，但现在已不复见；现今在那达慕赛马的骑士，很少超过十二岁。蒙古人觉得每个人都该会骑马，所以，他们的赛马是真的在比谁的马好，而不是比哪个骑师的马术最精。我曾经在乌兰巴托南部草原看过一场异常精彩的赛马。总共有两百名骑师参赛，清一色是小孩子，男女都有，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就像从西方圣诞节彩帽上借来颜色编织而成。小孩子赛马是那达慕赛马的序幕。主办单位还特别找来军队维持秩序，军人勒住缰绳，全神贯注地监视现场。信号声响起，早就按捺不住的马匹，以雷霆万钧之势，猛冲而出，万马奔腾，震耳欲聋，再加上小孩子兴奋的尖叫声，现场热闹非凡。以西方的标准来说，这种赛马简直是马拉松比赛。比赛分级进行，从跑九英里的两岁幼马赛，到最高跑十七英里的成马赛都有。信不信？这场比赛最后的优胜者，是一个四岁的骑师。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七章 启程



大体说来，我们在肯特省的试骑还算成功。保罗和我都认为，跟丹比多尔扎这批牧民在一起探险，是很奇特的经验。经过六个月的冰封，从寒冬中苏醒的肯特草原，壮丽绝伦。衣着鲜艳斑斓的牧民、朴质无文的牧野生活、敖包，在不儿罕山上，对成吉思汗虔诚的信仰与追念，都让我们大开眼界；就连一路难吃的蒙古白煮食物，回想起来，都充满了异国情调。不过，在技术层次上，我却发现了一些缺点：行程缺乏组织，时断时续，走走停停，食物接济不上，常常不知道第二天要干什么。在蒙古，想要囤积一点补给、几顶像样的帐篷及其他装备，就算不是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不过，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点不便与贫乏，算不了什么，毕竟我们在肯特省的试骑活动，并没有受到阻碍。虽然有些缺憾，但我们毕竟是很荣幸地完成了试骑任务。当家做主的葛瑞尔不负我的期望，证明他在野地里足堪重任；笑口常开的巴雅尔也很能干，是个不可或缺的人才。此外，阿乌博德跟葛瑞尔一致同意，兽医和马尾辫医生不能胜任，必须舍弃。其实，



在我的心里真正存疑的是，阿乌博德究竟能不能面对这个艰巨的挑战？理论上，他是我们远征队的领袖，跟葛瑞尔一样，全心全意要完成这个跨国壮举。可是，在攀登不儿罕山的旅途上，他的所作所为却好像与其他队员有些不协调。牧民送马给我们，他会突然冲出来主持仪式，或是在公社干部面前发表演说；一要拿主意，他又帮不了多少忙。阿乌博德若即若离，只会在有风头可出的场合，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势。相比之下，葛瑞尔显得有决断力。阿乌博德这种表现，常令我不安。

我在试骑行程中，发现一件事，那就是不论葛瑞尔还是阿乌博德，对于离开蒙古后，会碰到什么复杂的情况，都没有多少概念。部分原因是他们并没有丰富的外国旅行经验，部分原因是自信自满影响了判断。他们一直以为在蒙古行得通的方法，在外国也可以依样画葫芦。我觉得这种糅合了骄矜与倔强的态度很不好，有时他们连小事都不肯让步。

举个例子来说：我劝过他们，骑马长途跋涉，最好给马钉上蹄铁。但是，葛瑞尔和阿乌博德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他们冷冷地回答我，蒙古马是不钉蹄铁的。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事实。葛瑞尔和阿乌博德其实没见过蒙古西边的牧民，那些牧民为了要把牲口赶到边境卖给苏联的肉商，都为马钉了蹄铁。但是，葛瑞尔和阿乌博德不是这么看事情的。他们笃信传统的蒙古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还不只这样。他们甚至觉得这项壮举，出了蒙古，照样能感动他国人民，所以会享有种种殊荣与特权。我不只一次地劝告我的蒙古朋友，这一路行去，会碰到哈萨克人、俄国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民族，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忙；想要远征功德圆满，必须要整合沿路的资源跟协助，让这趟旅程真正国际化。但是，他们却置之不理。他们说，这是一趟纪念成吉思汗的旅程，彰显蒙古的历史成就，不



管是碰上哪个民族，他们都应该觉得与有荣焉。简单来说，他们并不想跟其他民族分享这趟跨洲旅程的共同文化遗产。我开始觉得，他们找上我，只因为我是西方人，比较容易取得西方的物资、帮他们打响知名度，而这些参与冒险的蒙古朋友也都觉得可以从这趟旅程中，得到各自的好处。葛瑞尔就认为西方的画廊会想买他的雕塑；阿乌博德希望各地的报纸杂志记者，会上门排队采访他的惊险历程；巴雅尔则相信他的纪录片一定会获奖。我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外国人可能不会特别看重这次旅行，但是，他们总觉得我在泼他们冷水。展望未来的旅程，我实在担心我们会成为傲慢的牺牲品。

正式的跨洲之行，预定在肯特省试骑的六个星期后出发。保罗跟我利用这段空当回到伦敦，冲洗底片，确认照片和影片的品质无虞，顺便采购一些东西，特别是在试骑中，大获好评的拍立得相机底片；我还顺便买了五六个皇家陆军使用的睡袋，准备分给我们的蒙古朋友使用。然后，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寄住在蒙古大夫家。他们家位于一栋破旧公寓的顶楼，有三个房间，在蒙古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住房了。以前，政府不准人民私下接待外国人，所有外宾都得住在两家冷清的涉外宾馆里，基本上处于半隔离的状态。这样一来，政府比较好监视外国人的言行，也可让蒙古急需的外汇不至于流出。而一般人民，当然就不会受到外币的诱惑。当时的蒙古，个人持有外汇是犯法的。“大夫”不肯收我们的房租，只愿意接受我们的礼物——威士忌和钓鱼用的滚动条，这两样礼物看来很讨“大夫”的欢喜。在这六个星期里，我们多半跟巴雅尔和蒙古电影厂那批乐观知命的同事厮混，搭着那部快要解体、苏联人正眼都不会瞧一眼的吉普车，在草原上晃荡。我们去拍乡下的马市、记录草原家庭的生活，还跑了一趟戈壁沙漠，探望养骆驼的牧民。

## 背景优越的阿乌博德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我风闻到阿乌博德的出身背景。在一般蒙古人眼里，阿乌博德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他在乔巴山执政末期出生，在泽登巴尔当家的时候长大成人。泽登巴尔是乔巴山的继承者，娶了个俄国老婆，他受过不错的教育，统治蒙古的手段却极为强硬。据说，阿乌博德也有俄国血统，不过，这事纯属流言，未经证实，可以确定的是，他出身自高级共产党干部家庭。在蒙古此时的体制下，单单这层背景，就足以让年纪轻轻的阿乌博德占尽便宜。在蒙古念完初中之后，阿乌博德被送往专门培育苏联卫星国家青年干部的学校——列宁格勒高级党校进修，在当时，这可是人人称羡的好机会。他在那里研读共产党理论与政府原理，养成专业党工的气度与能力，顺带学了一口标准的俄语，连一点外国口音都没有。意气风发的阿乌博德一回到蒙古，被分派的工作——常务委员会主席泽登巴尔的秘书，又是让人见了就眼红的肥缺。年轻、英挺、资历完美无瑕的阿乌博德，在时人的眼里，是前途不可限量的政治新秀。

但是，不知道是哪错了，对他不利的谣言慢慢地散开了来。有人说他很懒、很虚荣，性好渔色。而我在众人的闲谈中，也发现阿乌博德的所作所为，证明这些说法并非子虚乌有。他的潜力并没有发挥，反而向下沉沦。他被送到外国，先是在索非亚（Sofia）蒙古驻贝尔格勒大使馆工作，随后，被降调成记者。在贝尔格勒的时候，有人指控他调戏女性，让蒙古大使馆很难堪。他甚至被召回乌兰巴托，留他的音乐家太太独自在索非亚。有件事很清楚：当上联合国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秘书的阿乌博德，有足够的人脉和关系打点政府里琐碎的杂事，他先前的经历，也足以让他在未成形的计划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我实在很不愿意承认，但阿乌博德好像是把这次远征当做东山再起的

本钱。有一次，阿乌博德没防备，脱口而出，说他想要利用这次旅行，唤起大家对他的注意，重新回到政治圈。

阿乌博德组织远征队的能力实在让人失望。有一次，他没交代一声，就从乌兰巴托消失了好几个星期，葛瑞尔和巴雅尔都找不到他，而他也没有把他应该争取到的新装备送过来。我们在肯特旅程中，帐棚破旧不堪，亟需新的替代品。阿乌博德吹牛说，他可以向日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弄到一批超轻的新型布料，再找几个女裁缝，缝成帐棚就行了。但是，在帐棚还没有做好前，他就不见了；回来之后，只找了三个叽叽喳喳的蒙古女裁缝，替他的蒙古队员缝制时髦制服。保罗和我去公寓探望他的时候，裁缝们正缝得起劲，只是我们越看越丧气。好几个星期不见的阿乌博德，一副想要穿新衣服的猴急模样，在镜子前面顾影自怜，细心修饰，只想享受出发前的光彩，完全无心思考旅行的实质计划。他还订了三副传统的蒙古马鞍，全都是中古时代的复制品——自私的阿乌博德，只顾自己的马鞍有没有做好，而不理其他队员的马鞍还是一堆木料及皮革。可是，时间紧迫，再过一天，我们就要离开乌兰巴托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在蒙古境内，我想我不应该介入由蒙古人主导的既定立场。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我们马上就要前进到这次旅程的起点——蒙古帝国的前首都，克刺和林。

### 克刺和林的喇嘛庙

克刺和林位于大蒙古的正中央。如果你把操蒙古语的族群分布图画出来，再在这个区域里，拉出许多对角线，焦点会落在鄂尔浑河(Orhon)上游一处山林小丘上，刚好跟今天的克刺和林相距不远。这种枢纽位置的优势，能够解释克刺和林在历史上，为什么始终是蒙古帝国政教中心(尽管有时名不副实)。成吉思汗一生居无定所，没有余暇营建首都，不是随着季节迁移，逐水草而居，就是忙于征战，行踪





飘忽。但是，他的九鑫大营很少离开克刺和林。到了他的儿子窝阔台在公元1229年<sup>①</sup>继任大汗，才在这帝国之都营建永久性的建筑。蒙古帝国的商旅总算有个地方可以歇脚做生意，此外，蒙古大汗也有了个像样的地方，款待长途跋涉的外国使臣与部落族长。卡庇尼的向导之所以兼程赶路，把这位又老又胖、抱着必死决心的圣方济修道士，整得不成人形，就是为了带他到克刺和林，参加窝阔台的继位者——贵由大汗的即位典礼。1254年，卡庇尼圣方济教会的前辈卢布鲁克(Rubruck of William，稍后我们会有较多的篇幅，描述这位先生)，也到了大汗之都，把克刺和林的状况介绍给当时的欧洲人。1259年，成吉思汗最有名的孙子忽必烈大汗，在中国开朝称帝，兴建都邑，但名义上，依旧奉克刺和林为首都。打从那遥远的时代开始，克刺和林在精神上，就成为蒙古人的心灵故乡，一提到这里，总有说不出的依恋。

在7月正式展开行程前，我和保罗就决定先到克刺和林观察地形。这个地方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如今看来，却跟蒙古一般的乡下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是灰蒙蒙的，单调贫瘠。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这样貌不惊人的穷乡僻壤。这里有一个中央广场、一两栋规矩呆板的政府办公大楼、一座过时的燃煤火力发电厂，外带一个脏兮兮、满是锈斑的铁塔，用几根很丑的钢缆拉住；再过去就是废弃物清理场，卡车、吉普车来来去去。城里面有好几百个蒙古包，中间的通道因陋就简，满是坑洞，周围打上几根木桩，原因是蒙古政府规定，除非住处的周围有篱笆，否则就不发门牌，不会有邮政、水电等服务。显然这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命令，想借此约束浪荡成性的蒙古族人：国民居无定所，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开展社会主义的统治。

---

① 在成吉思汗过世与窝阔台正式就任大汗之间，有两年相持不下的僵持时间——原注。

城外一英里处，曾经有蒙古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寺庙群，也就是巍峨壮观的额尔登尼召。全盛时期，庙里面有一万名喇嘛，高不可攀的外墙内，共有六座以上的寺庙。在蒙古，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比额尔登尼召更能彰显蒙古帝国的气魄与光彩，纠正大家对蒙古生活的错误印象。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21年上台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古怪社会。蒙古政教合一的体制，牢不可破。在当时的蒙古，像样的城市不过五六个，但是，大喇嘛庙却有七百多座，小庙更在一千座左右。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僧侣，人称活佛。据说，这位活佛的私生活很乱，当然，没有人敢深究。当时的蒙古民生凋敝，每十个蒙古男性中，有四个是喇嘛庙的农奴；对于喇嘛的信仰根深蒂固，一般的凡夫俗子根本无力挑战活佛的权威。第八代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或是称为 exalted revelation<sup>①</sup>，是蒙古实质的统治者，也是蒙古人精神皈依的对象。

七世之前，第一代的哲布尊丹巴是打着成吉思汗嫡裔的旗号夺权成功的。在蒙古，这是理所当然的发展。统治蒙古的末代皇帝，已经不复成吉思汗的威望，16世纪中叶，他被政敌驱逐，蒙古分崩离析，部落之间往复仇杀长达百年，蒙古本部了无宁日；也就在这个时候，活佛填补了政治真空。当时，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创下的霸业，早就土崩瓦解了，1368年，汉人揭竿而起，灭掉了忽必烈大汗在中国建立的元朝，“金顶王帐”在北京的基业被连根拔起。

元朝倾覆前的二十年，中国的北伐部队就已经深入漠北，攻略蒙古的心脏地带，火烧了克刺和林，歼灭了附近的蒙古部落。元朝皇帝

---

① 他的全称应该是 venerable incarnation of Jebtsundamba (哲布尊丹尼)，“高位光明者”，但是，第八代的活佛，还多加了 exalted by all——原注。



眼见大势已去，在北遁之前，还想取得放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遗体与灵位，希望能以此号召蒙古族裔，在老家重起炉灶。但是，这个皇帝却神秘死亡，成吉思汗的遗体被掉包，不知所终。

纵观历史，喇嘛教跟蒙古很早就已经结缘了。早在卡庇尼的后辈卢布鲁克抵达蒙古的时候，就在克刺和林见到了大规模的喇嘛庙。卢布鲁克是受到法王路易九世的鼓动，才拼了老命到蒙古来：路易九世希望卢布鲁克能充当他的私人密使，但是，他本人好像比较关心被蒙古人掳去的一批德国人。他希望卢布鲁克的万里远行，能够鼓舞这批俘虏有活下去的勇气。有个方济会的修道士跟他同行，名字叫做克雷莫纳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w of Cremona）。我们对这位修道士所知不多，只知道他一路都在抱怨肚子饿，从来没有这么久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但是到了可以回家的时候，巴托罗缪竟然惮于回到欧洲的长途跋涉，宁愿在克刺和林终老，也不愿意再次忍受披星戴月、餐风露宿的辛苦。

卢布鲁克在克刺和林可没闲着，他经常在喇嘛庙里逛来逛去，还进到萨满教巫师的帐棚；他不时语出讽刺，率言质疑喇嘛的宗教信仰。喇嘛通常谨守慎言的戒律，不理睬他的问题，让他格外恼火。卢布鲁克的记载使欧洲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佛教”这个宗教，而且是他的亲身观察，绝非道听途说。“这些僧侣，”他在呈给路易九世的报告中说：

六根清静，头发、胡须剃个精光，身披橘黄色的袈裟。头如果刚刚剃过，更是光可鉴人。他们群居在一起，动辄一两百人，在喇嘛庙里生活。进到庙里，每人一个板凳，面对面坐着，梵音合唱，经典始终托在手掌，只偶尔放在板凳上……他们随身带着一两串念珠，就跟我们的玫瑰经（rosaries）念珠一般，嘴里念着佛教真言：“唵嘛吧吽”，



意思是“只有神知道”。●

喇嘛教很容易就与萨满教原始的精灵世界连在一起，第一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言行，看起来跟萨满巫师没两样。经过六次转世，到了第七代哲布尊丹巴，喇嘛教累积了惊人的财富与势力。一代又一代虔诚的蒙古信徒，把家业、土地、羊群，奉献给喇嘛教，外带缴纳严苛的什一税，无怨无悔。成千上百的蒙古人，舍身进到喇嘛庙当喇嘛，甚至志愿充当农奴，为的是祈求上天降福祉给他们的家人，不过，当然也有人是为了躲避根本负担不起的苛捐杂税。蒙古贵族横征暴敛，除了供养他们奢侈的生活之外，还得进贡给中国皇帝，清偿积欠中国商人的债务。喇嘛教控制了庞大的财富、举国的人口，更在蒙古各地广建喇嘛庙，又占据了更多的耕地，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累得蒙古民穷财敝。在蒙古这样的游牧国度，喇嘛庙是惟一的固定性建筑，也是城市的中心，尽管庙周围的聚落，是那么的残破潦倒。在共产革命前，乌兰巴托原名库伦，正是“庙宇”的意思。

在蒙古，大喇嘛的权力要比中古时代欧洲修道院的住持要大许多。他们不受法律约束，在自己的领地中，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利。当时的喇嘛庙有教育的功能，文字、手艺也是从喇嘛庙里传承下来的，可别就此以为喇嘛庙里的生活有多惬意，大喇嘛管理的手段相当毒辣，有时甚至骇人听闻。触犯庙规的人常被鞭打致死，有的喇嘛怕杀生遭来天谴，冬天索性把人捆绑起来，剥光身上的衣服，往门外一放，第二天早上，这个人就会被冻成冰棍。有的变态喇嘛，还会用尖锐的竹笔，在小喇嘛的光头上写下鬼画符般的西藏文字，让小喇嘛鲜血淋漓，

---

① 卢布鲁克弄错了，这句话是佛教的真言，应该是“嗡嘛呢叭弥吽”，意思是“赞颂莲花心之宝石”。《卢布鲁克行旅记》(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Peter Jackson 翻译，Hakluyt Society, 1990——原注。



引以为乐。有的喇嘛放高利贷，鱼肉乡民，年利率竟然高达百分之两百。第八代也就是最后一代的哲布尊丹巴坐床的时候——仅库伦一地就有五十七个转世活佛，听起来够吓人的吧，个个贪得无厌，政教都管，种种特权也绝不放手。那时政府部门的员工也不过三百人，其中还包括看门的、信差与补给士。

除了这些作威作福的活佛，全蒙古还有成千上万的喇嘛，他们不见得虔诚，修行也不到家。他们在全国各地行脚、托钵，靠替人做法事赎罪、算命过活。

蒙古人选在额尔德尼召兴建蒙古第一座喇嘛庙，其实是很自然的。这个地点就在成吉思汗王朝直系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举行库毕尔台的地方。卢布鲁克造访蒙古时，这里还是个小城，来自中国、中亚、近东、韩国的商旅使臣，就栖身在这个简陋的地方。20世纪40年代，苏联探险队发现蒙古皇宫建筑用的石块，被拿去盖了喇嘛庙。喇嘛庙自成独立的王国，为兴建庙宇，不知道征调了多少资源。外墙的两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盖一百零八座舍利塔，兴建费用都来自信徒的捐献。庙里的神像据说是第一代哲布尊丹巴亲自设计的。乡野传说中的第一代的哲布尊丹巴是一个巧手工匠，还结过婚，由于不检点，饱受时人批评，他只好叫他的妻子离开帐棚。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捏了一块融化的铜，攻击他的人，亲眼看到她用那块铜捏成一尊佛像。自此之后，凡夫俗子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 跟着复古风苏醒的喇嘛

目前额尔登尼召正展开修复的工程，至少从外墙看来，已有几分旧日光彩了。这并不是出于对神的敬仰，主要是因为现今的蒙古政府急需外汇，觉得这个地方还有吸引观光客的价值。但是，一走到里面，却还是荒烟蔓草，一片空荡荡的。另一端寺塔的下面就是庙门，远远

对望的是蓝顶的庙宇、一两座舍利塔，在辽阔的空间里，看起来很是渺小。这里曾经亭台楼阁，壮丽辉煌过，庙宇、僧侣休息的精舍、膳房、储藏室，重重叠叠，有人说，当初是用炸药把这个地方炸成碎片，这才有可能把整个庙宇群搞成今天的荒芜局面。但是，没有确切的文献可以证实这种说法。共产党当家之后，有计划地摧毁蒙古政教合一的传统，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达到了最高潮。他们破坏了多少传统文化，至今还是一个谜。

最后一任的呼图克图活佛，在1924年过世，享年五十四岁。在他过世后，共产党清理了他们的腐败传统，喇嘛庙的土地充公，特权取消；和尚被课以重税。还有一个制度：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喇嘛，可以通过缴特别捐，免除兵役。一座又一座喇嘛庙被铲平。喇嘛庙周围的居民被迁离，目的是彻底切断当地对庙宇的供给。许多喇嘛被迁到都市，有的被下放到生产大队，有的被送往劳改营，另有少数人被当场处决。极为罕见珍贵的、从西藏传来的佛教经典手抄本，全都被扔到火堆里，化为灰烬。敖包被铲平，佛塔中的高僧舍利被掏了出来，碾成粉末。蒙古当局只保留了几座样板庙宇，以纾解外界排山倒海的责难。乌兰巴托甘丹寺的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交给一个倨傲的住持管理，他带了几个喇嘛，开设所谓的“宗教学校”。另外一座规模较小的神殿，被改为国家博物馆。

两年前，改革开放的风潮从苏联吹到了蒙古，中央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为之一变。虽然政府没有明说，也没有人确定政府对喇嘛教会实行怎样的政策，但是，有些迹象显示，政府已经同意恢复喇嘛教信仰。额尔登尼召逐渐恢复为蒙古的信仰中心，而且能真正发挥一些功能，不再是连喇嘛都找不到的观光据点。喇嘛又复出江湖了。在规模如此之大的整肃下，喇嘛教的传统还是盘根错节，暗藏在蒙古社会里。喇嘛并没有全部凋零，也没有全部潜逃国外。半个世纪过去了，喇嘛教





依旧倔强地活在牧民之间。他们可能改穿平民装束，把喇嘛装束藏起来，但是，绝大多数的喇嘛私底下还是在做法事、念经、修行。喇嘛像是外地飘来的野花，拔不胜拔，牢牢地扎根在共产党治下的蒙古，苦度寒冬；春天一到，他们又穿戴起鲜红色的袈裟、黄得耀眼的佛冠，在蒙古草原怒放。他们拿出像长铅笔盒的书匣，里面装的是手抄的羊皮经典；修好了锣鼓、铙钹、香炉等诸般法器，带回到额尔德尼召，尽管这里已经是百般萧条，经典佛像无处可觅。

喇嘛们二三十个一群，择地聚居。他们竖起经旗，清理好广场远处的简陋住处，搭起简单的鹰架舞台，吹起法螺，为信众祈福，昭告全蒙古，喇嘛教又回来了。喇嘛几乎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枯槁而苍老，是一个古怪的景象。像极了托尔金（J. R. R. Tolkien）笔下的精灵<sup>①</sup>。

## 从额尔登尼召出发

大喇嘛很乐意帮我们的忙。不知道是葛瑞尔还是阿乌博德，跟克刺和林地方政府接头，请他们安排官式的启程仪式，地方官员点头说好，还得到了大喇嘛的首肯。他说，他和他的喇嘛会替我们的行程祈福。他们看了黄历，挑了马月、黑马日、银马时这个良辰吉日，替我们举行祈福仪式。

实在搞不懂阿乌博德为什么没有按照计划，害得我们差点误了时辰。他没有把远征装备准备好也就罢了，还忘记安排交通工具把我们送到克刺和林；牧民捐赠给我们的马匹，早在那个地方枯等多时了。远征队员——葛瑞尔、巴雅尔，还有愿意担任翻译的“大夫”、保

---

① 托尔金是英国著名的学者作家，写过一系列的传奇故事，所谓的精灵（Hobbit），指的是一群个头很小、暴躁易怒的小精灵。

罗跟我——先前都以为肯特省的试骑活动是由葛瑞尔安排的，从克刺和林到苏联边界的远征行程则是由阿乌博德负责。我们按照中古蒙古大军西征的路线，一直前进到阿尔泰山麓的巴颜乌古烈（Bayan Olgei），大约有六百英里之遥。马匹会在那里过冬——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愿意继续提供支持的话——我们这组人再从那里一路进到法国。出发日期一天天地逼近，但我们还是困在乌兰巴托，苦苦寻找阿乌博德的下落。

到了最后时刻，阿乌博德还是没有现身。我们只好自己奔走，商借交通工具。最后，蒙古电视电影厂借给我们一辆摇摇晃晃的吉普车，先送保罗和巴雅尔到八小时车程外的额尔登尼召。吉普车上塞进了十来副鞍鞴、杂七杂八的装备、保罗、巴雅尔、一个驾驶跟两名陌生的蒙古人。保罗和巴雅尔的任务是找到在克刺和林附近放牧的赠马，把它们赶到举行出发仪式的喇嘛庙。保罗紧紧抓住他的相机，硬生生地把身体挤到巴雅尔身边；巴雅尔手里还拿着半瓶伏特加时不时地抿上一口。巴雅尔这位乐天知命的蒙古摄影师，已经喝得大醉，不知道他一个劲地在乐什么。他身上穿的是准备远征的行当，厚斜纹布的夹克与牛仔裤，关节处还有皮补丁。

阿乌博德在当天稍后终于出现——还是没有解释他这阵子混到哪里去了——这时，“大夫”已经跟外交部商量好了，对方同意再借给我们一部越野车。除了我们三个前往克刺和林之外，现在又多了第四个乘客，一个帅气的女生，一看就知道是阿乌博德的情妇。一路上，她的神情都有些腼腆，停下来休息时，她很知趣地自动消失了。跟在我们后面的是外交部副部长的座车。这位副部长看起来很聪明，心思缜密，他将主持出发典礼，而身为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的主席，他也给了我们相当多的协助。见到阿乌博德的女朋友，他着实吓了一跳，全身僵硬起来，冷冷地瞪了她一眼。更惨的是：副部长还跟他老古板



的父母妻子一道。他们从没到过额尔登尼召，想一块去看看喇嘛。在我看来，连蒙古的内阁级官员都可以公开前往额尔登尼召参加宗教仪式，显然，这个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已经有了转变。

开始下雨了。这是典型的夏日倾盆大雨，蒙古全年的降雨多半在这个时节，突然之间，天地变色，触肤生疼的大雨点从天上掉下来，整个原野顿时变得湿漉漉的，原本干枯的河床泻满了怒涛洪流。前往克刺和林的路上，没有半座桥，一下雨，许多河流就没法过了。一整晚上，越野车不断激起阵阵水花。直到7月16日凌晨，我们才抵达了终点，被送进城里的招待所休息。部长一家人住在楼上，阿乌博德和他的女朋友借口要去找放养赠马的营地，溜烟不见了。“大夫”与我则住进楼下的房间。里面已经有个多话好客的蒙古人住在里面，一看到我们，高兴得很。我倒了点威士忌请他，却发现根本是浪费，他已经喝瘫了，跌跌撞撞地走进他的小房间，又是打呼，又是打嗝，折腾了一整夜。

保罗在第二天出现，看到他，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他在六英里外，跟帮我们看管赠马的牧民住了一宿。牧民给他吃的东西害他胃疼，但是，见到我们又开心得不得了，所以，保罗拱着腰，脸上同时出现重逢的喜悦与胃痉挛的痛苦。他前一晚上也找到了被阿乌博德吹捧上天的“特制帐篷”。这批帐篷先前没有试用过，支撑的架子完全不合用，整体设计一无是处，看起来塌塌瘪瘪的，像是泄气的气球。

### 在众人的祈福声中启程

我们前往喇嘛庙的那天下午刮起大风，冷得让人簌簌发抖，大雨也还是下个不停。我们走进高塔下的大门，里面就是举行出发仪式的地方。天气糟得要命，来送行的人并不多。大伙儿都挤在雨伞底下，要不就是缩着身子，靠着雨衣挡雨。副部长在一间覆盖青蓝磁砖的小庙，





戴尔哲·沙汉，我们的随队小厮。



阿乌博德与谢韦仑（带便帽者），骑马出额尔登尼召大门，展开远征。

也就是俗称“窝阔台庙”的前头，发表演说。演讲的方式不脱蒙古草原质朴粗犷的本性，没有扩音系统，也没有人组织群众，所以，听不清楚的人就一个劲儿地往前挤，反倒是我们几个深陷在湿漉漉的人潮中。好不容易才挣扎出来，脚底下踩着嘎吱作响的石子路，摆脱冷雨的纠缠，走进喇嘛庙接受喇嘛的祈福。

在幽暗的喇嘛庙里，听喇嘛祈祷求福，让人感到异国文化的冲击，这样的景象，想来卢布鲁克修道士也曾经历过。宽宽的板凳排成两列，中间留下一个可以走动的通道。板凳上盘腿坐着的穿亮红长袍的喇嘛，都有点年纪了。放在他们面前的是长卷经书和小铜铃。他们口中念诵经文，句子不断重复，语调却越拔越高，终于混成让人为之晕眩的高音。坐在后排，形容苍老但神采奕奕的喇嘛，突然用弯曲的鼓槌，飞快地往他左肩的小鼓上敲击，法螺、铜铃声随之响起，现场喧闹成一团，丁丁当当，热闹非凡，目的是镇慑鬼魅，驱之远去。法器声渐渐低微，诵经声再度扬起，声音又渐渐提高，仪式再度重复。

远征队挨在喇嘛的后面，坐在第二排板凳上。服侍喇嘛的侍者，身穿赭袍，托着装满圣饼的铜盘——这种圣饼是由面粉搅揉而成的，有些甜味；上面挖了一个洞，可以放些方糖及深褐色的干酪。他们还从铜壶里倒些咸奶茶，供我们佐餐。左手边有个小小的圣坛，上面插着几根蜡烛，烛光摇曳，把室内照得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喇嘛身上穿的已经是大红袍了，烛光更把柱子跟天花板染成一片通红，屋顶上又挂着红旗、红色的流苏，喇嘛苍老的脸庞映成一片红色，刮得精亮的头皮，也透着红光。

住持把会带来好运的小饰品分给我们，便宜简陋的铜框里镶着印度神像，其实，这种东西在集市的小摊子上就常常看到。我把我分到的饰品藏在里面的衬衫放好。我们被引导出喇嘛庙，走过好奇群众围成的通道，他们眼也不眨地盯着我们看。雨势缓了许多，但还下个不

停，牧民送给我们的马匹，就聚集在这里。赠马排成一列，看得出来它们有些不安，不住地在动，马匹周围也聚集了一大群观众。一个穿著蒙古传统服饰的女子出现了，她从木桶里舀出一勺马奶，然后跪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把勺子递给每个骑士。我们要接过勺子，先把马奶浇在马头上，然后是马镫，最后是已经湿成一团的马屁股。骑士们翻身上马，马头上滴滴答答的都是白白的马奶，弄得马儿老大不高兴。一个拿着红色法旗的小喇嘛牵着马，领着我们穿过建筑物间的草坪，朝着佛塔大门走去。有人拉开了两扇大门，发出叽叽喳喳的噪音，我们策马走下斜坡，两边还是挤满了群众。我们转向右手边，这是蒙古的幸运方向，另外一个喇嘛从木桶里舀出一勺勺的马奶，往天空上洒去，祭祀天地神灵。马奶混着雨点，洒了我们一身。

十分钟以后，天空好像破了个洞，雨势转大，就连前路也看不清楚。我们又湿又冷，只得下马，把坐骑交给向导，坐进千疮百孔的公社吉普车，前往营地避雨。一看到他们为我们架设的帐棚，塌塌的，一副随时会倒的样子，我和保罗马上决定，还是找个排水良好的高地，把我们自己的高山帐棚搭起来算了。我们躲了好一阵子，直到牧民唤我们去参加餐会，才钻出帐棚。阿乌博德先前要我买四箱当地产的伏特加，以备远征的不时之需。“当礼物送给牧民，可受欢迎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我对他说，四箱酒对我们的马匹来说，实在是太重了，而且一路颠簸，玻璃易碎。但显然我是白担心了，在当天晚上，大伙儿放怀痛饮，一下子，两箱伏特加就不见了。第二天清晨，喝得脸色如土的蒙古人，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帐篷。只有前一天休息比较早的保罗和我，看起来还像是人，其他人不是头痛，就是坐着发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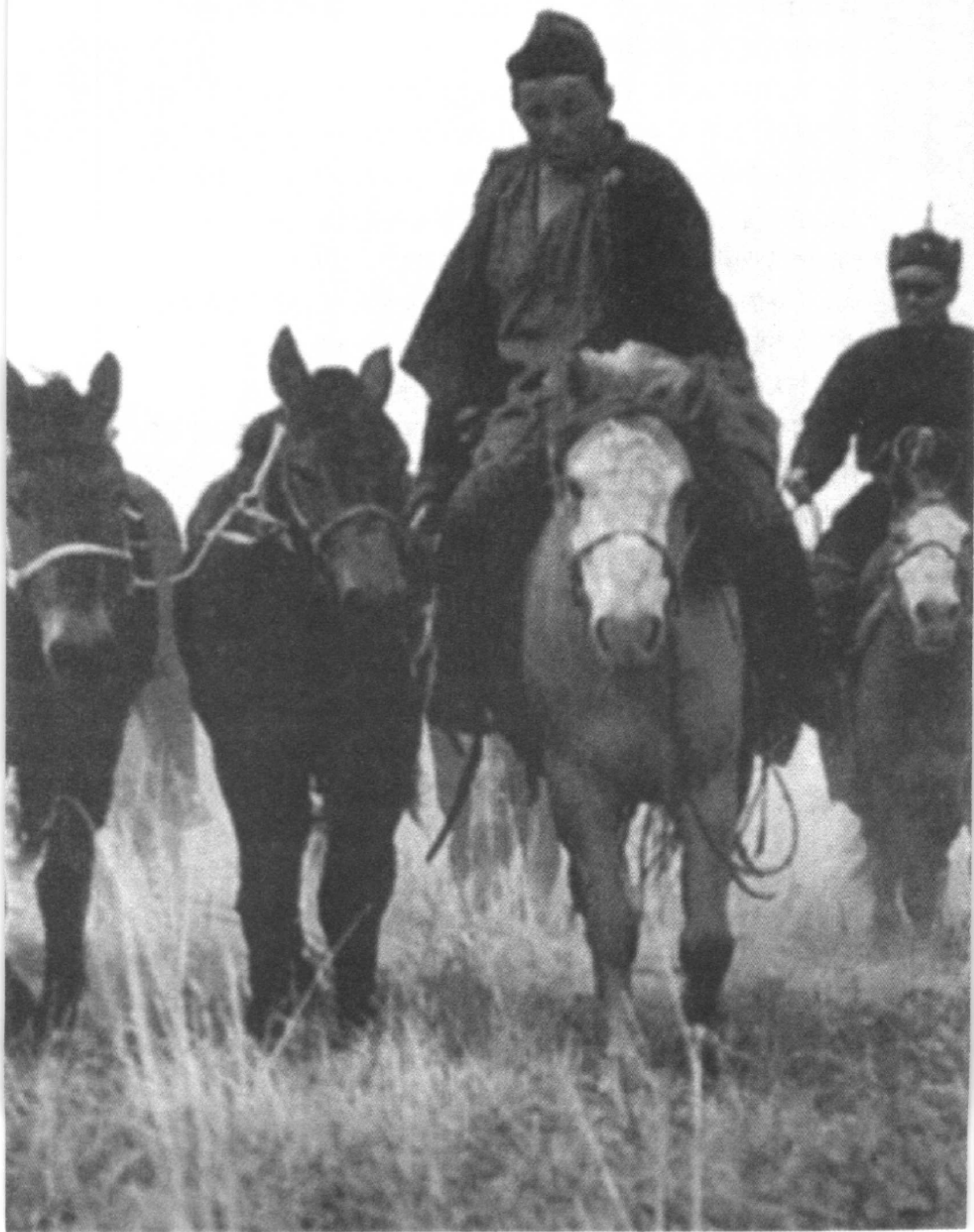
在大雨中，阿乌博德吹嘘的帐棚塌得更厉害了，水滴顺着帐棚架一路流下来。在缝制之前，并没有人去测试一下，材质究竟防不防水，在大雨中，这帐棚可是原形毕露了。所以，第二天绝大部分时间，远



征队员都在善后，晾晒阿乌博德花费大量时间、精心打理的各色豪华装备，整个营地五颜六色——鲜明的蒙古长袍、斜纹厚布缝制的外套，全都被染成了不同的颜色。

我们这群人里，就只有巴雅尔身上的蒙古传统服饰是干的。在乌兰巴托时，没有人帮他量身，所以，衣服穿在他身上，说有多不合身，就有多不合身。他在出发仪式上的装扮，看了真让人捧腹。蒙古长袍的袖子比指尖长了一英尺，里面的衬衣更是快拖到地上了。一亮相，仿佛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故意穿上过大的衣服，逗人开心；巴雅尔被这套古怪的服装折磨得动弹不得，于是他把他的电池弹带束在腰间，成了“当蒙古遇到西方”的滑稽诠释。我和保罗相互使了个眼色，我们两个人的传统蒙古服饰，就让它们待在行李箱吧。

阿乌博德的计划一开始就拖泥带水，前途疑虑重重，我突然觉得肯特的试骑之旅，对此行好像没有帮助。阿乌博德吹牛说，用传统的蒙古旅行方法，骑到巴颜乌古烈不用四个星期，我一肚子问号。根据我的估计，连路上休息给养的时间，至少需要两个月。阿乌博德那种业余的旅行心态，再不调整过来，我们只会错过更多体会传统蒙古的机会。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HIHAN—

## 第八章 备马百匹





那天下午，我们又回到喇嘛庙去牵坐骑和备用马匹。三个牧民把马匹赶到额尔登尼召广场，大概有一百多匹吧；他们挥舞长长的套索，把这群马匹逗得又跳又跑，玩得很高兴——这种套索像钓竿，前头有个皮环——看上哪匹马，想要替它上鞍，就去把它套过来。套马可不容易，经常要追到喇嘛庙的另一头，再半拖半扯地把它弄回来。突然之间，佛门净地变成了马市，闹哄哄地乱成一团，但大家好像都习以为常，在里面修行的喇嘛也熟视无睹。半野生的蒙古马桀傲不驯，就算是皮环已经套在它的脖子上了，还是挣跳不屈。马上的牧民只好把套马竿转上几圈，勒紧套索，勒到它气也喘不过来，龇牙咧嘴，难受得呼呼喷气；然后再由另一个人悄身逼近，揪住它的耳朵，让它不能动弹，乖乖地让人把马鞍放在它身上。

### 无与伦比的驿站制度

阿乌博德透过蒙古国家丝路委员会，得到了官方许可和一点点补助，可以尝试恢复蒙古帝国的奇



迹：驿站。驿站是铁路兴起以前最有效率的交通系统，横越亚洲，无远弗届。这套系统并不是成吉思汗或他的继承人发明的，蒙古人是沿用契丹人的创意，精益求精，竟然把这套系统发展到无懈可击的地步。从黄海到黑海，长达五千英里，蒙古人设置了一连串的驿站，绵延亚洲大陆。每个驿站都备有当地饲养的上等好马，供持有大汗路牌的旅行者更换马匹，有的驿站提供向导、住宿；再豪华一点的驿站，甚至准备了拖车与负重的骡马，供旅客雇用。虽然在当时的蒙古社会，每个人都饲养了大批马匹，不过这套系统耗费的资源依旧令人咋舌。单单在蒙古境内，驿站里的备马就有三百万头。除了马匹之外，每个驿站还有驿长、马夫、住处、供水设备、补给站及足以养活大量备马的草地。

驿站制度的卓越成就——蒙古人当然因此而骄傲不已——是它让信差能够快速地传递信息。在蒙古人经营驿站系统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快递服务可以跟它相提并论，而在蒙古结束独霸局面后，漫长时间内世人依旧望尘莫及。惟一差可比拟的是美国的小马快递 (American Pony Express)<sup>①</sup>。小马快递的骑士是一站一站地接力递送，蒙古骑士却是一路送到底，换马不换人，用一己性命护卫信件安全，直奔目的地。他们几乎催出生命中所有的力量，没日没夜地奔驰，绝少打尖住宿，他们甚至用皮带把身子绑在马鞍上，免得累得睡着而摔下马来。蒙古驿站与名闻遐迩的小马快递的差别，就在这里。小马快递是每十英里到十五英里换一个骑士，十天之内，可以跑两千英里的行程。但是，小马快递的寿命不长，只支持了十八个月，接了六百一十六笔生意。而蒙古驿站骑士每一天能跑上五十到七十英里，必要时，可以把速度加到一百二十英里；如果是十万火急的特急件，要他们一天

---

① 1860年到1861年，来往密苏里与加州之间的信差服务，号称全美第一快递。

跑上两百五十英里,也做得到,而他们的服务——至少在蒙古境内——持续了七个世纪。

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见闻录》(*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中,精确地描述这个让当时西方人赞叹不已的通讯系统。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蒙古本部。卢布鲁克在造访克刺和林十八年后,马可波罗往南穿过中国西部沙漠,来到了当时艳绝世界的“大汗帝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晋谒忽必烈可汗。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强植在中国文化的蒙古政权——忽必烈汗讲的是蒙古语,并不是中文,听到了蒙古高官对他描述驿站的详情,也亲眼见到了忽必烈是怎么运用这套卓越的驿站系统,管理这个庞大无匹的帝国:

忽必烈汗的信差上路之后,每二十五英里,就会碰到一个驿站。驿站中至少有四百匹备马供信差替换,让他们尽快上路……驿站遍布蒙古大汗辖下的各行省与王国。如果情势紧急,信件必须及时送达,信差一天可奔驰两百英里,甚至两百五十英里……他们用皮带束紧身体,随着马匹的奔驰起伏,强自振作,全力冲刺。接近驿站的时候,他们吹响号角,驿站听到了,会立刻帮他们备好马匹。信差一到,立刻发现两匹新马已经待命,鞍鞴齐备,体力充沛,足以奔驰。信差下马,不容喘息,又骑上新马,扬尘而去……●

驿站系统是蒙古帝国维系不坠的关键之一。成吉思汗和后继者都很明白,掌握灵通的讯息就能制敌机先;少了这个传递信息的系统,庞大的帝国将会陷入一团混乱。驿站系统的确有它的长处,难怪蒙古帝国从世上消失很久之后,在中亚的广大区域,还是靠驿站传递消息,到

---

① 《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R. E. Latham 译, Penguin Classics, 1958——原注。





1949年，每个驿站中还都养了许多备马。

退休的大使曾伟格米德（Tsevegmid）曾任蒙古驻中国大使，现年八十多岁，依旧风度翩翩。我在前往克刺和林之前，在乌兰巴托碰到他。他说，他年轻时曾经得到政府批准，使用国家的驿站系统横越蒙古。当老师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学校在四百七十英里之外，他就是靠驿站一站一站地骑马过去报到的。他保留了当时的通行证，红色的蒙古行书，通知沿路驿站，免费提供食宿、向导跟马匹。“这套系统很好。”他跟我说，“每个区域都有富裕的人家，提供驿站马匹，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每个驿站雇用骑士，叫做‘布可希阿’（bukhia），都是千中挑、万中选的精壮小伙子，体力好得不得了。他们大概都是贫穷人家的子弟，很看重这份工作，认真得要命。接了政府的重要消息，他们就一站一站地往前奔去，别说休息了，有的时候，连脚跟都不着地，直接从这匹马往那匹马身上一跃，照跑不误。长程跑下来，任凭谁也受不了，所以，他们真的如马可波罗所说的一样，用皮带把身体绑在马上，一天一天地赶路。”

### 遥想旧日皇宫风采

我们的旅程当然没有那么拼命，用不着死命地赶，但是我们计划模仿中古蒙古的做法，拿着路牌，一站一站地换马。现代的行政中心叫做苏木，其实就兼具驿站的功能，沿着帝国的旧驿道，从克刺和林一路往西设置。理论上，阿乌博德会先跟这些苏木联系好，我们一赶到，他们就会提供我们两个向导、一批备马，以便我们换马之后，继续西行。

从喇嘛庙出来之后，我们这群人可能比较像成吉思汗麾下的一支小马队，而不是披星戴月的信差，因为我们的向导还赶了一百多匹马，其中有好多带着小马的母马。我们这次照例右转，朝蒙古人觉得吉利

的方向前进，绕了半圈喇嘛庙外墙，便往我极力推荐的地标——蒙古帝国旧日的行政中心，规模恢宏的皇宫遗迹——行去。往西北走半英里左右，可以找到仅存的帝国风采——一个由花岗岩刻成的大乌龟，放在辽阔的草原上。龟背上有一个石缝，人说上面原先有块石碑，记载成吉思汗的训饬，但也有人说，上面原先是一块神符，用来镇住洪水。不管上面是什么，都已经鸿飞冥冥了，龟首和龟尾各有一堆小石头，这是蒙古人用以祭祀空间神明的。根据苏俄考古学家196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石龟原来应该有一对，分列在帝都要道的两侧。卢布鲁克造访克刺和林的时候，应该瞻仰过它们。

但是，初见帝都的卢布鲁克或许期望过度，见到克刺和林的规模时，相当失望。在他的纪录中说，克刺和林的面积不过跟巴黎市郊圣丹尼斯（Saint-Denis）差不多。众侍者把一百零五车的美酒拉到王宫里面，供大汗及宾客一夜狂欢。紧邻王宫的是大汗的领地，三重外墙重重围住，闲杂人等，难窥堂奥。在外墙里面，卢布鲁克倒发现了足可一观的奇景。帝王领地上，有人工播平的小丘，上面盖着气派辉煌的殿宇。内部跟当时的教堂差不多，廊柱之间有宽敞的大厅。朝南三座大门，宾客可以择一进入。远远一端，则是帝王饮宴高台，宾客可以爬到上面，俯视宏伟的大厅。石制高台两侧有阶梯可供上下，大汗的座位上披着色彩斑斓的豹皮，庄严宏伟。右边坐的是他的孩子、兄弟，一排一排的座位渐渐高起，像是一个包厢；他们的正对面，也就是大汗的左边，也有相同高起的排座，坐的是他的嫔妃和宫女。大汗的王座前有两道阶梯，奴婢仆厮来回奔走，将一樽樽高脚杯盛的醇酒和佳肴美食，送往大汗跟前，亭台楼阁，酒池肉林，成了飨宴大厅。蒙古大汗不脱草原游牧本色，只有在水草丰盛的时候，才会随着大队牛羊来克刺和林放牧歇息，一年不过两次。苏联的考古队发现，饮宴楼阁规模很大，面积是一百六十五英尺乘以一百三十五英尺，地上铺了

上釉的浅绿磁砖，梁柱奠基的花岗岩石基也很讲究，还上了漆。

宫内家具设计得极尽巧思，雍容华丽，一度成为中亚最流行的式样，最远流行到波斯。这种巧夺天工的设计，出自一个叫威廉的法国珠宝师傅之手，他在匈牙利被蒙古人俘虏，在克刺和林度过余生。其中最大的一件摆饰放在入口不远处，是一株由白银拼搭成的大树，叶子、树枝、水果、树干银光闪闪。这还不稀奇，这棵大树其实是一件精心设计的饮料供应器。树干下面卧着四只狮子，会从口中汩汩流出白色的马奶。在树干上面，盘着四条大蛇，张口喷出四种不同的酒类：葡萄酒、马奶酒、蜂蜜酒，以及传统的中国米酒。需要上酒的时候，总管给藏在机械里的人使个暗号，他们就会死命吹气，推动树顶上的天使。这时天使会演奏一首曲子，曲子一响，外面的仆人就要准备了，他们把不同的酒类倒进不同的导管，让美酒顺着管子流到大厅的树上，大蛇的口中滴出美酒，落到不同的银盆中，供宾客享用。

当时在克刺和林做客的西方人，可不只威廉一个。蒙古铁蹄踏遍了半个世界，也俘虏了无数的能工巧匠和充做奴隶的战俘、商人、翻译。卢布鲁克碰到过的欧洲人，分别来自俄罗斯、匈牙利、乔治亚和亚美尼亚，此外，他还见过中国的商人、西藏的僧侣、阿拉伯与波斯的行贾、中亚的特使。当时的克刺和林是诸国文化汇聚之处，卢布鲁克所见毫不稀奇，大家之所以会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坚守修道士的传统，始终赤足而行。在遍地苦寒的蒙古大地光着脚走路，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过，后来卢布鲁克自己也承认，蒙古实在太冷了，他怕他的脚会被冻伤而终身残废，所以也只好跟大家一样套上鞋子，以御酷寒。

我们领着一百多匹马，绕着这只面带微笑、出处成谜的石龟一圈，祈求庇佑保罗、我、阿乌博德、葛瑞尔（他的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只能在第一天，陪我们骑一程），还有三个坚强的牧民。另一位成员也



会陪我们一路到底，他叫戴尔哲·沙汉，就是一一直在克刺和林帮我们照顾赠马的年轻人。保罗和我很快就认出他来，戴尔哲曾经跟我们一起上过不儿罕山，是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个，精力充沛，手脚勤快。他的名字在蒙语里是“挺好”的意思，今年十七岁<sup>①</sup>，不过从他的模样看来顶多十五岁。他的父亲住在乌兰巴托，而他是由乡下的祖母养大的。葛瑞尔与阿乌博德雇用他来照顾我们得到的那批赠马，其实，我们到了驿站后使用的马匹，都是各个苏木牧民饲养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戴尔哲一身皱巴巴的蒙古袍，红彤彤的鼻子，总是挂着鼻涕，脸上脏兮兮的，身上有一股马的味道，全世界在马厩里打杂的小厮，几乎都是他那副软弱无力的可怜模样。

匆匆忙忙赶到克刺和林、举行出发祈福仪式、赶拢了我们的赠马、大伙儿从宿醉中清醒，待万事就绪，已经是7月18日清晨了。我们终于要上路往西前进，目的是第一个驿站，在那里跟他们换马。我们的行程又大幅落后了，只好没命似地策马狂奔。

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五月时节，冰霜未解、景象一片褐黄的肯特省。时间是仲夏，我们进到了蒙古中部的杭爱山区，两者的对比极为强烈。现在的天气有点像是英国的春天，乡间是一片嫩绿的草原，铺洒在上面的则是成千上万、数也数不清的野花，好像藏在地底的春意，一时之间就想全部钻出来，在短短的蒙古生长季节中，尽快长大、成熟。一眨眼，野花绽开，铺天盖地，没个尽头。乍看起来，这些野花未免粗鲁、张狂了些；其实，放眼望去，在整片草原的调和下，这些花朵显得格外秾纤合度。野花都是成群出现的，所以，在一片嫩绿中，经常出现浓艳的彩色，从浅黄到深紫，从浅红到暗红，弄得草原姹紫

---

① 按照蒙古的算法，他已经十八岁了，因为蒙古人认为待在母亲子宫里的那一年，也算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原注。



嫣红。我们骑马在这片亮丽的草原上，马蹄青青，所到之地，掀起了一抹淡淡的薄荷和百里香的味道。

布斯卓前往库伦时，想必也见过这般醉人的草原风光。“我的坐骑踩在美得令人窒息的草原上，翻过一坡又一坡的芍药、玫瑰、飞燕草、白牡丹，蓝的、红的、黄的，说不出名字的小花遍地都是。草原的背景是墨绿色的松树林，再过去的远处是黑黝黝的高山，山顶则是宛如天幕的柔软白云，随风轻轻拂过。”

我们开始进入景色瑰丽的漫长河谷，沿着河水流经之处，断断续续地散布着三四个蒙古包。河水满溢，流速减缓，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水塘。雷云缓缓滑过天空，云朵破处，洒下金黄色的阳光，风吹草低，觅食的羊群被阳光一衬，竟然有些金光闪闪的。蒙古包旁系着的马群，看来神采奕奕，毛色光泽亮丽；每一只牲口都是低头猛吃，仿佛是一个冬天饿得狠了，非得好好进补一番不可。到处都可以看到刚出生的小牲口——小马、小犊、小羊。野生的西伯利亚红鹤，在道路前觅食，身后还跟着一串小鹤，看起来真像是体格过大的珠鸡。在我们横渡小溪的时候，野鸭父母很警觉地把小鸭引走，提防陌生人。

刚刚上路，一切都显得新鲜，眼前尽是奇观。耳边是百匹蒙古马蹄踏地的声音，牧民的嘶喊，马群如波浪涌至，倏地变换队形、交换位置。驰骋草原上，堪称人生至乐。没一会儿，马儿跑进峡谷，限制了我们的视线，尖耸的岩壁陡然拔起；大型的猛禽或是在岩石上栖息，或是在上空像风筝一样打旋。由于山壁收束，河水变得湍急，声势猛恶。马匹一挨近河边，牧民就会吆喝一声，赶上前去，要它们离河边远一点，免得失足掉入河中淹死。

你一定想得到，狂奔三四个小时之后，那种因为骑马过久的熟悉的疼痛，又慢慢回到身上来。先是膝盖，然后是脊椎末端，最后竟然痛到了肋骨。不管在马鞍上怎样变换姿势，这几个地方总是越来越痛。

一路马蹄达达，道路崎岖，策马狂奔，旅程变得折磨人了，就算休息个五分钟也无济于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蒙古骑士赶路的时候，必须用皮带把身子绑紧。就在此时，我发现我们得自肯特省的赠马速度慢下来，渐渐地脱队了。有五匹马总是落在最后面，自成一组，脚步越来越笨拙。这几匹马的长相实在不好看，有两匹的眼睛看起来像死鱼，一匹老态龙钟，身体比例看起来都有点抱歉。

从早晨到傍晚，我们都用这样的速度赶路，比起在肯特省的试骑旅程，可要快得多。我开始疑惑起来，这么赶要赶到哪里去？在一个休息空当，阿乌博德终于承认，他是在赶时间。看来他并没有从肯特省的试骑活动中学到任何教训，行程的第二天，我们疯狂赶路，差点就把马累坏了。因为我们一开头就慢了两天，所以阿乌博德希望我们能跑两倍的路程，在两天之内赶上进度。忠言逆耳，就算我们跟他说：我们的马匹一开头就这样赶路，很可能会害它们受伤，更何况我们马匹的状况并不顶好，不适宜在这个区域奔驰，想来阿乌博德也听不进去。阿乌博德执意要往前冲，牧民也愿意接受他的领导。我们跨上马鞍，继续前行，但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阿乌博德拉到一边，私下对他说，他一定要再理性一点，否则他的雄心壮志会变成夸夸其谈，我们绝对不可能这样骑到法国。我还警告他，截至目前为止，此行看来乱无章法，不是旅行行家应该有的作为，建议他凡事三思后行。但是，阿乌博德只是翻着白眼，看了我一下，我当场不知所措，不知道他到底听懂我那口破俄语了没有。

我们抵达了一个怪地方：原先的平原逐渐缩小，伸到一个小小的峡谷里，跟河流分道扬镳了，只剩下一个回转的悬崖。我们把马群赶上斜坡，从另外一边下山，脚下的页岩像雪崩般地片片滑落。只要河边有块小小的平地，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蒙古包扎在那里，这时，我们要赶紧把马群驱离蒙古包旁边，不要惊扰到牧民的日常生活。但是，看



门狗一定会率先冲出，狂吠乱叫，接着，蒙古包里的人就会探出头来，遮住强光，看看百匹马群经过山坡的罕见奇观。

起初，我以为我们这样横冲直撞，蒙古包旁放牧的马匹一定会觉得很兴奋，而被我们引来。但是，就像海里鱼群的分合一般，当地饲养的马匹的确会进到我们的马群里，一起奔跑一阵子，但是，几百码之后，它们还是回到原先吃草的地方。偶尔我们也会碰上作势挑战的种马，马群还没经过身边，它们就掀蹄欲嘶，一副要打架的样子，然后，跟在我们后面赶我们，等我们离开，才带着自以为是的胜利回到家园。我们进一步深入杭爱丘陵区，也渐渐明白了这块土地为什么在成吉思汗崛起之前，就孕育了好几个伟大的游牧帝国。我们踏上山路，远远就看到一个硕大无朋的灰色石柱，在地平线的另一端，指向天空。这是一块立碑，风吹日晒之后，留下了浑不可解的线条，推论起来，这可能是土耳其游牧民族，偶尔浪迹至此所留下的历史记录。这块土地素来是蒙古、土耳其、匈奴等游牧民族放牧之地，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突然往外迁移，像阳光一般向外拓展他们的领土。我们依循前进的鄂尔浑河谷，就是这股动力的摇篮，这里的地形地貌，两千年来，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这块酷似开阔的土地，水草丰美，至今依旧是游牧民族的香格里拉。我们从巨大的石柱旁边经过，感叹昔人的气势，至今，仍然让人不敢小视。接下来，进入眼帘的是鲸背的土耳其贵族陵寝，沿着丘陵起伏，我们站在高处，远眺这早被人遗忘的中亚游牧民族墓园。粗略地打量一下，我们发现陵墓的建造者用的建材是石板。这种石板会自然而然地从山坡滑落。工人用木橇把它们拖到墓地，再用这种石板，圈出陵寝的范围。这里起码有四十座陵寝，早就被盗墓贼看上了，被洗劫一空，到处都是挖凿的痕迹，有的石板甚至被弃置到一边，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复叶交错的螺旋纹路，依旧刻镂在粗砺的石头上，这是两百年前盛行在中亚的花式。

## 赶路，再赶路

已经下午3点多了，我们就这么莽莽撞撞地狂奔了三十英里，终于，我看到预定打尖休息的目的地。鄂尔浑河水势又开始湍急起来，还在前方转了个弯，几个帐棚跟蒙古包，就扎在河流回旋处。远处汇入另外一条支流，天地一宽，眼前的景色，壮美难言。六个老式的帐棚，都是四方形的设计，有点像是迷你的西式大帐棚（marquees）。有几顶帐棚是蓝白相间的，剩下几座是黄条的，还有两排是簇新的蒙古包，比一般的蒙古包大一些，精致一些，毡顶还有亮丽的浅红色花样，屋檐则是俏皮的扇形，边缘会在风中微微皱起。蒙古包的四周，立了几根旗杆，升起几面怒红色的旗帜，风一大，就哗啦哗啦地响了起来，迎风飘扬。在这偏僻、渺无人烟的谷地，竟然有这等舒服的所在，不禁让人误以为这些帐棚是为了中古时代的骑士比武大会（tournament）所准备的。

谢天谢地，我们只要再骑个几百码就行了。我们把马系在矮矮的篱笆上，卸下马鞍。马和人都已筋疲力尽了。

这个古怪的营地原来是当地农业公社设置的。这个公社以制造蒙古包闻名大漠，所以，他们干脆就在这风景绝美的地方，设置几个蒙古包，现场展示一下。这地点的确是选得好，但是，想来一年大概也没有几个顾客从这里经过。我们再怎么想，还是觉得一个星期有十来个人进来，就已经算是熙来攘往了。但是，当地的公社还是请一个游牧家庭住在这里，招呼往来的旅客，同时预备一些纪念品，把最大的蒙古包布置成旅客服务中心。地上铺着手工绣制的地毯，墙上挂着老式的马鞍与铠甲，矮矮的桌上放着准备装马奶的木碗，看来也是手工制作的。看店的年轻人看到我们这么一大伙人，吓了一跳，赶紧请我们到蒙古包里喝点东西，休息一下。他慌慌张张地换上传统服饰，跟太



太捧出酸马奶和甜点。所有人都直挺挺地躺在地毯上，谁也没有料到，在这穷乡僻壤，竟有这么舒服的地方，大伙儿一躺下，就睡着了。只有三个牧民，依旧在外面照料他们的牲口。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被吉普车的引擎声惊起。两部吉普车载着巴雅尔、“大夫”、葛瑞尔一家人、阿乌博德的情妇，还有几个闲杂人等赶来了。然后就是七嘴八舌的一阵讨论，吉普车随即消失。“大夫”向我解释，阿乌博德并没有准备好存粮，所以得开吉普车去附近的牧场弄点吃的过来。一个小时之后，吉普车回来了，他们宣布说，没有弄到粮食，不过，葛瑞尔的弟妹住在十英里外的牧场，她在那边等我们，只要赶到那里，就不愁吃了。于是阿乌博德要我们备鞍上马，到十英里外去找葛瑞尔的亲戚。

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人马俱疲，已经累到快不支倒地了，再傻的人也看得出来。上路第一天，我们已经冲过头了，还要再赶路，绝对是不明智之举。马匹只要一开始背痛，就算是毁了，越疲累的马，需要越多的时间恢复。我建议阿乌博德派吉普车到葛瑞尔的弟妹家中去取粮食，让大家休息，这样明天一大早大家就有足够的精神继续赶路。阿乌博德很倔，说什么也不听，大家就上马，不想骑马的，就上吉普车。我和保罗都很识相，不想让阿乌博德留下我们扯他后腿的坏印象。但是，葛瑞尔可是受够了。他咆哮了几声，跨着大步走了出去，一脸嫌恶。他和其他人搭上吉普车，扬长而去。

阿乌博德把其他牧民召集起来，他们并没有见到刚才剑拔弩张的情景，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商量什么。阿乌博德命令他们继续前进，他们的脸色看起来很生气，同伴之间低声细气地不知道在说什么。保罗和我面无表情地跟着那位自以为是的领袖，中间却留着老大一段距离。阿乌博德转身一看，突然停下来，我们越过他之后，回头却发现他骑马往来路冲去，比手画脚地要牧民上马，跟他一起走。牧民们大概火



了，根本不理他，一动不动，看来，他们已经不想再听他指挥了。他们搭好蒙古包，马匹也都放出去吃草休息，他们可能觉得今天赶了这么多路，够辛苦的了。蒙古牧民一向乐天知命，只要把计划跟他们讲清楚，他们的合作性很高，没想到他们也不睬阿乌博德的指挥，显然他们的不满已经到极限了。阿乌博德又吼又叫，拼命地挥手，要他们跟过来，他们就是置若罔闻。

只剩下保罗、阿乌博德和我继续往前走。我们的马都累坏了，只能慢慢地往前踱去，到下一个苏木，看来得再花两个小时。我惟一的希望是这额外的旅程，不要让我太痛苦。骑到半路上，我们又碰上另外一条小支流，河水满溢，流势湍急。在前面领路的阿乌博德根本不怕，催马往河里一跳。这次阿乌博德可猜错了，河水是黄褐色的，底下的坑洞根本看不见，起初是阿乌博德的马陷了下去，接下来就是我的马，一阵慌乱，拼命挣扎，想要渡到另外一边。保罗的马更累，落在更后面，等他挨到河边的时候，一看情势不对，便往上游走去，想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河。他终于找到一个看起来比较浅的地方下水。但是，他的马已经疲惫不堪了，河水一个劲儿地冲，把他的马冲到对角线的下游去了。他的马竭力挣扎，在河水中无力地游着，等他好不容易挨到岸边，已经距离我们有一段路了。原本低矮的河岸已经到了尽头，在他们面前的是陡峭的斜坡。这匹可怜的马根本没有力气爬上陡坡，它的前脚不断地往上刨，却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把身子撑上去。保罗赶紧滑下马，先冲上陡坡，站在草地上，死命地拉它。就这样一边扯，一边退，保罗找到一个可以着力的地方，总算是把筋疲力尽的坐骑拉上岸来。这匹倒霉的马耷拉着头，全身湿漉漉的，真有几分英雄末路的味道。

阿乌博德这才回过马来，问保罗可好，顺便告诉他，还得再赶个五六英里的路。保罗气翻了，当着阿乌博德的面开骂。难道阿乌博德



看不出来，他的坐骑已经去了半条命了吗？难道他真的要把这牲口累到没命才高兴吗？真没想到第一天上路，就搞成这副德行。阿乌博德闪到一边，假装听不懂保罗在说什么。保罗慢慢平静下来，但他还是对着阿乌博德大叫，要他滚远点，还说，他宁可牵着马走，也不愿意再增加它的负担了。阿乌博德好像被吓坏了，看起来一副胆怯的模样。

阿乌博德真有一套，才一上路，就把大伙儿整到这般田地。他第一天当家，催着大家赶了这么远的路，逼得牧民拒绝听从他的命令，不愿意跟他一起旅行；他的蒙古朋友也不想再搭理他，丧失了跟他合作的热情，自顾自地扬长而去。只剩下两个外国人陪在他身边，其中一个还一肚子火，只是勉强跟在他的后面。说得直接点吧，他的信用在一日之内全部破产。但是，我们已经陷在他的布局里，无力自拔了。理论上，跟前面各个驿站联系，安排替换马匹的人是阿乌博德，承接蒙古丝路计划的官方代表人也是阿乌博德。想要继续往西前进，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冷静，憋着一肚子的不高兴，寄望以后的情况会好转。这里是蒙古的领土，西征也还是蒙古人的计划，我和保罗只是旁观者，我们要尽力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忧心的不只我们外国人。第二天早上，葛瑞尔也公开质疑阿乌博德的统御能力。站在他弟妹的蒙古包前，葛瑞尔掩不住他的怒气，一股脑全部发泄了出来。他直言批评阿乌博德的表现一无是处，一点也不掩饰，骂他又懒、又自私、无能。稍后，我们发现阿乌博德根本没跟前面的驿站联络，应该准备好的备马没有准备，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意外，看来也只有等了。葛瑞尔一个转身，大步走开，一个人生闷气去了。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九章 横越杭爱



剑拔弩张的情势稍见缓和，至少暂时没有先前那么紧张了，阿乌博德的政治野心外带骄矜自大，又开始作祟。午后，两个牧民赶了一群马来供我们替换，阿乌博德就又不见了。“大夫”告诉我们，阿乌博德风闻有两个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的巡回记者在附近，就过去找他们了。“逮到自吹的机会，这家伙从来不肯放弃，”“大夫”不屑地说，这里遍地是野花，他的花粉热发作起来，严重得不得了。“我们得自己想办法了。”一向干练的葛瑞尔好像也很高兴阿乌博德能暂时消失一阵子，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清理装备和马鞍。葛瑞尔今天下午就要离开我们回乌兰巴托，进行苏赫巴托尔塑像的修补工作。苏赫巴托尔是蒙古著名的革命英雄，是个骑马高手，到处都可以看到他骑着马、英姿焕发的雕像。放在乌兰巴托的广场中央那一尊的马匹更是栩栩如生，作势欲奔；但是，当初在雕塑的时候，过于匆忙，因陋就简，有许多地方已经裂成碎片了。葛瑞尔要带领一个雕塑小组，用比较坚固的石材，再雕一个一模一样的像。



我实在不愿意见到葛瑞尔弃我们而去。他的才干在肯特之行中充分展现，证明他是个难得的领袖，如果阿乌博德始终状况不断，他是取代阿乌博德的不二人选。巴雅尔很难发挥类似的影响力，因为他是蒙古电影厂派过来的，远征对他来说，不过是份工作而已。他天性随和，没有折冲协调的外交手腕，在野外相当干练，少不了他的帮忙。但巴雅尔就是那样谦和，每天都笑嘻嘻的，从来不觉得自己能发号施令。

“大夫”的角色就更尴尬了。在这个小组里，他没有正式的地位，让他随行，只是因为他可以充当我和保罗的翻译。如果阿乌博德在日后的行程中，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大夫”的压力更大。因为阿乌博德的老招，就是假装听不懂我和保罗在说什么，只要他一来这手，“大夫”夹在我们中间，就会里外不是人。如果“大夫”真的再仔细、慢慢翻译一遍，也是白饶，阿乌博德照样会装聋作哑。“大夫”是聪明人，一眼就可以看穿问题的关键，看来他得不断忍受意料之中的挫折了。“大夫”担任翻译，其实有点大材小用，他在翻译的时候，不只是翻字面上的意思而已。在我们跟牧民打交道的时候，他还会穿插适当的评论，根据他对蒙古文化的深厚了解，让我们很快进入状况。他是一个世故又热心的老好人。

我真的希望，我们这一小群人，能各司其职，顺利上路，不要为塔斯社的记者在附近这种小事分神。若是阿乌博德当好这个远征队的领导，就不会有这么多让人心烦的事情了。

## 新伙伴加入

在葛瑞尔跟我们分手之前，他介绍给我们两个新伙伴：醉鬼和闷葫芦。

闷葫芦一天讲不上两句话，但是目光锐利如刀，从这个人扫到那个人，好像没有一件事逃得过他的心思。他面相和善，总是若有所思，



像只择肥而噬的狐狸；他的皮肤很黑，脸部线条深刻，常常退避隐身幕后，不爱出风头，穿著一身不显眼的卡其色蒙古长袍，戴一顶磨得差不多的卡其色贝雷扁帽。他稍后跟我们说，他真正的行业是帮人做蒙古包，手底下有四个人，各自负责打磨蒙古包支柱、门、屋顶框架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木制零件，外带油漆。有人订货，他们就会把各种木制品及毡帐送到顾客手上。这次是地方干部请他赶一批马过来供我们替换，顺便充当向导，带我们离开杭爱这地方。

他的伙伴醉鬼，则与他完全相反，喜欢嚷嚷，天性乐观粗鲁外向；地方干部还很好心地劝告我们，盯着他，要他离酒瓶远点。他总是笑嘻嘻的，一副好脾气，宽大的蒙古袍里，还塞了一部好大的收音机。我们这行人，是由谨言慎行、动作慢吞吞的闷葫芦压阵，而由醉鬼在前面带头，大家随着他胸前放出的音乐，缓步向前。有时一个颠簸，收音机就有点走调。音乐停止了，但只中断了一下下，原来是电池震松了，劈哩啪啦地全掉在地上。醉鬼捡回电池，放回定位，再用保罗给他的黄色胶带固定好，收音机又响了起来。这时，他的马鞭好像出了问题，他向保罗讨了一块黄色的胶布黏住。又向保罗多要了一块粗布般的贴布，贴在雨帽跟雨衣的连结处，这块贴布颜色艳得不得了，黏在那里，相当刺眼。他就这么全身五颜六色地一路晃荡，边唱着走调的蒙古歌曲，拉长了声音，宛如长嗥。

理论上，用这种速度横越草原是不对的，但是，前一天大家赶路赶得太拼命了，加上草原迷人的景致，这速度倒也刚刚好——既可以歇马，也可以纵情饱览沿途风光，着实令人心旷神怡。阳光底下的杭爱省舒服极了，再加上阿乌博德不见人影，这一段成为启程以来最棒的一段路。

那天傍晚，我们在鄂尔浑瀑布旁边扎营，河流在这里落进六十英尺高的峡谷，水声震耳欲聋，激起无数雪白的水珠；阳光照射下，飘



在空中的水气，幻化成一道又一道的彩虹。这是蒙古最有名的观光景点之一，任凭谁到这里，都不免发出浩叹，也会更了解蒙古萨满教的精义，难怪他们觉得水、石头、天空都有精灵，对大自然产生发自内心的尊敬与信仰。有人用简陋的木柱和绳子，在瀑布悬崖边搭出一道摇摇晃晃的栏杆，防止游客不小心坠入深渊。这附近观瀑最理想的地点是一块硕大无朋的平顶石头，这块石头上有个好大的凹槽，上面散落着各式各样的供奉品，表达了蒙古人对神灵的敬仰。这跟我们在不儿罕山看到的那种树枝搭成的敖包一样，只是模样略有不同。峡谷另一边，隐身在重重水气里的，是另一个圆锥石形的敖包。我爬到瀑布底下，又发现了第三座敖包，这个敖包是由粗大的树枝搭成，斜倚在瀑布脚下，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的布条、碎屑，有些被水冲刷得有些褪色了。我仰头往上看，发现在悬崖边，有个孤独的蒙古人面朝瀑布祈祷。我没见过他，可能是个旅客吧。我看得有些痴了，只见他双手合十，低头膜拜，虔诚的神情，就连我都感受得到。

第二天的旅程，令人有眼前一亮的惊喜，没有想到景致竟然比前一天更加壮丽。这里仿佛有阿尔卑斯山区的味道，风韵天成，完全没有人工的斧凿痕迹，一千年前的瑞士或是奥地利，大概就是眼前的模样。每一道斜坡上都有看不到尽头的野花。翻过一个山头，又是一个山头的春色烂漫，鲜艳缤纷，直抵天际。因此在一英里的行程中，我们可能从一个紫坡，行到一个红坡，翻过坡去，却是个长满了小白花的地段，好像刚刚下过雪的午后。各式各样的花朵都有，从穗状的花串，到小得像勿忘我的小花。六个小时之间，我们就穿梭在花团锦簇、绿草如茵的天然地毯中。稍后，又碰上上古时代流出来的岩浆，它们从地壳中渗透出来，在谷地中凝结，如今已经变成月球表面般的深褐石块。

## 蒙古包里做客

凝结岩浆的后头，是一个偃塞湖，也就是我们午休的地方。湖边扎了四个蒙古包。醉鬼迫不及待地领着我们朝蒙古包奔去，好像知道里面有人在欢迎我们。蒙古人迎接宾客的礼仪大同小异：多半是一进门，先吃点东西，然后痛饮马奶和马奶酒。靠白煮羊肉、又淡又冷的薄茶过日子的寒冬已然过去，如今是蒙古繁茂的短夏，马、羊的乳量正充沛。在食物如此丰饶的时期，好客的蒙古人说什么也不会怠慢客人，外出远行的人大可放心。我的做法是先在蒙古包外盘桓，等到有人招呼，再走进蒙古包。但是，我的朋友根本就不理这套虚文。他们纵马直直冲到蒙古包前面，一下马，老实不客气地把马往门前的柱子上系，堂而皇之地走到最大、看起来最体面的蒙古包，掀开门帘就进去了，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蒙古包里面的摆饰，也是千篇一律。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一个半人高的铁炉子，圆弧形的像个油桶，正对着前门，一座烟囱从毡顶天窗穿出去。两三张铁架床，散布在蒙古包的后方跟旁边，约略围成弧形；床跟床之间，通常是橱柜家具，一般来说是橘红色的，镶以花边。主人的座位放在正对门的远处，最尊贵的客人坐在他的右手边，其他人可以舒服地坐在床沿，或是席地而坐，只要伸手够得着矮桌上的东西就成了。桌上早就放满了零食，供客人取用，有成堆的方糖、硬面饼，还有太阳晒干的奶酪。这种奶酪特费牙劲，有时嚼到牙痛，还是硬邦邦的，套句卢布鲁克的话：“硬得像铁块一样。”

通常我们进到蒙古包里时，家中的主妇已经生好火，煮开了牛奶和水，准备要做咸奶茶了。至于马奶，则是我们蒙古朋友的最爱，每天都可喝上好几加仑。“马奶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sup>①</sup>卢布鲁克一语道

---

① 卢布鲁克称之为 Cosmos，是因为是来自土耳其语的马奶（qumiz）——原注。





破蒙古人偏爱的饮食，也难怪蒙古人赢得了“马奶豪饮客”的浑号。这是真的，看到我们的蒙古朋友猛饮马奶的样子，不是亲眼看到，简直无法置信。他们一天喝上十七到二十品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按照蒙古人的规矩，每进一顶蒙古包，不喝三碗马奶就出门是很不礼貌的，为了顾全颜面，我和保罗也只好舍命陪君子。马奶通常装在桶里，要不然就是装在袋子里，挂在门边。蒙古人不喝新鲜马奶，他们喝的马奶都是发酵的，带点酸，喝进嘴里，还有些嘶嘶的气泡感。喝到一半，蒙古包的主妇还会拿出一个连着竿子的马奶袋，不住地把空气灌到袋子里，加快酸化过程。

从卢布鲁克造访蒙古以来，做酸马奶的方法就不曾改变。他说，酸马奶是“这样做成的”：

他们在地上钉了两根木桩，再在木桩上绑上两根长长的绳子。到了第三个小时（大约上午9点钟），把绳索绑在一头母马和小马身上。母马站在小马身边，乖乖地让人挤奶。如果母马不耐烦了，旁边会有人牵小马过去，让小马吮几口，再把它拉开，让挤奶的人接手。

他们很快就可以挤出一大桶马奶，新鲜的马奶像牛奶一样香甜好喝。然后，蒙古人会把马奶放进皮囊或袋子中，把棒子放进去搅。这种棒子是专门搅奶用的，粗的一端有人头大小，中间镂空。蒙古人舂得很快，没两下子，马奶里就充满了泡沫，变酸、发酵，但是，他们还不住手，仍是一个劲儿地舂，目的是淬取脂肪。

脂肪淬取出来之后，蒙古人会舀一勺马奶，尝尝味道，如果味道变得没那么辛辣，就可以饮用了。这种酸马奶刚入口时，舌尖会感到一股刺激，像是吃了没成熟的果子，但喝完之后，舌头上却会留下一股杏仁般的奶香，嘴里的感受还算舒服。如果脑筋不怎么硬朗，说不定还会有点喝醉酒的感觉。这种饮料喝了之后，会让人不断想上厕所。

卢布鲁克“会让人不断想上厕所”以及“喝多了会醉”的两大理论，现在都还常常听到蒙古人和外国旅客提起。就我的观察，这两大理论也不完全没有道理。会不断想上厕所，多半是因为奶喝太多了。我们从这个蒙古包到下个蒙古包，一路做客，每停一个地方，就得喝个三五碗酸马奶，总有个五六品脱。在上马朝下个蒙古包奔去之前，当然应该清理一下负担。酸马奶或许利尿，但是，喝这么多，想不上厕所也难。

不过，喝酸马奶会让人觉得兴奋，宛若中酒，这倒是真的。酸马奶里也许有些酒精，要喝得非常多，才会让人觉得全身松软无力，行动迟缓。我们每天都得喝上好几加仑的酸马奶，但骑马时从来没有喝醉酒的感觉，只要迎着清爽的空气，深呼吸，立刻觉得神清气爽，那些喝酸马奶也会醉的人，可能是喝完之后没有运动，才会酸软无力，昏昏沉沉。

## 醉酒民族

蒙古人喜欢喝酒，称得上是“恶名昭彰”，不论是卑微的牧民，还是如成吉思汗的盖世英雄，都爱喝得酩酊大醉。这在蒙古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流传着各式各样古怪的传说：从19世纪在库伦街头行乞讨酒喝的可怜乞丐，到一举杯，就连喝一个星期的最后一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卒，人人都饮酒成癖。历史上的窝阔台大汗就是以善饮闻名。他的哥哥察合台劝他少喝点，否则总有一天他会死在酒精里。窝阔台凜然一惊，立誓从此酒量减半，还吩咐手下要替他计数，算算他一天到底要喝多少烈酒。但没过多久，他又故态复萌。蒙古人一见到酒，就会有些贪得无厌的孩子气，看来这个历史传说的可信度相当高。生性平和慷慨的窝阔台最后还是死于酒精中毒，他的继承人贵由大汗也是在酒杯间送了性命。



奇怪的是，很少有评论家注意到，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会喝到酒精，像是每天灌下的酸马奶中就有些酒精。不过，酸马奶和蒙古人酗酒的恶名，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卢布鲁克曾经记载过一种被他称为是“黑宇宙”(black cosmos)的饮料，他形容它是一种很“有劲儿的”玩意儿，根据他的推测，这种饮料是不断搅拌马奶，除掉所有悬浮物质之后所留下的精华，只有蒙古贵族才有权取用。看起来，这种让卢布鲁克印象深刻的饮料，应该就是今天被称为“辛敏阿尔奇”(shimiin arkhi)的东西，意思就是“蒸馏过的奶酒”或是“奶酒精华”。这与单单被称为“阿尔奇”的酒类不一样，通常指的是具有商业用途的伏特加。在乡间，蒙古人只是利用简单的蒸馏设备，就可以做出这种蒸馏酒。蒸馏的工具多半是一个油桶大小的管子，罩在炉火翻腾的奶水上面，另外一头盖着一碗水，不时用勺子搅一搅，降低温度。蒸气碰到碗底，凝成水滴，等到颗粒够大，就会滴进悬在管子中间的容器中。

各种奶类都可以用这种简单的锅子蒸馏出酒精。我们喝过的“辛敏阿尔奇”，就有骆驼奶、牦牛奶、山羊奶、马奶许多种类。奶酒通常要蒸馏两次，强化酒精浓度。每一种“辛敏阿尔奇”有不同的特性：从牛奶蒸馏出来的酒最醇厚；从马奶蒸馏出来的后劲最强；骆驼和山羊奶制成的奶酒，据说“最甜美，最容易入喉”。清纯无色、能让人精神一振的“辛敏阿尔奇”，酒精浓度不逊于雪莉酒跟掺入烈酒的各种酒类。酒量平平的人，两三碗下肚，就会有些醺醺然，再多喝一点，就真的要醉了。对一般的蒙古牧民来说，这种奶酒价格低廉，风味绝佳，而且要喝多少有多少。大概十七品脱的奶，就可以做出一大碗的奶酒。到蒙古包做客，按照礼节得先喝三大碗的酸马奶，接下来，干个两三轮的“辛敏阿尔奇”。当然啦，我们那位一路哼歌的伙伴醉鬼，遇到这种场合，一定会乐得合不拢嘴，酒到杯干。





行经鄂尔浑突厥人的立碑，这是另外一支游牧民族征服这片草原留下的遗迹。



在蒙古的极西边，与哈萨克蒙古人共进午餐。

就算他醉得胡说八道，也没有人会嫌弃。蒙古牧民对于酒后的言行有很高的容忍度，从来不觉得喝醉酒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一天中午，我们在一个蒙古包里做客，一个醉汉猛地掀起蒙古包外的门帘，就倒在门边，爬了进来，一直在蒙古包里打转。他已经喝得神智不清了，站也站不住，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浑身大汗，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然后就肆无忌惮地打岔。但是，每个人还是很有耐心地听他胡言乱语，回答他不知所云的问题，就算他连问个三四次，也没有看到谁不耐烦，叫他闭嘴，或把他轰出去。“他从昨天晚上一直醉到现在。”“大夫”轻声对我说，“他和他的朋友一天到晚都在喝酒，从来没有清醒过。”咱们的醉鬼老兄，这下子可是找着亲戚了。我们离开蒙古包，打算上路的时候，却发现醉鬼不见了。有人招他到别的蒙古包去“续摊”，他也就兴高采烈地去了，过了大半个小时，才看见他晃悠悠地骑马赶上我们，模样之狼狈，无以复加。“不用担心他，”“大夫”说，“咱们蒙古有句老话，骑在马背上的牧民，不管是烂醉、是清醒，马儿都不会在乎。我们常常看见两个人，在邻居家喝得烂醉如泥，就这么骑在马上，相互搭着，一路又唱又叫，扶持回家，马匹也就挨在一块儿，在黑暗中跑个十来英里，一点问题也没有。”

### 星光下大啃羊肉

跟我们一道远征的“大夫”其实满可怜的。他是随队翻译，非常称职，这不在话下，但是，基本上，他是都市蒙古人，有都市人的习气和喜好，叫他骑在马背上，实在有点让人看不下去。骑个一天下来，他比谁都疲累，比谁的筋骨都痛，长途跋涉、扎营露宿，让“大夫”的体力几近耗尽，浑身酸痛，哪儿都不对劲。偏偏这是花儿怒放的时节，每天眼前都是花粉，他的花粉热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每天看到他，他的眼睛都是红彤彤的，噙着泪水。他经常掏出一个大手巾，唏哩哗啦

地猛擤鼻涕，鼻头红肿，跟球茎有得拼。让人看在眼里，又是可怜、又是敬佩，不知道如何是好。虽说如此，他的热情不曾稍减，依旧用他丰富的知识，协助我们了解更多蒙古乡野的情况。为了保护自己少受花粉侵袭，他会戴上手术用的白色面罩，再加上灰色的宽边毡帽，看起来有点像落难的西部大盗。

我们这个队伍的人数，可以大致确定：在回到乌兰巴托之前，我们没再见过葛瑞尔，而消失很久的阿乌博德又出现了，大概是接受完塔斯社记者的访问了吧。除此之外，就是巴雅尔、戴尔哲、“大夫”、保罗、我，还有醉鬼和闷葫芦两个向导。阿乌博德似乎还是无法融入团队，经常是一个人在一旁默默地走，这也好，其他人可轻松不少。每天我们就是给马上鞍、卸鞍、扎营、弄晚餐，做例行工作。我们得到的五匹赠马看起来毛色已经有些黯淡了。我们很少骑这批马，更少拿它们来做驮马，不想累坏它们。“我们最好骑牧民的马，”阿乌博德的口气里有些讽刺，“如果他们的马生病了，可不关我们的事。”最命苦的是当然是负责照顾赠马的戴尔哲。这批赠马拖在队伍的最后头，总是看他又叫又吹口哨，或是折了树枝去赶它们，可是它们还是懒洋洋的，一点也不带劲儿。赠马不受羁勒也就罢了，但我越来越怀疑：它们真的能撑到旅程结束吗？这些马又老又病，看着它们那副模样，实在很难有信心。

我们更加深入杭爱山区了，地势逐渐拔高，身边的山峰已经有九千多英尺。我们在另外一个湖边度过了一夜。扎营的地方是一片开阔的草地，风吹草低，可以看见成群的野鸭在觅食。这种野鸭的体型很大，毛色是暗红跟白色相间，蒙古人因为它的毛色特别，叫它“喇嘛鸭”。一般来说，蒙古人是不打这种“喇嘛鸭”的，因为打了会招来厄运。在前一个苏木，有人送给我们一只羊，现在只剩下只头，装在粗麻布袋中，一直在滴血。我们想用煮手扒羊的大锅来料理这半只羊，可



是找不到柴火，所以，醉鬼套上马鞍，跑到远处的蒙古包，向里面的人讨点柴火，没一会儿，就看到他的马鞍后面放了一些木柴回来。他显然在那里认识了新朋友，没一会儿，醉鬼就不见了，看来，又是喝他最爱的奶酒去了。始终笑口常开的巴雅尔，精通各种技能，一肩挑起煮菜的工作，到了这般时候，更显出他的重要性。阿乌博德则是大刺刺地往帐棚里一躺，等我们做好饭之后，招呼他来吃。

保罗和我可是满心期望今天的晚餐。在下午的行程中，我们两个跟“大夫”一路上采野生香菇，放在白煮羊汤中，应该格外可口才对。蒙古夏天的土壤肥沃，到处可见蓬勃怒发的成群野生蕈类，比任何地方都来得肥美。有些蕈类大得不得了，直径可达十五英寸；马勃菌（puffball mushrooms）有很厚实的菇头，还有一些粉红色的蕈类，感觉起来好像有侏儒（gnome）在地底下看守。我们的蒙古朋友对这些好东西，正眼都不瞧一眼，见我摘了一朵，放在嘴里嚼了嚼，还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大夫”倒是认识蕈类的特性，指点我们哪几种是可以吃的，我们三个人就采了约十一二磅的香菇，交给大厨师巴雅尔料理。但是，我早就该知道这些蕈类最后的下场。我们的蒙古朋友一脸嫌恶，把各种蕈类挑出来，往旁一扔。有人跟我提起普热杰瓦斯基的记载，他的蒙古向导看到他在吃烤鸭，差点没吐出来。

晚餐后，我们静静地坐在千疮百孔的帐棚中，突然间，我觉得，这趟远征与卢布鲁克、卡庇尼昔日的旅程，可能没多大差别。巴雅尔躲在角落里，埋首大啃羊尾巴；他拼命地把羊尾巴往嘴里塞，偶尔用刀削一削，不让尾巴上的油沾到他的大鼻子上。他吃得很香，精光闪烁的眼睛还不时看我们一眼；羊油顺着他的两颊流下来，强韧的牙齿把细碎的骨头咬得嘎喳嘎喳的。“大夫”吞了太多的抗组织胺，早就睡沉了，怎么叫也叫不起来。阿乌博德在擦拭他的私人银碗。戴尔哲打理我们的马具，闷葫芦还是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万里无云，皓月当空，

从破破烂烂的帐篷顶望出去，星光灿烂——阿乌博德所说那些时兴、拉风的蓝色日本帐篷，早就不知道被我们丢到哪里去了。天上的星星好像比平常多了一倍还不止。

风光绝美的杭爱乡间，却暗藏了防不胜防的意外。第二天，我贪看野外风光，从背包中拿出超轻型相机，拍个过瘾，于是落在队伍的后面。眼看着他们沿着湖边，越走越远，我不免有些心急，跟着他们留下的足迹，沿着浅滩往前奔去。但是，这沼泽并没有我和我的马想的那么扎实，少了向导一旁的提醒，我们一脚踩进坑洞，陷了下去。马蹄好像踩在空气中，动得再快，也找不到着力点，只见那匹马的前部往前倾去，没一会儿，就往前倾了四十五度，黏黏的泥巴淹到了它的耳朵。我死命拉住这头可怜的牲口，总算在它窒息前把它拉出了烂泥堆。几乎没顶的马儿泥水淋漓，一身狼狈，我只好把它牵到溪边，给它洗个澡。我现在可不用急了，因为我的朋友已经在前面找到了一个可以歇息的蒙古包，正在从容享用早午餐。我一进去，终于感受到蒙古食物的变化而喜出望外。除了照例的三碗酸马奶、后劲十足的蒸馏奶酒、死硬的干奶酪块之外，还找到装满一整碟的软奶油。我和保罗一见大喜，馋相毕露，指头立刻伸进碟中又挖又抠，顾不了奶油一个劲儿地往下滴；蒙古人见到我们这副不敢恭维的德行，一定觉得我们是野蛮人，就像我们昨天看见巴雅尔啃羊尾巴一样。

### 只能进不能退的大军

仲夏驰骋，蒙古乡间的丰富之旅，让我找到新的角度回顾历史，终于明白为什么蒙古人不能维持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核心重镇。长久以来，学者都认为蒙古这个征服四方所形成的伟大帝国之所以崩解，部分原因是战士锐气的衰颓。他们认为：这批游牧民族离开故乡，少了大草原艰辛环境的锻练，就在舒适的生活中变得软弱。到



头来，很快就被当地人民推翻和放逐。还有人引伸道，如果像蒙古这样的游牧民族，一直待在贫瘠困苦的大草原，帝国说不定就能长久维持下去。

但是，在我亲身感受到蒙古兴旺、短暂的夏天之后，却明白远征的蒙古人无法退回家乡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别无选择。不管是蒙古人还是其他游牧民族，通常是在夏天聚集壮丁，率军远征，等于是把男丁从生产力最旺盛的场合抽离出来。游牧民族就是靠这短短的夏天养育小马、小牛、挤奶、炼制奶制品，准备对付漫长的冬天。如果，男丁在这个时候外出打仗，等于是把这些活计交给老弱妇孺料理，补给当然会缺乏，也没有足够的食物供给战士休养生息，一个冬天下来，他们大概就全饿死了。简单来说，成吉思汗领导下的侵略战役，是一趟有进无退的旅程。他们征服了邻近的区域，就必须要在当地给养，无法退回故乡，因为草原经济的循环已经被打断了。而留在艰困的大陆核心闭关自守，则没有办法发动战争。

我们从额尔登尼召的大门走出来，已经六天了；行经之地，是蒙古最美、最舒服的地区。全世界大概找不到比杭爱更适合养马的地方了。草原肥美丰盛，森林可以砍来当柴火，溪流里有的是清水，每个河谷都散布着蒙古包。他们特别喜欢朝南扎营，让成群的母马、小马在蒙古包附近放牧。牧民们觉得这个可以放松一下的愉快季节，是上天的恩赐。我们不时听到牧民高亢的歌声从河谷中传出来，声音悠长，越拔越高，充满了喜悦。草原上的骑士，破浪般地在草原行进，他可能只是要去什么地方干活，但在别人眼里，总觉得他开心得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与爽朗，就连胯下的马都精神抖擞。任谁看到这块土地，都会明白为什么这么一块冬天酷寒、与世独立的大草原，会让蒙古人每每提起，脸上尽是骄傲的神情。真的，在仲夏，你找不到一块比这里更富饶、更美丽的草原了。



培育成吉思汗的力量似乎仍然在这里，也似乎仍然在牧民的身体里。我很惊讶地发现，在杭爱省的核心地带，人人都有一枚成吉思汗的徽章，不是别在帽子上，就是挂在胸前。这些人赶着牛羊马群，跟着家人一道逐水草而居，三四个月内可能看不见一栋固定的建筑物。这些人喜欢炫耀身上的徽章，不过，你别想从他们的嘴里问出徽章是哪来的。他们会这么回答你：他们看见别人有这么个勋章，就请那个人顺便带一个来。半个世纪以来，官方提到成吉思汗，都是躲躲闪闪的，但成吉思汗依旧是蒙古人的表征，是他们心目中的守护神。他们听说我们要依照蒙古传统作风，穿过这个孤立河谷，都非常赞同，祝福我们一路顺利平安。

牧民的生活与经历，可以从他们挂在蒙古包里的黑白照片，看出端倪。每个蒙古包里，都有一大堆这样的照片，镶好框，放在蒙古包后端的柜子上：包括了父母照片、苏木中心附设学校的毕业照，也少不了重要的阖家旅行快照。背景千篇一律，多半是在乌兰巴托中央广场的苏赫巴托尔的雕像前。这个地方有照相师用老式的木制三角架，架着老爷相机，帮没有带相机的人拍照。除此之外，多数相片是男主人军旅生涯的留念。穿上阿兵哥的制服，到照相馆拍张照，在蒙古有点仪式性的意味儿。通常阿兵哥第一次放假回家省亲，一定要进行这项活动；然后他们会跨上家中的良驹，穿著制服，再来一张。

蒙古包里最常见的装饰就是照片、描金绘绣的箱子、蒙古包伞架的细工雕饰，再下来，就是床边、墙上，到处都见得着的刺绣。刺绣以白布做底，花样天真质朴，有人、动物、花朵，还有一针一线织出来的简单图案。最常见的就是马——奔驰的马、拴着的马、前足腾越的小马。蒙古女性在刺绣的时候，最喜欢的图案就是马，因为那是他们骄傲的来源。

## 栖身无名之地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在爬山。第一个经过的山谷称为白马峡，道路沿着陡峭的山崖，越来越窄，越爬越高，现在我们已经走到林木线(tree line)<sup>①</sup>之上了。道路狭窄，我们只得一个接着一个，把队伍拉得很长，缓缓穿过这个峡谷。行进间多不做声，各自盘算自己的心事，我们也都知悉，稍后会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讨论现在的惊险经历。偶尔，戴尔哲会一马当先冲出去，又是叫又是吹口哨，把我们的赠马赶回到窄窄的道上。阿乌博德不知道溜到哪去了，一路上好像都没见到他的人影。巴雅尔还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学喝醉的牧民在马鞍上的模样，东摇西晃逗大家开心。我们的两个牧民向导坚持要定时更换驮马，每天至少要停下两次，把行李换到别的驮马身上，我们终于找到固定的行进节奏了。惟一的变奏曲来自于备马。新负重的驮马常常心有不甘，掀蹄狂奔，引得队伍有些慌乱。运气最坏的驮马，负责驮运折叠炉子的烟囱，一路丁当作响，有时声响大些，会吓到旁边的马，一溜烟地钻到附近的林子里，全靠戴尔哲拿着一根唐吉珂德长矛似的刺棒，把它们统统赶出来，戳得狠了，反难免一阵骚乱。

下午，我们翻过分水岭，开始心惊胆战地下山。山势陡峭不说，马蹄底下的山坡，也不怎么牢靠。我们垂垂老矣的赠马，若是一个失蹄，非得滑落个十码地，否则别想立定脚跟。我们在山脚下，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蒙古包，这里已经是夏日牧草分布的海拔上限。蒙古包的主人是一对贫苦的夫妇，他们有三个三岁不到的幼儿。蒙古包小小的，毡顶千疮百孔，颜色都褪得差不多了，炉子也是凹凹凸凸，不成个样子，除此之外，就只有两口箱子，一张床，没有家具、镜子，没看到什么

---

① 指山区或高纬度地区树木生长的上限。

挂饰，地板上也是光秃秃的。这里的地势不算低，已是仲夏七月，河床里还是蓝闪闪的坚冰。我想起“大夫”早先跟我提过的残酷事实：尽管杭爱省有繁茂的森林、翠绿的牧草，但是纬度实在太高了，已经是北半球最南边的永冻层，环境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安逸。

就算在这一贫如洗的蒙古包里，主人还是依照礼数敬上三碗酸马奶，我们坐了一会儿，随即翻身上马，下山。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又看见另外一顶蒙古包，这顶蒙古包挺体面的，主人也富裕许多。家中的女主人是一个忙里忙外、笑口常开、一刻也闲不下来的胖妇人，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靠她一个人打理，她引我们到另外一顶比较小蒙古包，一看就知道是放食物的地方。她点起炉子给我们烙了好多张面饼，上面摊了成块的奶油。我和保罗又一次领略了蒙古妇人的厨艺。她先生志愿带我们走接下来的几英里路。他说，河流泛滥得厉害，浅滩也危险得紧。巴雅尔在闲聊的时候，跟这家人提到，我们预计在傍晚扎营，但是，吃的东西却所剩不多。在我们离开之后，女主人还特地找了人，骑着马，一路奔波，帮我们送来一铁盒液体奶油。很不幸的是，这个铁盒子没有盖子，只得找块布遮住，马背上颠簸，奶油溅出不少，马上的骑士的衣服肯定是油迹斑斑。我们还可以从这罐奶油想像出蒙古马的步伐，因为滚烫的奶油没多久就结冻了，呈颠簸的波浪型。

醉鬼费了半天的劲才找到一个塑料瓶子，装满了蒸馏奶酒。他把他的心肝宝贝抱在胸前，一边骑，一边向我们招手，要我们一块享用。他一仰头，就是一大口，最后连闷葫芦都禁不住酒虫的骚扰，向他讨了一些酒来喝。我们好不容易才渡过险滩，走向平坦的谷地，闷葫芦、向导、戴尔哲和醉鬼，几个人并肩齐驱，边聊、边喝、边走，原先已经半醉的醉鬼，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才肯罢手。我们的向导指点我们该越过哪一个山口，随即打道回府。我们太晚才去爬那座山岭，爬到





一半，马匹筋疲力尽，爬都爬不动，一群人流落荒野，进退两难，天色将暗。无可奈何之际，我们只好强迫马匹再往前走，总算在一个落石处处、地基不怎么稳固的地方，把营地扎好。这里有两条小溪，从石块中汨汨而流。

我们回头打量经过的谷地，发现断断续续的地形，绵延十五英里。这里了无人烟，既没有蒙古包，连动物也见不到一只。我们栖身在杭爱省无数河谷中的一个无名之地，极目极眺，孤绝天地，一片空荡。我们头顶上是一只翱翔的大老鹰，静止般地悬在天上，寻找腐肉。先前，曾经看到几只大兀鹰分食一头血淋淋的小牛。每一头兀鹰站在地上，都有人的胸口那么高，翅膀一张开，长度起码有十二英尺。在空旷的原野上，这生物看起来凛然不可侵犯。

那天傍晚，我和保罗想给大厨师巴雅尔当个下手。下午，我们在原野上找到不少食材，“大夫”认出一种鲜紫色的花瓣的野生洋葱，我们挖了二十来个，加上大约两磅的小圆香菇。我、保罗向巴雅尔借了口锅，用得来的奶油爆香洋葱和香菇，想给巴雅尔日常的白煮羊肉多添点滋味儿。结果让我们大失所望。这种洋葱纤维很粗，没有什么味道，小小的香菇往羊汤里一放，顿时不见踪影。我还是不愿放弃，死命地在汤锅里捞，只看见几朵香菇飘在汤面上，味道不坏，柔润多汁，就是不怎么经嚼。结果，我发现我吃的还是羊尾巴软绵绵的脂肪，但这一次，我觉得味道变好了，口感也不错。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HIHAN—

## 第十章 养牛区





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我们爬到隘口的悬崖边，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敖包，旁边堆放了约四十吨的小石块。过路人爬完险坡之后，为感谢神恩庇荫，会在敖包上放块石头，满心诚敬地绕着敖包走一圈，有助于洗涤罪恶——根据佛家的说法，这样还会让我们下辈子投胎到好人家。漫长的岁月中，这堆看起来乱七八糟的石头，堆积了人们的奉献和信仰，一日一日地变大增高。

我倒也明白为什么旅人在此处会兴起敬畏之心，因为，这里已经是这片土地的自然分界线。我们依照蒙古的老规矩，顺时针绕敖包一圈，让牲口在这里歇歇脚。回首来时路，我们走过深深窄窄的河谷、茂密的森林，而前面将再也看不见树木了，山坡逐渐下降，呈波浪般起伏，较高的地方不是长着稀疏的牧草，就是堆积着破碎的页岩。坚硬的石块不时窜出地表，头角峥嵘，指向天际，地平线因而变得支离破碎。下面的河谷原是绿草如茵的牧场，从这里看起来，有些苍白，已没有先前的那股生气，点缀在其中的巨砾，看得格外清楚。比起杭



爱省核心地区的沃野平畴，这里的土地要贫瘠、荒凉许多，极远的山丘尽头没入大蒙古沙漠。沙漠的另外一边，五百英里开外看不到的远处，就是阿乌博德和葛瑞尔计划歇马过冬的巴颜乌古烈省。

我们骑马走过三四英里之后，碰到的第一个蒙古包寒酸得紧，好像真的是为此地严苛的生活环境下一注脚似的。男主人跟四个小孩子在这里艰辛地讨生活。蒙古包没有颜色，没有装饰，墙壁上挂着锅碗瓢盆，随时可以拿下来用，剩下的就是铺在床上的几床毯子。孩子很安静，没精打采，看到我们有些好奇，但也没什么反应。“他们的妈妈刚死，”“大夫”用很低的声音解释给我们听，“这一家人还住在这里，但是，他们的日子一定很难过。他们的爸爸不尽快找个新妈妈，就只好把孩子交给祖父母带，自己到城里打工，要不就是到苏木找个活干。牧民没女人不成，少了家里那口子打理日常生活，牧民一个人是活不了的。”

这话说来平淡，却道尽草原生活的残酷。这里的天然条件如此恶劣，资源如此贫瘠，只能供牧民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公社会提供工作机会、饮食和遮风避雨的简陋住处，但只能起辅助作用，牧民在经济上还是要能够自给自足才行。在公社中，有的是结过婚的男人来照顾牛群，但若是少了妻子，全靠公社，肯定会被饿死。公社只会给牧民一点点钱，根本存不起来，也别想靠这点钱独立生活。整个冬天，他可能都窝在蒙古包里，夏天，说不定还有时间到苏木去逛逛，不过，苏木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好买。到大城市的机会很渺茫，只能看看公社有没有安排团体旅行，或是能不能找得到好心的货车司机，顺带一程。若是为着别的理由去大城市就可怜了，因为那一定是搬到城市里长住讨生活。问题是城里的劳力已经过剩，初进城的乡下人的命运让人捏一把冷汗。

## 阿乌博德成了眼中钉

我们已经从蒙古的养马区走到养牛区了。沿着野黄河（Wild Yellow River）的河谷，一路来到贫瘠开阔的草原。这里不像牧马区，隔个大老远，才在隐密的河谷中看到一两个蒙古包；牧牛区的帐棚密集得多，一群就是十个、十二个，扎在道路的两旁。在蒙古包旁觅食的有牦牛和一种叫做海那格（hainag）的动物。海那格是牦牛与中亚牛（Central Asian oxen）的混血种，毛皮黑白相间。尾巴可以撻苍蝇，腹下的长毛拖到地上，像牦牛；头很大，奶量很多，又像中亚牛。海那格的头毛茸茸的，前腿上隆起两块厚厚的肉，一对牛角看来凶猛，目光却呆滞无神，看起来很像四分之三大小的美国野牛（bison）。它们常在蒙古大草原上漫步，身体虽然很大，神情却很羞怯，总觉得不大协调。这种动物有点心不在焉，我们骑马骑到它身边了，它才惊觉，被我们吓了一跳。好像先前它都在想心事。过了一会儿，它们全身的肥肉哆哆嗦嗦地抖起来，扬起尾巴，嘴里闷哼了几声，意图恐吓，全身的毛也跟着晃动起来——可是这副备战状态，只会让我们觉得滑稽。

这批牛仔的蒙古包比较大，地基扎得也比牧马区的蒙古包结实，看来较少移动。在蒙古包外面，停着摩托车，他们最得意的小马也在附近踱步，静待主人的召唤。看着这些小马，我流露出几分妒意，它们是万中挑、千中选的良驹，比起我们得到的老弱残兵，不知强上多少倍。老实说，我们的一匹赠马已经跛了脚，但还是得把它当驮马来使唤。翻过那个巨大敖包下山之后，那匹马的肩膀又扭伤了，连驮马都不能当了，只好让它慢慢地跟着走。我不由得想：再不找个地方让驮马好好休息一下，它们还能挺多久？

我也知道，我们已经见识过美名远扬的杭爱省——蒙古最美丽的草原了，以后的行程大概是日复一日，没什么惊喜。每一天都按已经





形成的惯例前进，早餐之后拔营，把零零碎碎的东西放在驮马身上，再给赠马上鞍，骑啊骑啊骑的，碰到了和气的蒙古包主人，就进去盘桓一下，歇歇脚，七八个小时之后，再找个地方扎营。

阿乌博德一心一意地赶路，但是，我和保罗心里都明白，这里是一块蕴藏了大量宝藏的丰饶之地，我们一定要灵活运用时间，才不会空手而归。但是，跟我们满心渴望针锋相对的，却是阿乌博德的漫无章法。他根本搞不清楚，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走到蒙古西疆。他一直以为，只要再三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抵达蒙苏边界，并没有把马匹体力衰退、道路、天气状况等因素考虑进去。我认为比较合理的预估是：9月初，我们可以抵达过冬的地方。但是到了那时候，大雪封路，我们就动弹不得了。我希望利用歇马的时间，到阿尔泰山脊去寻访高山上的蒙古族，那里的人这辈子恐怕还没见过西方访客。

这里的牧民请我们到此地最大、最豪华的蒙古包吃午饭。蒙古包的主人相当精明，在屋顶上晒着好多野生蕈类，走了这么多路，这还是我第一次发现有人有这样的生意头脑。为了显示他的好客，主人拿出了珍藏的长烟管，足足有两英尺长，但是，小烟斗能装的烟丝，顶多只有半根香烟的分量。抽这样的烟斗可不能轻忽，每个人的礼仪角色都要扮演好，一点也乱不得。我伸直右手，接过烟斗，先赞赏它的精雕细琢，象征性地抽一口，再用左手托住右手肘。蒙古包主人这才满意地吸起来，等吃的东西上桌。我们这次吃的是熏羊肉，这不是先前天天吃的倒胃口的白煮羊肉，但是，味道和白煮羊没有差别。只是成团的熏羊肉油脂的味道有些特别，尝在口里有一股香香的烟熏味儿。这种油脂在锅里翻滚时的模样却像是眼珠。

阿乌博德已经成了我们的眼中钉，一天到晚给我们丢脸。他总是在牧民面前装模作样。我们一进到村庄，他就开始摆谱，抬头挺胸、目中无人地直往最大的蒙古包里闯；一进蒙古包，老实不客气地往主客

位一坐，趾高气昂，一副等人来伺候的样子。村民渐渐聚集了，阿乌博德随即展开演讲，畅谈这次远征的历史意义，再拿出他的压箱底——勋章和路牌，遍示乡民，要他们好好赞颂一番，感念他让他们大开眼界。我不禁想起欧洲中古时代，四处兜售赎罪券的人（pardoner）。他们是打着神的招牌，欺骗老实的乡下人。大致而言，蒙古牧民都很老实，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看到阿乌博德这样的“大人物”肯跟他们讲话，他们真有些感动。

阿乌博德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不舒服，虽然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知道不该怀疑阿乌博德借此牟利，鱼肉乡民，我不愿这么想，但是，从“大夫”口里听到的评语，却让我发现我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阿乌博德一直跟乡民说，他已踏上征途，即将抵达欧洲，他会一夜成名，借此要求他们提供补给，却不肯付钱。“大夫”跟我一样，对阿乌博德这种行径很是不屑；他更怀疑，阿乌博德陷在他编造出来的幻想世界中，无法自拔，才会越来越自大。当天傍晚扎营时，阿乌博德又站在一旁看热闹，等其他人扎营。帐篷搭好之后，他唤来戴尔哲（这些日子以来，戴尔哲已经成为他的私人服务生了），替他把马鞍搬进来，铺好睡袋。阿乌博德就或坐或卧，等着饭来张口。他从不自己弄吃的，很少清洗餐具，多是别人帮忙。

如果他在这个团队中能够成功地领导我们，展现他的深思熟虑，那么，平常懒一点也就罢了，但是，他根本就是个糊涂蛋。他带了一张详尽的苏联军用地图，时不时就摊开来，蹙眉研究一番。几天之后，我发现他只是在演戏而已。阿乌博德（他可是高级党校千挑百选的精英）其实根本不会看地图。有一天下午，我建议他，既然两个向导想要早点回家，我们就应该早点放人，剩下的路我们自己走。既然我们有地图，我们只要按照地图，就可以找到下一个苏木。没有想到，这番话竟然引来阿乌博德如毒蛇般的恶毒眼光。“只有西方人才这么干，”

他说，“在蒙古，没有向导，根本别想找到路。蒙古这地方可不一样。”我确定他真的相信他这番鬼话。他因缘际会爬到了他的智力、能力都不足以胜任的位置。站在高处，他只觉得不安，害怕在众人面前出丑，心里却厌恶自己的无能，他变得闷闷不乐，退缩死硬，怎么样也不肯找人帮忙。每一天，他都是一个人拿着地图，用根铅笔又比又画，想要在地图上标出我们的进度。他每次都出错。不是太长，就是太短，要不就根本标错了地方，但是，他还是一脸蛮横，死不认错，闹到后来，大家也只好不理睬他和他那张宝贝地图了。保罗越看他越讨厌，但我觉得我们只是旁观者，应该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宜介入。我们的态度与其他蒙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照样冷漠地做他们的日常琐事，没半点不耐烦。

一天下午，阿乌博德跟牛仔混了好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对地图有把握了，他郑重宣布，我们距离下一个苏木，还有三十八英里之遥。保罗和我对看了一眼，一肚子狐疑。我们觉得三十八英里实在太远。阿乌博德摊开地图，指着上面的距离给我们看。“三十八英里。”他很有信心地表示，还量地图上的格子给我们看。我的心往下一沉，阿乌博德又错了。只要用常识，就知道他算得太离谱了。我们在肯特省试骑了老半天，在杭爱省也前进了这么些日子，但是，阿乌博德还是不知道我们平均一天可以走多少路。他看地图看了一个星期，居然连比例尺都搞不清楚。我们又是用线又是用火柴棒，量了半天，最后跟他说，距离是十九英里，不是三十八英里。

地图上显示得很清楚，我们要沿着野黄河的河左岸往前推进，走主河谷，就能抵达下一个苏木。所以，保罗、“大夫”、戴尔哲和我离开牧牛区的小村庄，骑着马，越过浅滩，朝主河谷前进。我们走了好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却糊涂起来：阿乌博德并没有跟在我们后面。他领着巴雅尔和其他两个向导，走到河岸的另外一边去了，完全不理睬



我们这一小群人。我们并不觉得阿乌博德会认路，所以就随他去乱搞。河谷越来越宽，对岸的人影，越发的小了，几乎看不清楚；巴雅尔和另外两个向导察觉情势不对，知道阿乌博德把他们引到歧路上去了，于是策马掉头渡河，加入我们的行列。阿乌博德对他们的离开不理不睬，照样一个人走他的路。他走着走着，离开了主河谷，一个转弯就不见了人影。

我们更不明白了。原本认为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才会一个人走到那么奇怪的岔道上——也许他在什么地方，看到谷里有几个蒙古包，想去看看。仔细一想，却又不对。阿乌博德不只弄不清楚距离，看不懂地图，他的方向感更差。他一定以为会在河岸的另外一边找到苏木，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独自行动，让我们自生自灭。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看到他又骑马回来了，显然他在大家面前出了个大丑。一切都太晚了。在额尔登尼召，牧民们不再理会他的夸夸其谈，不愿意跟他一道赶路，现在也是，两个向导，醉鬼跟闷葫芦，也不再相信阿乌博德。阿乌博德说，我们还得再赶一天路，才能赶到苏木，这两个人头一撇，理都不理他。走了半英里路，我们爬上一座小山，一座小城就在山下，走下去不过五分钟。

想也没想到，在蒙古中部竟然有这么一座温泉休闲胜地。河流从陡峭的山边流过，右岸有一道汨汨流出的温泉，滚烫的硫磺水流到河里。正对河水，是一所疗养院，刺眼、丑陋，像是兀立在山坡上的工厂，是标准的苏联式建筑，当初也不知道是谁允许他们在这里唐突美景。山坡的另外一边，是三四十座漆得五颜六色的小木屋，散成一片，简直可以用“强奸”两个字来形容。以前一定更加刺眼，现在有些褪色灰暗，看来没有人在照顾它们。我们骑了一整天的马，人疲马困，只想赶紧找个地方扎营，好好休息一下。但是，阿乌博德却硬要我们等他一个半小时，然后，他就在疗养院的建筑物间消失了。他想去找疗



养院里的高干，报告我们抵达的消息，顺便邀个功，宣传一下。他还对保罗和我说，他回来之后，说不定可以安排我们访问住在疗养院里的大人物。“大夫”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闷哼一声，一脸嫌恶。

不知道疗养院的高干是没有东西慰劳我们，还是根本不想见他，阿乌博德洋洋得意地回来，只宣布了一个大消息：院方同意我们在河的另一岸扎营。河流的对岸绵延几英里，都是一片空荡荡的土地，在荒郊野外扎营，好像并不需要院方的施舍。

我们扎好营之后，就在草地里抓蚱蜢当鱼饵。暖暖的太阳一烘，成千上万的蚱蜢聚在一块，在草地上乱窜，数也数不完。它们经常是一群一群的聚在一起，马蹄翻腾之处，都会跳起一群群绿云般的蚱蜢，有点像是马儿过浅滩的时候，脚边翻起来的白色水花。还有另外一种体型跟小蟋蟀差不多的生物，通常单枪匹马，非常容易受到惊吓，会倏地从草地上窜起，飞到半空中，翅膀震得“答答”作响，跟卡通里的无政府主义者拿着个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滴滴答答”的倒数计时声一模一样。

实在让人很失望，“大夫”又是钓钩又是钓线地忙了半天，最后却是空手而归。大概是温泉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污染，鱼类在这种环境根本没有办法存活的缘故。巴雅尔胡乱弄了一餐，大家囫囵吞进肚子里也就罢了。有人答应我们，到了下一站，会补充新的食物。阿乌博德好像一点也不在意食物越来越少，他一定想，反正只要他开口向牧民们要东西，绝对不会空手而回。

早在克刺和林扎营的那一天，我就告诉阿乌博德，要他多带一个小煤油炉上路，他却把我的忠告当做耳边风，想到这件往事我就很火大。我那时跟他说，可以多带一个煤油炉，以备不时之需，不过他却回答我说，有那个烧柴火的折叠大炉子就够了。好啦，现在离开了森林区，要找柴火可是难上加难。我们被迫向当地居民讨柴火，或是跟

他们一样燃烧牛粪。我们堆起笑脸向牧民求救，他们从防水帆布盖得好好的牛粪堆中，拿出晒干的牛粪给我们当燃料。

我又忍不住再问了阿乌博德一次，也许我们应该就地买个煤油炉应急。他还是一副臭脸，要我别白费工夫了，蒙古马不扛煤油，因为煤油有股味道，蒙古马受不了，再加上煤油装在瓶子里，一路晃荡，丁丁当当的，马儿会吓到的。我向他保证，煤油装在瓶子里，封得好好的，既不会漏出来，也不会有味道。装在煤油瓶里的煤油和装在酒瓶里的伏特加，发出的声音会有什么差别吗？如果马儿会被吓到，为什么十二瓶伏特加，发出的声音没有吓到它们？阿乌博德什么忠告也听不进去，他一个劲儿地强调，蒙古马是不肯扛煤油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第二匹赠马跛了，问题还更严重的是，看起来它的脚已经受伤感染。向导搬出蒙古传统的治疗方法：翻倒火炉，把里面的烟灰倒出来，叫那匹马把蹄子往滚烫的烟灰上面一踩。这套古老相传的乡野治疗法好像没有明显的效果。失望之余，我发现我的坐骑腿上好像也有伤。他们只好给我换一匹马，我捧着马鞍朝它走去，却吓到了它，它用后脚腾立起来，两只前脚踢啊踢的，我根本挨不近它的身边。巴雅尔见状，上前想要制服这头半野生的蒙古马，却无功而返。闷葫芦上去，也闹了个灰头土脸。这时只看到已经喝得半醉的醉鬼下得马来，一摇一晃地从我手上接过马鞍，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把马鞍放在这匹桀傲不驯的野马身上。我很失望，原本以为我骑了将近两百英里的距离，身上应该散发跟蒙古牧民一样的味道才对，没想到我还差得远呢。

## 雨中宰羊

这是醉鬼跟闷葫芦做我们向导的最后一天。他们使劲地赶路，把独自骑马的阿乌博德远远地甩在后面。我们脚底下的路平坦多了，跟





先前山势起伏的地貌大不相同，尽管有几匹跛马拖慢了速度，但是，我们还是一口气赶了三十英里路。我们的脚步轻快，其中还点缀着蒙古人“呼、呼”的传统赶马叫声——不知情的外人，还以为我们都感冒了呢！我们越往前进，从翠绿草原到贫瘠低地的改变就越加明显。现在是7月23日，短暂的蒙古夏天已经到了尽头。地上的植物开始枯萎，野花病恹恹有气没力的，随时会凋零。只有野生蕈类，还活得茂盛，一圈圈、一丛丛，在渐渐没有生气的低地里，显得格外醒目，好像是哪个在荒野里闲晃的巨人，顺手涂鸦，留下了神秘难解、无人能识的象形文字。

那天傍晚我们抵达了额尔登沙特（Erdenzot），向导建议我们到离城远一点的河边平地扎营。他们说，这样可以避开好奇的访客（如果巴雅尔没有危言耸听的话），还可以避免招来小偷。巴雅尔和阿乌博德骑上马进城，去找当地委员会的干部，确认下一批备马是不是准备好了，顺便找点吃的。我偷偷塞了点钱给巴雅尔，请他买点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结果，他用这笔钱买了一点糖、两罐俄罗斯果酱、一条看起来不怎么新鲜的面包，还有真正的好东西——七磅玉米粉。有了玉米粉，我们在路上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我们把玉米粉揉成糝粑，再把茶叶、奶油、糖，加到这团生面团里面。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糝粑当做早餐，路上饿得受不了了，可以塞到肚子里充饥，要不就是把糝粑滚成圆球，揣在袋子里当备用点心。

我们忙得正起劲的同时，醉鬼跟闷葫芦骑上马走进谷地，看有没有可用的东西。他们带回来一片木板当柴火，这两天每天都下大雨，路上的牛粪全都湿淋淋的，根本点不着。第二天早上，大雨依旧不停。滂沱雨势中，一辆卡车开到我们简陋肮脏的帐篷前，上面载了一只羊和一个满面风霜的老妇人。卡车司机捎来地方委员会的口信：备马还没有完全募齐，先送来一头羊，免得我们断炊。这头浑身湿冷的可怜虫，

被硬生生地拖下卡车，往帐棚里扯。闷葫芦二话不说，当场把它掀翻在地，一刀毙命，开始肢解，这次搞得比平常还要狼藉。他在一张很脏的雨布上杀羊，遍地血腥，一塌糊涂。那个干瘪老太婆的作用也在此时揭晓：她要把羊胃里面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掏干净，灌进羊血，然后，把羊的内脏往我们那口万能大锅一放，用水白煮。这过程好像漫长得没有尽头。九个人在这顶又凹陷又磨得到处是洞的帐棚里挤成一堆，或坐或卧，雨滴如鼓点般地打在脏兮兮的帆布上，要不就干脆顺着破洞和裂缝滴下来。帐棚里的烟雾熏得人直想流眼泪。大伙的衣服上尽是马粪溅的斑斑点点。我们当然是先吃羊内脏。煮熟的羊下水，整副往潮湿的地上一搅，大家就掏出小刀，伸出被油渣弄得黑黑的手指头，又扯、又撕、又割，卸下点什么器官来吃。这头羊剩余的东西——羊头、羊毛、肢解得面目全非的羊杂碎，就血淋淋一堆放在我们眼前。渴的话，就喝那老妇人用羊胃、羊肠在大锅里煮的羊杂汤，把嘴巴里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冲到胃里去。如果卢布鲁克、卡庇尼或布斯卓看到我们现在的经历，一定会觉得眼熟。

当天下午，醉鬼和闷葫芦就赶着他们的马回家去了。我们边扎营，边等新向导来报到。第二天早上，新向导到了，他们马上就赢得了哨子（他一天到晚在吹口哨）和害羞鬼（他很害羞）的绰号。他们赶的那群马是这一趟行程中仅见的好马，肢体强健、剽悍异常。不过，我想那些纯粹主义派还是会说这批马的身体太长、腿太短，太夸张了，简直就是德国猎犬（dachshund）<sup>①</sup>的翻版。这一批马全都是深褐色，让我不由得猜想：也许蒙古的每个地方，都只饲养一种颜色的马匹。

---

① 这种猎犬以身长腿短闻名。



## 与弩马奋战

这两个新向导，话说得不多，手脚却着实利落，看到他们的身手，我们就更有信心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装备妥当，可以上路了。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赶到下一个驿站——葛鲁特（Galut）。葛鲁特在蒙文里的意思是鹅，那地方有座湖，湖里有许多野鹅，这就是地名的由来。向导要我们尽快上路，接连几天的大雨，让他们很担心。他们说，只要再下几天雨，河水就会泛滥，短时间内别想过去。9点钟一过，我们就启程。看来他们的话一点也不假，一匹马齿已长的赠马，渡河不到一百码，差点淹死。这匹马的脾气乖僻，倔得不得了，一身斑点，像煞了唐吉珂德的坐骑弩辛难得（Rocinante）。

我们必须从扎营的那段河滨找个浅滩过去。“大夫”发挥他钓鱼的本事，上上下下地跑了好久，总算让他相准了一个地方。所有的马匹都乖乖地跟在他的身后，闹别扭的果然又是弩辛难得。它心不在焉地在队伍后面晃荡，自作主张走到别的路线上去。结果，它陷在深水中，动弹不得，激流冲来，一个立足不稳，就冲到了更深的河道里面。河水的力道更强了，看来，弩辛难得没法挨到岸边了。只见它挣扎游着，却被洪水冲到了更下游，幸亏有一条支流注入，两股水势激荡之余，河流的流速减缓，弩辛难得好不容易逮到机会挣脱出来，慢慢地又回到队伍里。一路上它有气没力的，看上去更加落魄狼狈。

我们一边为弩辛难得担心，一边更替驮马。阿乌博德照样在一旁当大爷，叫人替他把马鞍放在最好的一匹马身上。他始终觉得这是他理所应得的特权，不过，这次他踢到铁板了。他那匹马步履沉重不说，而且脾气死倔，怎么催，它也是一步一挨，不肯痛痛快快地往前走。于是阿乌博德落在我们后面好长一段距离，他越来越生气，气喘吁吁，汗流浹背，一个劲儿地又踢又打，但坐骑还是依然故我，完全不理睬他。





妇女浇瓢冷水，让奶酒早点蒸馏出来。



阿尔泰山山麓的哈萨克牧民，此地已经接近中蒙边境。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稍后会因为这种事情掀起波澜，我们只觉得阿乌博德不在身边，轻松不少，虽然我们很替他的坐骑难过。

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个干净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蒙古包。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把蒙古包打理得如此清爽，实在难能可贵。这里的人个个都穿靴子，而且外面又是牛粪又是马粪的，若是大刺刺地走进蒙古包，想保持清洁，工程浩大。这个蒙古包，几乎像西方农庄的厨房一样干净明亮。但是，我们碰到的第二个蒙古包，却肮脏得让人吓一大跳，再坚强的五脏六腑，进得帐棚来，也不免造反。我们骑马接近这个蒙古包的时候，男主人和他五六个孩子，坐在外面劈柴生火。孩子们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脏得不得了，沾满了粪便，显然他们连大便小解都懒得多走几步，离蒙古包远点。男主人已经喝得半醉，从他的外貌看来，有些酒精中毒的迹象，他的太太也是一身邋遢，脾气不怎么好，也是一副喜欢借酒浇愁的模样。男主人奋力站起——我们才发现他短了一条腿——他一跃一跃地跳到我们面前，邀请我们到蒙古包里做客。

蒙古包里的光景更是让人难以恭维。他的小姨子已经喝得烂醉，披散着头发躺在床上，见到我们进来，拼命想用手肘撑起身子打量我们，只是醉眼惺忪，焦距怎么也对不准。他的太太冷冷地端来一个肮脏的盘子，上面有些干面饼与酸奶酪，当然还有少不了的奶酒。杯子散发出一股臭味儿。更惨的是，他们在柱子上，用绳子拴住一个好久没有洗澡的孩子。这孩子就像狗一样在地上拉撒起来（幸好他穿开裆裤）。醉醺醺的父母在一旁也视若无睹。

虽然卢布鲁克在他中古时代的著作里，已经提醒过我们蒙古人粗野的一面，一旦身历其境，还是觉得像噩梦一场。炎炎夏日，他的伙伴克雷莫纳的巴托罗缪躲在马车里，但是想要开开洋荤的好奇蒙古人，“却蜂拥而至，拼命想挤进马车，把我们踩得七荤八素，也不觉得不好



意思，目的是看看我们的长相装束。觉得内急了，他们就分开群众，就在抛一颗豆子的距离，上起厕所来——说得白点吧，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大便，还兴高采烈地跟旁人聊天。他们聊得真起劲，好像大便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卢布鲁克还抱怨“蒙古人从来不洗衣服，他们说，如果洗衣服的话，神会生气，晾衣服会招来雷劈。有谁敢冒大不韪，真的在河边洗衣服，他会被痛打一顿，衣服也会被没收。蒙古人非常怕打雷，只要一打雷，他们就会把陌生人赶出蒙古包，用黑色的毡毯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直到雷电过去。”

## 夜色中的冲突

真高兴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我们离开了那个不忍卒睹的蒙古包，深入谷地，直到一大片紫石坡，阻断了我们的去路。这里的石头挺奇怪的，刚好与天上雷云的下端差不多。这朵隐泛紫色的雷云慢慢飘到我们上方，前有斜坡，上有雷云，好像一个盖子，把我们封在这个谷地里。两个向导警告我们，前面有一段险坡要爬，他们要领我们走一条不常有人走的小路，避开汹涌的河水。前面的隘口陡峭得很，我们的坐骑会爬得非常吃力，但是，走这条险路，直接翻过这座山，却可以省下五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步履艰辛，引领着马在曲折的羊肠小径间穿梭，爬到一半，暴雨骤至，强劲的风势夹杂巨大的雨点，扑面而来，把脸打得隐隐生疼，没一会儿，就冻得全身发僵。保罗和我拿出军用斗篷，往身上一套，没想到，这玩意儿没用也就算了，竟然还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斗篷根本没法防雨，我们照样淋得一身湿，而且在强风的鼓动下，斗篷也穿不住。半野生的蒙古马被这啪啪乱飞的雨衣吓了一跳，再加上斗篷散发出一股它们不大熟悉的橡胶味儿，更让它们觉得不安。它们忽前忽后地闪躲，完全无法驾驭。我们别无选择，只得下马，牵着缰绳，拖着沉重的步伐，带它们上山。





好在这是当天惟一的意外。翻过山脊，山坡缓缓地向西延伸，我们的步伐开始轻快起来，越跑越起劲，没一会儿的工夫，就赶到了向导建议我们扎营的地方。他们选定的地方有一处天然温泉，谷地平坦，视野开阔，没有疗养院那样丑陋的人工设施，几座蒙古包散布在河道边缘，看来，有许多牧民家庭也把这里当成夏日难得的牧场。哨子引着我和保罗来到一个理想的扎营预定地，我们放慢脚步，等阿乌博德赶上来。戴尔哲、“大夫”先后到了，阿乌博德则在一英里开外的地方，慢慢踱步。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阿乌博德竟然从我们身边过去，连正眼也不瞧我们一下，旁若无人地往前骑去。哨子已经把马鞍卸下来了，见到阿乌博德这副目中无人的嚣张样，顿时怒不可遏，他勉强系好马鞍的腹带，一脸不高兴地跟了上去。我和保罗倒不惊讶，阿乌博德倒行逆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慢慢地骑上马，懒洋洋地往前走去。又骑了半英里，阿乌博德挑到了他想要过夜的地方。这里比刚才的地方差多了，满地石砾，凹凸不平。阿乌博德依旧是老太爷的架势，让戴尔哲和巴雅尔张罗扎营的杂事，他自己跑到河边泡澡去了。哨子一肚子火，阿乌博德才一天的工夫，又惹毛了我们两个新朋友。我觉得很悲观，这两个向导跟我们在一起三四天，走完这段路之后，可能也像闷葫芦他们一样，觉得这趟旅行很不痛快。

雨停了，我们躺在帐篷里，只觉夜幕低垂，万籁俱寂。就在这时，急促的马蹄声划破夜空，两匹马仓皇地从我们的帐篷旁边跑了过去。然后，两个我们不认识的蒙古牧民，挨得很近，紧追着落跑的马，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天色很暗，这两个粗莽的汉子却不看路，发疯似地一直催马往前冲，脚底下是沟渠是石头，一概不管，一副敢死队的冲劲。我们过了一会儿才弄明白，这两个人已经是酩酊大醉了，酒力发作，正兴奋到了最高点。

他们很快就隐没在黑暗中，不见人影，只听得到马蹄声像鼓点一

般响个不停，离群的两匹马紧跟追在后的两个牧民，好像一直在我们的帐棚边打转，没多久，就会从我们旁边经过一次。这一次，其中一个牧民勒住了马向戴尔哲说了几句话，戴尔哲站起身来，拿出他的套马竿，交给这个醉汉。他一把抢去，又纵马唏哩哗啦地跑开了。过了好一会儿，两匹马还在我们周围打转，牧民不依不饶地跟在它们身后，也许是那两匹马兜烦了，一个转身，朝暗得没有尽头的原野跑去，两个醉汉依旧跟在它们身后。戴尔哲要求他们把套马竿还给他，没有想到竟然招来他们的一阵怒斥，那两个人说，这是他们的东西，没有理由还给戴尔哲。蒙古人素来大方，但是这两个牧民的行径太过张狂，不合乎草原规矩，戴尔哲的脸涨得通红，好像被人打了一耳光。他气冲冲地朝最近的马匹奔去，马鞍重重地往它身上一放，策马狂奔，追贼去了。哨子也赶紧备鞍上马，跟在后面，免得戴尔哲人单势孤。这个傍晚开头是宁静沉默，接下来却是一阵喧嚣，现在复归于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只能静静等待戴尔哲他们回来。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同伴回来了，戴尔哲拿着他的套马竿，七嘴八舌地跟哨子讨论刚才的情形。他一个劲儿地在唠叨抱怨，但我和保罗都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总算可以上床睡个好觉。没想到，没隔多久，这附近又开始鬼哭狼号起来。这次的声音杂乱许多，有争吵、有愤怒。双方你来我往，吵得起劲。有的声音更是高亢嘶哑，听起来着实恼火。接下来，就是群殴的声音，战况相当激烈，有人被打得很惨，乒乒乓乓的重击声中，夹杂着刺耳的哀号声。打了好一会儿，双方才罢手，哀号声渐渐消沉，终于，万籁俱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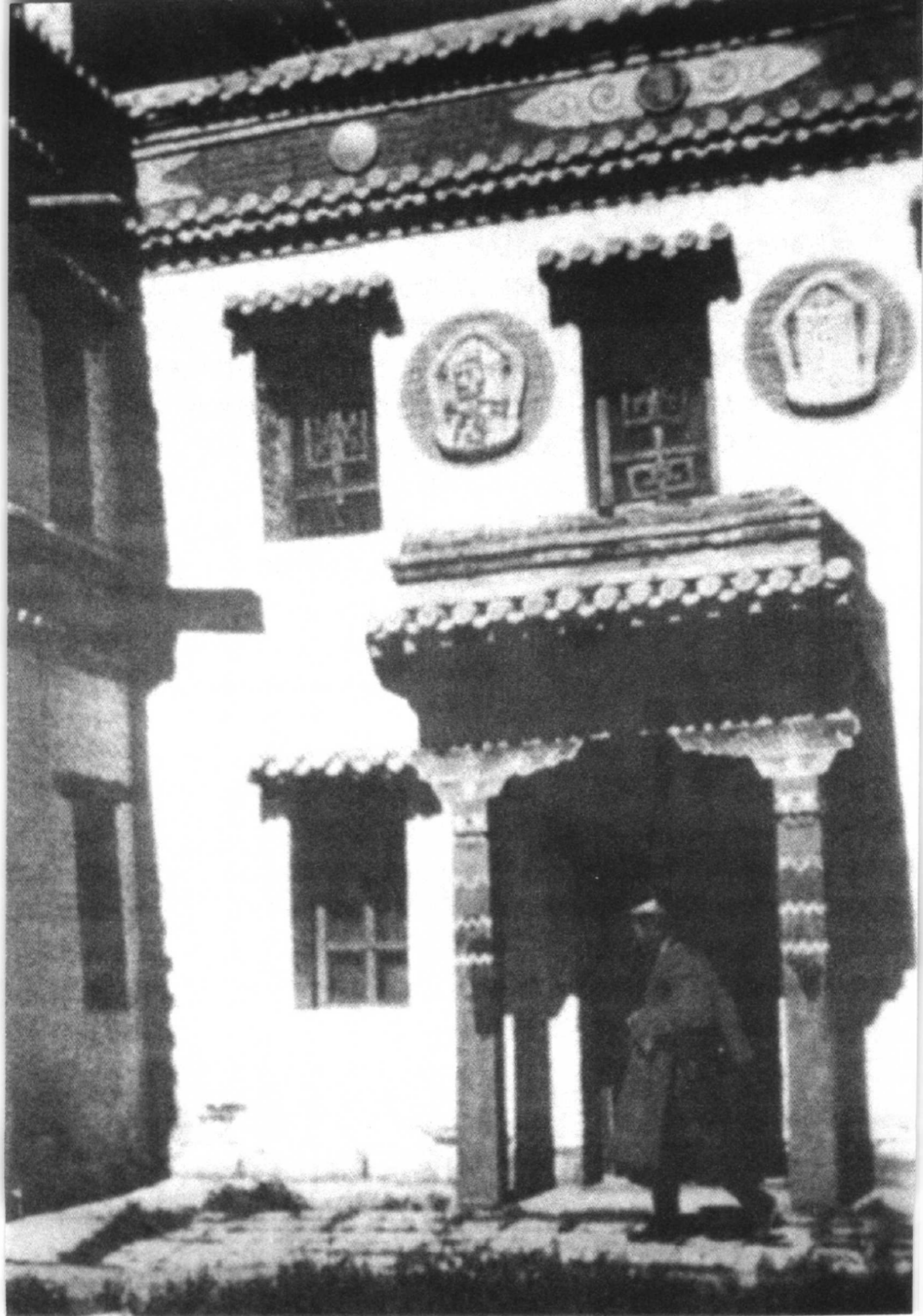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上，“大夫”费了半天劲跟我们解释昨天的冲突，但我们还是不怎么明白，只知道戴尔哲和哨子在邻近的蒙古包里，找到他们的套马竿，但是，蒙古包里的人却说，贼是从别的营地来的。这两个营地的人，仇视已久，平日就是流言不断，相互诋毁，这件事情勾起



了他们的新仇旧恨，于是，相约在附近做个了断。一边人指责对方想要偷马，却又把套马竿留在他们的营地，意图嫁祸，双方越吵越凶、越闹越僵，不欢而散。有一边的人，跟踪对方的两个年轻人到我们营地附近，把他们痛揍了一顿。

“大夫”的翻译一向翔实，但是，这一次却简单得让我们不明所以，究竟出了什么事，只能知道个大概。戴尔哲跟巴雅尔经常提到小偷跟盗马贼的可怕，但是，我总是把他们的警告当做是耳边风。偷马固然容易，但在一望无际的平原里，却找不到地方藏马，等到放牧季节结束，回到公社里，多出来几头马，要怎么向上级解释，也是难题一桩。道理很浅显，在蒙古草原偷马，落不到什么好处。我还有番心思不好说出口：我们那几头老弱残兵，看起来就够狼狈的了，谁会对这批赠马不安好心？也许偷别人的马在这里还是值得渲染的英雄事迹，也许他们只是瞧别的地方的人不顺眼。我在蒙古有一段日子了，几乎没有感觉到蒙古人有地域仇视，夜晚的追逐、争吵，以及随后的斗殴，看起来好像是偶发事件，没人预想得到，更是一种没有必要的野蛮行径。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十一章 曼陀罗寺



翻开蒙古历史，一页页都是血泪史。奇女子布斯卓曾经造访过乌尔戛的监狱，在地牢里，看到了让她心惊胆战的刑具，许多犯人被锁在一个像棺材的站笼里，站笼大约四点五英尺长，二点五英尺深，只挖了个小洞，让里面的人透气。犯人可以从洞中伸手拿东西吃，如果头不大的话，还可以伸出头来看看外面。她这么形容这种非人的待遇：

囚犯的眼睛，已经很适应黑暗了——惟一的光线来自于偶尔打开的牢门——亮光乍现，可以看到一颗颗毛茸茸的头，从棺材箱的圆洞里钻出来。我站在那里，已然麻木，浑然不知我站得离棺材太近，低头一看，才发现一个脏兮兮的头，就在我的风衣衣领旁边。棺材旁有一滩血，默默不语，故事却说得很清楚；在鲜血里面，是恶魔狰狞的喘气声。

狱卒跟她说，大部分关在这里的囚犯都没有经过审判，却得监禁终生，罪名是涉嫌支持外国。

成吉思汗统治的时代，恐怖屠戮是蒙古族的政策，手段之狠毒，看得当时的西方人惊骇莫名。蒙





古铁骑也未必是虐待狂，历史学者也找不到什么证据，证明蒙古人以杀人为乐。但是，蒙古人每破一城，屠戮之惨，却又是史不绝书。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人就已经有约令俗成的战争规则：只要城里的居民自动投降，蒙古大军秋毫不犯；胆敢抵抗，蒙古人就会屠城，绝不留情。蒙古人信守承诺，居民投降，城市就会是他们的战利品，人口壮丁自然也就收归版图，没有理由跟自己的产业过不去。但选择跟蒙古人作对，居民绝无幸免。蒙古人的屠城，既全面又专业，并不嗜血也不动怒。居民站成一排，挨个处决，虽说是人类的屠宰场，却又秩序井然。

当时各国的史籍，对于这段往事，都留下了沉痛的谴责，诉说成吉思汗大军所过之处的惨状——整个区域渺无人烟，城市面目全非，庙宇圣坛倾覆，艺术珍宝被肆意破坏。史家并没有留下蒙古人杀人为乐的证据，只是理所当然地以为蒙古人丧心病狂，主导一幕幕的悲剧。但是，在蒙古人的史书——《蒙古秘史》中却说明得很清楚：作战的目的是俘虏敌人，抢回他们想要的女人、马匹、牛群以及金银财宝，把壮丁收归己有，惟一要摧毁的只有敌人的头目。蒙古人并不想反复杀戮。他们甚至会收养敌人的孩子，被击溃的部落也经常加入蒙古大军，成为他们往外推进的征战主力。成吉思汗就用这样的方法组织他的洲际远征军。蒙古人进入回教圣城不花刺，也是把当地的珍宝财富劫掠一空，与侵略蒙古其他部落没有两样。醉醺醺的蒙古大汉冲进清真寺内，扔掉珍贵的可兰经，因为他们要装可兰经的木匣来当马匹的秣料。喂马的时候，他们招来吓呆了的穆斯林学者给他们牵马。几个星期之内，穆斯林壮丁整编完毕，成为蒙古人的盟友，继续往前推进，展开下一场毁灭性的战役。

### 胡乱编派宗教信仰

一个不知名的人物扭曲蒙古历史，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一个他们企

盼已久的基督教救世先锋。这个谣言还流传了好一阵子。卢布鲁克和卡庇尼之所以不远千里赶到蒙古，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能找到传说中捍卫基督教不遗余力的游侠——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祭司王是中古时代的传奇人物，在公元12世纪风靡一时。据说他是博士（Magi）<sup>①</sup>的后裔，在遥远的东方统治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兵力强盛，无可匹敌，如果能与他联结，将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大支柱。这个误会大概是源于在撒尔马罕<sup>②</sup>与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sup>③</sup>作战的喀拉汗（Kara khitai）。喀拉部落是一支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崛起前散布在蒙古高原间。喀拉部落在这场战役里，把塞尔柱土耳其人打得溃不成军。由于塞尔柱土耳其人信奉回教，西方人就一厢情愿地说，喀拉汗是基督教徒<sup>④</sup>，其实，喀拉汗应该是异教徒或是佛教徒。

教皇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这位攻无不克的祭司王约翰，希望跟他讨论彼此信仰上的异同。接下来的几百年间，为争夺圣城耶路撒冷，十字军东征，与回教徒反复作战，相持不下之际，自然而然地又想起这位在东方的神秘基督教领袖。祭司王约翰的传言，于是在中古欧洲的君王间广泛流传。他们总是说，在回教徒统治的领土外，有一个可以联盟的强大盟友（当然就是不朽的祭司王约翰），只要使臣找到他，东西夹击，就再也不用怕回教徒了。成吉思汗在中亚崛起，处处与回教徒为敌，中亚强权望风披靡，这些事件经过有心人的渲染，辗转传到西方，他们就以为苦候已久的祭司王约翰或是他的孙子——大卫王（King David）终于出现了。

---

① 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从东方赶到伯利恒寻找耶稣的智者。

② 在今天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是当时中国与印度贸易的重要通道。

③ 11世纪统治伊朗中西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巴勒斯坦的强大帝国。

④ 也有一说是乃蛮部落最后一任国王屈出律的妻子，信奉基督教的旁支——聂斯托留教派，而屈出律的父亲为太阳罕，因为发音雷同，而被误为是祭司王约翰。



卡庇尼很快就察觉到这传言不大对劲，野蛮残暴的蒙古人怎么看也不像圣明祭司王的麾下。他碰到的这个部落，崇拜偶像，在帐棚中还悬着牛羊乳房的模型，蒙古人跟他说，这样可以保佑牲口多生产、多泌乳。除此之外，这些人对日月星辰、草木水火、土地天空，无所不拜，谈到了成吉思汗，更是崇拜得无以复加。一位俄罗斯王公，因为信奉基督教，拒绝向成吉思汗的画像下跪，蒙古人竟然一脚踹在他的肚皮上，把他踢个半死，然后拖出去砍头。卡庇尼于是推测，可能是这批异教徒把祭司王约翰的后裔从中亚赶到了印度，也许他应该去印度看看。卢布鲁克虽然一肚子狐疑，但是并没有放弃希望。他在克刺和林找不到祭司王约翰，就自作主张，把成吉思汗编排成基督教徒，硬说他曾经受洗，是基督教徒，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戴着有色眼镜的卢布鲁克，在克刺和林到处寻找基督教的标志——蒙古包外无意搭成的十字架、不知道哪儿传来的钟声，都会被他认为是在克刺和林有教堂，蒙古人尊重基督教的符号。

其实卢布鲁克也不算错得太离谱。蒙古的两个部落——克烈和乃蛮，的确深受聂斯托留教派（Nestorian）<sup>①</sup>的影响。聂斯托留教派是基督教的旁支，起源于公元5世纪，经过波斯修道士的传播，盛行于中亚。许多克烈部的贵族都曾受洗，成吉思汗的一个妃子还到过流动教堂做礼拜。也许是受到这个妃子的影响，蒙古的第三任大汗，克刺和林的统治者蒙哥，有一天还叫卢布鲁克去找他，把基督教的礼拜仪式，表演给他看。卢布鲁克兴冲冲地带着绘图圣经，训练了一个诵经团，恭恭敬敬地诵经，唱圣歌、赞美诗，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就把圣经里的插图呈给大汗过目。蒙哥看了插图，觉得挺好玩的，但也仅止于好玩

---

① 起源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基督教支派，由于强调基督人、神二性各自独立，一度被视为异端，唐朝时，流传到中原，被称为景教。



而已，而且旁边还有一堆随从喝得烂醉，大煞风景，肆意破坏当时神圣庄严的气氛。大汗把圣经乱翻一通之后，“爬上他的大车，向诵经的教士挥挥手，就走了”。从此以后，卢布鲁克再也没有听说蒙古贵族对基督教有什么特殊的兴趣。

如果卢布鲁克再切合实际一点，他就会发现蒙古大汗是百分之百的实用主义者。基本上，蒙哥信奉的是伟大的祖先成吉思汗以及古老相传的萨满教，只是他也不排斥别的宗教，有雅量随它们去发展。所以，蒙哥允许基督教<sup>①</sup>、回教、佛教，在他的宫廷中传播。卢布鲁克看到在宫廷里的基督教徒，大感不满，认为他们没有半点神学修养。他说，聂斯托留教派的修士，连叙利亚文的圣经都看不懂，更可恶的是他们还放高利贷、娶了多房妻室，帮人举行宗教仪式，乱敲竹杠买卖神职不说，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遥远了，五十年前，才有主教在这里，所以，卢布鲁克宣称此地的主教拥有非常处置权，可以巡回乡间，替孩子主持涂油礼(anointment)，即使孩子再小，也可以破例。卢布鲁克相信，只有这样才会有足够的教士来源。

卢布鲁克其实不用那么义愤填膺。聂斯托留教派的教士心里很清楚，不管是讲教义，还是道德劝说，蒙古人只会把它当做耳边风，他们还是信奉祖先传下来的规矩，碰到了疑难杂症，他们宁可去求萨满巫师。卢布鲁克压根瞧不起萨满巫师，说他们是“卖卦的”；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蒙古人清楚的解答，不管是扎营的地点，还是何时要开战，只要把祭品放在祖先的灵位前，诚心祈祷，巫师再用羊的肩胛骨卜筮，

---

① 在当时的蒙古宫廷，有一些骗吃骗喝的神棍。一个来自于亚美尼亚的冒牌教士，叫做塞尔吉乌斯(Sergius)，他自称在耶路撒冷受到上帝的指示，要他来蒙古，感化蒙古人。塞尔吉乌斯“黝黑修长”，穿着粗布上衣，外罩铁腰环，自称医术高明，炼制的药水中，多掺大黄(rhubarb)，一个法国人替他打造了分药器。被他治过的人，罕有幸存的——原注。



就会得到答案。先把羊骨收拾干净，然后放在火上烤一会儿，有道行的巫师就可以从骨头上的裂痕，看出天意，就跟看手相的人从一个人的手掌纹路，就知道一个人的命运，是同样的道理。

## 乃 蛮 之 地

在接近葛鲁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卢布鲁克向蒙古人传教的心情。那天是7月27日，“大夫”跟我们说，我们已经踏上乃蛮故地，也就是信奉聂斯托留教派的那个蒙古部落的根据地。我们一路上看到好几个一圈一圈的石头遗迹，石头圈包围的面积都不算小，颇具气势，这是乃蛮宫廷旧址，面向一望无际的杭爱草原。天色将暗时，我们经过了一个大墓穴，想来是一个乃蛮王公的沉睡之地。

葛鲁特已经在草原的另外一端向我们打招呼了。我们走了六十多英里，没有看到半栋永久性建筑，任何屋舍都会让我们眼睛一亮。仔细地打量这个小城，其实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地方行政中心。哨子和害羞鬼想要回家，我们也就不耽搁他们了，索性连城也不进，就在这个地方向他们挥手作别，这两个人可以省几步路，收拾好他们的马匹，直接打道回府。我们才跟他们道再见，苏木中心就派人出来跟我们接头了。这个人说，我们的马匹快准备好了，不过集合地点不是在葛鲁特，而是在十英里外的曼陀罗（Mandal）喇嘛庙附近。所以，保罗、“大夫”、我搭上苏木的卡车在附近逛逛，阿乌博德、巴雅尔和戴尔哲三个人去把我们的马匹赶回来。

曼陀罗寺让我们发现意外的惊喜。我们在一个牧羊人的废弃帐篷里草草过了一夜，正盼着我们的马时，有个年轻人骑马经过，怯生生地问我们要不要看看附近的圣像。后来，我们才弄明白这个小朋友今年十六岁，想当喇嘛。中央政府已经允许喇嘛教恢复流传了，他学了一些喇嘛教的教义，今年秋天就要剃去头发，换上喇嘛服饰，正式当

个小喇嘛。我们问他，他父母知道他要出家之后，有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没有半点迟疑——“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的营地扎在一个小悬崖的避风处。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弟弟，领着我、保罗与“大夫”，绕过悬崖底部，走了大约半英里路，就看到了几个矮小平坦的石头，表面上刻满了西藏经文。我们的小向导说，这都是曼陀罗寺喇嘛刻的西藏佛教经典。曼陀罗寺是蒙古最渊源流长的喇嘛庙圣地，庙中高僧无数。一路上，我们看到一些零零星星的经文，散布在石头间。然后，我们就在山壁上，见着第一尊在莲花上打坐的浮雕佛陀，隐约可以分辨出红、蓝、棕色，那是昔日彩绘的痕迹。又走了一会儿，在一条小溪的山脚上，是一尊更大的佛陀像，旁边是一尊骑在龙狮身上的降魔尊者，再过来就是天女（Ayush Baksh）。我们数了数，像这样的石雕总共有九处，可是这两个小朋友告诉我，应该有十八处才对。这些雕像应该是19世纪以后的艺术品，时代不久，但是曼陀罗寺喇嘛发了偌大心愿，才把这些垂直山壁雕成不朽的佛像经典，让他们的信仰巍然长存。我们正要重拾旧路，打道回府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往上一指，我们看到了五十英尺左右的上方，有个白晃晃的东西挂在山壁上晃荡着。他告诉我，那些都是人骨，僧侣死后，把他们的骨头挂在山上，好像给山壁挂上了一串项链。

我们回到营地之后，备马已经送到。除了马匹之外，还招来了一大堆好奇的当地牧民。把辎重补给放在半野生的蒙古马上，自然又是一片混乱，我们的营地顿时热闹非凡。其中有两个牧民，应该是我们的向导吧。看到他们手脚利落，安排行李，有条不紊，我觉得很高兴。我站在一旁，看他们要分哪一匹马给我。他们终于挑定了一匹马，马主人看起来颇有忧色，他原本就担心他的马胆子太小，现在又害怕我们这些外国人会恶整他的马——跟其他的蒙古牧民一样，他也认为外国人不会骑马。我一再向他保证，我们会好好对待他的马匹，但他还





是围着我打转，一脸狐疑。我拿出我的马鞍，他坚持要替我放在马背上。我这副外国鞍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牧民们簇拥过来，好奇地打量我的时新行头。我还拿出了我的马尾皮带（crupper strap），告诉马匹的主人，要怎么从马鞍的后端拉出皮带，再绑在马尾巴的根部。蒙古牧民好像被我的话吓坏了，他这辈子还没看过马尾皮带。我请“大夫”替我解释，为了防止马鞍往前滑，马尾皮带是少不了的设计。“大夫”费尽口舌向他解释了半天，竟然笑了起来。“他说这皮带根本就是恶搞，会把他的马弄坏的。他的马匹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东西。”

“跟他说，我很坚持。全世界有许多国家，都用这种附有马尾皮带的马鞍。没有这种皮带，上山下山，马鞍就会很容易滑下来。”

从牧民的表情看来，他们觉得我根本是胡说八道。但是，我的态度坚定，牧民看我一副认真的模样，也只好勉强同意了。但他要亲自绑这马尾皮带，于是，我教他怎么从马鞍的末端拉出马尾皮带，怎么样把它扣到马匹尾巴的根处。他小心翼翼的把尾巴拉起来，再把皮带拉到马尾根处，但是，他实在是太迟疑了，马儿感觉到他的不安，一溜烟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牧民只好再试一次，不过还是笨手笨脚的，依旧没有成功。看到一个一生与马为伍的老牧民，居然拿马尾皮带无可奈何，其实蛮好笑的。这牧民以为挑的马匹不乖，这次他挑了一头小马，还把它妈妈拉过来站在它的身边，让它安分点。但是，这个牧民实在太不熟悉这种设计了，连小马的尾巴都拉不起来，简单的任务再度受挫。我尽可能地维持礼貌，从他手上接过马尾皮带，拉起小马的尾巴，轻轻松松地把皮带固定好、就定位，这匹马连动都没有动。马主人看起来相当惊讶，围在旁边看热闹的人都哄笑起来。我请牧民亲自上马感觉一下，他就试了起来，跑了几圈。他还是认为马儿会受不了马尾皮带，频频下马，拉拉扯扯，看坐骑会不会不舒服，没有想到马根本没有异样的感觉，最后，他高兴地点点头，总算是认可了。



小喇嘛在曼陀罗山壁的佛教浮雕前，低头默祷。



喇嘛吹响法螺，召唤信徒。

在木栅后面，总共只有二三十顶蒙古包，在喇嘛庙被摧毁之前，曼陀罗设县只是为了宗教理由。如今，构成喇嘛建筑群的主体的，只剩下佛塔了，青绿的塔顶自然成了此地的主色调。掺杂其间的建筑，原本可能是讲经堂、精舍、山房和储存杂物的地方，但是，年久失修，一片荒烟蔓草，已不复昔日风采，建筑功能也不可分辨。屋顶上面长满杂草，横梁脱离了原先的接驳处，斜倒在一旁，屋顶上的磁砖大多脱落，在一旁堆得好高，土墙被人打了洞，显然是把庙宇的内部当做牛棚。不过，恢复旧观并不特别困难，因为这里毕竟没有受到推土机的全面破坏，虽然破败，屋舍大抵完好。

有一小群僧侣聚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宗教社区，使这里重拾原先的功能。连大喇嘛一并算上，这里有六个喇嘛，庙社无法住人，他们就在原先的主建筑间搭了一个蒙古包，簇新洁白，醒目得很，上面还挂了一个招牌，告诉大家，这里正是曼陀罗寺僧暂时栖身之地。

我们打算上路了。庙里的老喇嘛与其他寺僧拐着脚，坚持要送我们上路。他们排在蒙古包的前面，向我们挥手道别。有几个喇嘛实在太老了，连腰也直不起来，得靠手杖才能勉强站着。他们站在阳光中，穿著鲜丽的僧袍，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布斯卓的观察，“深红、亮橘、隐隐泛光的淡肉桂红”，一群喇嘛站在一块儿，会让人想起“一畦鸚鵡郁金香<sup>①</sup>”。

## 贫瘠的草原

离开曼陀罗寺的道路的两边，我们看到了一对刻在巨砾上的守护神，一个是趺坐的佛陀，另外一尊是青绿色的凶神恶煞，遥遥相望。又

---

① 鸚鵡郁金香 (parrot tulips): 颜色极其鲜亮的郁金香，以花瓣酷似鸚鵡羽毛而得名。



骑了一个小时，我们才碰上一个牧牛人的蒙古包，他们招待我们一顿迟来的晚餐，主要是干奶酪、硬面饼。这个地区的领导还送给我们一匹马。第二天，预定要骑这匹马上路的保罗说，这匹马个性顽劣，野性未脱，不好控制不说，恐怕还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跟原先那批有气没力的羸弱老马相比，他这匹马已经算是了不得的新锐了。

挥别牧牛人的蒙古包之后，我们骑了一整天的路，都见不着半个人影。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已经找不到流水了。无论是什么东西，体积都大得要命。间或看见的巨砾，竟然有一个人骑在马上的高度；巨雕就在我们身边顾盼自雄，非但不怕人，还瞪着眼睛看我们，就算只从它们身边二十码左右经过，它们照样纹丝不动。这里的沙地面积越来越广，由于干旱的缘故，稀疏的野草，已经转为惨绿色，就只有在土拨鼠打洞的地方，还能保持青绿。也许是因为土拨鼠把土拨松了，所以比较容易保持水分，也许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喜欢找潮湿的地方打洞住家，反正，你在一片了无生气的草地上，突然发现嫩绿的片段，那里就一定是土拨鼠的家。遇到这种地方，我们要特别留神，别让马蹄踩上去了，这片土地被土拨鼠挖得千疮百孔，极不牢靠，踩得狠了，就会栽进去。我们经常看到莽撞的小马，在这个地带一个劲儿地快跑，一脚踩进土拨鼠打的洞，马上的人就会被摔个狗吃屎，狼狈不堪。

我们的向导不愧是马上高手，眼看夜幕渐渐低垂，他们却越跑越快，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拼命赶路的结果，是让我们赶上了前面的暴风雨，马匹的马蹄在暴雨中翻腾，顶着风奋力向前，鼻孔冒出嘶嘶白气。这趟快马跑得我们兴奋淋漓，直到天色已暗，我们才赶紧在风中，制服住四处飞舞的帐棚，扎好营，在淋成落汤鸡前，搭好了遮风避雨的地方。几百码前有一群牧羊人——这还是我们奔驰了二十英里惟一碰到的人——他们是照看水井的，见到我们来了，分了一些水给我们。



我们那天晚上待在帐篷里吃存粮，牧羊人就在不远处，向导却没有带我们过去串门子的意思。这里是贫瘠苍凉的开阔草原，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尽是微微起伏的平地，渺无人烟，好不容易见到人了，却还是这般冷漠，着实有些奇怪。也许是我们的向导不想打扰别人吧，要不就是他们担心他们饲养的半野生马，会跟牧羊人的马打起来。不管怎样，反正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天气转晴，我们准备好马鞍，打算在清爽的早晨赶一段路，没想到却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大惊失色的意外，让我们跟阿乌博德和平相处的最后一丝机会也破灭了。

### 坐骑狠遭修理

从上个星期以来，帮阿乌博德准备的马匹，不知道怎地，全都是脚步沉重的慢性子。这纯属意外，因为向导总是挑最好的马充当他的坐骑。谁知道接连好几天，再怎么好的马被他一骑上，就显得懒洋洋的。原本应该是他带头的，现在却落在后面，怎么催，他的马还是一踱一挨地慢慢晃。阿乌博德常常一阵狠抽，坐骑却置之不理。起初没什么人注意他，只觉得摆脱他很轻松，我们可以按照原先的进度赶路，谁知道阿乌博德的火气渐渐上来了，已经到了失控边缘。前一天，他死命地抽马，超过我们两次，但脸色却十分严肃，皮鞭从来没有停过。

那天早上，阿乌博德给他的坐骑上鞍，谁知道这牲口闹起脾气来，它后脚直立，就想逃跑，显然是被阿乌博德抽怕了。阿乌博德把缰绳拽在手里，一个不留神，被这马一冲，摔在地上，被拖行了好几码。戴尔哲尖叫一声，赶紧上前救他，闹了好一阵子，戴尔哲才驯服了撒野的牲口，把缰绳交给阿乌博德。阿乌博德一把抢过缰绳，打算再把马鞍装在坐骑背上。这马又开始乱踢了，实在不想再让这个把它修理得鼻青脸肿的乘客骑在它的身上。戴尔哲扯紧了缚脚带，让阿乌博德上

鞍。其他人都已经上好马鞍，等阿乌博德准备就绪，就要上路。阿乌博德总算绑好马鞍，但一松开它脚上的缚脚带，果然，这牲口又想跑，不过，这次阿乌博德有充分的准备，他一把揪住缰绳，坐骑只得乖乖就范。阿乌博德正想翻身上马，这马发现它抗拒不得，索性就耍起赖来，趴在地上，不肯让阿乌博德骑。这动作证明了阿乌博德的坐骑相当聪明，但是，在主人眼里，却是不折不扣的造反，反正它就是曲着前腿，膝盖着地，然后翻转身子，侧躺在地上，硬是动也不动。

阿乌博德站在那里，看着这头惫懒的牲口，一时手足无措。戴尔哲不知道在叫什么，也许是要阿乌博德给它一鞭子，让它明白谁是它的主人。缰绳的另外一端还拽在阿乌博德手里，他使尽了吃奶的力气，用缰绳狠狠地抽了马脸三下，好像恨极了，非得这样出气不可。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蒙古人打马脸，不用转身，我就感觉到了牧民的不满。这出闹剧还没演完。这马被打得有些退缩，头抬起来几次，但还是躺在地上，不肯站起来。看到他的坐骑坚持把头埋在地下，阿乌博德气得六神无主，怒不可遏，完全无法控制他的行动。他站在马匹旁边，一下又一下地狠抽马脸，这已经是十足恶意的发泄，在这一刻，阿乌博德的残忍全部释放出来了。现在，就算是这匹马有意思要站起来，也做不到了：阿乌博德一记记地狠打，分明是要它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我们在一旁都看呆了，根本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震骇得无法说话。一直以为这是最后一下了，没有想到阿乌博德就是不肯住手，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眼睁睁地看阿乌博德逞凶。阿乌博德完全无视于我们的存在，越打越起劲。他起码狠抽了这可怜的牲口二十几下，才放下缰绳，马儿才勉强站起身子来。

不只我一肚子火，保罗更是气得一脸惨白，好几次，我都以为他要冲出去痛殴阿乌博德。我连忙安抚，叫他别轻举妄动。阿乌博德终于上马了，但是，大家刻意转头，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我想，队伍





里的人大概都觉得阿乌博德太过残忍，他这样鞭打马匹，根本不是蒙古人的行事作风，这种行径羞辱了他的同胞。蒙古人一向率直，我们的牧民朋友没有出面劝阻阿乌博德，也是件怪事。自此之后，所有人对阿乌博德的看法又是一变。我已经决定了，要继续旅程可以，但是，我再也不要跟阿乌博德这般惹人厌的人在一块。在蒙古，有很多事值得做，很多地方值得看，犯不着浪费时间与阿乌博德打交道。横越欧亚大陆，从蒙古一路到法国，是很让人期待的旅行，但是，按照阿乌博德的这种搞法，出了蒙古国境，绝对寸步难行。我有责任联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委员会，劝他们更换领队。在这个空当，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蒙古残存的传统文化。为了这个目的，我、保罗、“大夫”越早脱队越好。

我们在难耐的沉默中，结束了早上的行程。我偷偷看了看巴雅尔一眼，他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贯的轻松自在不见了。保罗压低声音一个劲儿地在念，说他应该也用缰绳痛抽阿乌博德二三十下。马术不怎么样的“大夫”，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现在对付个性温和的马匹，已经毫无问题了，连他也认为阿乌博德的行径与野蛮人没有两样。如果成吉思汗复生，也会看不下去。据说，成吉思汗曾经明令：绝对不能打马脸。

## 想法子脱队

“大夫”已是身心俱疲。他的身体早就没有办法应付如此艰辛的旅程，经常看见他下马，在马匹旁边拉筋，伸展四肢，显然他的膝关节已经疼痛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的两个向导——好运道和勇士，每天都把行程控制得十分严格。我猜想，他们可能也是受够了阿乌博德，想尽快摆脱他，早点结束这趟旅行。还不到4点钟，我们就从干燥的低地走了出来，眼前是一个开阔平坦的谷地。二十来个骑马的汉子，从

谷地的另一端快跑过来。他们是小城德札格(Dzag)工作大队的成员，苏木行政委员会派他们过来引我们渡河。近日来，河水暴涨，渡河的危险自然不在话下。

在河谷另一端，当地政府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欢迎会，地点是冠军牧民的蒙古包里。公社委员会认为这个牧民非常能干，足堪表率，所以分给他四百匹马，让他和他的家人照料。为了酬谢他的勤劳，公社额外分给他一些燃料、物资、食物与私有马匹，供他挤奶、制作各种奶制品、自用或是销给公社。我们被引到他的蒙古包里，依旧是蒙古人传统的宴客点心：干奶酪、有些酸臭气的奶油、方糖，以及喝也喝不完的马奶和蒸馏奶酒。我们默默地吃喝着，早上的悲剧阴影还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苏木委员会主席问起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巴雅尔把阿乌博德的那匹马也算了进去，告诉他，我们已经有四匹赠马受伤或是跛脚，我们得找个地方停留一会儿，让这些马养伤。

我看到蒙古人聚在那匹跛得最厉害的赠马旁边，指指点点。这是一匹白色的斑点马，背脊上有一条鳗鱼似的黑鬃，脚上有淡淡的斑马纹，蒙古人说，这就是蒙古马从野马演进过来的痕迹。他们在这匹马的肩头上敲敲、压压，摸摸它受伤的脚，但是，没有人敢轻下断语：这是蒙古人的习惯，他们不会公开说出这匹马有什么问题，免得会让旁人觉得他太自以为是，将来被人发现他说错了，也会很没面子。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看热闹的人才全部散去。这时，冠军牧民悄声地出现在我们的帐篷旁边。我们的帐篷扎在一个山坡下，离他的蒙古包不远。他把受伤的马拉到一边，掏出小刀，割开它胸口的一条主血管，珠串般的血滴，滴了大约半分钟；那匹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偶尔举举它那只受伤的前脚，好像想压住伤口似的。然后，血就自然止了，蒙古传统的放血疗法，到此告一段落。

“大夫”替他自己、我和保罗找到了一个解套的方法，不要再受这



种折磨了。他说，第二天，是蒙古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举行人民自由选举的投票日。山脚下的一个蒙古包是乡间投票所，有一辆吉普车会到那里收选票箱，“大夫”可以帮我们安排，搭那部吉普车到苏木中心。票数会在投票日的第二天清晨统计完毕，再交由蒙古空军一架庄严古老、漆成黄色的安托诺夫二型（Antonov 2）双翼飞机，送到省会。如果苏木地方书记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搭乘这架飞机，尽快回到乌兰巴托，再找方法继续往西边走，一直走到阿尔泰山。“大夫”恨不得早点离开，而我们脱队的话，并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完全相反，我们三个一走，戴尔哲就可以把我们的坐骑当成备马，大幅减轻更换马匹的压力。戴尔哲天性乐观，随遇而安，由他领着阿乌博德，应该不会有问题。我惟一觉得亏欠的人是巴雅尔。照道理来说，他应该有选择离开的自由，不过，他回到乌兰巴托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更何况脱队之前必须取得蒙古电视电影厂的同意才行。“大夫”把这里的情况分析给他听，巴雅尔着实有些动心。但是，他得到省城打个电话给他的老板，才能做出决定，现在他只能陪着阿乌博德。后来，他的老板告诉他，他得继续拍下去，我们很遗憾，再也没能见到他。

### 烤土拨鼠肉

我们待在原野的最后一天，内心充满了矛盾，因为我们想尝试一下土拨鼠的滋味。料理土拨鼠的重责大任，当然又落在巴雅尔肩上。两个猎人送给我们一对土拨鼠，他们的枪法准确，直接打在土拨鼠的脑袋上，一枪毙命。戴尔哲和巴雅尔把这对土拨鼠拿到河边，洗剥干净。巴雅尔在火里烤了几块石头，然后把滚烫的石头、土拨鼠的尸体，往锅里一扔。就这样。不用料理，不等水沸，不放调味品。巴雅尔向我们保证，这顿大餐我们吃了还会想再吃。保罗和我一肚子问号，我们还是不大确定，有没有勇气吃这对可爱异常、肥嘟嘟的小动物，在剥



皮之前，它们的脸看起来是那么的困惑，竟有点像是动作慢吞吞的老议员。但是，我们吃了那么多餐羊肉，嘴巴都淡出鸟来，实在不想放弃换换口味的机会。巴雅尔掀起锅盖，钩出两串被烫得黑黑的土拨鼠肉，看起来实在很像放大的兔子。土拨鼠的肉比想像中更硬，筋很多，并不难吃，只是没有什么味道，咀嚼之间，没有什么感觉，硬要找个比方形容我嘴里的土拨鼠肉，我只能说——它吃起来，有点像羊肉。

稍后，我跟开着吉普车，到处去收选票箱的当地官员抱怨，土拨鼠根本不中吃，那个人干笑起来。“你真的不应该跟我说，你吃过土拨鼠肉，我可以逮捕你！猎土拨鼠的季节要两个星期之后才开始。不过，话说回来，牧民想要干什么，根本没有办法管理。”这个官员大概四十多岁，精力充沛，一脸精明，是蒙古新一代的干部，比起先前的官员，他们的意识形态淡得多，比较实在。以前的官员墨守信条，食古不化。当然，在每个苏木行政区，还是有原先的组织，当家的还是地方党部主席，不过，从中央政府派下来的专业经理人才也已经进驻党部。这批人很能干，精力充沛。我们的向导叫做康保，是中央派下来的总顾问。他是在本地长大的，很乐意配合中央政府的号召，辞去在乌兰巴托的工作，回到了乡里。因此他对正在进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有一份特殊的关心。他向我们解释，乡下的老百姓还是很保守。虽然有许多人正在首都筹组反对党，蛰伏已久的民主运动又将萌芽，但偏远的苏木的牧民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成长中的反对党，跟偏远的地方没有什么接触，预料这次选举，还是会由地方党部提名的两个候选人轻松获胜。“候选人有哪些？”我问道。“我是其中之一。”他面带微笑地回答我。然后，他大谈他的抱负，以及如何促进地方发展。

他的做法倒是挺踏实的，并没有空谈理论。他解释说，这个涵盖蒙古典型地貌——戈壁、山谷、草原、高山的地方，除了发展农业之外，别无选择。这里没有矿藏，气候又限制了牲口饲养的数目。此地



冬天的气温，低到零下四十度，幸好降雪量只有十六英寸，雪如果再厚一点，牛群就无法用牛蹄拨开冰雪，找到埋在下面的野草，这样一来，损失可就惨重了。许多乡民想要办一个小工厂，处理他们生产的生鲜食品，康保说，这些要求他可以设法办到，目的是把他们留在草原，不要搬往乌兰巴托。他一直觉得在原野的生活比较自在，也比较富裕。他希望能把电力送到一般人家的蒙古包里，让他们看看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一些富裕的牧民买了日本制的简易发电机。苏木的南边，靠近戈壁沙漠的地方，也展开了先期的风力发电实验。看来，这个实验应该会成功。

康保在城里的官方客房又给我们开了一个欢迎会。这是一个扎在城中央的蒙古包，里面有床、干净的毛巾，还有桌子，梦想中的一切奢侈品都找得到。端起奶酒，正要为蒙古的未来干一杯前，康保伸出中指，沾了沾酒杯里的酒，弹了三下。一小滴酒弹向空中，一小滴弹向火炉，一小滴弹向地。这是我们见识过无数次的蒙古传统礼仪，敬天、敬地、敬火。他还多解释了两件事：用中指，是因为这是右手当中最少用、因此也最干净的手指，至于把手指放进酒中，是测试酒中有没有毒。蒙古人相信，酒里有毒，指头会觉得辣辣的。

第二天，飞机无法按照既定时间起飞，有一辆运送选票的摩托车，因为路程实在是太远了，没能及时赶到。我们躲在机翼的阴影下等摩托车时，我问康保：“选举结果如何？”在我们头顶上，整装待发的驾驶员早就不耐烦了，频频伸头张望，像极了一个在温室里的花匠。“我当选了。”他回答，“在我们这个苏木，我们的党赢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选票。”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十二章 真人西游



早在卡庇尼与卢布鲁克启程前往中亚之前，另外一位修道士不辞万里之遥、旅途艰辛，远赴大漠。但是，他的方向跟这两位基督教先贤完全相反，他是由东而来。

道教“金莲派”<sup>①</sup>的大宗师，长春真人邱处机，时人誉为仙人转世，闻名遐迩，堪称东方宗教的圣哲。1212年，成吉思汗慕名邀请他远赴蒙古，以便亲自向他请益。成吉思汗在诏书中说，他久闻长春真人道术通玄，博物洽闻，“谨邀先生暂屈仙步……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他特别派遣侍臣刘仲禄，持虎头金牌，率领二十位蒙古人，传旨敦请，金牌上特别标记了“如朕亲临，便宜行事”的字样。长春真人时年高龄七十一，早在今山东省退隐山林静修，不问世事。曾撰写长春真人事迹的道士孙锡，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序文中提到，虽然久闻其名，一度无缘得见，“意此老人，固已飞升变化，俟云将而有鸿蒙者久矣”。

① 全名是“道门全真金莲正宗龙门法派”。



等到他发现长春真人仍在人世，而他终于有机会亲自拜见时，激动可以想见，孙锡是这么形容长春真人的，“尸居而柴立，雷动而风行，真异人也，与之言，又知博物洽闻，于书无所不读”<sup>①</sup>。

长春真人颇为踌躇。先前，偏安杭州的南宋也派人远道邀请，但被他拒绝了。此去大漠，折算成现在的距离，是七千英里，道路艰辛，可想而知。再加上行旅中，要与成吉思汗的姬妾同行，也不免尴尬。刘仲禄此行，除了敦请长春真人，也顺便帮成吉思汗物色汉人女子送入后宫，长春真人一念及此，就意兴阑珊，觉得沿路多有不便。起初，他谦辞成吉思汗的好意。成吉思汗可不是容易打发的人物。刘仲禄始终不肯放弃，还把女子交给他人护送，以示诚意。1221年2月，长春真人只得展开弟子李志常所谓的“万里长行”。而李志常记录见闻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也成为见证蒙古西征，兵燹过处，残破萧条的重要史料，当时中亚的奇风异俗、大河巨峰，也因此历史上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当时，包括征服奴役中亚璀璨的强权花刺子模（Khwarazm）<sup>②</sup>。花刺子模是中亚最重要的回教势力，管辖河间地带（Transoxiana）<sup>③</sup>的重要绿洲城市：前苏联的土库曼（Turkmenistan）、吉尔吉斯（Kirghizia）、乌兹别克（Uzbekistan），以及阿富汗、伊朗跟巴基斯坦的北部，国力昌盛，不可一世。

道路艰辛，有时骑马，有时乘车，大漠万里，长途漫漫。伴随着长春真人的是李志常等十九名弟子和蒙古随从——一行人迤逦朝现今的内蒙古戈壁前进，此地遍布白骨，是1211年成吉思汗率领部队突进

---

① 作者引用的是E. Bretschneider编的《东亚史料》中的《中古研究篇》（*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London, 1988），与中文略有出入，本章根据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还原。

② 在今土库曼、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

③ 指的是阿姆河以东、锡尔河以西的地带，这是中亚穆斯林文明的主要领地。



中原的战场。中原部队一败涂地，倾覆于此。不一日，他们抵达了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惕赤斤<sup>①</sup>的黑车白帐驻节之地，当时湖面都还结着冰。在这草原上，刚巧赶上有人嫁娶，住在附近的王公贵人带着各类的奶子、奶酒，共襄盛举。

他们在这里听到一个不怎么好的消息，成吉思汗当时在更西边招讨花刺子模国王沙·摩诃末（Shah Muhammad）之子札兰丁，换句话说，他们还得跋涉三千英里，才能晋见这位“宇宙的统治者”。

离开铁木格·斡惕赤斤的营地，蒙古向导领着他们前进的道路，正是七个世纪之后，我跟保罗选择的旅行路线，沿着克鲁伦河与鄂尔浑河的河道，在杭爱山区蜿蜒前进。我们旅行的季节跟他们相近，就连眼前的景色，都依稀相似。长春真人一行人走到这里，只觉寒风刺骨，苦不堪言，夹道“韭茂如芳草”，越爬越高，在翻越山岭的隘口，不但有坟墓，还有“祀神之迹”，看来就是今天所谓的敖包。显然，杭爱山区的景色让他们萦绕胸怀，挥之不去，留下了鲜活的纪录：

涧上有松，皆十余丈，西山连延，上有乔松郁然。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林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

然后，他们转而向南，开始攀登阿尔泰山。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成吉思汗大军的强悍：一条补给道路硬是劈开山岭，穿过人烟罕至的崇山峻岭。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两年前经过此地，除了让人闻之色变的蒙古铁骑之外，还有上万名专门制造攻城器械的中国工匠、技师随行。当时工匠技师开路之险，到了长春真人亲临的时候，还是可以轻易想见，因为长春真人一行人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必须由“百骑挽

---

①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作斡辰大王。



绳，县（悬）辕以上，缚轮以下，约行四程，连度五岭”，这样才能翻山越岭，免得马车翻覆。更艰辛的路途却还在前面，“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约行二百余里，达沙陀北边”。李志常说，在这里“遇天晴昼行，人马往往困毙”。所以，他们必须要“暮起夜度”，蒙古的向导因为担心“魑魅魍魉为祟”，还建议他们在马头上涂血避邪，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才找到绿洲。之后，又度过了上百个沙丘，“若舟行巨浪然”。原本拉车的牛只推进到这里，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这时，这批可怜虫被弃置在道路旁，改用六匹马来拉车。

## 血洗边城

这里已经是花刺子模的国境线了。在这里，他们又看到了蒙古大军锐不可当的强悍。接近赛里木湖（Sairam Lake）<sup>①</sup>时，他们看到了四十八座桥，宽度可容两部满载辎重的车辆并驾驱驰，抛石机、强弓硬弩、石弹火炮等各色攻城器械，就是这么一路络绎西进，助长成吉思汗雷霆万钧之势，攻伐花刺子模。

河间地带的绿洲城市的统治者，做梦也没有想到东方的攻城技术精锐凶猛至斯。更糟的是，他们的国王迷信城池坚固，不相信远道来的敌军会有什么作战能力。好大喜功的札兰丁自比为武功盖世的亚历山大大帝，印有其肖像的钱币上，镌上了“伊斯坎达尔”（Iskander）的字样，麾下的部队是蒙古骑兵的三倍。但是，他部署无方，三十万大军多半是讲土耳其语的佣兵，散布在几个绿洲大城中——兀龙格赤（Urgendi）<sup>②</sup>、马鲁（Merv）<sup>③</sup>、不花刺、撒马尔罕、巴尔赫（Balkh）<sup>④</sup>——然后他们紧

---

① 长春真人经过这个湖的时候，命名为天池。

② 即今乌尔根地，曾经是花刺子模的首都，也称花刺子模城。

③ 今译梅尔夫，跟兀龙格赤一样，在中亚地带。

④ 这个城市已经在现今阿富汗的北部了。

闭城门，只守不攻，静待蒙古大军精力耗尽，无功自退。成吉思汗根本不把城池放在眼里，他把大军拆成四个支队，各设定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花刺子模的边陲重镇——厄塔刺（Otrar），成吉思汗念及旧恨，强攻猛打，手下毫不留情。1218年，厄塔刺的城主伊奈斤（Inalchuq）拦截一支有四百五十人、五百只骆驼的蒙古商队。伊奈斤根本就是假公济私，公然劫掠，不过，他在给摩诃末二世的奏书上，只说他怀疑商队中有蒙古奸细，可能为成吉思汗刺探军情。伊奈斤把商人都杀了——其中竟然还包括了一个蒙古使臣——商队中的财物在 market 拍卖，所得当然纳入私囊。摩诃末二世就这么看着他的属下胡作非为，没有制止。

摩诃末好像还担心这样的挑衅行为，不足以激怒成吉思汗。三名成吉思汗派到撒马尔罕向摩诃末二世抗议的蒙古使臣，也遭到了羞辱，其中一名被斩首，另外两名被剃掉胡子（对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逐回蒙古。

眼见蒙古大军的气势高涨，厄塔刺的居民自知难免，蒙古军进城之后，屠戮之惨，可以想见，于是他们冒死抵抗，毫不畏死。蒙古大军起初是由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察合台、窝阔台带队，面对着厄塔刺军民的舍身护城，一时之间，都有些手足无措。部分守军出城投降，恳求蒙古人放他们一马，蒙古人竟然把他们列在城前，全部斩首示众。命在旦夕的伊奈斤率领精锐战士死守卫城，原先预计可以支持五个月，但是在蒙古铁骑的一轮猛攻后，主城陷落，卫城孤掌难鸣，厄塔刺终究易手。城陷之时，伊奈斤倒是没死，根据回教史家纳萨威（Nasawi）的记载，等到成吉思汗赶到，才用融化了的银汁，灌进他的眼耳中，活活整死了这个贪婪的城主。

成吉思汗稍泄心中的怒火，接下来把致命的矛头指向中亚的瑰宝重城——撒马尔罕。撒马尔罕堪称是当时中亚最富庶、最讲究的城市，





人口超过五十万。摩诃末二世刚刚定都于此，正征调民夫，加厚城墙，以御强敌。他还开征杂税，筹措资金，准备把城墙拉到五十英里长。可是城墙还没完工，蒙古大军倏地掩至，在伊斯兰教世界面前，展现高度协调的攻城谋略。

包围战一开打，撒马尔罕的军民，就被蒙古大军的军力吓到了，只觉得四面八方密密麻麻，都是蒙古铁骑。其实，成吉思汗是伙胁俘虏，随军前进，虚张声势而已。他也让俘虏扎营，所以看起来营垒遍地，旌旗蔽天，让敌人见之胆寒。摩诃末这时早就弃城而走，躲在别的地方调兵遣将去了。成吉思汗的后军就是负责拦截从各地调来的援军，同时派出大量斥候，打探城中的防备。可怜的俘虏在攻城的时候，排在最前面充当蒙古军的人肉盾牌，抵挡城墙上砸下来的石头、射出来的羽箭。中国人为蒙古人设计的抛石机，迅捷便利，一下就击溃了撒马尔罕守将负险而守的决心。攻城战开始的第三天，城内的守军就大举出动，准备突围。成吉思汗一见敌军出城，立刻展开蒙古的经典战术——佯退、包围。吸引土耳其佣兵追赶，在他们追得忘形，离城已远，进入蒙古军队布下的口袋的时候，蒙古铁骑迅速回师包抄，展开屠杀。单单在这场战役中，土耳其佣兵就死了五万人，大约是撒马尔罕守军的一半。两天之后，撒马尔罕开城投降，只有两千精锐死守卫城。成吉思汗的将领迅速纳降，大军进城，关紧城门，准备清除余孽。结果，最后的两千人中，有一千人战死，一千人勉力突围，保住性命。从围城开始到战争结束，撒马尔罕战役只花了成吉思汗五天的时间。

清查战俘、辎重，并没有花掉他们多少时间。成吉思汗相当瞧不起不战而屈的土耳其佣兵——在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驻扎，竟然舍弃名城投降——他把三万降兵整队整好，全部杀掉。撒马尔罕居民全部被驱出城外，方便蒙古军的搜刮；然后像牲口市场一样，按照居民的专长、年龄分类。工匠、艺术家以及其他有一技之长的人，被送到蒙

古本部做工。役龄的青壮纳入军中，补充“人肉盾牌”，老弱妇孺随他们自生自灭。一年后，长春真人抵达撒马尔罕，城中的居民只有原先的四分之一，残破萧条，再也不是中亚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了。这座名城要到一百八十年后，帖木儿（Tamerlane）<sup>①</sup>崛起中亚，东征西讨，将掳掠的财宝，送回撒马尔罕，此地才又复兴。帖木儿，也就是马罗（Christopher Marlow）<sup>②</sup>的《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的传主，他仿效成吉思汗的谋略，以他的后裔自居。撒马尔罕衰也蒙古，兴也蒙古，是中亚历史上的一大讽刺。帖木儿后来还娶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女性，这样一来，他更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女婿”，堂而皇之地进入“金顶王帐”世家。

像撒马尔罕这样的名城都手到擒来，成吉思汗这才发现，花剌子模虽然规模不小，却是外强中干，不仅劫掠易如反掌，就算把此地纳入版图，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所以他派出他的子嗣、大将四下征讨，正告这片土地上的子民，要他们臣服在蒙古的统治之下。所有城市都是蒙古人的囊中物，没一个跑得了。几个月过去了，蒙古人从征战中归纳出几个处理城池的方法。运气好些的，是那些望风披靡的城市。由于势如破竹的蒙古军，到城里还来不及歇马，顶多停个一天半天，就继续往前冲去，这些城市名义上收归蒙古统治，所以大致完好，城中居民身家性命，获得保全。比较惨的是蒙古军放慢速度攻略的城市，反正前无去路，蒙古人不急着离开，就算这些城市迅速投降，蒙古人还是可以慢慢地整治他们。蒙古军依据攻略撒马尔罕的那一套，把居民

- 
- ① 他的名字其实是从 Timur lame（跛脚的帖木儿）演变过来的。根据苏联考古学家的发现，帖木儿的右手、右腿残废，但是，身躯强健，祖先是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的部属。
- ② 他是莎士比亚成名之前，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成名作正是上下两集的《帖木儿大帝》。



统统赶出城外，然后安心劫掠。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居民回到家中，虽已满目疮痍，但总算熬过了这场战乱。蒙古人任命新的城主，横征暴敛，不在话下。如果哪个城市不识相，竟敢抵抗蒙古大军，蒙古人冲冠一怒，就会把那个地方打到糜烂不堪，卫戍部队将无一幸免。残酷的搜刮掠夺，接踵而至，然后按照老规矩行事：有用的俘虏送回蒙古，其他人充当军役，剩下的放回家中，任他们自生自灭。

### 攻城快过统治能力

碰到下面三种情形，这个城市绝对是万劫不复：第一，城主有眼不识泰山，竟然敢杀害蒙古使臣；第二，城市降而复叛；第三，成吉思汗的直系亲属在攻城时阵亡。1220年，在成吉思汗西征初期，阿富汗的重镇阿鲁（Heart）<sup>①</sup>迅速投降，只有几个外围的卫城守军还在挣扎，都被蒙古军队轻松解决，城中大部分的居民还能安居乐业。六个月后，阿鲁居民竟然意图谋反，初期打了几个小胜仗，打得蒙古驻军节节败退。等到蒙古主力一赶到，情势逆转，重新夺回阿鲁。将军下令血洗全城，居民全部斩首。蒙古大军足足花了七天，才在城中找出所有人，砍掉他们的头颅。大军离开这座死城后，躲在暗处的幸存者出来替死者埋葬。没想到蒙古人留了一支伏兵，等他们出来，一看到人，就全部砍头，真的让阿鲁没留下半个活口。

再往西，就是伊朗西北部的名城，内沙布尔（Nishapur）。1220年的夏天，这个城市稍作抵抗，就投降了，成为蒙古西征的根据地之一。但是，到了秋天，居民改变心意，在蒙古军队二次抵达的时候，兴兵叛变。双方交战激烈，成吉思汗的孙子脱古察死于乱军之中。蒙古人的报复让人不敢相信，内沙布尔再次投降，城中的男女老少全部处死

---

① 今译赫拉特。



不说，就连猫狗都不放过。脱古察的遗孀亲自领兵上阵，屠戮百姓，砍下的头颅，还按照年龄、性别，排列得整整齐齐。成吉思汗一定是恨极了，他下令拆除城墙，夷平城市，要这个富庶的城市翌年可以犁田耕种。

胆敢碰成吉思汗家族成员的一根汗毛，必遭惨烈的报复。这或许是蒙古人刻意散布的一种印象。影响所及，成吉思汗不免被神圣化，时人竟以天神视之，认为他刀枪不入，无坚不摧。就在这种气氛的渲染之下，成吉思汗命令使臣刘仲禄，不远千里敦请长春真人前往大漠，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1222年，长春真人终于抵达了成吉思汗在阿富汗北部的金顶王帐。一见到邱处机，成吉思汗就迫不及待地问他，究竟有没有长生不老药？长春真人的回答倒是挺老实的：“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不愧名主，失望之余，照样善待邱处机。他在王帐旁，为长春真人一行人搭了两顶帐棚，嘘寒问暖，还不时邀请他来王帐畅谈养生之道。他似乎知道长春真人吃素，还送了他大批的蔬菜水果。然后派遣了一支蒙古部队，护送真人返回中国。根据李志常的记载，长春真人在回程中，神色宁静，无羁于物，走到内蒙戈壁的时候，“不食，但时时饮汤”。此时的邱处机似乎已经超然物外，对于大漠之行的艰辛、面见成吉思汗的荣耀，浑然不在意。成吉思汗显然对这位道教真人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下旨免去道教信众的钱粮，并在现在的北京，为长春真人兴建了一座道观<sup>①</sup>。

成吉思汗向外吹嘘他“金顶王帐”的威名，有其实际需要。进攻花刺子模的节节胜利，速度之快着实已超越他组织政府系统的能力，蒙古统治蒙古本部，以及华西、华中、花刺子模故地，亚洲北部之半，

---

① 这座道观，也就是今天北京白云观的前身。邱处机1227年8月在该地羽化登仙，成吉思汗也在同一年辞世——原注。



但仍无止境地向外拓张，方兴未艾。只是成吉思汗一人不可能事事躬亲，所以他借着子孙树立他的神秘权威，便能顺势而为，继续向外扩展。成吉思汗的心里很清楚：嫡系的蒙古部队不过十三万人，绝对没有能力统治这么广大的领土，四面八方都有征服赢得的土地城市，也不可能都靠蒙古驻军维系。当然，残酷的大屠杀是震慑外国人民、让他们不敢轻易反叛的方法之一。大家只要想到蒙古人，就吓得手软，根本就不敢与他们为敌。许多城市的卫戍部队，人数明明比蒙古人要多许多，但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尽管脑袋跟身子分家，竟然无意奋战到底。

然而，蒙古人打造的战争机器仍有人力不足的问题。西征花刺子模的战役一开始，成吉思汗被迫吸收了许多操土耳其语的摩诃末军队以增强战力。如今，帝国又壮大了许多，他允许自己的子孙自立王帐，吸收更多的外国人。起初，变节投降的土耳其人遭到杀戮，无一幸免，但是，到了现在，他们却很欢迎土耳其人的加盟。土耳其人跟蒙古人一样，是生活在草原与高山间的民族，习气相近，就连已经改信回教的土耳其人，也依旧保有部落遗风。蒙古铁骑还是蒙古大军的主干，攻城方面则有中国的巧手工匠为助，器械络绎不绝于道，现在又加上数万土耳其骑兵，成吉思汗统驭的部队，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跨国联军。事实上，如果少了对九尾旌旗誓忠的数万土耳其部队，蒙古人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开创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十三章 猎 鹰



今天，蒙古境内仍有为数不少的土耳其人后裔。他们是蒙古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聚集在蒙古西陲——巴颜乌古烈省，被称为哈萨克人（Kazakhs）。卡庇尼、卢布鲁克在他们的游记中，频频描绘土耳其的风俗，密度不下于蒙古；两个旅行家在书中也大量运用了土耳其文。成吉思汗在西征路上，将土耳其的这个旁支整编到蒙古大军中，日后，随着大军撤回蒙古本部，在这里他们安顿下来。他们避居在巴颜乌古烈省的偏远山间，与世隔绝，因此保留了中亚文化的传统。我非常想见他们一面，但是，到那里去有个问题：巴颜乌古烈已经是蒙古的西陲了，再过去就是苏联的国界，敏感度之高不在话下。幅员辽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隔着阿尔泰山，与蒙古分疆而治，两边的居民同文同种，语言相通，无论是前苏联还是蒙古，都非常担心哈萨克人会通连起来，组成政治联盟，破坏这个地方的宁静。形迹可疑的外国人在这个地方自由旅行，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在回乌兰巴托的路上，我们与“大夫”研究此行的可能性，大家都觉得不乐观，商量了老半天，



并没有结果，最后决定边走边自己想办法。没有想到乌兰巴托的每个人都热心地帮忙，蒙古官方的体谅，更增添此行的便利。

## 不富饶的乌古烈

“大夫”买了三张飞机票，我们一行人搭上了有五十二个座位的苏联制涡轮推进飞机。从乌兰巴托到巴颜乌古烈（意思是：美丽的，或是富饶的乌古烈），每天有一个航班，交通算是相当便利。我们不必向当局申请特殊的旅行许可，也不打算事先跟谁打招呼。我们决定碰运气，走到哪里算哪里，来一趟哈萨克意外之旅。蒙古和哈萨克这两个民族，互相瞧不顺眼。我们也不想找蒙古马队带路，免得麻烦。蒙古人觉得哈萨克人天生反骨，担心他们会在巴颜乌古烈搞独立。在工作场合一见到哈萨克人，蒙古人也是避之惟恐不及。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哈撒克人很排外，一旦得到工作机会，就全力铆上，先站稳自己的脚步，然后把亲族一个一个拉进来，填满所有空缺。相对地，哈萨克人对蒙古人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方式也很不满，他们觉得中央政府根本不理睬他们的需求。两个种族之间的误会很深，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化解的。一向随和的巴雅尔，提到哈萨克人就是一脸嫌恶；戴尔哲则认定哈萨克人会生吃马肉，只要逮到机会，哈萨克人一定会把他照顾的马匹吞下肚。

8月2号，“大夫”、保罗和我一路往西飞去。从乌兰巴托到巴颜乌古烈，航程约四个小时。往下望去，看着我们曾经骑马漫游过的蒙古草原，先是首都附近的破碎平原，然后是慢慢皱褶的山脉，逐渐攀高，一直到杭爱山区，然后，高山渐渐隐没在草原与戈壁大漠里。飞机底下一片枯黄，低矮的丘陵好像被斧头劈过，有棱有角，干河道穿梭其间，隔个大老远，才看到一个湖泊。从两万英尺的高空看下去，湖泊都是黄褐色的，真的与地图上涂的颜色一样。这里的低地已经属于半



沙漠地带，渺无人烟。蒙古包孤零零的，大概隔个三十英里，才能见到一个。更罕见的是溪谷，只有在河流的两旁，才能见到一抹淡绿，表示还有些疏疏落落的牧草。在这种地方，蒙古包就密集得多了，一伙儿总有八九个，在避风的山坡下，排成弧形，好像是人的下巴。

巴颜乌古烈的首府是一个灰蒙蒙、遍布碎石，向四面八方不规则延伸的城市，人口约两万，没有任何可观之处。一栋四层楼的建筑，是当地的行政中心。市郊当然免不了有一片围着篱笆的蒙古包区。阿尔泰山山脉余势未歇，横卧南边跟东边。这个城市叫做乌古烈，少了巴颜，也就是美丽的，或是富饶的这个形容词，倒也名副其实，因为这个城市真的既不美丽，也不富饶。我们抵达的那天，天色阴暗，街上连个人影也看不到。百分之九十的当地人，都趁着这短短的夏天到山边去了，把这了无特色的街道，往脑后一扔。大约要到8月中旬，这里才会有些生气。

我们见到的第一辆汽车，是挂着苏联牌照的吉普车，它是从戈诺尔—阿尔泰斯克（Gorno Altaisk）<sup>①</sup>区域过来的，那里已经是苏联的领土了，离这很近，大概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如果这批外国客人是来购物的，恐怕不免失望。城里面只有几家寒酸的小店，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我们进去的第一家店，总共只有十二样杂货：廉价的梳子、中国做的塑料娃娃，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十来部排成一系列的老式摄影放大机，满是灰尘，看来有些年代了。隔壁的那家店里，有草莓果酱卖，看起来稀稀的，还有好多瓶黄绿色的碳酸饮料，一个面包箱，里面的土司面包只怕也放了好一阵子。我们进来是想补充点存粮，再买点礼物，送给哈萨克的朋友。我们选择了压了花纹的中国茶砖，一大罐方糖和一些甜食。小店的收款机里没有零

---

① 这是苏联与中国、蒙古接壤的自治州，行政中心为乌拉尔。



钱，所以，他们又从另一口大箱子里面，找给我们一些晒干的苹果和梅子。这些水果干可是舶来品，从哈萨克共和国那边来的。当时，我们还瞧不起那些比果汁稠不了多少的草莓果酱，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后悔了。三天之后，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果酱全部卖光了，我们饿得要命。

## 哈萨克人的领地

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跟当地政府打交道，才租到一部吉普车。蒙古各地都缺车辆，所以，在路上跑的，多是超龄上阵的老爷车，属于政府单位。像巴颜乌古烈这个穷地方，所拥有的车辆，不用几根指头就可数得一清二楚。乌兰巴托的中央官员把这里当成国家的尽头，放在补给清单的最下面，虽说车辆的零件严重缺乏，补给时断时续，倒也有点好处：他们不大干涉巴颜乌古烈的行政，放任哈萨克人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哈萨克人一提到他们的成就，脸上都掩不住得意之色，他们保存了自己的风俗和语言，有哈萨克文的报纸、讲哈萨克语的电台，一家专门上演哈萨克剧的戏院正在兴建中，还有一家规模小但志气可不小的博物馆，专门收藏哈萨克文物。就连旅馆入门处，“欢迎光临”的几个大字，都是用哈萨克土耳其文拼成的。

我们的运气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大夫”竟然在这里碰到他的哈萨克老友，他们曾经在莫斯科经济互助委员会市场（COMECON，简称经互会）一起工作过。经互会是东欧集团的经济合作组织，随后业务扩展得越来越大，包山包海，无所不包，也难怪一个哈萨克工程师和一个蒙古心脏科医师（这两个人对于推动国际经合作计划，没有半点兴趣，也没有半点专业知识）会在莫斯科的经互会办公室里碰上。这么说吧，这个组织设立的宗旨，就是在国际间交朋友。撞见他，我们算是交上了好运道，从此之后，就有认识不完的新朋友，外带转来转

去的请托。到了第四天，我们总算弄到了一部吉普车，还是刚刚从市府运输部门修理厂硬拖出来的，一行人朝着阿尔泰山前进。

若说5月份的肯特山脉很荒凉，那么初秋的阿尔泰山山脚，就更荒凉了。一路上，我们的哈萨克司机一再跟我们说，在比较低的河谷里，现在根本找不到人，因为他们都上山去了，帮自己的牲口打理一些过冬的草料。但是，我看了老半天，实在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可以储存过冬，看不到牧草，只有一些杂木树丛、沙地、大片大片的碎石地，还有偶尔见到的干河床。

走了十二英里地，我们在一个小村庄停了下来，准备接何坚尼亚斯，也就是“大夫”的哈萨克友人的弟弟上车。何坚尼亚斯是我们的向导，带我们去拜望住在山里面的哈萨克人。他的个头很高，虎背熊腰，一副土耳其人的模样：眼珠是褐色的，比一般蒙古人的斜吊眼要圆得多，皮肤白皙，下巴宽阔有力，鼻梁很高，跟先前在草原陪伴我们的牧民完全两样。就算刮得青亮的头上少了那顶哈萨克传统的绣花帽，也没有人会把他当做蒙古人。

何坚尼亚斯的朋友住在深山里，已经很接近苏联边界了。他向我们保证，他的朋友固守哈萨克传统，原汁原味，毫不含糊。

搭这部气喘吁吁的老爷吉普车挣扎上山，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我们已经爬上中亚的屋脊，这里是世上久被遗忘的角落，半个世纪以来，可能根本没有任何西方人涉足此地。接近傍晚时，我们走到了一个山势纠结的古怪地方，当地人称为五峰（Five Peaks）。此地一高一万五千英尺、终年积雪的高山，是苏联、中国与蒙古的交界处。苏联的摄影师管它叫“世界分水岭”，从山上流下的雪水在此分道扬镳，一边成为流至北冰洋的河流，一边则是消失在中亚沙漠的内陆河川系统。我们的目的地是距此两小时车程的北边。等我们真的看到路旁的哈萨克人穹庐时，天色已经很暗了。







我们歌声洪亮的向导何坚尼亚斯在哈萨克的穹庐中。



穿着传统蒙古服饰的小朋友，兴冲冲地参加成吉思汗诞辰庆典。

## 穹庐之夜

在外行人的眼里，哈萨克人的穹庐和蒙古包差不了多少，但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和保罗还是可以察觉到两者的不同。单就外型来说，哈萨克人的穹庐与蒙古包就是不一样，它们比较细长，结构上也较轻巧，屋顶尖耸许多，比标准蒙古包要大。或许，外观上的差异要内行人才看得出来，不过只要走进哈萨克人的穹庐，再粗心大意的人也不可能把哈萨克穹庐当成蒙古包。我们走进何坚亚尼斯的朋友凯蓝的穹庐，时间已近午夜。他选择在苏蒙边界、山谷最高处扎营。一路上，我们停了好几次问路，其中还包括一户用链子拴着小狼的哈萨克家庭，好不容易才找到。只见沉沉的夜色中，人影幢幢，都是出来欢迎我们的。有人领我们进到穹庐里面，凯蓝有部发电机，在我们坐定之后，他赶紧打开，于是头顶上的电灯泡亮了起来，帐棚变成了明亮的亭台。

只要是看得见的地方，全都有装饰。屋顶上套的帆布，在张开的伞骨间，染成了红黑相间的条纹，下面悬吊着碎布缝成的五颜六色的丝带，也很抢眼。地上铺着厚厚的白地毯，上面有刺绣，是造型大胆的分叉图案。五斗柜被漆上鲜亮的颜色，还嵌上隐隐泛光的金属。只要有一点点空间，都可以看到刺绣，不管是坐垫、床单、被褥、挂饰，只要是任何想得到的东西，上面全有刺绣。墙边的几张床也挂满了各色装饰，一时之间，让人觉得那是个有四只脚的活动广告车。每个刺绣的用色都极为艳丽，非得把风头抢尽不可，圆圈、螺旋、花鸟、人物、奔马、抽象的图案，就算偶尔重复，也不减奔放的热情。凯蓝太太的一双巧手把这个穹庐内的每个方寸之地，装饰得如此灿烂缤纷，让人目不暇接。家里的装饰一定要由女主人亲手打理，绝对不能去买，或是接受别人的馈赠，这是哈萨克的传统。她刚结婚搬进凯蓝的穹庐



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她就靠自己的一双手，一针一线绣出这样的花团锦簇。从哈萨克的传统来看，凯蓝的老婆实在是千中挑、万中选的好妻子。

凯蓝被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吓得有些手忙脚乱。我们应该是他所见过的第一批西方人，至少我敢肯定我们是最先爬上这么高的山，进到他夏日穹庐的外国人。但是，他很快就重拾镇静，展现出做主人的诚意，嘘寒问暖，务求让我们舒服自在。我们因此注意到哈萨克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差别：哈萨克的男主人看来对于家务事要更在行，比起蒙古牧民，凯蓝更像一家之主。他的威严跟地位，无碍他的待客之诚。他没有一般的蒙古牧民那么害羞客气，只见他忙里忙外招呼客人，问我们在道上听到的新闻，百忙之中，还不忘称赞何坚尼亚斯两句。

他的太太忙着做菜，我们舒展四肢，往厚厚实实的哈萨克地毯上坐下。屁股底下是有红、有紫、有黄的地毯，耳里听的是何坚尼亚斯的歌声。这时才知道，我们的向导竟然还是个半职业的歌手，他拿出哈萨克的传统乐器——两根弦的东不拉，丁丁咚咚地弹起来，哈萨克传统民谣、哈萨克及蒙古电影主题曲，好像没有他不会唱的歌。午夜之后，凯蓝太太终于端吃的出来了，讲到吃的，哈萨克人的食物与蒙古人的食物也不相同。在蒙古包里，我们只有白煮羊肉吃，这里的東西好吃多了，肉比较嫩，也放了香料，更有味道。盘子还用热水烫过，在蒙古包里，很少见到这样贴心的服务。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没有奶酒，我们喝的是牦牛奶。哈萨克虽然住在蒙古人的国度里，并没有回教教长在一旁监视，但他们还是谨守回教禁酒的教规。不管是天然发酵的，还是经过蒸馏的奶酒，都在禁止之列。

凌晨两点钟，我们终于挺不住了，先后被睡魔征服。凯蓝和他的太太搬来好几床毛毯，铺了足足有六英寸厚，我、保罗、何坚尼亚斯以及我们的司机，几个人挤成一堆，挨个躺下了，男女主人又搬来几



床更厚的毛毯，往我们这批沙丁鱼身上一放。他们怕四周有冷气钻进来，还很细心地用各色垫子堵好，把我们几个当成三明治，四面八方全部包好，不留半点空隙。然后，我们就睡着了。

四个小时之后，我醒了。一张开眼，见到的是繁花似锦的篷顶。天光从门缝和帐棚底部透进来，看起来格外的明亮清朗。这里的中央支柱比蒙古包长得多，屋顶比较高，强风过处，轻飘飘的篷顶不但吱吱作响，还会随风势变形。天气冷得要命。我们那位年纪不小的哈萨克司机，就睡在我的身边，他很能干，帮了我们很多忙，见多识广，哪里都有他的朋友。但是，他打鼾的声音未免大了点，而且还有口臭，所以，我从人堆中爬了出来，套上靴子，把门推开一条缝，往外探个头，顿时愣住了。

## 八月里的银白世界

外面竟然是一片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银色世界。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从缝隙里透出的天光如此明亮。早雪降在阿尔泰山的高处，一夜之间，积雪已有三四英寸厚。我开始佩服当初设计哈萨克穹庐的先贤了，隔热的效果真好，外面的气温急转直下，但是，在帐棚里面的我们一点知觉也没有。大约三十码开外，有一群可怜兮兮的牦牛，挤在一起避风挡雪。雪在它们的毛皮上凝结，好像是撒了一层糖霜。在触目皆白的天地间，出现这么一群毛色黝黑的牦牛，对比之强烈，让人目眩。再看过去，河谷上方是一片蓝色，那是高空卷云（cirrus）的尾巴。轻飘飘的雪花结晶，落在万物之上，好像到处都冒出一丝丝的蒸气。现在不过是8月的第一个星期，阿尔泰山却已经白雪皑皑，这对牧民来说，是第一个警讯，他们要收拾收拾，准备赶牲口下山了。

昨天晚上，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一片漆黑了，没法判断此地的高度，现在，天色大亮，映衬着闪闪发光的白雪，终于让人有置身



中亚高山的感觉。凯蓝这个扎营地点，与世隔绝，真有几分分水岭的气势；再加上前方不远处，一块石头陡然拔起，直冲天际，让人恍惚以为那里就是阿尔泰山山系的枢纽。昨天晚上，凯蓝指向西方两点微弱的光点说：“俄国毛子。”根据他的估计，我们现在的位置，距离蒙苏边境大概只有两英里。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国界线在哪里，好像也没有人在乎。这里是哈萨克的人的土地，他们爱到哪里放牧，就到哪里放牧。

山坡下方没隔多远的地方有顶帐棚，再隔四分之一英里的山坡避风处，又有个帐棚。半个小时之后，哈萨克妇女钻出帐棚开始干活，看来这场早雪对他们的日常工作没有半点影响。妇女套上厚厚的毡靴，身上穿着好几层的外套，再裹上一条羊毛毯子，盖住她们的头部。她们又推又挤，把牦牛赶出来，拴好，准备挤奶。强劲的风势，呼呼地刮过去，卷起地上的积雪，打了几个旋，仿佛在工作的女性身边，冒出了阵阵烟雾。她们坐在小凳子上，埋首乳牛之间，以避风雪，两只手飞快地挤出奶水来。

吸进来的冷空气冰彻心肺，远远望见一个穿着黑色灯心绒外套的老牧人，拖着沉重的步伐，朝我走过来。他身上的那件外套，是哈萨克人的标准装扮：黑色，下摆很长，盖住膝盖；里衬很厚，可以挡住强劲的寒风，头上戴的也是传统的哈萨克帽。这种帽子左右两边伸出两片很长的护耳，可以盖住耳朵，后面还有一片方形的毛皮，遮住衣领，冷风根本钻不进来，只是原先鲜艳的赤红色已经褪成淡淡的粉红色。帽檐镶缀了狐腿毛，在帽子周边围了一圈，工匠的手艺相当了得，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缝绣的痕迹。这个老牧人一脸憔悴，一身黑衣，在雪中显得格外刺眼。昨夜大雪，他的牲口不知道被吹到哪里去了，他不畏酷寒，打算四处看看，把它们全部都赶回来。他的身影越来越小，终于在大片的雪地中消失了。

凯蓝推开穹庐的红门，走了出来，站在我的身边。他身上也是一件黑色的灯心绒外套，头上一顶猩红色的哈萨克帽，中央还插了几根深褐色的羽饰。这些羽毛是从猫头鹰身上拔下来的，象征好运。他手臂上横着一副马鞍和辔缰，朝他的马走去。昨天下雪前，他在大老远的斜坡打了一根桩子，把马拴在那里。然后，他骑马走过小溪，打算把散在另一边的一小群马赶回来，安置在他的帐棚附近。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骑下斜坡，前面有十来匹哈萨克马。哈萨克马和蒙古马的外貌差不多，只是看起来，骨架更强韧一点，身材瘦高些。

## 放鹰行猎

中午过后，积雪慢慢融化了。两个哈萨克人骑马从下面的河谷上来。他们听说我们住在凯蓝的帐棚里而特别过来致意，顺便跟何坚亚尼斯闲聊两句。他们也知道先前我向哈萨克人打听过猎鹰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哈萨克大汉右手上各架了一头雄赳赳、气昂昂的猎鹰，骑上胯下良驹踏雪而来，这份气势别说有多惊人了。《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父亲“勇士也速该”年轻时，就喜欢在不儿罕山斡难河畔“放鹰行猎”。猎鹰，始终是蒙古大汗尊贵的象征。著名的仙纳度(Xanadu)就是一片猎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特别喜欢在那里放鹰。卢布鲁克是这么形容这位大汗的：

他们养了很多头白隼(gerfalcons)，清一色架在右手，一副皮带套在它们的脖子上，绕过胸口，绑住这些扁毛畜生。到了要放鹰追逐猎物的时候，他们会用左手稍微压住猎鹰的头部跟胸口，免得强风一顶，猎鹰又被吹回来了。

卢布鲁克前往克刺和林晋见大汗的时候，蒙哥大汗就是一边抚弄他的猎鹰，一边跟这位使臣谈话的。外国访客到这时才发现，原来献





给大汗最好的礼物，就是为他的鹰笼里换一头上好的猎鹰。

蒙古高原上有的是剽悍的猛禽。大草原上，杭爱、肯特山脉中，各种鹰、隼、雕经常在我们的帐棚上打转，寻觅腐肉。生长在蒙古山间的大老鹰，跟美国西部的白头金鹰（Golden Eagle）有些类似。半官方的蒙古指南上，甚至把老鹰这种移居性动物，和老鼠、鼯鼠、麻雀、家蝇一起归类成“普遍性的物种”。但是，今天的蒙古人打猎时，不会动用到猎鹰，古老的传统反而由哈萨克人继承下来。

这猎鹰看起来真的神气得紧，有几分帝王气派，大约有人的躯干高，十三四磅重。猎鹰极重，主人除了得套上厚厚的手套，还得在马鞍上安置一个鹰架，右手托到手酸的时候，就把手搁在鹰架上休息一下。带着头套的猎鹰，会随着马匹前进的韵律左右摇摆，听到了异常的声音，还知道朝声源处转一下。骑士一下马，一阵晃荡，猎鹰立刻伸长翅膀，调整一下平衡，然后，就是一声尖叫。而它们的翅膀可不得了，足足有五六英尺长。凯蓝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站在我们的身边。他也架着他的猎鹰，昨天晚上，他好像把它拴在乱石堆里。他作势要我把猎鹰接过去。我套上手套，把这威猛的猎鹰接了过来，顿时发现猎鹰的爪子真的很有劲，隔着厚厚的手套，竟然还触手生疼。凯蓝拿过我的左手，托住我的右手，我这才有机会好好打量这种猛禽。它距离我大约一英尺，大概我是陌生人的缘故，这猎鹰显得相当不安，左右张望，身子上下窜动，很不安分，它弯曲的利嘴看起来真的很恐怖，用来啄、撕，轻而易举。身边的人赶紧用头套套住它，它才总算静下来，让我轻松不少。

一提起他们的猎鹰，哈萨克人就眉飞色舞。虽然狩猎季节10月份才会展开，但是他们的猎鹰早就跃跃欲试了。他们说，单单在这谷地里，就有二十来个人饲养猎鹰，在其他的阿尔泰山部落中，还不知道有多少。秋天一到，哈萨克人就会放鹰打猎，在冰冻的土地上，让他

们的猎鹰自己去寻觅猎物。通常猎鹰盯上的对象是狐狸和狼，再凶猛一点的，还敢向雪豹、兀鹰挑战。

凯蓝跟他的族人谈到猎鹰的时候，尽管压不住得意，语气却很谦和。他们说，训练猎鹰一点也不难。这种鸟类天生就会打猎，只要有点耐心，训练时小心点，猎鹰很快就能学会跟人类搭档，一道狩猎。猎鹰一定要从头教起，雏鹰一旦破壳而出，就要赶紧提溜出来，亲手饲养；长到够大的时候，先让它们从追兔子练起，等到它们可以追上兔子，初步的训练就算是完成了。听起来这过程简单得让人无法置信，于是，我又问他们，训练猎鹰最难的步骤是什么？凯蓝说，最难的就是抓野生老鹰来训练。抓野生的老鹰可不简单，要有技巧，要跟那头扁毛畜生斗心思，但是，花再多工夫也是值得的。野生老鹰是天生好手，狩猎的技巧更胜于猎鹰，而且机变百出，让猎物防不胜防。它们在荒野上讨生活，培育出一种直觉，是从小被人类饲养的猎鹰比不上的。我问他训练一头野鹰需要多少时间，凯蓝还是一贯谦虚的表情，他说，大概一个星期到十天吧。

猎鹰是哈萨克人的宝，珍惜得不得了。但是，看到应该在天空中自在翱翔的动物，拴在人类的帐棚边，虽然被照顾得很好，却让我不由得有些心酸。凯蓝好像听到了我的遗憾似的，在一旁摸摸猎鹰的头，替它理理羽毛。猎鹰的头套被拿掉后，在凯蓝的手上跳来跳去，拍拍翅膀，不时还传出几声尖锐的叫声。“这头猎鹰有三岁了。”凯蓝说，“我希望它能陪我久一点，但是，它体力不行，飞不动了，还是得放它回到山里，让它安度余年。”

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有一大部分来自他的狩猎经验。成群结队的蒙古猎人所猎取的各种野兽，是蒙古人重要的肉品来源。草原栖息着多种鹿类——瞪羚 (gazelle)、有个奇怪圆鼻子的赛加羚 (saiga)、麝香鹿 (musk deer)，此外，还有成群的剑羚 (kulan) 和野驴，这些动



物的肉都可以吃，但是，它们行动敏捷，生性警觉，极难猎捕。猎人如果单枪匹马，就只能放慢脚步，悄声欺进，或是伏在灌木丛旁水池中，伺机而动。不过，最有效的猎捕方式，还是数人围猎，把猎物驱赶到一块儿，围而杀之。“他们的食物，有一大部分来自于狩猎。”卢布鲁克说，“他们会纠集许多猎人，围住动物聚集之处，慢慢地缩小范围，把所有野兽集中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乱箭齐发，把它们全部射死。”

成吉思汗把这种小规模围猎，扩大成缜密的军事训练，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纳入团队行动，发挥他的功能。从驱赶的起点到最后的捕杀地点，长达数百英里。蒙古人会派出大量的哨兵，布下七十五英里以上的口袋警哨线，驱赶所有的野兽朝预定地点前进，不让任何一头逃脱。

部队的协调与纪律务求严谨精确，滴水不漏。一只狐狸，甚至一只狼，都不能逃脱。这种围猎时间经常长达数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到了晚间，哨兵的巡逻依旧毫不放松，想要趁月夜脱逃的野兽，只会白费心机。即使只逃走了一只兔子，负责的小队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进退信号、巡逻放哨、埋伏配合，都会在畋猎的过程中，一再练习，一再地修正缺失，使行进速度更能得到有效的提升。也难怪蒙古将领在战场上，除了勇气过人、坚忍卓绝之外，行军布阵的本事更是不容小觑。在集体围猎的过程中，将领可以体会出整合的精义，知道如何激发出整体战斗。猎场与战场上的经验相互印证，也难怪他们的用兵如此出神入化了。

围猎的圈子越缩越小，终于把它们都赶到了最后的屠杀地点，大汗射出第一支箭，这是一个信号，随后，围捕的部队共同把这些动物送上西天。跟哈萨克人尊重猎鹰晚年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蒙古人也知道给这些动物留下一条生路。大汗如果觉得杀得差不多了，他会叫人射出一支火箭，哨兵立刻打开一个缺口，放这些动物回草原。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十四章 厉疫



《蒙古秘史》记载，在成吉思汗崛起之际，住在  
不儿罕山的部落叫做乌梁海部。卢布鲁克道听途说，  
相信他们在脚掌上绑了打磨得十分光滑的骨头，能  
在冰雪上滑行。如今的乌梁海族，只占蒙古人口的  
百分之一，以传统歌舞闻名于世。他们的唱腔被称  
为“呼密”（hoomi）<sup>①</sup>唱法，听起来有些古怪。在发  
声技巧上，属于“泛音”（split-tone），歌手通常是  
男性，因为这种唱法需要一点体力。“呼密”发声法，  
全靠一张嘴的灵活运动，歌手要精准地控制口腔、  
喉咙、胸部和腹部，让身体不同的部位同时发出声  
音，模仿溪水潺潺、群山间的沙沙风声。他们的传  
统舞蹈更是狂野，手部、脚部迅速舞动，让人眼花  
缭乱。有一小群乌梁海族人住在巴颜乌古烈省，刚  
巧分布在哈萨克人居地的外围。耐不住我的一再请  
求，我们的哈萨克司机终于同意载我、保罗和“大  
夫”，到距离中蒙边界不远的地方，去探访一个乌梁  
海部落。

① 这是一种特殊的发音法，歌手紧缩喉咙，发出泛音。经验老到的歌手甚至可以  
可以发出三四部合音，一个人就兼有四重唱的功能。





老爷吉普车带我们走上阿尔泰山区仅见的崎岖丘陵地。我们挥别了猎鹰，把何坚尼亚斯送回他的老家，展开了漫长的旅途，在陡峭的山坡路上，缓步攀高，翻过一个又一个遍布砾石的山谷。山谷里的石头是阴沉的深蓝色，风吹日晒下，纷纷风化为棱角锐利的小石头，我们轮胎硬生生地压过去，时而发出嘶哑的声音。坐在一部摇摇晃晃的吉普车上旅行，当然比不上骑马漫游浪漫，不过，在荒郊野外行动毕竟迅捷得多，乌梁海族行踪飘忽，谁也不知到他们会在哪里落脚。这块土地对人类很不客气（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放眼望去，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一片死气沉沉。我们的司机拼命想找乌梁海族，但就是看不到一个牧民。这也就罢了，在前面凸起的山坡边，我们还看到羊尸体，躺在新轧出的车辙中。这些倒在地上的羊群没有经过处理就放在这里，任尸体曝晒。它们可能是死于厉疫，但群山巨石默默无语，谁也弄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蒙古的降雨量本来就少得可怜，凯蓝那批哈萨克人住的地方还有点雪，这里可是连半点水气都没有。我们的司机猜测，乌梁海族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好流连的了，因此爬到更高的山谷里去找残存的牧草。于是我们打起精神，继续往前冲。

我们又翻上一个高岭，往下一望，远远的另一头有个天然的凹洞，跟个碗似的。这个地方非常荒凉，我们还以为开到了死火山口：山下一片灰黑，凹洞里面连根植物都没有，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碎石，悬崖陡峭得很，如刀削斧劈。碗底有一个即将干涸的小湖，水很浅，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湖水周边逐渐变硬的泥巴地，还印着水纹，约略可以看出湖水撤退的痕迹；水多的时候，这个湖泊规模并不怎么大，顶多是现在的两倍而已。在山谷的另外一边，有几束植物还隐隐透出一些绿意。这些绿色的周围塞满了牛羊牲口，看起来很诡异，大概它们都饿得慌了，使劲拔着所剩不多的植物。牲口上方搭着十来顶帐篷，造型比哈萨克穹庐浑圆许多，没错，那应该是乌梁海人的蒙古包。

## “必死地”

我们开下山谷，路上碰到了两个乌梁海牧民。他们有气无力地赶着一群形容憔悴的牲口，走过贫瘠的谷地。我们离开湖泊往前走，不过走了约七八百码，“大夫”突然叫司机停车。司机停车了，“大夫”又要他慢慢地倒车回去。“大夫”掏出一块手帕，遮住口鼻，凝视车外，神情有点紧张。“停，现在就停！”他叫道，“不要再开了。”他的眼光注视着不远的地上，指着前面一块凸起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是土拨鼠的窝，中央好像还有一个洞。我实在不明白他在穷紧张什么，睁大了眼睛往前看，终于看到了那一团东西，还在缓缓地动弹。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是只狐狸，风吹过处，橘红色的长毛微微拂动。“是只土拨鼠，快死了。”“大夫”说。

我还是不明白，一只快死了的土拨鼠有什么危险，值得这般大惊小怪？没错，那是一只土拨鼠躺在地上死了吧，就算没死，也只剩下一口气了。土拨鼠不是哪里都有吗？在蒙古，我们见过上百只。它们是生活在草原上的啮齿动物，大小跟獾（badger）差不多。我们骑马从它们身边经过，隔大老远，它们马上就竖起身子，打量我们，还会发出尖锐的叫声，警告同伴，然后，全神贯注地注意我们的行动，等我们走远了才放心，要不就干脆一溜烟地钻进很深的地洞里。这种土拨鼠非常机灵，人一挨近它身边，它躲到老巢里还不安心，会一直往前钻，地面上隆起成一条线，好像海豹躲进冰堆中的气洞中一样。普热杰瓦斯基上校真不愧是个观察敏锐的自然学家，在他笔下，土拨鼠的一天如此的鲜活：

太阳刚升起的清晨，空气略带点暖意，土拨鼠兴冲冲地从洞里钻出来，一眨眼的工夫，就看到它跑到草地上觅食。除非有人打扰它，否则，它会一直吃到上午10点多钟，然后回老窝休息，两三点之后，它



才又出来玩，或是再吃点东西。这种活动的规律当然也会有例外：雨季会一连下好几天的雨，这时常常可看到土拨鼠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土拨鼠生性胆小机敏，有猎人在旁边窥伺，它会更加小心。离开老窝前，它会把头伸出地面，打量个半天，有时，一看看个半个小时，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接下来，它探出半个身子，又听又看的，再耗个半晌，最终才敢到草原找东西吃。一旦发现有异常，不管有多远，它会刨个洞，先用后腿坐在地上，再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如果它害怕的东西逐渐靠近，它就会打个洞钻到土里去……逮捕这种动物的方法是趴在它们老窝附近的隐蔽物后面，候着它们钻出洞来。这种生物的求生意志很强，明明已经伤重不治了，还是坚持要钻回老窝养伤。除非一枪毙命，让它们死在当场，否则想逮到它，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0月第二个星期，它们会昏睡一阵子。蒙古土拨鼠和欧洲土拨鼠差不多，也是一个窝里住好几只。

“大夫”小心翼翼地前进，好像在他面前的是一只会喷出毒液、昂首欲攻的响尾蛇。真的是有些奇怪，两个星期前，我们和戴尔哲、巴雅尔不是还一块儿吃过白煮土拨鼠吗？

“不要下车！乖乖待着！”“大夫”一声暴喝，尽管他用手帕蒙住口鼻，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出他声色俱厉。“这只土拨鼠病得可厉害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我的意思是‘必死地’（peste）可能会在这个谷地里爆发出来，我们得赶快通知附近的乌梁海人。”他回答。

“‘必死地’？”我突然想起我念过的拉丁文。“你是说瘟疫？”我问道。

“对，”他这次用的是英文，“瘟疫。”

这就难怪“大夫”一副紧张的模样了。保罗还是认为他反应过度，



想要下车拍几张照片。“大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夫”真正动怒。“我跟你说过了，不要接近那只畜生！”他的声音很凄厉，“如果你呼吸到那畜生附近的空气，你的小命就没了！”保罗一脸狐疑，但还是坐回座位上。我倒没有保罗这么紧张，只是觉得奇怪而已。土拨鼠可能是因为瘟疫致死——这的确是有点恐怖——但是，我始终以为瘟疫真正的病媒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和寄生虫，它们会把宿主老鼠身上的病菌传到人的身上。但这只是外行人的看法，从“大夫”这般严峻的神情看来，他没有开玩笑，在这当口，别违背他的意思比较好。

我们很快地退回吉普车里，赶上走在前面的两个牧民。“大夫”一脸严肃，把他的发现告诉他们。这两个牧民赶快把牲口赶到另外一边去，能走多远就多远。“大夫”对我说，蒙古人特别害怕瘟疫，他们认为只要接近因瘟疫而死的动物巢穴，呼吸到污染的空气，自己也可能罹患恶疾。既然有消息，还是绕道而行，比较心安。他们这种传统的信仰，随着科学的昌明，得到了部分的证实。许多种肺病的确是因为带原者呼出带有病菌的水气，透过空气的传播，才传染开来的。

### 三大厄运

我们持续上山，慢慢接近乌梁海人的部落。他们的蒙古包在稍平的悬崖边，勉强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但也倾斜得紧。从外表上看来，乌梁海人和蒙古人差不多，只是他们的蒙古包看来比一般草原牧民的更简陋，一副随时要搬迁的模样。他们在一个地方可能只待上两三天，就得拔营。讽刺的是，我却在这里看到了水患的迹象。乌梁海人在蒙古包旁挖了一个水沟，把水导向邻近的一个水坑。前一个晚上，大概突然下了一阵大雨，淋得他们措手不及，许多东西都浸坏了，害得他们小小破了财。

乌梁海族人最近的运气坏透了，做什么事情都不顺。他们说，大



旱超过两个月，许多小牛在低矮的山谷饿死，所以他们只好爬到这么高，看看还有没有剩余的牧草。“大夫”告诉他们，他发现一只死于瘟疫的土拨鼠，劝他们赶快迁地为好。乌梁海族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

“这真的是最后一击了。”“大夫”翻译，“他们现在连这个谷地都不能待了，只好到别的地方去。放牧季节已经接近尾声，别的地方想来也找不到什么牧草。他们说，这是他们第三个坏运道了。”

“我知道干旱和瘟疫，”我说，“但是还有一个坏运是什么？”

“看看你的脚底下。”

我低头一看，脚底下爬满了蝗虫，每颗碎石中间都挤了十来只。

“蝗虫。剩下的一点牧草，也被它们啃光了。”“大夫”说。

《圣经·出埃及记》中的三大诅咒全部到齐，还集中在同一时间，难怪乌梁海人被折磨得面无人色。

我们也不能在乌梁海部落逗留了。死土拨鼠的消息让这里的人放弃挣扎，决意踏上征途。他们跟我们说，明天一早就要拔营，挥别这个让他们倒了大霉的谷地。“大夫”也很急，要我们立刻离开这个区域。他害怕地方当局知道谷地中有瘟疫蔓延，会下令隔离。换句话说，我们会被困在这个谷地里至少一个月，什么地方也别想去了。他说，我们最好往西推进。乌梁海族人也在这个谷地看到了快要死掉的小牛和啮齿动物。我以为，小牛可能是因为草料不足，才奄奄一息，但土拨鼠、鼯鼠之类的动物，也濒临垂死的边缘，可能就与瘟疫脱离不了关系。而在这个山谷中即将爆发的瘟疫，根据我的推测，可能是在欧洲让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

### 土拨鼠疫与黑死病

离开谷地之后，“大夫”证实我的推测没错。他说，“必死地”的典型病征是：高烧不退、全身颤抖、腋下腺和鼠蹊腺肿大，导致心神



两个牧民在草原上纵马急驰。



为不儿罕山山脚下的敖包献祭。





牧民最看重的随身装饰  
——银边火镰。



剥一只土拨鼠当午餐——后来发现土拨鼠身上有黑死病（也就是鼠疫）的病菌。  
鼠疫在蒙古尚未绝迹。

不宁、撕裂般的疼痛、头昏眼花。病人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失去平衡，宛如中酒。“大夫”说的这些病征，跟14世纪流行在欧洲的黑死病，有几分相似。那时的瘟疫大流行，足足让两千五百万的欧洲人蒙主宠召。大家都认为，当时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病源，是船上带原的老鼠。欧洲第一起于史有征的黑死病病例，出现在公元1347年，当时蒙古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其中一个旁支，由钦察（Kipchak）大汗率领。他的军队正在围攻黑海的重要港口——卡法（Kaffa），部队中传出了黑死病流行的消息。而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生物战。大汗于是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生物战，他用抛石机把死于黑死病的尸体抛进城内，卡法城内因此瘟疫盛行，城市不攻自破。稍后，前往卡法贸易的热那亚商船，又把病菌带回欧洲，正式开启了欧洲的黑死病时代。

黑死病竟然还残存在这个没有港口、与外界隔离的世界内陆心脏地带，这个消息着实非同小可。这也让我怀疑，造成欧洲人口锐减的黑死病，究竟是来自船上的老鼠，还是有别的传染途径？法国的历史学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估计，欧洲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死于黑死病。有的村落甚至有四分之三的村民，都没能熬过这场浩劫。欧洲到16世纪，人口才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大夫”解释，瘟疫爆发的时间多半在夏季7月底到8月初之间，秋天之后，传染的力道会明显趋缓。当地的牧民管这种流行病叫“土拨鼠疫”，看来他们也知道这种病和病死的土拨鼠有一定的关联。他们很清楚这种疾病的利害：一个夏天会带走十分之一的牧民的性命，整家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去了。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区域都会爆发瘟疫，而且绝无预警。所以蒙古人发展出一套传统，在厉疫盛行的季节里，见到孤零零的蒙古包，绝不下马，一定在远远的地方就把马勒住，然后大叫：“拴好狗！拴好狗！”如果蒙古包里有人出来答应，就表示没有

问题，可以进去歇息。如果叫了半天，没有人出来，那么里面的人可能已经罹患瘟疫，病得没法起身了；这时，绝对不能耽搁，兜转马头赶快跑，免得呼吸到污染的空气而染上恶疾。蒙古包里的人知道自己感染瘟疫，也有责任盖住蒙古包上的通风口，再把控制通风盖的绳索挂在门边，外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蒙古包没能逃过一劫，不可接近。

我们又在这个区域晃荡了两天，距离中蒙边界，大概只有五英里不到。我们的行动要格外小心，因为这里已经是管制区，不过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第六大队。第六大队不是军队的编制，而是苏木在夏天派出放牧的工作大队。据说，第六大队夏天喜欢在中蒙边界扎营，“大夫”听说，这个大队里面有个还在活动的萨满巫师，但这纯属谣言。我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个大队，却发现大队里面只是些寻常的哈萨克牧人，在贫瘠、强风凛冽的阿尔泰山高原，替公社照顾公有牲口而已。他们的牧场里有道脏兮兮的冰河，依附在中蒙边界的高山山脊上。

哈萨克帐篷里的东西，都是游牧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简简单单的木架，看来只是应急之用，上面放着正在晾干的奶酪，旁边放着两根圆木，等着劈成柴火。他们主要的燃料还是牛马粪，用块防水布盖着，慢慢阴干；几张羊皮挂在竿子上，也是等血水退去，再来看怎么用。这里遍地都是各式各样的牲口粪便，单单从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许多道理：一坨坨比较大的，是牦牛和海那格的粪便，中等分量的是羊排出来的，再小一点、一颗颗的就是山羊的粪便了。仔细一看，里面还找得着鸟类生活的痕迹：鸥（gulls）、燕鸥（terns）、鸬鹚（cormorants）沿着河道飞越数万英里，终于抵达了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阿尔泰山山系，这里是它们旅途的终点。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乌兰巴托有派驻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流行病的动态。第二个星期，我、保罗和“大夫”结束了阿尔泰山的调查工作，回到蒙古共和国的首都，第



一件事情就是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联络，向他们汇报瘟疫在蒙古散布的情形。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黑死病这种瘟疫是被列为最恐怖、最致命的恶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的派驻单位应该立刻把蒙古的病情往上呈报。谁知道他们闪闪躲躲，问不出半句实话，也不敢发表任何评论，一味推托，只说我应该去向蒙古的公共卫生部报告我的发现。

这次又是“大夫”帮上了忙。蒙古政府正在进行改组，致力改革，新上任的公共卫生部长先前是个医生，偏巧就是他的朋友。我们到了公共卫生部，想跟部长约个拜会时间，正巧见到他从走道的另外一头急匆匆地走过来，我们就直接向他说明来意。部长虽是个大忙人，但是很爽快地答应我们，马上就抽出时间，跟我们讨论蒙古瘟疫流行的现状。

奈马达瓦博士是新一代的蒙古行政官员，博学多闻、精明干练、坚定果决又诚恳实在，还有些苦中作乐的幽默感。“如果你一年前问我蒙古瘟疫的事情，”他用极为流利的英文跟我说，“我一定得跟你说，瘟疫在咱们蒙古早就绝迹了。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家实行了几十年，连这点流行病都治不了？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以前提到瘟疫，我们都说瘟疫已经根除了。现在改革开放，讲究实事求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单就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就很需要你们西方的协助。没错，在我们蒙古是有瘟疫，也还是地方性的流行病。我们认为从苏联引进的活体疫苗（live vaccines）不像宣传的那么有用，据说，你们西方现在有一种死体疫苗，效果比活体疫苗要好很多。在高危险或是传出有瘟疫爆发的地区，最好能立刻给当地人民接种疫苗。只是在夏天，牧民扎的蒙古包遍布草原，急切之间，根本就找不到他们替他们接种疫苗。我让你看看这问题有多严重。”

他的助理把瘟疫档案搬了过来。第一份文件是一张蒙古地图，上



面标示着有疫情汇报的地区，以及动物和人类的瘟疫通报。浅绿色的色块是有动物罹患瘟疫的疫区，深绿色的色块则是有人类死亡病例的区域。浅绿色的色块纠结呈一条带状，深色的绿点，也是密密麻麻散布在辽阔的蒙古高原，看起来格外僵硬阴沉。部长透露，蒙古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都是天然的瘟疫细菌保存场。他说，蒙古其实还是这世上的主要疫区。

部长一肚子有关瘟疫的学问，说出来吓了我们一大跳。“必死地”在国际间被公认为最危险的传染病，人类得了这种病之后，死亡率极高，所以一旦传出疫情，就一定要隔离，如同霍乱、黄热病一样。瘟疫一旦爆发，蒙古这块土地几乎没有抗拒的能力，因此中央特别在乌兰巴托设立了传染病管制局（Institute for Contagious Diseases），极力控制“必死地”的扩散，同时，在每个爱马克都有办公室，专门监督需要隔离的疫疾，一有病例，立刻呈报。

部长无奈地承认，在蒙古，完全没有方法杜绝瘟疫，因为病毒宿主是无所不在的草原啮齿动物。除了土拨鼠、草原犬鼠（steppe dogs）<sup>①</sup>、田鼠、家鼠之外，就连仓鼠（hamsters）和沙鼠（gerbils）都在散布病毒的行列当中。这些老鼠住在地洞里，有冬眠的习惯。俄国探险家普热杰瓦斯基就发现，草原底下的地洞密密麻麻，瘟疫从这个地洞传到那个地洞，一路散播过去。公共卫生部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年春天瘟疫即将爆发之前，派出田野工作人员，在前一年传出瘟疫病例的地方设下陷阱，捕捉啮齿动物，检查它们身上是否带有病原。万一发现有瘟疫的症状，就要立刻呈报，并发出禁止猎杀土拨鼠的命令。可是这个国家的幅员实在太过辽阔，到处都是瘟疫的带原体，这种做法，任谁也知道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地方的疫情可能根本隐瞒不报，牧民散

---

① 也就是北美所谓的 prairie dogs。

布在广大的草原里，也没法及时知道政府已经发出疫情警报。为了警告都市居民瘟疫的危险性，政府制作了电视连续短剧，用病鼠的照片警告居民要留心，但是许多牧民根本没有电视。

## 谈鼠色变

部长还举了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旦瘟疫爆发会有多可怕。就在这个月初，一个小孩子养的狗抓到一只土拨鼠，小朋友把这只土拨鼠带回家去玩。他们的蒙古包扎在一个挺荒凉的地方，总共只有三个蒙古包聚在一起。小朋友的家人把这只土拨鼠留了下来，为的是剥它的皮。一个星期之后，这家人开始发高烧、头疼。但他们并没有把疫情向上级汇报，因为当时还不是猎杀土拨鼠的季节，他们害怕如果实话实说会惹上麻烦。结果，疫情很快就散播到另外两个蒙古包，十一个人里面，死了五个。“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瘟疫有多可怕，散布得有多快！”部长说，“发作的过程很典型——潜伏期大约是七八天，然后就是发高烧，接下来就是死亡。如果在头两三天没有打抗生素（antibiotics）和磺胺基（sulfa）类药物，一定回天乏术。”

最近一次瘟疫爆发的时间是在1910年到1911年之间，那次的大流行被称为“满洲里瘟疫”（Manchuria Plague），甚至波及到华北。根据记录，总共死了六万人，当时的通讯很不发达，也没有准确汇报，实际死亡的人数，应该不止此数。“满洲里瘟疫”就是蒙古人口中的“必死地”，也就是所谓的黑死病。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瘟疫爆发的源头在蒙古，沿着商旅行经的路径，慢慢地传到华北。一位名为沙伯罗托尼（Zablotny）的俄国医生，下过工夫研究这次的瘟疫流行。他证实病毒的宿主就是遍布在大草原上的土拨鼠、狗鼠、田鼠、家鼠之类的啮齿动物，通常是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吸食了它们的血液，再间接传给人类。“满洲里瘟疫”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主要是因为病菌攻击人





类的肺部，患者呼吸中的水气都带有病菌，防不胜防。这次的大流行流毒无穷，表面上是停息了，实际上却没有根除。1947年，瘟疫又在内蒙古爆发，三万人感染，两万三千人没能熬过病菌的摧残。“你应该知道吧，吃土拨鼠不会感染瘟疫，”部长面带微笑，“我想你们大概偷偷吃过……煮熟的话更没有危险性。”

流传在蒙古民间有关瘟疫的传说，颇有几分根据，大概是牧民长期观察的心得。举个例子来说，在沙伯罗托尼利用科学方法证实鼠类是散布瘟疫的元凶之前，蒙古牧民就已经替瘟疫取了个“土拨鼠疫”的浑名，而且，早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这个浑名就已经散布开来。牧民们都知道，只要看到土拨鼠奄奄一息，或是不明原因死去，又有腐食性动物（carrion）去吃它们的尸体，大概就要爆发瘟疫了。看到了昏昏沉沉、遇到敌人也不知逃跑的土拨鼠，猎人会很机警地不去抓它们，因为这可能是土拨鼠感染瘟疫的征兆；也因此，传统捕捉土拨鼠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一般来说，猎人会穿上全身白色的衣服，手里拿一根小小的白旗，一边摇旗子，一边朝土拨鼠的洞穴爬去。身体健康的土拨鼠，会立刻站起来打量这个怪里怪气的东西，看得出神。土拨鼠都相当好奇，常常会被迎风招展的白旗吸引，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有生命危险；就在这空当，猎人爬到箭射得到的距离，一箭杀死猎物：这样就可以确定，他逮到的土拨鼠没有感染病毒。“现在，规矩变了，”部长看起来有些伤感，“城里人开着吉普车，在草原上横冲直撞，直接用射程远的来复枪打土拨鼠，然后叫他的狗去把土拨鼠叼回来，这样一来，他们无从观察土拨鼠的健康情形，瘟疫也就这么传播开来了。”

部长还告诉我们一些很有趣的消息：他的手下抽查了各种宿主，试图了解它们携带的病原。结果，单就肺病杆菌的这个类型，老鼠和草原犬鼠身上的病菌都没有土拨鼠身上的厉害。家鼠和田鼠身上的病菌比较接近“都市瘟疫”（urban plague），这种“都市瘟疫”常在东南

亚流行，容易感染，发病时也很严重，但是不会轻易要人命。从土拨鼠身上取来的检体可就没那么容易摆平。因此，结论很明白：黑死病细菌的宿主，主要就是生活在田野间的土拨鼠。

另外两个科学发现，也扭转了世人对于黑死病的传统认识。第一，证据显示，瘟疫杆菌的生命力很强，吐一口痰，就算痰已经干了，杆菌还是可以生存三个月；如果把这种杆菌放在实验室里用低温保存，至少可以活上十年。第二，瘟疫的传染原固然是土拨鼠，但是它们身上的跳蚤和被传染的人体也都可以散布瘟疫。举个例子来说，跳蚤吸了一口感染瘟疫的土拨鼠血，病菌可以在它的口腔和内部器官中，生存一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跳蚤从头年的10月一直到次年的3月都会散播病菌。瘟疫就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也许像“满洲里瘟疫”（黑死病的肺炎版）靠空气传染；也许是跳蚤，吸了这个人的血，又跳到别人身上，吸别人的血来传染。

部长说，黑死病或民间所谓的“土拨鼠疫”在蒙古都没有禁绝的方法，蒙古国土在欧亚大陆之间绵延千里以上，都是土拨鼠居住的草原。前一年，有个因为瘟疫而死的病例，发生在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那里距离欧洲又近了一千两百五十英里。1878年，在下窝瓦河流域，也曾经爆发过瘟疫。成吉思汗过世一个世代之后，卢布鲁克踏上征途，曾经记载：“这里有好多土拨鼠，当地人称‘索格尔’（sogur）<sup>①</sup>。冬天来临时，经常是二三十只挤在一个洞昏睡六个月，数量之多，难以胜数。”他还记录说，蒙古人一感染瘟疫，便会有人在他的帐篷外面竖立一个标记，警告外人不要进去。我跟奈马达瓦博士谈话之后，得到一个印象：当时蒙古人的警告措施，与现代牧民的隔离手法其实没有多

---

① 这又是一个土耳其文在蒙古人间流传的例子，卢布鲁克用的sogur这个字并非蒙文，而是土耳其文——原注。



大差异。

中世纪的中亚爆发过大规模的瘟疫，这是于史有据的事实。考古学家最近在阿尔泰山西侧的伊萨克湖（Lake Issyk Kul）<sup>①</sup>发掘出规模罕见的陵墓群，这些人都是死于瘟疫。再往东走，1331年的中国也曾有厉疫横行。历史学家怀疑，这场人口浩劫与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也就是黑死病）脱离不了关系。一个专门研究瘟疫的学者麦克尼尔（W.H.McNeill）<sup>②</sup>甚至怀疑黑死病的散布与蒙古帝国四处拓展有关。从种种第一手的证据以及蒙古牧民根深蒂固的习惯来看，结论已经相当清楚：致命黑死病的传播途径，大概是从陆路传进欧洲的，跟海路的关系不大。受到感染的人体，在浑然不觉的潜伏期中，沿着商道一路推进到中亚，再进到欧洲，土拨鼠和其它的啮齿鼠类只是传播的第一站而已。自古以来，保存黑死病细菌的大本营就是中亚草原，蒙古铁骑在中世纪开疆辟土，蒙古商旅在他们的庇荫下四处经商，瘟疫，也就这么往外辐射，其中尤以欧洲受害最重。这么说来，成吉思汗还不能算是杀人如麻的恶魔，虽然他的军队征服了当时三分之二的已知世界，但是比起蒙古军人散播的瘟疫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对于文明的摧残，黑死病可能比蒙古大军要负更多的责任。蒙古大军在西征之际，不经意留下了让欧洲人寝食难安的梦魇，散布了黑死病的沉重阴影。

---

①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

② 他著有《瘟疫与民族》（*Plagues and Peoples*, Qxford, 1976）——原注。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十五章 萨 满



我一直想找一个萨满巫师，亲自向他讨教。我们因此跑了一趟中蒙边境的第六工作大队，虽然没有找到巫师，但也不是毫无所获。我没有抱持太过乐观的期待，也不敢相信，经过共产党统治的蒙古，正统的萨满教还有传人——先前我们提过萨满教的信徒相信，土地、天空、石头、溪流、风、树都有精灵，还尝试跟它们沟通，占卜未来。只要让我打探到萨满巫师的蛛丝马迹，我一定铆足全力去查个清楚。萨满巫师也算是一种活古迹，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还能揣摩成吉思汗时代的奇幻传说。

萨满教称得上是蒙古帝国扩张时的核心现象。蒙古人常常说，是萨满教中至高无上的宇宙天神腾格里授命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的。甚至有人相信，成吉思汗本人就是萨满教信徒。举个例子来说，在他听到商队在厄塔刺被劫掠的消息之后，单枪匹马到深山去避居三天，这就是萨满教传统的祈祷模式：独自一人，与诸神对话。信奉基督教的卡庇尼和卢布鲁克到了蒙古，发现巫师数目之多，着实吓了一跳。他们总喜欢叫巫师为“卖卦的”，但他们其实更像通





灵师或是算命仙——经常聚在王帐附近，召唤祖先的灵魂。卢布鲁克还亲自闯进蒙古包，看看这些萨满巫师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们总是可以在蒙古王公贵族或是有钱人的蒙古包外面，发现这些“卖卦的”（穷人哪请得起他们？）这些人的行囊，都装得满满的……他们会花很久的时间看风水，等扎好蒙古包、家当安排妥当之后，其他人才会挨个扎营。他们有固定的祭祀日期，有时是在每月的第一天，他们会造出我先前提到的简陋人偶，按照教规，放在帐棚的中间，围成一个圈圈，蒙古人进帐之后，对之顶礼膜拜，致献牺牲。外人休想进去一窥究竟。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冲进去看了一下，立刻招来一顿痛骂。

也幸亏他的莽撞，卢布鲁克成为西方世界记载萨满教仪式的第一人，为这种神秘的原始宗教信仰留下了重要的史料。在当时，萨满大巫师也是宫廷天文学家，有本领预测日月蚀。日月蚀的时候，所有的蒙古人躲在帐棚里面，用各种乐器物品敲打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希望能吓走邪灵，还他们清明日月。遇到有人死亡，替死者举行葬礼的也是萨满巫师。他们会把死者的遗体与遗物放置在两堆火之间去邪。几乎所有的蒙古庆典都由萨满巫师主持，每年5月的第九天是蒙古的“母马初乳节”，马群中所有的白马都要聚在一起，谢谢上天在这个季节的恩赐。把第一滴马乳弹向天空的人，当然还是萨满巫师。卢布鲁克甚至相信，萨满巫师能够影响天气。蒙古人遇到生死大事都会找萨满巫师，有时还请他们帮忙看病。卢布鲁克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蒙古王公生了重病，全身疼痛难耐。他找来萨满巫师替他疗疾：

（这位巫师）坐得远远的，命令她的女仆按住王公的痛处，然后紧紧攥住手心。女仆照做，摊开手掌一看，满是毡毛和奇奇怪怪的东西；

她把这些东西往地上一放，竟然蠕动起来，有了生命似的。巫师把这些东西放进水中，它们竟然变成了水蛭。

卢布鲁克害怕这些巫师直接跟魔鬼打交道，常常有人对他说巫师夜间聚在帐棚里请神的故事：帐棚的中央放着一盘肉，而大萨满巫师“喃喃地念起咒语，手鼓重重地顿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精神进入狂乱的状态，一旁的人把他绑起来；恶魔暗中出现，给他肉吃，巫师则宣布神谕”。卢布鲁克的这段记载并非亲眼所见，因为仪式中若有他这个基督徒在列，恶魔可能就只会坐在帐棚屋顶，一个劲儿大叫：“我不能进来，我不能进来！”

### 寻找萨满传人

瘟疫爆发，因此我们在乌梁海部落时，小心翼翼地跟族人保持礼貌性的距离。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蒙古的偏远角落，发现萨满教的继承人。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小朝廷中，就有萨满巫师为清朝护法。在乌兰巴托，我们听到一个说法：有个萨满女巫师住在巴颜乌古烈省的阿尔泰山区，据说，她有一对千里眼，许多年前，有人见识过她的手段。讲这个故事的人说得头头是道。二十多年前，一个知名的诗人在诗中盛赞她的法力无边。这个女巫师不但对萨满教的诸般规矩法术了若指掌，而且预言神准，百发百中，病人只要能找上她，包准药到病除。但是，这个巫师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到底住在巴颜乌古烈的什么地方，却是谁也说不上来。他们建议我去问当地人看看。

我们的第一个线索是乌古烈城。在城里打听了老半天，并没有结果，有人告诉我们，到第六工作大队去找找看，最后，还是白跑了一趟。不过，我们得以一窥边城德森尔格（Tsengel）的庐山真面目。这座在山脚下的小城，颇有几分美国拓荒时期的苍凉气氛，只是街上看



不见穿着羊皮、鹿皮衣服，迈着大步的猎人，取而代之的却是头发苍白，戴着翻皮缎帽、穿着灯心绒大衣的哈萨克人。哈萨克人赶着一群驮马，马背上负着几袋面粉和杂七杂八的补给，准备回山。“大夫”上去搭讪，想知道传言究竟可不可靠，初步打听的结果着实让人丧气。没错，这里以前有个萨满巫师，就是不知道她是死了，还是躲在山里哪个僻静的角落安度余年——反正没有人说得下她的下落。

有个消息倒是挺有用的。他们说，这萨满巫师不是哈萨克人，也不是乌梁海人，而是吐瓦人(Tuva)。许多人类学家把乌梁海人和吐瓦人归成同一类，只是部落的名称不同。不过一般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却觉得这种说法有点鱼目混珠。他们说，目前只剩下两万五千人的乌梁海部落是比较地道的蒙古人，住在蒙古，讲的也是蒙古话；但是，吐瓦人跟住在边界另外一边的吐瓦自治共和国(Tuva Associated Socialist Republic)的人比较接近，讲的是土耳其语系的旁支——突厥语。我的感觉是，吐瓦人与哈萨克人一样，都刻意疏离蒙古的主流社会，所以比他们住在苏联附庸国的亲戚们，保留了更多古老的文化传统。过去的吐瓦人是三种中亚生活的综合体——他们赶着牛群、羊群在山上放牧，随着季节迁移，在叶尼塞河(Yenesi)上游河谷种小米，并饲养驯鹿，在它们身上绑上鞍鞯，当马来骑。我的观点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吐瓦人其中一个根据地，就是西伯利亚森林——亚洲萨满教的起源地。

有人警告我们，巴颜乌古烈的吐瓦人相当排外，不怎么搭理陌生人。但是，有个叫做马格沙的吐瓦人刚刚从政府单位退下来，说不定他愿意帮我们忙。运气不错，我们的哈萨克司机刚好认识他（我们的司机好像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带我们找到马格沙的帐棚应该不难。于是，我们就上路了，先到一个叫做“梦幻谷”的地方，再沿路打听。

吐瓦人孤僻的名声果然是名不虚传。半路上经过一个吐瓦人的毡



帐，我们停了下来，向他们询问马格沙的下落。毡帐的主人态度相当冷淡。没看到有男人在附近，女主人在毡帐外洗刷锅碗瓢盆，木然地向我们挥挥手，要我们到她的蒙古包里歇歇脚。我们进了帐棚，足足过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来招呼我们。然后，才看见她端给我们一盆不怎么新鲜的面饼、一些酸奶，不发一语，又走了出去，干自己的活去了，一点也没有要跟我们聊两句的意思。能言善道的“大夫”也是花了好大的工夫，才从她的嘴里问出我们到底该往哪里去。

## 吐瓦部落

马格沙的帐棚就在两英里开外、接近溪流的地方，那里有一长串哈萨克人的穹庐，他的蒙古包扎在更高一点的地方。蒙古包里的装潢，一半是蒙古遗风，另一半有哈萨克人的风情。蒙古包周围的挂饰，都是简单的造型，标准的蒙古粗豪式样，但是，地上铺的却又是绣工繁复的哈萨克地毯。矮桌上放的是哈萨克式硬面饼外加跟浮石(pumice)差不多的哈萨克奶酪，干的、液体的都有，但是，仔细一看却也有蒙古的糖堆、面饼和凝块的奶油。马格沙本人很客气，神色之间却有些应付的模样。在他问我们要不要他们全家穿上吐瓦人传统服饰，供我们拍照的时候，甚至还流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情。我这下明白了：过去十年里，吐瓦族都被当少数民族的样板在宣传，也吸引了传播媒体的注意。日本和蒙古本地的记者或是电视拍摄队，接二连三地到这里取景，干扰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马格沙虽然嘴里没说，但一想到外界把他们当做文明世界的活古董，心里也舒服不到哪去。

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情势，我请“大夫”向他解释我们来的用意。我要“大夫”跟他说，我们希望能够追寻成吉思汗的足迹，了解当时的生活传统和风俗，为了这个调查，我们骑马走过肯特省和杭爱省，拜访了当地的牧民。这番话看来是打动了马格沙，他的态度合作多了。



马格沙打开话匣子，聊起他的部落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觉得出来，吐瓦族所保留的文化遗产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这是其他蒙古部族比不上的。举个例子来说，在马格沙小时候，炉火还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象征。火，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必须诚敬以待。绝对不能把垃圾丢到火里烧，如果有人不小心把不用的东西往火里一扔，老天爷震怒，这家人就会倒大霉。比如说，洋葱皮掉到火里去，这家人的马匹眼睛就会瞎掉。刀子挨近火边，也会带来厄运。这倒让我想起来，七个世纪以前，卡庇尼也曾注意到蒙古人有这个习惯，“蒙古人有些传统，是他们自己或是祖宗的发明，触犯了规矩，会被视为罪过。举个例子来说，把刀放进火里，甚至，用刀撩拨火苗，都是大不敬的冒犯”。

马格沙一家人在蒙古包里重新点燃家中炉火，虔诚祈祷，这是他们一年一度的大事。在那一天，烧火的铜盆得涂满奶油，四只脚还得绑上彩带。灰烬要覆盖在煤炭上面，托着铜盆绕蒙古包一圈，再到牲口那里去兜一兜，让神圣的烟为它们驱邪，保佑它们一年平安不生病。在吐瓦人心目中，火是带有魔力的东西，邪魔歪道看到熊熊火光，就不敢作祟。卡庇尼在他的游记中记载过这种仪式。当时他正在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大汗的帐棚中做客。接近王帐的时候，有人要他从两堆火中走过去，卡庇尼大惑不解，问随行的人是怎么一回事，王帐的护卫对他说：“勇敢地去！从这两堆火中间走过去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对我们大汗意图不轨，如果你身上揣有致人于死的毒药，圣火会把你身上会害人的东西全部除去。”卡庇尼的翻译在带他进王帐之前，要他卸下身上的武器。马格沙说，至今吐瓦人还有这种习惯，他们对访客会有点提防。就算你是主人邀请来的贵宾，你还是要蒙古包前下马，等待主人出来迎接，这才够礼貌。如果来宾携带枪支，一定要放在帐棚外面大老远的地方；如果皮带上挂了把刀子，也要让蒙古包里的人，

清楚看见他把它搁在左脚边，然后用右手推门，从右边进入，坐在主人的右手边。

最后，我问到核心了：他认不认识萨满巫师？他对于我这憋了好久的问題，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好像我是请他介绍一个好医师或是牙医。他回答说，他认识两个萨满巫师，全是女的。其中一个跟着家人搬到别的爱马克去了，从此之后，就没有她的消息了。还有一位巫师住在附近，替人作法行医，年纪大了，看来去日无多。很少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都管她叫珊嘉，其实就是“老婆婆”的意思。珊嘉一旦故去，这附近的哈萨克人和吐瓦人一定会怅然若失，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人为他们驱邪作法，指点迷津，非但不能知道自己的姻缘、财运如何，生了疑难杂症也没有人帮他们医治了。我问道，难道她就是吐瓦族的末代萨满吗？马格沙耸耸肩，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也许吧，目前没有听说哪个年轻子弟可以通神，接下萨满的棒子。但是，萨满代有传承，而且常常出自相同的家庭，这一代没有，说不定隔一代还是会有萨满巫师诞生。只要有天赋，迟早会显露出来，不分男女，都有可能拥有萨满法力，性别不是问题。

我们在德森格尔听到的消息并不正确，珊嘉老婆婆并没有跟家人搬到山上去。她实在老得没有体力长途跋涉，也熬不过山上的苦日子，她通常就在德森格尔城郊过冬。在我们离开前，我问马格沙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梦幻谷”。他说，有时朝谷底看去，会觉得波涛汹涌，宛若湖水奔腾，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他回答我的语气也是异常平静。

我们谢过马格沙，又回到斜坡。几个孩子从哈萨克人的穹庐里奔了过来，拦住我们的去路。问我们能不能停留一会儿。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看过西方人，想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一伙哈萨克人涌了过来，围着吉普车，朝着我们打量。“大夫”禁不住咯咯笑起来：“他们非常失望，说你们跟俄国老毛子没两样。”





## 末代萨满

在成吉思汗的那个时代，萨满巫师权势熏天，颐指气使，拥有绝高的权威。除了充做蒙古凡人与统治穹苍的九十九种神灵之间的媒介外，也是先知，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当时最有野心的巫师首领叫阔阔出，竟然握有可以跟成吉思汗分庭抗礼的政治实力，让成吉思汗都忌惮三分，安排下一条毒计整治他。成吉思汗叫他最有力气的弟弟斡惕赤斤去跟阔阔出摔跤，预先在帐棚外面埋伏了三个大力士。没一下子，阔阔出的腰就被折断了。成吉思汗命人在尸身上搭起一个蒙古包，门栓拴好，派人护卫住。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过了三个晚上，蒙古包的门依旧关得好好的，但是，天窗洞开，尸身不见了，据说，萨满巫师就算死了，还是有上达天庭的法力，可以直升九十九重天，与神灵接通。

看到萨满巫师这段纷扰的历史，不禁有些担心：我一心一意想见识萨满巫师，真有必要吗？也许萨满巫师只会装神弄鬼，让我空欢喜一场。在现代的蒙古想找通灵的萨满巫师，大概是天真了点。我实在该把萨满教的种种传说抛在脑后，因为我知道，就算真的找到萨满巫师，我也很难摆脱怀疑的想法。

跟珊嘉的第一次接触更加深了我的疑忌。我们出了德森格尔之后，没多久就来到城外一个小小的部落，四顶帐棚看起来都脏兮兮的。我们找到了要找的帐棚，应门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穿得一身笔挺的西装，他向我们道歉，说珊嘉病得太厉害了，没法见我们。那天早上，她前后接见了几批上门的访客，全都是找她算命作法，累得慌，早就睡着了。“珊嘉是我祖母。”那个年轻人很坦白地对我说，“她喝得酩酊大醉。每个上门的人都带了她最喜欢的奶酒，送给她做礼物，我奶奶来者不拒，喝了个精光，一天她就喝了两公升。喝酒让她容易通

灵，可是喝了之后，要一整天才能恢复过来。你们明天再过来比较好。我会先跟她说好，让她事前先准备准备。”

我知道我这种说法有点诡异，但是，珊嘉的工作就是要趁点酒兴，才能够挥洒自如。历史上的萨满巫师都有些癫痫症之类的疾病在身，要不就得靠兴奋剂，才能让自己变得恍惚，借以与上天神灵沟通。他们会吃些能引起幻觉的植物、吸些烟草、让自己暴露在严寒与酷热的气候里、让自己饿上个几天，或是喝得烂醉，好执行他们的工作。他们也会一个劲儿地吟唱咒文，不断使用手鼓与摇铃，自我催眠。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回去帐棚找珊嘉。我们知道她很老了，而且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该期盼她会有什么惊人之举。我们去拜望珊嘉的那一天，天气一如往常，碧空如洗，还隐隐泛些苍白，远远的地平线上微微起伏着山棱，十分遥远隐约。她住的地方也是普通得紧。这里距离城边大概有一英里远，毡帐扎在山坡边，地势虽然不高，俯视小城德森格尔却也绰绰有余。溪流流经大树底下的灌木丛，跟先前光秃秃、灰蒙蒙的地段相比，这里竟绿得有些幽暗深邃。小帐棚后面有个小小的羊栏，只看到一个容貌平常的妇人，穿着紫色的蒙古长袍，伏在地上，死命地擦洗一个满是烟灰的黝黑大碗。除了她就没看见人影了。我盯着她看了好一阵子，心里直在琢磨：她就是名震边城的萨满巫师吗？想了一会儿，也就放弃了。她的年纪看起来并不顶老，模样更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蹲在地上做家事，看不出半点神力。她冲着我们笑了笑，露出一张没有牙齿的干瘪嘴巴，然后站起身来，跛着脚，走进一个脏兮兮的帐棚。

### 老婆婆的魔法

“大夫”找到她的孙子，他已经换上一身鲜艳的吐瓦族传统服饰，原来他是一个高中语言教师，专门教授俄语与吐瓦语。他说，如果我



们想访问他的祖母，他很乐意充当翻译，因为他祖母只会说吐瓦语，连蒙语、哈萨克语都不会说。有他帮忙真是太好了，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而我一直担心我跟珊嘉的访问会困扰在翻译问题上面，杂七杂八地夹缠不清。我当然不敢期望这次访问一切正常，平淡无奇，但她如果要装神弄鬼，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知道珊嘉是个萨满巫师，我们只是过来看看她，就这么简单。

我终究不免迟疑。这个老妇人可能受到她家人的支配，我该怎么问问题，真是煞费心思，也担心我的好奇会变成一种冒犯：如果我一再挑战她、质疑她，说不定还会引起冲突。但是，当我感觉到这家人对这个老奶奶亲切的爱意与自豪以后，疑虑也就渐渐消失了。我承认我有点失望，原本期望访问是在气氛诡谲阴暗的蒙古包里进行，要有点神秘感，最好是缩在帐棚的一个角落，但是，珊嘉的那个大家庭却从不同的蒙古包里窜出来：有她满腹心事、终身操劳的女儿，一对外甥和一大群咯咯直笑的小朋友。他们每个人身上穿的都是吐瓦族的传统服饰，仿佛过节一样，一点也不嫌麻烦。虽然看起来有些别扭，但显然很高兴我们大老远地来拜访他们。他们簇拥在我们身边，陪我们去找他们的魔法阿妈。我们全挤进小小的帐棚里，发现珊嘉果然是那个在外面刷碗的老妇人。珊嘉坐在床边，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从神情判断，她盼我们来已经好一阵子了。孩子们一个个地钻进来，挤在帐棚的边缘，围成一个圈子，一脸好奇地看着我们，好像我们两个肤色泛白的外国人，比他们的阿妈更有魔力。

虽然她今年还没有满八十六岁，但珊嘉看起来够老了。她的腰已经直不起来，脸上尽是岁月镂蚀的痕迹，嘴张得开开的，只有上颚的右方还剩下一颗牙齿，看起来还真像童话书里巫婆的尖牙。廉价的衣橱旁边放了一大堆奶酒瓶子，看来她的酒瘾还真不小。她的眼角边尽是黄黄稠稠的分泌物，手里握着个蓝色的棉布袋，从里面掏出鼻烟，两



只手使劲捏碎时，还不住在发抖。我现在才弄明白，她的家人说，会让她准备好等我们来的意思，就是不让她喝酒，早点让她从宿醉中醒过来。珊嘉聋得厉害，她的孙子坐在地上，靠在她的膝边，拉高嗓门，重复我们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作假搞鬼，好像不怎么容易，当珊嘉开口说话，带着嘲弄近乎好笑的态度问候我时，我的焦虑一点一滴地没了。

为了让她不那么紧张，我从她的家人谈起。她与所有的老阿妈没有不同，讲起自己的子孙，话匣子就打开了，跟我说起他们的成长历程、他们的成就。她这辈子总共生了十五个孩子，领养了十六个；这么多的孩子里面，只有两个是男的，现在还活着的，也只剩下七个。她最得意的是其中一个当选过议员，进过蒙古的国会——呼拉尔（Hural）；另外一个当选过劳工英雄。坦白说，听到一个秉承中古巫术遗传的老太太，兴致勃勃地跟你说，她孩子对现代共产主义有什么贡献，实在有些诡异（这么说已经很保留了）。我的惊讶还不止于此，我问起她孙子、玄孙的数目，“至少有六七十个吧，”她使劲儿地眨眨眼，“我可弄不清楚。”

慢慢地，我把话题带到她的童年。我问她，她是什么时候发现她异于常人，身体里蕴藏了萨满的精灵力量？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说，要成为萨满巫师，必须经过一定的训练，通常是由年长的巫师发掘天赋异秉的徒弟，引导他、激发他潜在的力量。

她还能说出她师傅的名字，他们叫山格烈和马格奈，就是这两个人引导她承接萨满传统，一步步地引她入门。她的父亲德尔扎也是萨满巫师，但是自己并没有插手教导。她神奇的力量或许来自德尔扎的遗传，但教她如何运用的，却是她的两个师傅。我问起训练过程，她的答案有些模糊。她说，他们俩教她吟唱、念咒，不断地鼓励她。那她又是什么时候发现她身上的萨满力量呢？“十三岁。”她突然从床边



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靴子，往前蹦跳了三四步，就在我错愕之际，她开始解释了，“我的身体里有股力量。打从小开始就坐不住，晚上睡不着，非起来跑不可。晚上，他们把我关在蒙古包里，我就从天窗钻出去，跑啊，跑啊，一个劲儿地跑。我喜欢在夜里跑步、爬树，学猫头鹰叫唤。我跑得太快了，没有人抓得住我。有时候，他们干脆放狗来追我，但是，连它们也追不上我。”

现在的医生可能会说她是个多动儿，但对珊嘉来说，她成为萨满巫师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事情，老萨满在她身上见到了萨满巫师的特质，找上了她。真的要问她原因，想来她自己也说不明白。坐立难安的本性跟想要爬高的欲望，是萨满巫师的典型特征。萨满巫师的启蒙仪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小巫师爬竹竿，象征他拥有与上天精灵沟通的能力。以蒙古包的天窗为门户，也是萨满巫师的看家本领。《蒙古秘史》记载，不只泰伯—腾格里（Teb-Tengri）<sup>①</sup>是从天窗出入，就连成吉思汗的祖先据说也是这么来的。书中说：“每夜都有黄白色的人，借着天窗与门额上露的光，抚摸我的肚皮。”这位夫人就因此怀孕了。在蒙古的传说中，萨满可以在天空翱翔。珊嘉虽然不识字，却会说一种奇特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是口头语言。也许她是跟哪个博学多闻的吐瓦学者学来的，但看起来实在不像。珊嘉回顾她的过去，解释她的能力，神情语调都是那么自然，看不出半点心机，实在没法相信她在作假。

珊嘉的女儿递给她一大瓢奶酒，她狼吞虎咽，两三口就喝完了。酒精唤起了她的记忆，少年往事，一一浮上心头。“还有一个萨满——库斯忽，也教过我不少东西。他在我身上出现了奇异的力量，把它引到

---

① 在蒙文中，这个词是“天子”的意思，而这位“天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大巫师阔阔出。

正轨上去。我‘看’得见，这不是我的愿望，但就是自然地会了。我必须飞，却也免不了摔在坚硬的石头上。这种生活很奇怪、很辛苦。”她实在忍不住了，伸手又讨了一大瓢奶酒。

“我的父亲很宠我。他有两匹马，一匹白的，一匹黄的。我喜欢骑着这两匹马在草原上奔驰，我喜欢那种飞奔的感觉。我骑在这两匹马上，没有人拦得住我。有一天，有个老头带着两大口袋的奶酒，来找我父亲，问我父亲可不可以让我嫁到他们家当媳妇。我跑开了，但是一个留胡子的汉子一路把我拖回他家。我丈夫是个好猎人，也当商队向导，常常会从遥远海边带些红盐回家。”

“大夫”在这个地方插嘴，告诉我说，珊嘉说的商队可能是越过天山山脉，到中国海边去买盐的贩子。珊嘉一点也不在意，还是不断地喃喃自语，突然间，“大夫”的脸色一变，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停下他的翻译，讲了一段他自己的感受，让我也吓了一跳。

“刚才她说得很起劲的时候，插了一段跟前文没半点关联的话。她突然问我，在我家里是不是有一副连我也不知道是谁的眼镜，然后她又开始讲她的童年往事了。”

我知道“大夫”为什么吓了一跳。前一阵子，我们在他乌兰巴托的家中打包时，我看到一副眼镜。我顺手把眼镜递给“大夫”，但是他又还给我，说不是他的。“大夫”说，那么眼镜一定是保罗的啰？可也不是。这副眼镜于是被扔到一边，没人再理会它了。这当然有点蹊跷，在物质贫乏的蒙古置办一副眼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眼镜丢了，谁都会花点工夫去把它找回来。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珊嘉却晓得。当然，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她可能胡乱猜中的，也许是他们这行惯用的把戏。我始终自我克制，不敢轻易要求珊嘉展示她的特异功能。而她一路娓娓道来，也没有弄过什么玄虚，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好像她知道有那副眼镜是天经地义的。





她的蒙古包看起来平淡无奇，甚至还有点寒酸。帐篷里面也没有看见她有特殊的行头。蒙古包里没有装饰，就靠一根没怎么修整、打磨的木头，撑起蒙古包顶的伞骨。简单来说，这里没有半点特殊或神秘的地方。这个简单的蒙古包里，挤满了孩子和珊嘉的近亲，每个人都睁大了好奇的双眼。珊嘉那个当老师的孙子非常担心我们没有清楚体会珊嘉的超能力，还特别向我们强调：“她可以预知未来。”她孙子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是在说她下厨的手艺很好。“布里兹涅夫（Brezhnev）死前十天，她就知道了。有人来拜访她，她也知道，会预先告诉我们。哪个方向会出大事，她也能未卜先知，就算再远，她也会有预感，就好像家里发生的事情一样。”

“你能预知家中的事情吗？”我问她。我避开了敏感的问题，没敢直接问她有没有预知到我们来拜访她，因为这样的测试未免明显了点。

“不能。”珊嘉说，“我惟一预知到的事情是我妈妈过世，我知道她什么时候、在怎样的状况往生。”

奶酒好像发挥功效了，她的话越来越多，从这个话题跳到那个话题，没有半点理路。

“我根本就不想要有这种能力，我常常想，时候到了，该走了，不要再活下去了。但是，人们舍不得我，一直把我留在尘世，他们需要我。大家在外面累得像条狗，我会飞到他们身边，援助他们。我精神好的时候，可以飞好几个山谷，到他们身边帮助他们、安慰他们。”

“你的法力什么时候最强？”我问道。

“每个月的第九天<sup>①</sup>，或是在新年。”

她的孙子插嘴了，问我们要不要在她奶奶太累之前，请她表演萨满的招灵仪式。“如果她有意愿的话，”我答道，“如果她太累了，就不

---

① 在蒙古，九是幸运数字，七，可不怎么好——原注。

要勉强。也许现在不合适，这个地方也不方便。”

珊嘉根本不理睬我的回答，她性急得很，一定要在客人面前露两手。“如果附近有电力，或是光线太强的话，会影响我作法，没法凝定心神。”她说，“不过，很抱歉，我现在没有合适的行头，我父亲传给我的手鼓铃多年前就坏掉了，我一直没有替换。萨满巫师的服装也破破烂烂，穿不得了。我这么老了，不想再做新的了。不过，没有这些行头一样可以作法，我只要我的帽子和连枷（flail）<sup>①</sup>就行了。”

## 萨满招灵式

她站起来，她的女儿帮她戴上萨满教的头巾，在头巾和发梳之间，用一个十字形的装饰拴住。这副头巾有一个长长的后摆，可以遮住脖子，头巾的上端缝了一排珍珠状的扣子。珊嘉还在前额绑上一条粗粗的带子，像一顶前端有些磨损的烂假发。这副不齐的行头穿戴起来，顿时让一个居家的老太婆变成了邪里邪气的怪物，与格林童话中的巫婆有些神似。

但是，吐瓦小朋友一点也不害怕。在他们眼里，这只是他们的婆婆做她常做的事情而已。他们在一旁静静等待神灵降在她的身上。珊嘉开始喃喃自语，低声吟唱，身体开始摆动。她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蒙古包的角落，嘴里还是在念咒，她的脑袋东摇西晃，慢慢地跪下来，身子还是抖个不停。她的手中握着小小的连枷，大约有一英尺长，顶端绑了些破碎的白布，还有一个亮晃晃的透明球体，不知道是水晶还是玻璃。她一边唱，一边把连枷前后摇动，还蛮有韵律的。有时，她会休息一会儿，等气喘过来，再开始念咒。突然之间，她停了下来。她

---

① 这是一种把谷粒打下来的农具，由木柄和拍打器两个构件组成，但从后文看来，作者所谓的连枷，其实更像中国的拂尘。



的女儿就站在她的身后。珊嘉还是跪着，手慢慢伸向身后，她的女儿赶紧递给她一个点燃的烟斗。珊嘉把烟斗放进口中，猛抽了一口，朝蒙古包的角落喷去；没一会儿，她陡然把烟斗插向背后，她的女儿顺手接了过来。这位老妇人很艰难、很痛苦地站起身来，从女儿手上接过一勺子的马奶，把马奶往空中一洒，奉献给空气中的精灵。这个动作她重复了三次，接着，在蒙古包的几个角落里祈祷，又洒了点马奶驱邪。然后她坐在床边休息了一阵子，身子又抖了起来，也许是因为累吧，要不然就是假装的，我没法确定。

她突然又站了起来，向门边走去，吓了我们一跳。虽然，她曾经说过，她在太亮的地方没法凝定心思，但她还是走到亮晃晃的阳光下，跪了下来，身子越弯越低，脸几乎挨到了膝盖。正对着蒙古包门处，有一个黄铜火盆。珊嘉又吟唱起来，连枷前后晃动。她的女儿赶了上去，朝炭火里撒了一些灰，又从一个大水壶里倒了些马奶在杯子里，用手指点了点，四处洒洒，祭祀天空与炉火中的精灵。珊嘉霍地站起，拖着沉重的脚步踱进蒙古包门里，她的女儿还是跟在她身后，托着那个铜火盆。最后，珊嘉又在蒙古包内巡回一次，她在每个成人的鼻尖前面，放一搓烟灰，在他们面前摇摇连枷。连枷摇回珊嘉那一头的时候，她会脸伸进连枷头部，深深地吸一口气，不停地嘟嘟囔囔，好像要把那里面的空气吸尽似的。终于，珊嘉退回床边，坐了下来，筋疲力竭。

我从头到尾都看得很仔细，我觉得也许珊嘉不是道行很高的萨满巫师，但是，她绝对不是作假。她展现的撒满仪式，看起来也是有所师承，只是我们弄不清楚，她到底是看着别人的样子学会的，还是经过系统的教导。举个例子来说，珊嘉进出蒙古包的方法，就是正统的萨满规矩。她经过门口总共两趟，每一趟她都要转个身，倒着进去。我第一次见到她在刷锅子时，她是正面向前，跟一般人一样进门的，但



是，当她化身为萨满巫师，她的言行就变了，变得与常人常态相反。还有一个比较不明显的例子是，她是从背后接烟斗的，跟一般人从面前接是不一样的。几个世纪以来，“倒行逆施”始终是萨满教的传统。萨满巫师一半活在我们的世界，另一半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他们的精神在另外一个世界遨游，是出神去跟精灵对话。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反的，上面在下面，里面是外面，前后也是全然相反，就像照镜子一样。有的萨满巫师甚至把衣服翻过来穿，或是把手套翻过来戴，变成毛在里面、皮板在外面的怪相。我想，珊嘉头上那毛茸茸的黑色硬边，可能也是象征头发是倒着长的萨满信仰。

我觉得这次的访问应该到此为止了，珊嘉已经尽力告诉我，萨满教是怎么一回事，再接下去，我很难不冒犯这家人、辜负他们善意的邀请。珊嘉告诉我，她怎么当上萨满巫师的过程有根有据，也不像在撒谎。她小时候正是萨满教盛行的时期。从外表上看来，她展现的萨满仪式不像她自己捏造出来的。她不经意地提到一件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那副无主的眼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坦白说，我们也不知道。

## 法力干扰

两个月后，我回家了，这时，我才发现还有一个现象也没法解释。珊嘉作法之前，曾经提到两个会影响她集中注意力的因素——强光和电力干扰。我们窝在她那小小的蒙古包里时，我悄悄地拿出迷你摄影机，拍摄她的作法过程。虽然在帐棚中有些昏暗，我却不敢拿出头灯补光。珊嘉说得很清楚，强光与电力会影响她作法。但是，迷你摄影机终究是要吃电的，只是我没有告诉珊嘉而已，它用的是六枚三号电池，我那时并不知道机器已经有毛病了。聚光镜坏了，微型马达把高频闪光转成持续不断的沙沙声，记录在影片的声带上，出现了煎培根般的声音。冲完片之后，我才发现，在蒙古拍的影片都免不了有这种



电波干扰，只有珊嘉那一段例外。珊嘉在摄影机前手舞足蹈，杂音却明显小得多——干扰仍然在，不过却变得若有似无，不仔细听，听不出来。我的直觉是：这个异象和先前珊嘉提到那副眼镜一样，不是巧合，就是珊嘉真有萨满法力。萨满在作法的时候，最讨厌电力在一旁捣乱，所以，她的精神力量压制了附近的电波干扰。

但这只是后来的臆测，我当时并没有计划要做点简单的实验，以搞清楚珊嘉的“法力”是怎么回事。说实话，真要这么硬干的话并不怎么得体。珊嘉的言行叙述很有说服力，而我也得到一个好机会，一窥成吉思汗时代的遗产，这就够了。事实很明显：珊嘉的家人、族人，都把这位“老婆婆”当成萨满精灵的化身，我看不出她有假冒的嫌疑，或是打着萨满的名号行骗。在部落族人的眼里，珊嘉是个未卜先知的活神仙，遇到疑难杂症，可以找她商量，他们是他们信赖的朋友。珊嘉并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也因为人们的这种信仰，使珊嘉保存了成吉思汗以降的萨满传统。

珊嘉的家人非要保罗帮他们拍张相片，否则不放他走。他们面带微笑地排成一列，这会儿的珊嘉换上吐瓦的传统服装，怀里还抱了个裹着襁褓的娃娃。保罗跟我的感觉一样，都很喜欢这个不造作又和气的老人家。他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会告诉他们，要尊重自然，因为你就是自然！照顾好给你水喝的小溪大河，照顾好让你暖和的空气，照顾好养育你的土地！”看来，这位吐瓦老婆婆的箴言真有流传的价值。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XUNZHAO CHENGJISIHAN—

# 第十六章 永恒象征



我前往蒙古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看蒙古悠久的传统在现代还剩下多少。这一趟路跑下来，我并不失望。从我跟保罗骑马出了额尔登尼召的大门开始，屈指算来，一个多月了。我们和我们的蒙古朋友，赶着大批备马，首先在石龟的四周，绕了一圈，而那石龟却是克刺和林宫仅存的遗迹。克刺和林宫是为了纪念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而兴建的。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见识了杭爱高原繁花似锦的鲜丽景色，跟先前我们走过的肯特省、半冰冻的贫瘠土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也拜访了饲养猎鹰的哈萨克猎户、访问过一位萨满传人、跟黑死病死神擦身而过，还惊喜地发现：七十几岁的老喇嘛，熬过20世纪30年代的整肃，满怀信心地要恢复蒙古的宗教传统。

在挥别珊嘉之后，我跟保罗、“大夫”回到了乌兰巴托，我们四处打探阿乌博德、巴雅尔和戴尔哲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他们的消息。问了许多人，每个人都摇头，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跋涉过那片不毛之地，显然，他们的估计不准，推进到巴颜乌古烈需要更多的时间。一直到第二年的1月，“大夫”写信给我，我



才知道阿乌博德一行人在9月间才抵达目的地。“大夫”也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在哪一天赶到巴颜乌古烈的。他不怎么瞧得起阿乌博德，不过，根据他的判断，还是有三个人完成了这趟艰苦的旅程。我想他没错，这趟旅行真的是有些折磨人。他们平均的速度只有阿乌博德跟葛瑞尔预估的三分之二。如果，他们真的要骑马远征西欧，我希望他们能把这次的教训记在心里。

阿乌博德在新年的时候，很礼貌地寄了张贺年卡给我。但是，他并没有描述旅程的经过，也没有再提及跨洲旅行的壮举什么时候展开。稍后，巴雅尔寄来一卷影片，我倒是从里面发现了一些信息。这是他在前往巴颜乌古烈的途中拍摄的，其中一景是：他们在为马匹钉马蹄铁。这跟他们原先的信仰不合，钉马蹄铁的手法也很生硬。马匹被缚捆好，掀翻在地上，马蹄铁也是因陋就简，找当地的铁匠胡乱打造一副，并不是出自远征队的成员之手。我想，以蒙古马的坚忍，被他们胡整一两次，应该还挺得住，但常常这样搞，又要这些马踏上跨洲的征程，大概没走多久，全都得跛脚。

从“大夫”的信上，我也知道我们的赠马还是被留在巴颜乌古烈过冬。看来那批伙伴终于克服了偏见，说服自己：哈萨克人其实并不吃马，因为在那附近可能找不到蒙古部落帮他们照顾马匹。他们终于学会了自助长途旅行必须经历的一课：要信任沿途民族的人们，跟他们合作。“大夫”并没有告诉我，葛瑞尔是不是打算重新归队，巴雅尔、戴尔哲明年会不会跟阿乌博德继续未完成的旅程，越过阿尔泰山，进入哈萨克共和国，一路杀到法国。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这趟旅程的可行性不高。他们必须横越的苏联领土上处处骚乱，经济失调，民族纷争不断，沿路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政府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照顾这批远道而来的过客？



## 苏联解体带来厄运

蒙古的光景也大不如前，问题逐一迸发，前途晦暗不明。我和保罗在草原上驰骋的那个夏天，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最后的美好岁月，旧有的秩序大致完好，人民生活还算稳定，但是苏联的扶持与经济援助，在那时已经到尽头。苏联不只撤走了驻军与各种军事设施，对蒙古的援助也因为国内生产一落千丈而不得不大幅削减。以往，就个人的平均值来说，蒙古接受的苏联援助要比古巴高，称得上是东欧集团中最得宠也最引人注目的国家。

蒙古的厄运才正开始。苏联改口说，先前的援助并不是赠与，而是贷款，是要还的。蒙古政府当然还不起，苏联政府立刻施展铁腕，断绝油料供应。以往蒙古都是靠苏联提供油料，并没有别的来源，这一手顿时让乌兰巴托方寸大乱，蒙古的交通系统全面瘫痪，国家的分配系统也随之瓦解，依靠外来资源供给的区域，特别是首都，陷入一片恐慌。也因此，蒙古出现了一种极端不协调的现象：他们拥有比人口还多的牲口——羊、牛、马、山羊，首都人民却没有肉可以吃，更不用说蔬菜了。

“大夫”在信上说，乌兰巴托的人民已经开始领配给卡了。冬天才过了一半，国营商店的货架上就见不到羊肉了，只剩下黑市还有一些小贩在偷偷贩卖新鲜骆驼肉，可是数量也不多。面粉几乎找不到了，囤积是违法的。西方的媒体报道，乌兰巴托的主妇要很仔细地把阶梯上的面粉扫干净，免得让人发现他们在黑市买面粉，留下把面粉袋扛进屋里的证据。

这个盛产牲口的国家，突然之间，面临了空前饥馑的困境。蒙古政府已经向日本寻求人道援助，没有食物，只好把一瓶瓶的奶酒分给大家。首都经济濒临瓦解，苦苦支撑，证明了我们的朋友康保先生——



也就是先前提到的那个地方官员——确有先见之明：如果能改善牧民在原野间的生活，他们的日子还会比较舒服，犯不着挤到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大而无当的乌兰巴托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越是混乱、越是压力重重的年代，蒙古人民就越怀念成吉思汗。19世纪70年代，普热杰瓦斯基发现，蒙古人民始终相信，成吉思汗会复活，解民于倒悬；他认为这是人民不满满清政府的压迫所产生的一种反动思想。蒙古人民说，成吉思汗的不朽身躯还蛰伏在鄂尔多斯成陵中伺机而起，“成吉思汗仍在墓中沉睡，只是凡人不知道罢了”。1911年，也有类似的谣言流窜，当时的蒙古人民揭竿而起，反抗满清政府的统治，他们希望成吉思汗跨马而来，助他们一臂之力。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就连外国人都来利用成吉思汗的余威，不过，对成吉思汗奉之若神的蒙古人民来说，根本不在乎其中的差别。“疯男爵”恩琴自称是成吉思汗复生，尽管他是个白皮肤的巴尔干人，许多重要的大喇嘛照样支持他，使得乌尔夏一度混乱。

一个世纪之后，法国出现了一本名为《蓝蒙古人的蓝标准》(*The Blue Standard of the Blue Mongols*)的演义小说。在故事中，蒙古的男女变成了骑士淑女，技艺惊人，有着超人般的能力。这本小说没有半点根据，又是出自外国人的手笔，翻成蒙文之后，却成为当地的畅销小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行为模式和信条，依旧深深影响着蒙古人民，也难怪他们看到这本荒诞无稽的书，感到特别亲切。

### 全蒙古的共同认同

成吉思汗的荣耀至今仍然深植在牧民的记忆里，掌握了这一点，我跟牧民共骑时，就更能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的生活很固定，任何可以增添生活滋味的小趣味，对他们来说，都是莫名的惊喜。而尽管外界物换星移，变化得相当快，他们仍然坚持传统的蒙古生活。他们

觉得，“真正的”蒙古人不会住在乌兰巴托，应该像他们一样，在原野漫游。不管是在肯特省，还是在杭爱省，不管是养羊、养牛还是养骆驼。我们在路上碰到的牧民，绝大多数都很赞赏我们的计划——骑马横越蒙古高原，唤起大家对成吉思汗的记忆，重建中古驿站传统。

奇怪的是，同一批蒙古牧民，对我们蒙古之外的行程却没多少兴趣，只是不断追问我们在蒙古旅行的各种细节：我们在蒙古要走什么路线？从这个爱马克到下一个爱马克要走哪条路？我们对曾经造访过的地方有什么观感？他们的好奇心让我们了解，这些牧民虽然东飘西荡，四处为家，但他们的足迹所及之处，也有一定的局限。他们并不会在蒙古各地放牧，多半会待在他们的苏木和爱马克附近，偶尔到乌兰巴托观光而已。他们也不怎么认识他们的国家，尽管蒙古有丰富多样的面貌，他们也只能从苏木中心的电视管窥一二。也许，对成吉思汗的追念是全蒙古共同的民族认同。蒙古人散布在高原的不同角落，平常并没有机会来往，成吉思汗是他们心灵上的交集。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个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在蒙古，能一肩挑起这份荣耀的，当然非成吉思汗莫属。自蒙古有文字以来就维系不坠的祖先崇拜，更加深了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追念。卢布鲁克的足迹遍及全蒙古，到处都看得到这种现象。糅合了转世思想的祖先崇拜，是喇嘛教的核心教义。在蒙古政教合一的领袖，是活佛，一直到这个世纪初，活佛转世这种继位方式始终奉行不逾。第八代呼图克图过世时，蒙古人民革命党甚至被迫公开宣称，活佛转世的系统至第八世而绝。为了说服一般的乡民，他们说第八代呼图克图放弃往生，要他们死了这条心。

对成吉思汗的记忆却没有这么容易根除。蒙古官方一度否认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共同祖先，但是对成吉思汗的思念，却依旧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与蒙古紧邻的中国曾经饱尝蒙古铁骑的侵略之苦，但他





们反而尽力保护成吉思汗的遗迹，争取蒙古文化的正统。1939年，国民党政府把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的“遗体”从鄂尔多斯高原移到较为安全的甘肃省。十年后，国民党政权还是觉得不安心，又把这“遗体”往西迁移。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把这副残存的骨骼送回到内蒙古，把成陵扩建成蒙古人民的信仰与朝圣中心。

要测量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无尽追思，其实并不难。苏联控制蒙古的这七十年里，在泯灭成吉思汗的遗产方面称得上不遗余力。宣传整肃，外带全面的“现代化”，都没有磨损蒙古人民对他的记忆。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中，蒙古的社会组织被彻底翻新，经济面貌为之一变，人民生活大幅改善，但是成吉思汗在这个古老国度的分量，不曾减轻一丝一毫。这趟蒙古寻根之旅目的是寻找蒙古文化的根，我亲眼看到苏联统治的负面影响。语言、民族艺术、区域特性、传统技艺、古老的传统信仰，被侵蚀得面目全非。看到我最感兴趣的文化特色逐渐没落，我当然心痛，但苏联进驻后，对蒙古人民有了正面助益。苏联顾问、苏联科技、苏联训练彻底改变了普热杰瓦斯基跟布斯卓眼中的蒙古，现代蒙古不再是落后、了无生气的穷乡僻壤。举个例子来说，布斯卓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个奇怪的理论：蒙古人很少洗澡，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辈子和水接触多了，下辈子会变成鱼。让这位女士震惊不已的“肮脏蒙古”，如今不复存在。

保罗跟我先前提过好几次，那一阵子，我们俩一天到晚都是脏兮兮的，特别是在吃饭时，尘土飞扬，不知道到底吞了多少泥沙。在那样的环境里，本来就很难把自己打理干净，加上一天到晚都在骑马赶路，日子过得异常简陋，也实在顾不了这么多。虽说如此，在蒙古原野上，懒得洗澡的人如今已经是异类了，因为大家都慢慢养成了卫生习惯，城市阴暗角落的流民反而比他们更邋遢。只要我们在小溪或是湖边扎营，就能看到牧民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总会拿着肥皂毛巾

去洗个澡。

## 牧民和马紧紧相依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牧民赶着牲口，在蒙古高原漂泊，居无定所；如今的蒙古人无复古风，已经没有办法这样大规模地游牧了。最初是满清政府圈地，限定蒙古牧民只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放牧。然后，喇嘛占去了蒙古大部分的土地，许多人沦为农奴，就算以放牧为生，也没人敢侵入喇嘛庙的产业。其实在成吉思汗时代，长距离的游牧也很少见。在蒙古的核心地带——肯特省与杭爱省，牧民干湿两季间的迁徙，常常只是近距离的搬家而已，与现代的放牧大队根据上级指示夏冬两季迁换牧地的范围差不多。现在的牧民一年大概移动蒙古包两三次，而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可能要逐水草移上个六次。在蒙古，处处可以见到传统游牧生活的遗迹：大部分人没有固定的居所，财产简单，可以随身带着走；贫富则依照牲口的数目来判定。游牧时代尊崇的价值：向往自由、个人独立负责、家庭自给自足，依旧散布在所有蒙古牧民的心中。

蒙古牧民完全符合我的期望：他们刻苦耐劳、友善好客。一般的蒙古人民至今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他们全力投入，使尽全身的精力，却不见得能挣到什么。首屈一指的蒙古专家兼旅行家——欧文·拉提摩（Owen Lattimore）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穷牧民才是真牧民。”他的判断放在现代蒙古来看，确实有道理。这个国家太穷了，没有足够的资源克服天然限制；蒙古虽然是亚洲的心脏地带，却是一颗不会跳动的心。人民以游牧为生，保留了大量中古时代的习俗。现代牧民虽然穿着工厂出品的靴子和衣服，用便宜的进口餐具吃喝，经常使用塑料制品，但基本上与他们的祖先没有两样，就只差在他的父兄以前是向中国商队买这些东西。他们住的毡帐、每天都离不开的马





攀登不儿罕山。成吉思汗一生尊崇不儿罕山，谕令后世子孙谨记他的誓言。



丹比多尔扎与牧民聊天。那天的行程是前往蓝湖，成吉思汗曾在此地挑选随从。



鞍、马缰及绑头发用的生皮，马街上用的生铁，都是自己做的，跟中古时代的蒙古人一模一样。蒙古人最珍爱的小玩意儿——粉红盖的镶玉鼻烟壶、花式艳丽的刀械器具以及色彩斑斓的绣花外套，也还是来自中国。

外人实在很难想像这种与外界隔绝的地理环境。波顿曾经引用1956年在乌兰巴托出版的政府官员回忆录——《老书记的故事》(*Tales of an Old Secretary*)说明蒙古生活的艰辛。这个老书记小时候，家境贫苦，曾经困在风雪中，九死一生。那场暴风雪是蒙古人所谓的“德沙得”(dzud)，体力孱弱的牲口很难逃过一劫。老书记当时不过十三岁，大风雪还没来时，家里使唤他去照顾牲口。雪势来得猛恶古怪：

就像黑夜一样深沉。我四处打量，什么也看不见，好像瞎了一般，我连我的叫喊都听不见，更不知道马群在哪里……冻结的冰块从我马背上，丁丁咚咚地掉了下来。马已经禁不住了，身子不断颤抖，不辨方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我身上穿的是厚厚的羊毛外套，但还是冷得要命。我想我这次是活不成了。我找了个洞穴暂且避风，心里却不住怀疑，我真的能熬过这场风雪吗？我还看得到我亲爱的母亲吗？我浑身发抖，惊惧不已。

这个年轻人熬过来了，可是他永远也无法忘怀童年的苦日子。乔巴山也一样，他的家人养不起他，从小就把他送到喇嘛庙里，他受不了里面的折磨，逃了出来，宁可在乌尔夏的灰暗角落讨生活，也不愿意回去。

我亲眼得见蒙古人精湛的马术，也难怪他们在中古世纪纵横欧亚，成为人人谈之色变的骑兵精锐。蒙古牧民在马背上成长，操控之精，自不待言，不过蒙古传统的骑姿却让西方本位主义者大惑不解，甚至惊骇莫名。他们的骑术不好看，却很实用。马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



的伙伴，产奶得靠它们，行进也得靠它们。简单来说吧，个头娇小的蒙古马，是蒙古游牧生活中的核心，就像牧场主人倚赖且珍惜他的乳牛一样。跑得快、个性剽悍的马匹，自然身价非凡。别说参加那达慕长程赛马的马匹，被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出场就勾起众人艳羡的目光，就连一般的参赛马匹，都会披红挂彩，经过特别的打理：尾巴被结成漂亮利落的辫子，马头上的一撮毛，还会梳成莫希干人（Mohican）<sup>①</sup>的式样，看起来就有一股跃跃欲试、奋力向前的精神。16世纪的中国作家萧达翰（音译）是这么形容蒙古人的：

蒙人爱马若痴。偶遇良驹，不惜以三四凡马与之易，疼惜倍至。<sup>②</sup>

但是，威名远播的蒙古马，也像蒙古文化一样停滞不前，甚至有倒退的迹象。那达慕长程竞赛的冠军马，在世界级的赛马会上无不铩羽而归。其它品种的马匹，经过长期的改良，体力与速度都不是蒙古马可以望其项背的；现在它们惟一可以提的本事，是它们的耐力。就算别的生物全都死绝了，蒙古马照样活得下去，就如同内蒙古的蒙古传统；但这个优点却是不得不然，加上蒙古人的长期轻忽所导致的结果，并没有经过刻意的维护与改良。以前谁也没有念头去强化马匹的品种，如今，有人提议，让牧民保留一部分的私有牲口。目前的计划是每户可以保留七十五头牲口，情况可望好转。蒙古马协会（Mongol Horse Society）也成立了，目的是改善蒙古马的品种。

## 帝国的推手

我有个疑惑始终得不到答案：为什么这个沉溺在酒精里的民族，

---

① 莫希干人是北美原住民，有留辫子的习惯。

② 引自波顿著，《蒙古现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London and New York, 1968——原注。

有本事开创如此庞大的帝国？即使在蒙古帝国的全盛时期，蒙古人喝起酒来，也没有半点节制。克刺和林根本就是一座大酒池。卢布鲁克曾经参加过一次喇嘛教与聂斯托留教派的宗教辩论会，会议才一解散，与会者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喝酒，个个醉得不醒人事。卢布鲁克最后一次晋见蒙哥大汗，出门之后也还在想：这个国家的领袖为什么嗜酒如命？那时蒙古高层虽然酒杯不离手，但政务还照常处理，而今天，蒙古人喝酒已经喝到误事，不论在城里还是在乡间，常常因为有人大醉不醒而耽搁了正事。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弄不明白：蒙古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他们剑及履及的冲劲？“马格阿希”——蒙文的“明天”的意思——时常挂在蒙古人嘴边，像念咒似的。协助蒙古现代化的苏联专家，在检讨报告中一再提到蒙古人拖拖拉拉的个性，甚至称之为“马格阿希主义”（margaashism）。回想过去，蒙古帝国最强悍的一点，不就是他们的迅速和效率吗？在主力投入战场之前的半年，蒙古人就已经拟妥作战大纲。而且，要不是上百万的马匹已经就绪，蒙古傲人的驿站制度，又是怎么历久不衰的？

这些疑惑惟一可能的答案，似乎还是得回归到不世出的大英雄成吉思汗身上。蒙古人的个性、坚毅和马术，并不能解释蒙古人为什么能开创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蒙古的茁壮也不是因为四邻的弱小，因为中国和花刺子模都不好欺负。成吉思汗的智能是蒙古帝国的推手，他的才能绝对不是弯弓射大雕，在沙场上指挥若定，攻无不克而已。虽然《蒙古秘史》里记录了珍贵的史料，但这个人其实是一团谜，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成吉思汗是世界一流的天生领袖。成为“毡帐部落”共主时，成吉思汗时年四十二岁。他幼年历经人间苦楚，熬过难堪困境，半生戎马，也只征服了几个无关紧要的蒙古部落而已。从当时他所做的决定、他的部下和贴身保镖、他营建的军事制度、训练马匹的方式，





以及个人权威来看，成吉思汗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部落族长而已。不过，在这么脆弱的基础上，他却能在短短的二十年间，跨出蒙古高原，缔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强大的帝国。

他的军事才能，无与伦比，征服花剌子模一役，被军事史家哈特称为经典：

战争中的个别原则——指挥、行动、安全、集中、奇袭——在行动中，完美无瑕地整合在一起。组成一张无可挣脱的巨网，让敌人身陷其中，无可自拔。

成吉思汗马上得天下，帝国的行政组织则由他的直系后裔，特别是窝阔台与蒙哥来完成。虽说如此，这两个人依循的纲领还是出自成吉思汗的构想。他说的话（里面当然有一些捏造的成分）融入了蒙古的传统格言中，成为指导牧民的智慧结晶。蒙古靠着这些历久弥新的指导原则，在中国和波斯绵延了一百五十年；在俄罗斯大草原，虽然历经政权递嬗，但蒙古人的王朝系统足足挺立了三百年之久。据说，成吉思汗幼时并无大志，只希望像一般牧民，有件衣服穿就行了。结果，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他却占领这么大片土地，有这么多的人民臣服，功业真的称得上是震古烁今。

卢布鲁克抵达克刺和林时，蒙古人已经把成吉思汗当做神一样地崇拜了。这位道士替法王带信，其实一肚子不高兴，认为这封国书有亵渎上帝之嫌。法王在致蒙哥大汗的信上，一开头是这么说的：“这是永垂不朽的上帝秩序。在天上，只有一个上帝，在地下，只有一个君主——成吉思汗。这是上帝之子的几句话。”

## 重新评价成吉思汗

七个半世纪之后，这种天神般的景仰，依旧紧紧地纠结在蒙古人

民对国父的记忆里，这说明了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已经是一种现代的蒙古文化了。就在我们策马漫游肯特省与杭爱省的那个夏天，乌兰巴托召开了一个《蒙古秘史》国际研究会议。来自蒙古、中国、日本、美国、苏联与欧洲的知名蒙古学学者齐聚一堂，发掘蒙古文化的精微奥妙之处，针对蒙古语文，民间文化，《蒙古秘史》的源起、出处与解释，逐一探讨。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这次会议的意义不止于此，他们认为这是国际再次肯定了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是一次让成吉思汗回复原有的历史地位的机会。会议主办单位还安排了一个深具意义的仪式：他们在传说中《秘史》不知名的作者写完最后一笔的地方，竖立了一个石碑。雕刻这座石碑的艺术家，有几个还跟我们一起在肯特省试骑过。他们精心打造了这个细长的纪念碑，等着在会议上揭幕。群众的期盼几近疯狂，当局只好采用发放通行证的办法，限制一般民众进入，但是现场还是有几千名民众不顾禁令，挤到现场一睹盛况。到了成吉思汗诞辰那天，有更多的民众涌入乌兰巴托，瞻仰这座纪念祖先的石柱。他们以顺时针的方向绕着石柱走，就好像在朝拜敖包一样。第二天，民众三三两两地靠近这座石柱，公开祈祷。

已经是20世纪了，也许还有一件大事可以让蒙古人民重新评估成吉思汗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如果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寝被找到了，会发生什么事情？蒙古人会有什么反应？有一种可能性是比较科学、理性的，展现出苏联科学教育的成果与蒙古面向世界的开明。他们会要求在完整记录的前提下逐一开挖，随即展开全面的学术研究，并把成果向全世界公开。

当然，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从蒙古政府对日蒙联合组成的三河考古探险队设下的限制中，就可以看出端倪。这支考古探险队同意蒙古政府的要求（尽管有些神秘主义的倾向）：绝不翻动土地，只调查表面。但如果他们成堆的先进仪器探测到地下有石室，而且也找



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这就是成吉思汗的陵寝，那该怎么办？蒙古政府会允许他们的神被挖掘出来吗？如果政府同意，大概也只有蒙古人才有资格惊扰先祖陵寝。还是现今的蒙古政府，依旧会尊崇国父的遗愿，让他永远在不儿罕山、萨满精灵之山的山脚下安息？从我和牧民一道骑马漫游、从他们敬畏成吉思汗的心思看来，就算是挖掘陵寝，让大量陪葬的文物出土，也只会让他们口中的成吉思汗传奇与乡野传说，更加神秘、更加多彩多姿，因为，成吉思汗是他们永远的祖先。